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一冊目次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 （元）吳澄撰 元刻本 〇〇一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元）齊履謙撰 元延祐刻本 四六七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

（元）吴澄撰

元刻本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閒以己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閒、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爲未協。則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覩。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春秋纂言總例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學[illegible]撫諸家之言各覈于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倣纂例爲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illegible]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illegible]者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盖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執謙自謂之竊取區區末學庸詎可得與聞乎臨川吳澄序

天道第一　五例（氣序之常四　感應之變一）

年

時

月

日

變異

日　星　震　霜

冰　雪　雹　雨

旱　饑　有年　地

山　石　水　火

螽　獸

禽　麟

人紀第二　一十三例（名分之常十八　順逆之變十五）

王

公

矦

伯

子

男

微國

夷國

國地

爵

字

氏

名

人

謚

兄弟

世子

命數

即位

立

歸

入

納

居

在

孫

奔

去

逃

弑　戕

殺　刺

執

放

嘉禮第三　四例

王后（逆歸）

王女（逆歸）

魯夫人（納幣入）　（逆致）　（送覿）　（至子生）

（會如）　（享歸其國）

魯女（納幣致女）　（媵來）　（逆求婦）　（歸逆婦）

（出逆喪歸）

賓禮第四　八例

如

朝

聘

來　賜　求　歸　言　獻　平　唁

盟

會　胥命

遇　弗遇

至　還

軍禮第五　二十二例

伐

侵　襲

戰

敗（克）

追

救

次

戍（殲）

圍

取

入

滅

降

遷

潰（亾）

獲（滅）

以歸（以來）

師

軍制

軍賦

軍事（大閱治兵狩蒐）

力役（城築浚墮新作毀）

凶禮第六 六例

崩

薨

卒（諸侯王臣魯臣王女魯女）

葬

含襚賵賻

奔喪會葬

吉禮第七 十例

郊

雩

社

望

禘

祫

時享

廟（大廟世室宮）

主

告朔

春秋纂言總例

天道第一

年

隱公元年（己未竟己巳凡十一年）

桓公元年（庚午竟丁亥凡十八年）

莊公元年（戊子竟己未凡三十二年）

閔公元年（庚申竟辛酉凡二年）

僖公元年（壬戌竟甲午凡三十三年）

文公元年（乙未竟壬子凡十八年）

宣公元年（癸丑竟庚午凡十八年）

成公元年（辛未竟戊子凡十八年）

襄公元年（己丑竟己未凡三十一年）

昭公元年（庚申竟辛卯凡三十二年）

定公元年（壬辰竟丙午凡十五年）

哀公元年（丁未至庚申春獲麟凡十四年）

（新君繼世踰年稱元年先儒謂踰年改元非也自漢武帝後天子立年號以紀元繼世之君次年更易舊君年號而別立年號故曰改元古諸侯非如後世天子之有年號直以在位之一年而稱爲元年爾何改之云又謂諸侯無史記不當僭稱元年亦非也後世天子既有年號則諸侯之國紀事皆

周天子之年、古天子無年號、諸侯但遵周時王之正朔而已、年則自以其國君在位之一年二年而紀、何僭之有、按禮記內則言閭史州史、夫以二十五家之閭、尚且有史以記一閭之事、豈有諸侯之君而乃無史以記一國之事乎、魯自伯禽初封、子考公酋嗣、弟煬公熙立、子幽公宰嗣、弟魏公濆弑宰篡立、子厲公擢嗣、弟獻公具立、子眞公濞嗣、弟武公敖立、敖長子括、次子懿公戲嗣立、括之子伯御弑戲篡立、宣王誅之、戲之弟孝公稱立、子惠公弗湟嗣、春秋前十三世、不滿四百年、春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訖哀十四年、十二世、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後哀公又十三年、通計二十七年、子悼公寧嗣三十七年、子元公嘉嗣二十一年、子穆公顯嗣三十三年、子共公奮嗣二十二年、子康公屯嗣九年、子景公匽嗣二十九年、子平公旅嗣二十二年、子文公賈嗣二十三年、子傾公讎嗣二十四年、楚滅魯、春秋後九世、凡二百二十年、共三十四世、八百餘年

時

春（二百四十二）（公羊莊二十六年闕春字）

夏（二百四十一）

秋（二百三十九）　闕秋（二〇桓四〇七）

冬（二百三十七）　闕冬（四〇桓四〇七〇昭十〇定十四〇公羊成十年亦闕冬）

時者天之春夏秋冬也、初昏斗柄指寅指卯指辰之月爲春、指巳指午指未之月爲夏、指申指酉指戌之月爲秋、指亥指子指丑之月爲冬、夏后氏以建寅爲正月、孟春爲歲首、季冬爲歲終、最得天時之正、商人以建丑爲正月、漢律歷志所援商歷十有二月冬至爲歲終、周人以建子爲正月、故禮記左傳冬至在正月、夏至在七月、考漢律歷志、則周書武成召誥所載月數、皆從建子之月數起、又考

周官所言春夏秋冬四時、則與夏商無異、盖月數雖改、而天時不可改也、古書凡書時者不繫以月、金縢秋大熟未穫是也、書月者不冠以時、召誥惟二月既望是也、春秋書時而繫以月、書月而冠以時、盖因魯歷改時而書以識其變常、正月二月冬也、而曰春、四月五月春也、而曰夏、七月八月夏也、而曰秋、十月十有一月秋也、而曰冬、歟實書之、其非著矣

月

王正月（九十三〇隱元〇桓元〇二〇十〇十八〇莊元〇三〇五〇六〇八〇十〇十一〇十六〇十九〇二十一〇二十二〇三十〇閔元〇二〇僖元〇二〇三〇四〇六〇八〇十〇十五〇十六〇十八〇二十四〇二十五〇二十六〇三十〇三十二〇文元〇三〇五〇八〇十二〇十三〇十四〇宣元〇三〇四〇九〇十四〇十六〇十七〇成元〇三〇五

〇六〇七〇九〇十四〇十六〇十八〇襄元〇二〇八〇十一〇十四〇十六〇十九〇二十〇二十一〇二十二〇二十九〇三十〇三十四〇昭元〇三〇四〇五〇六〇七〇十〇十五〇二十〇二十三〇二十六〇三十〇三十一〇三十二〇定二〇三〇六〇七〇八〇九〇十五〇哀元〇八）

闕王（十〇桓三〇四〇五〇六〇八〇十一〇十二〇十四〇十六〇十七）

王二月（二十一〇隱三〇四〇十〇莊二〇四〇二十〇僖三十三〇文二〇十八〇宣二〇成十五〇襄十七〇二十三〇二十六〇昭十一〇二十四〇定四〇哀二〇四〇九〇十）

闕王（三〇桓七〇十三〇十五）

不首時（十七〇桓十七〇莊十〇文元〇九〇十二〇成元〇三〇六〇九〇襄十四）

（〇十五〇昭十五〇定三〇六〇八〇十四〇十五）

王三月（十九〇隱七〇莊十二〇十八〇二十四〇二十八〇僖九〇十二〇十九〇文十〇成十一〇襄四〇六〇十二〇昭十八〇二十一〇二十八〇定元〇五〇十）

不首時（三十四〇隱元〇三〇八〇九〇桓元〇二〇十三〇十五〇莊元〇四〇十〇僖十五〇十六〇二十八〇文二〇五〇七〇九〇十五〇宣元〇成元〇四〇十三〇十五〇襄十六〇二十三〇昭元〇七〇十二〇十四〇二十六〇定四〇八〇哀十）

四月（五十九〇隱三〇五〇桓元〇二〇六〇九〇十五〇十六〇十八〇莊三〇七〇十二〇十九〇二十八〇三十一〇僖三〇十三〇十六〇二十五〇二十八〇三十一〇三十二〇三十三〇文元〇七〇八〇十七〇宣六〇十〇十八〇成二〇四〇十〇十六〇襄三〇七〇十一〇十四〇二十二〇三十〇昭七〇八〇九〇十一〇十三〇十四〇二十二〇二十七〇二十八〇二十九〇三十一〇定三〇四〇七〇九〇十一〇哀元〇二〇三）

五月（五十三〇隱元〇二〇六〇十一〇桓八〇十〇十一〇十四〇十五〇十七〇莊三〇十一〇二十一〇二十二〇二十五〇閔二〇僖二〇十五〇十八〇二十〇二十三〇二十八〇文三〇十三〇十四〇十六〇十八〇宣十〇十四〇十五〇成七〇十〇十三〇襄二〇九〇十〇十六〇二十五〇二十九〇三十〇昭三〇十一〇十二〇十八〇十九〇二十四〇定二〇四〇十四〇十五〇哀三〇十一〇十二）

六月（五十七〇隱八〇十〇桓三〇十二〇十七〇莊四〇六〇十〇十三〇二十五〇二十七〇三十一〇閔元〇僖元〇三〇十四〇十九〇二十七〇二十八〇二十九〇文二〇十）

（四〇十五〇十六〇十七〇十八〇宣元〇四〇八〇十〇十二〇十五〇十七〇成二〇六〇十〇十五〇十六〇十七〇襄二〇三〇二十〇二十五〇三十一〇昭元〇十五〇十七〇十八〇二十二〇二十三〇二十八〇三十〇定元〇四〇五〇九〇哀四）

七月（七十二〇隱元〇六〇八〇九〇十一〇桓二〇三〇九〇十一〇十二〇十三〇十六〇十八〇莊二〇四〇九〇十三〇十四〇二十〇二十一〇二十二〇三十〇三十二〇僖元〇二〇八〇九〇十〇十二〇十五〇十六〇二十四〇三十一〇文二〇十〇十三〇十四〇宣八〇十二〇十八〇成二〇八〇九〇十〇十三〇襄二〇四〇十一〇十九〇二十二〇二十四〇二十七〇三十〇昭四〇五〇十〇十二〇二十一〇二十三〇二十五〇二十八〇二十九〇三十二〇定元〇四〇五〇八〇十五〇哀三〇六〇八〇十一）

八月（五十九〇隱二〇三〇八〇桓六〇十二〇十四〇十七〇莊九〇十二〇二十四〇三十〇三十二〇閔元〇二〇僖元〇四〇五〇十一〇十四〇十五〇十八〇二十二〇二十七〇文二〇六〇七〇八〇九〇十六〇宣六〇九〇成二〇七〇十五〇十八〇襄四〇七〇九〇十五〇十九〇二十三〇二十四〇二十五〇二十六〇二十八〇昭三〇七〇十三〇十四〇十六〇十七〇二十一〇二十三〇二十四〇三十〇定十五〇哀二〇四〇七）

九月（五十一〇隱元〇二〇四〇五〇八〇桓二〇三〇六〇十一〇十五〇莊九〇十〇三十〇閔二〇僖元〇二〇五〇九〇十三〇十五〇十七〇文九〇十四〇宣二〇五〇九〇十四〇成十四〇十六〇十七〇襄元〇十二〇十三〇十七〇二十一〇二十九〇三十一〇昭四〇六〇七〇十〇十一〇十六〇二十五〇二十六〇定元〇七〇八〇十五〇哀五）

（○十三）

十月（五十九○隱二○十○桓元○八○十三○十七○莊元○十○十二○十五○十八○三十二○僖元○二○三十三○文元○五○六○八○十一○十八○宣二○三○六○八○九○十一○十八○成元○八○十○十一○十二○十四○十六○襄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三十○三十一○昭八○十二○十三○十六○二十○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定元○二○七○十二○哀二○三○九）

十有一月（三十二○隱十一○桓十二○十五○十六○莊八○二十三○僖十五○二十二○二十三○文四○十五○十六○十七○成二○三○五○九○十五○十七○襄十五○二十八○三十一○昭元○七○十一○二十○二十五○定四○十二○哀二○十一○十三）

十有二月（五十九○隱元○二○三○四○五○○八○桓十○十一○十二○十四○十八○莊二○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閔二○僖元○四○八○十二○十六○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文三○十二○十三○十五○宣十二○成五○十六○十七○十八○襄五○六○七○九○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昭四○七○十○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定十二○哀四○八○十二○十三）

閏月（二○文六○哀五）

（月者時王所改之月也故歲首正月或二月或三月月數之上皆加王字以見此月乃周王所頒之）

（歷按周改月數而詩之小雅四篇所稱六月十月四月二月雖是周時之詩而用夏正之月蓋夏正得天時之正行於民間者久故作詩者從舊俗稱之尒豳風七月公劉之詩也乃夏之時所作若書之周書禮之周官戴記所載左氏公穀三傳所述及孟子所言則皆周所改之月也）

日

甲子（七○僖十六○文二○宣八○成三○襄十六○二十四○昭十）

乙丑（四○莊四○宣二○成十六○昭二十二）

丙寅（二○成十六○定十二）

丁卯（二○桓六○文二）

戊辰（十一○僖元○九○文十六○成七○昭五○七○十九○二十三○二十五○定元○八）

己巳（九○隱三○桓十三○十五○僖二十二○二十八○文三○宣十○襄二十三○二十五）

庚午（六○隱八○莊三十○僖十二○襄十七○二十九○定四）

辛未（五○隱十○莊二十五○文十六○成十六○襄五）

壬申（十○桓十四○僖十六○二十八○宣十四○成四○六○十七○昭十二○定十五冄）

癸酉（十二○隱九○僖二十五○文九○十四○十八○宣九○成二○襄二十三○三十一○昭十五○二十二○哀五）

甲戌（九○桓五○僖九○二十七○文七○宣十八○昭十三○十七○哀二○十一）

乙亥（十二○桓十四○莊元○僖十七○文六○十四○宣九○成三○十六○襄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昭二十）

丙子（四○桓十八○成九○哀二○三）

丁丑（七○桓八○十七○莊二十四○僖九○十二○文二○十八）

戊寅（六○莊十一○二十四○僖十八○宣十二○襄三○十六）

己卯（五○桓八○僖十五○三十二○襄二十三○昭十九）

庚辰（十一○隱二○三○九○成十五○襄二○十三○二十一○昭三十○定四再○十五）

辛巳（十一○隱五○十○僖二○三十三○宣八○成六○襄二十七○三十一○定十四○十五○哀元）

壬午（十四○隱十○十一○桓六○僖元○文八○十三○宣八○十七○成二○襄六○二十六○昭八○十八○二十一）

癸未（六○隱三○桓十一○莊八○文十七○襄九○昭七）

甲申（三○文五○十四○昭十一）

乙酉（七○莊二○閔二○僖九○文八○宣四○成十六○十七）

丙戌（八○桓十二再○文八○宣三○成二○襄七○昭二十四○二十八）

丁亥（三○桓十二○僖十八○宣十一）

戊子（四○文七○宣八○襄四○昭十）

己丑（九○桓五○十八○僖三十二○文十三○宣八○成五○十一○十八○襄二）

庚寅（八○隱八○僖二十三○二十七○宣八○成二○十四○襄二○哀六）

辛卯（十○隱三○八○莊七○僖十四○文十○襄十九○二十六○昭二十○定三○哀三）

壬辰（四○隱十一○桓三○十二○定二）

癸巳（十○桓十七○莊三十三○僖三十三○宣十○襄二十四○三十一○昭二十八○定元○四○哀二）

甲午（八○莊八○十二○文十一○成十六○襄十○二十六○三十○哀三）

乙未（六○桓十五○僖二十七○襄十四○二十八○昭二十三○二十四）

丙申（四○莊二十二○僖十六○成二○定五）

丁酉（四○桓十八○莊九○昭十一○二十四）

戊戌（三○莊二十一○文十八○哀十）

己亥（九○隱八○桓七○襄九○十五○三十一○昭十一○十六○二十五再）

庚子（三○文十二○宣十七○昭二十九）

辛丑（七○閔二○文九○十五○成十七○昭八○定十五○哀四）

壬寅（二○桓十二○文四）

癸卯（四○宣十五○十七○成八○哀三）

甲辰（二○昭七○哀十二）

乙巳（五○僖二十○二十七○三十三○文二○成十五）

丙午（七○桓十○十七再○僖二十五○二十八○成三○十）

丁未（十○桓元○十二○莊二十八○僖八○二十二○文元○宣十七○成三○十八○昭）

三

戊申（七○隱四○桓二年○僖五○十六○文八○定九）

己酉（六○僖十九○成二○五○襄四○昭元○哀七）

庚戌（三○隱三○襄二十一○哀四）

辛亥（八○隱八○文五○成三○襄四○二十○昭三十一○定五○十五）

壬子（三○宣二○襄二十五○定五）

癸丑（六○莊二十二○二十五○僖二十一○二十八○成十五○昭二十三）

甲寅（五○莊二十三○二十八○成四○襄二十八○哀四）

乙卯（三○隱二○宣十二○昭四）

丙辰（四○桓十七○宣十○襄十九○二十一）

丁巳（十○桓十四○僖元○文元○成十七○襄十五○昭元○十一○十五○三十一○定十五）

戊午（二○文十二○定十五）

己未（七○莊三十二○僖二十六○宣十七○襄三○十一○十四○昭三十二）

庚申（六○桓十○莊九○成九○十八○襄二十○昭二十六）

辛酉（九○隱六○莊二十一○閔元○宣九○成元○襄元○九○二十二○哀十一）

壬戌（五○隱十○僖十五○宣十八○襄三○七）

癸亥（十二○莊二十六○三十○三十二○僖二十五○文元○十七○襄十五○昭七○定元○六○十二○哀八）

辛（二○昭二十五上辛季辛）

朔（三十○日食書朔二十七○僖十六正月戊申朔○二十二十一月己巳朔○文十六四不視朔）

晦（二○僖十五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六月甲午晦）

日者以十日配十二辰凡六十春秋書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然所書之事亦有不繫日而直繫月者亦有不繫月而直繫時者陸氏所纂書日書月書時例已得其當今悉從之按啖氏曰公穀多以日月爲例或以書日爲美或以爲惡夫美惡在於事迹見其文足以知日月之例皆穿鑿妄說也

杜氏曰凡朝聘會遇侵伐用兵執殺土功之屬例不書日盟戰敗入滅崩薨卒葬弑君日食之屬列多書日盟自文公以前書日者凡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故知久遠遺落不與近同陸氏曰公羊謂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亦久遠多遺落也

凡例當書日而不書者蓋舊史之文遺闕也國告辭不具不當書日而書日者皆有意也合書月而不書者蓋爲同月上文已有事不可重言其月亦有舊史文闕不合書月而書月者蓋爲同月下文有大事須書月故於上文書之亦有同時上文有大事既書月矣若下文不書月則似同月故書月以別之事合書日而值晦朔則因記其晦朔以爲推曆之微驗

日食皆書日及朔不書日者文闕不書朔者或非朔日○星不見星隕及隕石有定日故書日其星孛或累日或逾月則書月書時○震電如常者不書非常者書日○無冰彌時無之者書時其月無之者書月雨木冰亦書月○十二月霜不殺草冬不寒也十月今之八月隕霜記其旱也故皆書月○雨雪雨雹不踰時但以爲災故書其時而不書月日桓八年十月大雨雪今之八月記非時也故書月昭四年王正月大雨雹歲首爲災故書月隱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書日者承上文大雨震電之後欲見相去八日之近洊有變異故特書日○不雨皆書月者既不成災但記其若干月不雨尒○旱及水皆書時者爲其久而成災故不可書月日也○饑有年冬收後則知之故但書時無麥禾亦同無麥苗則在秋時○地震山崩皆一日之事故書日○內災皆書日內事詳也外災或書月或書時莫能定知外事畧也昭十八年夏四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以四國同日災天下所異故特書日○螟螽爲害書月者當月有之不連月也書時者連月有之也○蟲獸飛禽之異皆書時者但記其異故不假月日惟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承上文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之下故特加是月二字以見其與隕石不同日而同在正月也○獲麟書時者從書田狩例

公即位皆不書日以其必是朔日故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故書日以明其旣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天王歸入書月以魯史不定知王室事故也若王史則當書日諸侯歸入納亦然大夫歸入則但書時天王出魯公夫人出遜皆月而不日者出與至比不同日故不書日諸侯出奔皆書月大夫奔及逃叛則但書時內大夫奔即書月執諸侯皆書月諸侯執他國大夫皆書時若執魯大夫皆書月異於外也弑君皆書日大其事也殺他國君亦然外殺公子大夫皆但書時降於君也內剌公子大夫即書日比之卒也

昏禮往納幣往送女依聘例書時逆夫人至國則書月惟莊公逆哀姜特變文書入又書日以示急切外來納幣亦書時外來逆女則書月莒慶來逆不書月文不具內女歸外永離本國故亦書月外女歸外者情不比內但書其時內女自夫家來者但書時不比嫁時也內女被出即書月事切於常也夫人被出亦如之

諸侯來朝常事也但紀其時僖十四年六月季姬使鄫子來朝以事異特書月也他國使使來聘亦常事故但書時雜事來者亦書時其有事大者如天王錫命之類乃書月尒公如京師及如他國合書月或不書者因舊史也故夫子存書月者以示義內大夫如外但書時會葬者即書月重喪事也盟以結二國之好國之大事故例皆書日內盟有不書者文闕外盟多不書者或告辭畧或文闕也其來盟及莅盟不書日者來盟者不以至日盟莅盟者但紀其去盟時所以不日也平者皆書月事輕於盟也公會諸侯皆書月重公也外諸侯會則但書時內大夫會外大夫亦不書月公與諸侯遇禮合書月不書者因舊史也公自外還至國皆書月內大夫至但書時不可比君也

諸侯相侵伐但書時輕於入滅故也內侵伐當書月經中書月者少因舊史也故夫子存其書月者以示義內被侵伐當書月經不書月者多意與上同內與外共侵伐義亦同上圍襲追等用日月與侵伐並同內與外取國邑悉書月重於侵伐也內外救皆書月竊記其善也內外次例但書時遷皆書月重於侵伐也降克並同奔師殲亾皆積久而致非一日之事故不書日內兵入他國例合書日不日者史文闕也戰及敗及滅及焚皆書日事重故也軍旅雜事惟大關及

治兵是一日之事故書日其餘但記非常及改作故隨事輕重或月或時以明變常之始亦故皆不書其日蒐狩之禮四時有常變者則書紀其失也但著其時桓四年公狩于郎為公非禮之行故書月與作皆合於農隙但紀其時是非著矣僖二年正月城楚丘內為外城故特書月

改革但紀其初不必言日賦稅但紀變常之時故不必標其日月

崩薨卒葬例書日重喪事也雖未踰年之君卒亦書日其不日者故也與成君之薨故則不地者

同葬書月以紀得禮失禮也或無月者史文闕

郊及廟祭皆記日敬大事也其或不日者文闕若從序郊廟如卜郊卅猶等即不日非祭事故也

雩事為旱而非正祭故月而不日其社祭自有定日其他所載皆雜事故亦不日

變異

日食（三十六）

有日有朔二十六○桓三既○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再○一十三○二十四既再○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

有日無朔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既○十○十七○襄十五

無日有朔一○桓十七

日朔俱無二○莊十八○僖十五

恒星不見（莊七）○星隕（同上）○有星孛（文十四○昭十七○襄十三）

震電（隱九）○震夷伯之廟（僖十五）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三十三）○隕霜殺菽（定元）

無冰（桓十四○成元○襄二十八）○雨木冰（成十六）

大雨雪（隱九○僖十）○雨雪（桓八）

大雨雹（僖二十九○昭三○四）

大雨（隱九）○雨（僖三）○不雨（莊三十一○僖二○三再○文二○十○十三）

大旱（僖二十一○宣十）

饑（宣十○十五）○大饑（襄二十四）○無麥苗（莊七）○大無麥禾（莊二十八）

有年（桓三）○大有年（宣十六）

地震（文九○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

沙鹿崩（僖十四）○梁山崩（成五）

隕石（僖十六）

大水（桓元○十三○莊七○十一○二十四○二十五○宣十○成五○襄二十四）

火（宣十六）○災（桓十四○僖二十○成三○定二○哀三○四○襄九○三十○昭九○十八）○大災（莊二十）

螟（隱五○八○莊六）○螽（桓五○僖十五○文八○宣六○十三○十五○襄七○哀十二○十三再）○雨螽（文三）○蝝生（宣十五）

有蜚（莊二十九）○有蜮（莊十八）○多麋（莊十七）○有鸜鵒来

巢（昭二十五）○六鷁退飛（僖十六）

獲麟（哀十四）

自日食至此皆天道之變異也春秋常事不書唯變異則書有年大有年獲麟亦是變異或指為祥瑞者非二百四十二年有年者再而已豈得謂祥乎麟非治世不出出於亂世為獵人所獲而死異孰大焉

人紀第二

王

周姬姓其先帝嚳之胤名棄在唐虞時為稷官封於邰子不窋失官竄戎狄其孫公劉國於豳太王亶父去豳居岐周文王昌自岐周徙豐武王發代商有天下都鎬傳成王誦康王釗昭王瑕穆王滿共王伊扈懿王囏孝王辟方夷王燮厲王胡宣王靖幽王宮涅十二世至平王宜臼幽王太子也幽王嬖褒姒欲立其子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弒幽王太子嗣位遷洛都王城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之始在位五十一年隱三年崩太子洩父早卒孫桓王林繼元年為魯隱公四年在位二十三年桓十五年崩子莊王佗嗣元年為魯桓公十五年在位十五年莊十二年崩經不書子僖王胡齊嗣元年為魯莊公十三年在位五年莊十七年崩經不書子惠王閬嗣元年為魯莊公十八年在位二十六年僖八年崩子襄王鄭嗣元年為魯僖公九年在位三十三年文八年崩子頃王壬臣嗣元年為魯文公九年在位六年文十四年崩經不書子匡王班嗣元年為魯文公十五年在位六年宣二年崩弟定王瑜立元年為魯宣公三年在位二十一年成五年崩子簡王夷嗣元年為魯成公六年在位十四年襄元年崩子靈王泄心嗣元年為魯襄公二年在位二十七年襄二十八年崩子景王貴嗣元年為魯襄公二十九年在位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崩景王太子壽早卒立王子猛未踰年卒猛之弟敬王匄立元年為魯昭公二十三年四年徙都洛之成周三十九年為魯哀公十四年春秋之終在位四十四年哀十九年崩其後又有元王仁七年貞王介二十八年考王嵬十五年威烈王午二十四年安王驕二十六年烈王喜七年顯王扁四十八年慎靚王定六年赧王延自成周遷王城五十九年周亡周有天下八百餘年約計四百年在春秋前二百四

（十二年在春秋中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後）

天王（三十○脫天字三○誤王字爲子一）

歸（賵三○隱元歸賵○文五歸含賵闕天○定十四歸脤）

聘（七○隱七○九○桓四○五○八○僖三十○宣十）

錫（命三○莊元脫天○文元○成八誤王爲子）

來（一○桓十五）

會葬（二○文元○五闕天）

居（二○僖二十四○昭二十三）

入（一○昭二十六）

狩（一○僖二十八）

殺（一○襄三十）

崩（九○隱三○桓十五○僖八○文八○宣二○成五○襄元○二十八○昭二十二）

王月（百三十三○闕王十三不與）

從王（一○桓五）

王所（二○僖二十八再）

王室（一○昭二十二）

王師（一○成元）

王后（二○莊八○襄十五）

王世子（一○僖五）

王子（周自平王始入春秋爲一世○生太子泄父王子狐爲二世狐無後○泄父早卒生桓王爲三世○桓王生莊王王子克爲四世克無後○莊王生僖王王子虎王子頹爲五世虎見經別爲王叔氏謚文公王叔桓公王叔陳生其後也頹無後○僖王生惠王爲六世○惠王生襄王王子帶爲七世帶別爲甘氏謚昭公八世成公九世景公十世簡公悼公過平公鮹十一世桓公○襄王生頃王爲八世○頃王生匡王定王王札子王季子爲九世札子季子見經札子無後季子別爲劉氏謚康公十世定公夏十一世獻公十二世文公卷十三世桓公○定王生簡王爲十世○簡王生靈王儋季爲十一世儋季別爲儋氏十二世括十三世翩○靈王生景王王子佞夫爲十二世佞夫見經無後○景王生王子壽王子猛敬王王子朝爲十三世子猛子朝見經）

王姬（五○莊元逆○築館○歸于齊歸齊襄公也○莊二卒○莊十一歸于齊歸齊桓公也）

公

宋（公爵子姓商之後周武王代商封紂庶兄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國在商丘後爲亳州應天府傳微仲衍公稽丁公申閔公共煬公熙厲公鮒僖公舉惠公覵哀公戴公武公司空宣公力穆公和七年入春秋魯隱二年卒殤公與夷立魯桓二年弒莊公馮立魯莊二年卒閔公捷嗣魯莊十二年弒桓公御說立魯僖九年卒襄公茲父嗣魯僖二十三年卒成公王臣嗣魯文七年卒昭公杵臼嗣魯文十八年弒文公鮑立魯成二年卒共公固嗣魯成十五年卒平公成嗣魯昭十年卒元公佐嗣魯昭二十五年卒景公頭曼嗣三十六年春秋終在位六十四年卒又有）

昭公得悼公購由休公田公辟兵公剔成公偃至周赧王二十九年齊魏楚滅之宋亾

凡畿外諸侯必王者之後乃爵爲公所謂上公九命之國地方百里經所書公爵唯此一國州郭虞則畿內之公也

州公爵姜姓寰內諸侯在王畿之內蘇忿生采地十二邑之一也後爲州公食邑在今孟州溫縣左氏誤以淳于公爲州公淳于蓋杞之邑在密州高密縣非州國也

郭公爵姬姓郭虢二字蓋通用傳記皆作虢春秋經書郭公文王二弟號仲號叔武王克商封仲及叔謂之二虢仲所封在陝州陝縣叔所封在鳳翔府虢縣皆王畿采邑

虞公爵姬姓太王第二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乃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自虞仲至虞公十二世

侯

晉侯爵姬姓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虞封於唐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之苗裔所封成王時國亂滅之而封虞唐叔子燮徙居晉水旁在并州晉城縣北二里改唐爲晉傳武侯寧族成侯服人厲侯福靖侯宜臼僖侯司徒獻侯籍穆侯費瑒叔文侯仇昭侯伯封文侯弟成師爲曲沃桓叔其邑大於晉國傳莊伯鱓十一年入春秋魯隱七年卒武公稱嗣晉昭侯傳孝侯平鄂侯郄二年入春秋魯隱五年卒哀侯光嗣魯桓二年曲沃武公虜哀侯小子侯立魯桓七年曲沃武公弒之哀侯弟緡立魯莊十六年曲沃武公弒緡周僖王命武公爲晉侯魯莊十七年卒獻公詭諸嗣魯僖九年卒奚齊立弒卓立魯僖十年弒惠公夷吾立魯僖二十四年卒文

公重耳立魯僖三十二年卒襄公驩嗣魯文六年卒靈公夷皐嗣魯宣二年弒成公黑臀立魯宣九年卒景公獳嗣魯成十年卒厲公州蒲立魯成十八年弒襄公孫悼公周立魯襄十五年卒平公彪嗣魯昭十年卒昭公夷嗣魯昭十六年卒頃公去疾嗣魯昭三十年卒定公午嗣三十一年春秋終三十七年卒後有出公鑿哀公驕幽公抑烈公止十九年周威烈王命魏趙韓三卿爲侯三十七年卒至孝公頎靜公俱酒二年三侯滅晉分其地晉祀絕

齊侯爵姜姓周西伯文王得太公呂尚爲師後相武王伐紂封於齊傳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辰胡公靜獻公山武公壽厲公無忌文公赤成公脫莊公購僖公祿父九年入春秋魯桓十四年卒襄公諸兒嗣魯莊八年弒桓公小白立魯僖十七年卒第三子孝公昭嗣魯僖二十七年卒桓公第四子昭公潘立魯文十四年卒子舍嗣桓公第五子懿公商人弒之而立魯文十八年弒桓公第二子惠公元立魯宣十年卒頃公無野嗣魯成九年卒靈公環嗣魯襄十九年卒莊公光嗣魯襄二十五年弒景公杵臼嗣魯哀五年卒孺子荼嗣魯哀六年弒悼公陽生立魯哀十年卒簡公壬嗣魯哀十四年弒又有平公鷔宣公積康公貸十九年周王命田和爲齊侯二十六年卒呂氏絕祀

蔡侯爵姬姓文王子度初食邑於蔡武王分紂都之南國之於鄘後被紂子武庚誘之以畔而放成王復封其子胡于蔡傳侯荒宮侯厲侯武侯夷侯僖侯所事共侯興戴侯宣公考父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八年卒桓公封人嗣魯桓十七年卒哀侯獻舞立魯莊十九年卒于楚穆侯肸嗣魯僖十四年卒莊公甲午嗣魯文十五年卒文公申嗣魯宣十七年卒景公固嗣魯襄三十年弒靈公般立魯昭十一年楚子殺之國滅魯昭十五年平公廬歸國魯昭二十年卒悼公東

國立魯昭二十三年卒于楚昭公甲立魯哀四年盜殺之成公朔嗣十年春秋終魯哀二十三年卒後有聲公產元公侯齊四年楚惠王滅之蔡絕祀

衛侯爵姬姓文王子封初食邑於康武王分紂都之東國之子衛傳康伯牟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貞伯頃侯僖侯美武公和莊公楊桓公完十二年入春秋魯隱四年弒宣公晉立魯桓十二年卒惠公朔立魯莊二十五年卒懿公赤嗣魯閔二年爲狄所殺戴公申立卒文公燬立魯僖二十五年卒成公鄭嗣魯宣九年卒穆公遬嗣魯成二年卒宣公臧嗣魯成十四年卒獻公衎嗣魯襄十四年定公弟殤公剽立魯襄二十年弒獻公衎後歸魯襄二十九年卒襄公惡嗣魯昭七年卒靈公元立魯哀二年卒出公輒立莊公蒯聵入于戚魯哀十二年入國出公出春秋後魯哀十七年莊公出魯哀十八年出公復入在位共二十五年卒于越後有悼公黜敬公弗昭公糾懷公亹慎公頹聲公訓成侯遬平侯嗣君悼君元君君角二十二年秦二世廢之爲庶人衛絕祀

陳侯爵嬀姓舜之後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封其子胡公滿於陳傳申公犀侯相公皐羊孝公突慎公圉戎幽公寧僖公孝武公靈夷公說平公燮文公圉桓公鮑二十三年入春秋魯桓五年卒弟佗殺太子免代立桓六年蔡人殺佗立厲公躍魯桓十二年卒宣公杵臼立魯僖十三年卒穆公款嗣魯僖二十八年卒共公朔嗣魯文十三年卒靈公平國嗣魯宣十年弒次年楚立成公午魯襄四年卒哀公溺嗣魯昭八年卒弟招殺太子偃師楚滅陳魯昭十三年偃師之子惠公吳歸國魯定公四年卒懷公柳嗣魯定八年卒閔公越嗣二十一年春秋終魯哀十七年楚滅陳

凡畿外大國皆爵爲侯七命地方百里經所書此五國有初大而後漸降於次國者有中微而後浸踰於大國者

滕侯爵姬姓文王子叔繡武王封之於滕國在徐州滕縣繡至宣公十七世魯隱七年卒書侯者不知名謚蓋宣公之父若祖魯隱十一年來朝書侯自後降爲子盡春秋之世魯僖十九年嬰齊爲宋所執傳云滕宣公宣公之孫昭公魯宣元年卒文公嗣立魯成十六年卒子成公嗣立魯昭三年卒悼公寧嗣立魯昭二十八年卒頃公結嗣立魯哀四年卒隱公虞母嗣立魯哀十一年卒

薛侯爵任姓夏封黃帝之後奚仲爲薛侯後遷于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周武王復以其冑爲薛侯杜預云國在魯國薛縣春秋魯隱十一年來朝書侯魯莊三十一年卒書伯不知名謚自此以後終春秋皆書伯獻公穀魯昭三十一年卒襄公定魯定十二年卒伯比魯定十三年弒惠公夷魯哀十年卒

紀侯爵姜姓國在臨朐縣東壽光縣西

鄧侯爵曼姓國在襄陽府鄧城縣魯桓七年吾離來朝書侯

邢侯爵姬姓周公之胤國在信德府魯僖十六年會于淮書侯

隨侯爵姬姓國在隨州隨縣魯哀元年經始書侯

滕薛紀鄧邢隨其初均是七命百里之侯後浸削小僅可比於小國故滕自侯降爲子薛自侯降爲伯紀鄧邢未降爵國先亡隨雖未亡爲楚私屬不列於諸侯至哀十年經始書隨侯蓋楚昭王德之而俾列於諸侯也

伯

秦（伯爵嬴姓周孝王封栢翳之後非子爲附庸邑于秦傳秦侯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春秋魯隱公元年爲文公四十四年五十年卒寧公十二年出子六年武公二十年德公二年宣公十二年成公四年穆公任好三十九年康公罃嗣魯文十八年經始書卒共公稻嗣魯宣四年卒桓公榮嗣魯成十四年卒景公后嗣魯昭五年卒哀公嗣魯定九年卒惠公立魯哀三年卒僖公嗣春秋後魯哀十八年卒又有厲共公躁公懐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并天下）

鄭（伯爵姬姓周宣王封弟友于鄭縣是爲桓公後并東虢及檜遷焉犬戎殺之武公掘突嗣莊公寤生嗣二十二年入春秋魯桓十一年卒厲公突篡立魯桓十五年出昭公忽復歸十七年弑

立子亹魯桓十八年被殺立子儀魯莊十四年被殺厲公歸國莊二十一年卒文公捷嗣魯僖二十二年卒穆公蘭嗣魯宣三年卒靈公夷嗣魯宣四年弑襄公堅立魯成四年卒悼公費立魯成六年卒成公睔立魯襄二年卒僖公髡頑嗣魯襄七年卒簡公嘉嗣魯昭十二年卒定公寧嗣魯昭二十八年卒獻公蠆嗣魯定九年卒聲公勝嗣在位三十年春秋後卒又有哀公易共公丑幽公已繻公駘君乙在位二十一年韓滅鄭）

曹（伯爵姬姓武王封弟振鐸于曹傳太伯脾仲君平宮伯侯孝伯雲夷伯喜幽伯彊戴伯蘇惠伯兕穆公武桓公終生三十五年為曹隱元年魯桓十年卒莊公射姑嗣魯莊二十三年卒僖公赤篡立魯莊三十二年卒昭公班嗣魯僖七年卒共公襄嗣魯文九年卒文公壽嗣魯宣十四年卒宣公廬嗣魯成十三年卒成公負芻立魯襄十八年卒武公勝嗣魯昭十四年卒平公須嗣魯昭十八年卒悼公午嗣魯昭二十八年卒聲公野立魯定七年卒隱公通代之靖公露又代之魯定八年卒伯陽嗣魯哀八年宋入曹遂亾）

杞（其初蓋公爵後降爲子又爲伯姒姓湯封禹之後于杞武王代商求禹後得東樓公仍封于杞國在陳留雍丘縣傳西樓公題公謀娶公武公二十九年為魯隱元年四十七年卒靖公二十三年共公八年德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魯僖二十三年書卒桓公姑容七十年魯襄六年卒孝公匄十七年魯襄二十三年卒文公益姑十四年魯昭六年卒平公郁釐十八年魯昭二十四年卒悼公成十六年魯定四年卒僖公過弑隱公代立十九年魯哀八年卒緡公維十六年春秋後魯哀二十四年卒又有哀公閼十年出公敕十二年簡公春元年楚滅杞）

薛（詳見前侯爵下）

穀（伯爵嬴姓國在襄陽府穀城縣）

滑（伯爵姬姓國在偃師緱氏鎮）

郕（伯爵姬姓文王之子所封國在濟州任城縣南）

北燕（伯爵姬姓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召公九世惠侯信侯頃侯哀侯鄭侯穆侯七年當魯隱元年在位十八年宣侯十三年桓侯七年莊公三十三年襄公四十年桓公十六年宣公十五年昭公十三年武公十九年文公六年懿公四年簡公欵魯襄二十九年為元魯昭三年奔齊始見經悼公魯昭七年爲元魯昭十二年齊納簡公于陽悼公七年共公五年平公十九年惠公十二年獻公二十八年孝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湣公三十一年僖公三十年桓公十一年文公二十九年易王十二年王噲九年昭王平三十三年惠王七年武成王十四年孝王三年王

喜三十三年秦滅燕按燕世次多繆誤史記以簡公為惠公以惠公為簡公莫詳孰是

凡畿外次國皆爵為伯七命地方七十里經所書伯爵共九國杞薛降為伯者也穀滑郕徵乎微矣皆先亡燕僻遠不通中國會盟至戰國時乃强大厠於七雄

子

楚子爵羋姓初號荊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傳熊艾熊黮熊勝熊楊熊渠熊摯紅熊延熊勇熊嚴熊霜熊徇熊咢若敖熊儀霄敖熊坎蚡冒熊眴武王熊通文王熊貲杜敖囏成王頵魯文元年書弒穆王商臣魯文十三年卒不書莊王旅魯宣十八年卒共王審魯襄十三年卒康王昭魯襄二十八年卒郟敖麇魯昭元年卒靈王虔魯昭十三年弒平王居魯昭二十六年卒昭王軫魯哀六年卒惠王章在位五十七年春秋後卒又有簡王中二十四年聲王當六年悼王疑一十一年肅王莊十一年宣王良夫三十年威王商十一年懷王槐三十年留于秦頃襄王横三十六年考烈王元二十五年幽王悍十年哀王猶立而殺王負芻五年秦滅楚

吳子爵姬姓周太王長子太伯次子仲雍逃荊蠻號句吳仲雍傳季簡叔達周章武王代商後封而爵之傳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名乘魯襄十二年卒諸樊名遏魯襄二十五年卒餘祭魯襄二十九年弒夷末魯昭二十五年卒僚魯昭二十七年弒闔廬名光魯定十四年卒夫差十五年春秋終魯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莒子爵己姓其先陸終氏長子弓樊之裔周武王封兹輿期於莒傳十一世至兹丕公見經魯隱二年莒子盟密僖二十六年盟向傳云兹丕公二十八年會溫文十八年庶其弒渠丘公朱立魯成十四年卒黎比公密州立魯襄三十一年弒著丘公去疾立魯昭十四年卒郊公立奔齊

庚輿立魯昭二十三年卒齊納郊公莒子在春秋後魯哀公十四年卒

邾子爵曹姓其先陸終氏第五子晏之裔周武王封曹俠于邾為附庸十二世至儀父入春秋魯莊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莊二十八年子瑣卒文公蘧蒢嗣立文十三年卒定公貜且嗣立成十七年卒宣公牼嗣立襄十七年卒悼公華嗣立昭元年卒莊公穿嗣立定三年卒隱益嗣立哀七年魯入邾以隱公來八年歸之邾為吳所囚太子桓公革代立十年隱公奔魯遂奔齊二十二年自齊奔越越歸之于邾革奔越越人又執隱公而立革之弟何

滕（詳見前侯爵下）

杞已見前

小邾子爵曹姓亦邾俠之後例封於郳齊桓公霸請王命爵之為子改號邾國在今滕州滕縣東南經加小字以別於初封之邾郳黎來之孫穆公名魁魯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者穆公之孫也

徐子爵嬴姓國在泗州臨淮縣徐城鎮周穆王時僭稱王其後楚僭稱王又其後吳僭稱王其僭蓋自徐始

鄫（子爵姒姓沂州承縣有故鄫國）

郯（子爵己姓淮陽有古郯城）

郜子爵姬姓文王子紳季弟也郜有二南郜則魯僖二十年來朝者是也北郜則取郜鼎是也單（州城武縣有兩郜城）

譚（子爵國在齊州歷城縣）

弦（子爵國在光州仙居縣）

頓（子爵姬姓國在淮寧府南頓縣）

夔（子爵羋姓祝融鬻熊之後楚之別封國在歸州）

沈（子爵姒姓國在蔡州汝陽縣）

胡（子爵歸姓國在潁昌府西有胡城魯昭四年會申二十三年吳敗其師胡子髡滅魯定十五年楚滅胡以胡子豹歸）

（畿外小國爵為子者五命地方五十里楚吳之地雖賓記曰其在東夷蠻戎狄雖大曰子經所書子爵共十六國溫蘇則畿內之子也）

溫（子爵姬姓蘇氏邑國在河南溫縣）

蘇（子爵蓋武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魯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杜預以為即是僖十年狄所滅之溫子竊疑溫是蘇之別封未以是一人也）

男

許（男爵姜姓四岳之後武王封文叔于許傳十一世至莊公入春秋隱十一年鄭入許莊公奔衛桓十五年鄭亂莊公之弟穆公新臣復國僖四年卒僖公業嗣文五年卒昭公錫我嗣宣十七年卒靈公甯嗣襄二十六年卒于楚悼公買嗣昭十九年弒次子斯立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楚再復其國立悼公之孫元公成魯哀十三年卒）

宿（男爵風姓魯隱元年書及宋人盟于宿八年書宿男卒莊十年書宋人遷宿以後不復見經）

（畿外小國爵為男者亦五命地方五十里經所書男爵惟二國）

微國

向（姜姓）

極

戴

燕（伯爵姞姓）

牟

葛（嬴姓）

遂

蕭（子姓）

郭

陽

江

黃（嬴姓）

厲

項

梁（伯爵嬴姓）

介

鄀（允姓）

六（偃姓）

蓼（子爵嬴姓）

巢

巴（子爵姬姓）

崇

萊

鄟

邿

賴（子爵）

鄅（子爵妘姓）

庸

舒（子爵偃姓）

舒庸（偃姓）

舒蓼（偃姓）

舒鳩（子爵偃姓）

州來

根牟

須句（子爵風姓）

英氏

偪陽（子爵妘姓）

下陽（虢之別都虢既失其初封之國而保於下陽故經書滅與滅其國同）

於餘丘

於越（子爵姒姓夏少康庶子封于會稽號於越傳丗二十七至允常入春秋魯定十四年勾踐嗣立後七世楚滅之）

凡微國經書其爵者已附見前五等之下此三十九國經有國名而無其爵旁考傳注或得其爵或得其姓或爵姓俱有或爵姓俱無其初微國其後強大者越勾踐也并下陽共爲四十國

夷國

戎

山戎

北戎

姜戎

雒戎

陸渾戎

茅戎

戎蠻

狄

白狄

鮮虞

赤狄

赤狄潞氏

赤狄甲氏

留吁

廧咎如

淮夷

經所書夷國凡十七種

國地

蔑（魯地隱元）鄢（鄭地）潛（魯地隱二）唐（魯地）密（莒地）石門（齊地隱三）牟婁（杞地隱四）清（衛地）濮（水名在曹衛之間或曰陳地）棠（魯地隱五）長葛（鄭地）艾（齊地隱六）中丘（魯地隱七）楚丘（戎己氏之邑）垂（衛地隱八）祊（鄭邑）瓦屋（周地）浮來（紀地）郎（魯地隱九）防（魯地）菅（宋地隱十）郜防（宋地）時來（魯地隱十一）

許田（魯地近許桓元）越（衛地）稷（宋地桓二）鄧（國名或云蔡地）嬴（齊地桓三）蒲（衛地）讙（魯地）祝丘（魯地桓五）成（魯地桓六）咸丘（魯地桓七）桃丘（衛地桓十）惡曹（闕桓十一）折（闕）夫鍾（郕城）闞（魯地）曲池（魯地桓十二）穀丘（宋地）

虛（宋地）龜（宋地）武父（鄭地）櫟（鄭地桓十五）袲（宋地）向（魯地桓十六）黃（齊地桓十七）趡（魯地）奚（魯地）濼（水名在濟南桓十八）郱鄑郚（紀三邑莊元）禚（齊地莊二）酅（紀邑）滑（鄭地莊三）穀（齊地莊九）乾時（齊地）洙（魯地）長勺（魯地莊十）乘丘（魯地）莘（蔡地）鄑（魯地莊十一）北杏（齊地莊十三）柯（齊地）鄄（衛地莊十四）幽（宋地莊十六）濟西（魯地或曰曹地莊十八）扈（鄭地莊二十三）洮（魯地莊二十七）城濮（衛地）郿（魯地莊二十八）諸（魯地莊二十九）魯濟（魯地水名）薛（魯地莊三十一）秦（魯地）小穀（魯邑莊三十二）

梁丘（宋地）

落姑（齊地閔元）

聶北（邢地僖元）夷儀（邢地）夷（齊地）檉（宋地）偃（邾地）酈（魯地）楚丘（衛地僖二）貫（宋地）陽穀（齊地僖三）陘（楚地僖四）召陵（楚地）首止（衛地僖五）新城（鄭地僖六）甯母（魯地僖七）葵丘（宋地僖九）鹹（衛地僖十三）緣陵（杞地僖十四）沙鹿（晉山）牡丘（闕僖十五）匡（衛地）婁林（徐地）韓（國名）淮（水名僖十六）卞（魯地僖十七）甗（齊地僖十八）曹南（曹之南鄙僖十九）鹿上（宋地僖二十一）盂（宋地）薄（宋地）升陘（魯地僖二十二）泓（闕）緡（宋地僖二十三）向（莒地僖二十六）踐土（鄭地僖二十八）河陽（晉地）翟泉（周地僖二十九）帝丘（衛地僖三十一）殽（晉要地或曰山名僖三十三）訾婁（邾地）箕（晉地）戚（衛地文元）彭衙（秦地文二）垂隴（鄭地）郚（魯地文七）令狐（晉地）衡雍（鄭地）

（文八）暴（鄭地）女栗（闕文十）厥貉（闕）承匡（宋地文十一）河曲（晉地文十二）鄆（魯地）沓（闕文十三）棐（鄭地）新城（宋地文十四）郪丘（齊地文十六）

平州（齊地宣元）棐林（鄭地）大棘（宋地宣二）黑壤（晉地宣七）平陽（晉地宣八）繹（邾邑宣十）辰陵（陳地宣十一）欑函（狄地）邲（鄭地宣十二）清丘（衛地）無婁（杞地宣十五）斷道（晉地宣十七）笙（魯地宣十八）

赤棘（晉地成元）新築（衛地成二）鞌（齊地）袁婁（齊地）汶陽（魯地）蜀（魯地）棘（楚地成三）蟲牢（鄭地成五）馬陵（衛地成七）中城（魯地成九）瑣澤（鄭地成十二）交剛（鄭地）鍾離（楚地成十五）葉（闕）鄢陵（鄭地成十六）沙隨（宋地）苕丘（晉地）柯陵（鄭地成十七）貍脤（魯地）彭城（宋地成十八）鹿囿（魯地）虛朾（闕）

鄫（鄭地襄元）虎牢（鄭地襄二）長樗（晉地襄三）雞澤（晉地）善道（闕襄五）鄬（鄭地襄七）費（魯地）鄵（鄭地）邢丘（晉地襄八）戲（鄭地襄九）柤（楚地襄十）亳城北（鄭地襄十一）蕭魚（鄭地）台（魯地襄十二）鄆（莒地）遇（魯地襄十五）湨梁（水名襄十六）祝柯（齊地襄十九）柯（衛地）武城（魯地）澶淵（衛地襄二十）漆閭丘（邾地襄二十一）商任（闕）曲沃（晉地襄二十三）雍榆（晉地）重丘（齊地襄二十五）

虢（鄭地昭元）大原（晉地）申（楚地昭四）防茲（邾地昭五）蚡泉（魯地）紅（魯地昭八）比蒲（魯地昭十一）祲祥（闕）厥慭（闕）陽（燕別邑昭十二）乾谿（楚地昭十三）平丘（衛地）長岸（楚地昭十七）白羽（楚地）鄸（曹地昭二十）南里（宋地昭二十一）昌間（魯地昭二十二）皇（周邑）王城（周都）郊（周邑昭二十三）雞父（楚地）黃父（昭二十五）陽州（齊地）野井（齊地）曲棘（宋地）鄟陵（闕昭二十六）成周（周都）乾侯（晉地昭二十九）適歷（晉地昭三十一）濫（邾地）（昭三十二）

拔（闕定三）皋鼬（鄭地定四）容城（許地）栢舉（楚地）沙（衛地定七）瓦（衛地定八）曲濮（衛地）五氏（晉地定九）夾谷（齊地定十）鄆讙龜陰（魯地）郈（魯地）安甫（闕）垂葭（衛地定十三）蛇淵囿（魯地）晉陽（晉邑）朝歌（晉地）

檇李（越地定十四）牽（衛地）莒父（魯地）霄（魯地）渠蒢（闕定十五）漆（魯地）

漷東（邾地哀二）沂西（邾地）句繹（小邾地）鐵（衛地）啓陽（魯地哀三）毗（魯地哀五）邾瑕（魯地哀六）闡（魯地哀八）雍丘（宋地哀九）艾陵（齊地哀十一）橐皋（楚地哀十二）鄖（衛地）嵒（宋鄭隙地哀十三）黃池（鄭地）

以上地名各題所屬之國並仍陸氏所纂其詳則見經註有國名已見前者不再出啖氏曰天下有道諸侯各守疆域非有王事未嘗出竟春秋時諸侯朝聘盟會侵伐圍襲遷追奔逃如入出居未嘗休息甚者踰一二年越數千里而不知有社稷人民之守夫子因其所適而紀其地以示去國之遠邇行事之當否且志其實也然地名雖存而不繫所屬國分今會其名各題所屬其左氏傳地名經所不載者不論有一地再見者於前題之後不再敘未論則闕

鄭（先鄭在弘農後鄭在滎陽）虢（西虢在弘農東虢在滎陽）燕（南燕在東郡北燕在幽州）滕（在東爲國在衛爲地）薛（國名又魯地）秦（在魯爲地在西爲國）向（莒屬承縣鄭屬河內）滑（晉屬河南鄭屬陳留）郜（一在魯一在宋）郿（屬魯爲國在鄭爲邑）黃（南爲國弋陽齊爲邑黃縣）越（在衛爲地在東爲國）巢（在南爲國在曹爲邑）蜀（在魯屬泰山在西爲國）濮（在吳越爲夷國在陳蔡爲地名）鄢（一在鄭一在楚）密（在莒屬淳于在魯屬費縣）楚丘（戎己氏邑在宋魯間一衛所遷）防（一在齊一在魯）蒲（在晉屬平陽在衛屬陳留）虛（一在宋一在晉）穀（在齊屬穀城在楚屬南郡）柯（在齊爲祝柯在衛爲內黃）洮（一在曹一在魯）夷儀（一屬邢一屬齊）鹹（一在魯一在衛）盂（宋屬頓邑晉屬太原）鄟（一魯東姑幕一魯西廩丘）平陽（魯平陽縣晉平陽府）辰陵（一在陳一在鄭）鄢陵（莒屬邑稱伯所奔鄭潁川晉楚所戰）重丘（一屬齊一屬曹）紅（一魯宋界上一楚以封子）南里（一在宋一在鄭）王城（馮翊武鄉有王城河陽鄭鄏亦王城）鄧（在南爲國在魯爲地在鄭爲邑或云蔡地）州（一在晉州縣一在杞淳于一在楚華容）陽（一國名界齊魯一楚邑一在燕中山）唐（一在魯一在晉一在楚）清（在衛爲邑晉爲地齊爲邑）棠（魯濟上邑又齊即墨楚六合）櫟（一在鄭一在晉一在楚）莘（一在蔡一在虢一在衛）夷（一在齊即墨一在陳成父一爲周采地）新城（鄭新密晉蒲屈宋穀熟皆名）棘（一在齊西安一在魯濟國一在楚譙北）

以上國名地名有名同而地在兩処三処者重纂于此其考訂未及該載未盡者不能悉滿也

鄭伯使宛來歸祊我入祊（隱八）〇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元）〇取濟西田（僖二十一）〇齊人取濟西田（宣元）〇齊人歸我濟西田（宣十）〇取汶陽田（成二）〇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成八）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定十）〇齊人取讙及闡（哀八）〇齊人歸讙及闡（同上）〇叔弓帥師疆鄆田（昭元）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五）〇取邾田自漷水（襄十九）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襄二十一）〇黑肱以濫來奔（昭三十一）〇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哀二）

（諸侯各有分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或以己便私易或以兵力疆取或以霸令奪彼與此或以盜臣竊邑適他皆紊王制也其餘滅國取邑見後軍禮篇）

爵

周公（周在岐山之陽即大王所都之地爲文王子旦之采邑武王既克商封旦於魯旦爲三公留王朝不之國其子孫在王朝者世襲公爵稱爲周公僖九年會葵丘之宰名孔僖三十年來聘之宰名閱成十二年出奔晉者名楚桓十八年傳所云周公黑肩者孔之先也）

祭公（周公之胤祭在開封長垣縣隱元年書伯桓八年書公蓋由伯爵進公爵也或云公蓋伯之子也）

（王朝三公八命有封國則從九命之爵稱公經所書皆以爵配國邑伯與子亦如之）

祭伯（隱元詳見祭公下隱元）

凡伯（凡亦周公之胤國在衛州共城縣隱七）

渠伯（桓四年書宰渠伯糾來聘渠亦當是采邑之名而伯者爵也杜註左傳以渠爲氏者非）

毛伯（文王之子康王時以公爵兼冬官卿盖其子孫之爵爲伯文元年來錫命九年來求金者名衛昭十八年傳云毛得殺毛伯過昭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者毛得也）

召伯（召奭之采邑在扶風雍縣之南武王既克商封奭於燕留王朝不之國其子孫在王朝者襲爵稱召伯平王東遷周召采地皆入于秦孔穎達謂東周別賜采邑而存周召之本名文五年來會葬者召昭公也宣十五年王札子所殺者召戴公也成八年來錫命者召桓公也昭二十二年黨子朝者召莊公奐也）

（王朝六卿六命有封國則從七命之爵稱伯）

尹子（蓋尹吉甫之後詩所刺大師尹氏也曾隱三年書卒昭二十三年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成元年傳云如晉拜成十七年經兩書會伐鄭者單襄公也襄三年盟鷄澤者單頃公也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入二十六年逐子朝者單穆公也）

劉子（曾隱十一年王取劉於鄭後爲王季子之采邑宣十年書王季子來聘即劉康公也意其時未食于劉成十二年會伐秦書劉子襄十五年逆王后者定公夏也昭十三年會平丘者獻公摯也昭二十二年以王猛入二十六年逐子朝者劉蚠也定四年會召陵書卒者文公卷也）

（王朝中下大夫四命有封邑則從五命之爵稱子凡諸侯國在畿外者其爵五等王朝之臣國在畿內者爵止三等無侯爵男爵）

字

南季（隱九）

仍叔（桓五）

家父（桓八　桓十五）

榮叔（莊元　文五）

祭叔（莊二十三○祭三見經初書伯繼書公此又以邑爲氏而書字豈公之後不世爵而爲四命之大夫與）

（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經所書以字配氏）

宋孔父

魯單伯

陳女叔

鄭祭仲（大國卿之上有孤亦四命經所書以字配氏與王朝大夫同宋上公之國自應有孤魯有單伯則以周公之國故也陳有女叔則以虞帝之後故也鄭有祭仲宣王寵其弟故得如大國之有孤然非禮也）

氏

宰咺（隱元）

叔服（文元）

劉夏（襄十五）

石尚（定十四）

（王朝上士三命經所書以氏配名）

公子益師　公子彄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公子慶父

公孫敖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貜　仲孫何忌

公子牙　公孫茲　叔孫得臣

叔孫僑如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不敢　叔孫州仇　公子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公子結　公子遂

公孫歸父　仲嬰齊　叔仲彭生

公孫嬰齊　叔老　叔弓

叔輒　叔鞅　叔詣

叔還　公子憖

（此魯卿也太國之卿三命書氏名與王朝上士同凡爵稱公侯也方百里爲大國伯爵子爵之國不應有三命之卿其有之者僭踰亂制也）

宋公子地　公孫壽　仇牧

子哀　華元　華弱

華閱　華臣　華定

華合比　華害　向戌

向寧　向巢　樂大心

樂祁犂　樂髡　仲幾

仲佗　魚石　石彄

皇瑗

晉里克　丕鄭父　陽処父

狐射姑　箕鄭父　荀息

荀林父　荀庚　荀首

荀罃　荀偃　荀吳

荀盈　荀躒　荀寅

士穀　士燮　士匄

士魴　士鞅　士吉射

趙盾　趙穿　趙同

趙括　趙武　趙鞅

郤缺　郤克　郤犨

郤錡 郤至 郤犨
韓厥 韓起 韓不信
先茂 先都 先縠
欒書 欒黶 欒盈
胥甲父 胥童 魏曼多
齊高偃 高固 高無咎
高厚 高止 高偃
高發 高張 國歸父
國佐 國弱 國夏

國書 崔杼 慶封
欒施 陳乞
陳公子招 公子留 公子過
公孫寧 公孫佗人 轅濤塗
轅僑 轅頗 洩治
夏徵舒 夏齧 夏區夫
慶虎 慶寅 儀行父
鍼宜咎 孔奐 干徵師
衛公子瑕 公孫剽 元咺

甯速 甯俞 甯殖
甯喜 孫免 孫良夫
孫林父 北宮括 北宮佗
北宮喜 北宮結 孔達
孔圉 石買 石惡
石曼姑 世叔儀 世叔申
世叔齊 公孟彄 公叔戌
趙陽
蔡公子燮 公子履 公子駟

公孫歸生 公孫姓 公孫獵
公孫辰 公孫霍 朝吳
鄭公子歸生 公子去疾 公子喜
公子鰌 公子發 公子騑
公子嘉 公孫輒 公孫舍之
公孫蠆 公孫夏 公孫段
公孫黑 良霄 罕虎
罕達 游吉 游速
國參 駟弘

曹公子首　公孫會

楚公子嬰齊　公子側　公子壬夫

公子貞　公子午　公子追舒

公子圍　公子比　公子棄疾

公子結　公子申　屈完

屈建　屈申　薳罷

成熊　郤宛　囊尾

（三命之卿經書其氏名者魯之外有九國）

名

寔

（王朝中士一再命經書名）

無駭　挾　翬

柔　溺

（此魯大夫之再命者也）

鄭段　宛　詹

申侯

紀裂繻

衛州吁

宋督　萬

陳佗

齊無知

莒慶　挐　牟夷

楚宜申　得臣　椒

秦術

邾庶其　快　畀我

吳札

（再命者書名宋督爲太宰止是再命之大夫蓋未三命則未賜氏也若段若州吁若佗若無知雖非再命之大夫然其屬爲公子公孫故亦得稱名同於再命者）

人

王人

（王朝下士一命經書王人）

宋人　晉人　齊人　陳人　蔡人　衛人

秦人　鄭人　曹人　薛人　燕人　荆人

楚人　吳人　莒人　邾人　小邾人　徐人

許人　牟人　葛人　江人　黃人　介人

巴人　越人　狄人

大國之士一命者其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皆稱人亦有夷國之君稱人者亦有國君厭於王國卿厭於君而降稱人者詳見經註

盜

盜竊寶玉大弓（定八○盜謂陽虎）

盜殺蔡侯申（哀四○盜謂公孫翩）

盜殺衛侯之兄縶（昭二十○盜謂齊豹褚師圃公子朝）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襄十○盜謂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

盜殺陳夏區夫（哀十三）

凡經書人者雖賤亦是一命或士或大夫或卿陽虎季氏家臣不命者也公孫翩齊豹尉止輩蓋皆不命之人主謀非一羣卒不足共成其事不可專指爲誰不命則雖食祿與庶人同爾以庶人而竊物出境以庶人而聚衆殺人均之爲盜也

兄弟

天王弟佞夫（襄三十）○公弟叔肹（宣十七）○齊侯弟年（隱七桓三）○鄭伯弟語（桓十四）○宋公弟辰（定十一）○秦伯弟鍼（昭元）○陳侯弟黃（襄二十二十三）○陳侯弟招（昭八）○衛侯弟黑背（成十）○衛侯弟鱄（襄二十七）○衛侯兄縶（昭二十）

三命書氏名再命書名雖王公之子亦然王子公子未再命得書名與再命同者以其屬之貴也故特表其屬曰某公某侯之弟若兄見其非再命之卿大夫也陳公子招既爲三命之卿書氏名矣又書陳侯弟招者欲見其爲世子偃師之叔父非以命卿殺世子也

許叔（桓十五）○蔡叔（桓十一）○蔡季（桓十七）○紀季（莊三）○蕭叔（莊二十三）

凡諸侯之弟貳君而非君者稱字鄭入許許莊公奔衛許無君矣鄭使許叔奉其祀後值鄭亂乃入于許而爲君蔡叔蔡季皆蔡桓侯弟桓侯無子卒之時蔡叔想已不在故召蔡季于陳而立之書季者明其以君之貳而得及也齊將滅紀紀侯命其弟分紀之半入于齊爲附庸以存先祀蕭宋附庸之小國也使其弟代君而朝魯已非禮矣魯又受其朝于野益非禮也

世子

世子來朝一（曹射姑○桓九）○世子會諸侯十（宋成一○成十五○齊光八○襄三○五再○九○十再○十一再○宋佐一○昭四）○世子復歸一（鄭忽○桓十五）○世子出奔一（衛蒯聵○定十四）○納世子一（衛蒯聵○哀二）○殺世子三（晉申生○僖五○宋座○襄二十六○陳偃師○昭八）○執世子一（蔡有○昭十一）○世子弒君三（楚商臣○文九○蔡般○襄三十○許止○昭十九）

諸侯世子書于經者二十一代君行朝禮與會盟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命數

	君	臣						
九命	公							
八命		王朝三公						書國爵
七命	侯伯							
六命		六卿						書邑爵
五命	子男							
四命		大夫	公之孤					書氏字
三命		上士	大國之卿					書氏名
再命		中士	大夫	次國之卿				書名
一命		下士		大夫	未命	小國之卿	大夫不命	書人

經書爵字氏名及人並準命數

即位

王正月公即位（七〇桓文宣成襄昭哀元年）

六月戊辰公即位（一〇定元年）

不書即位（四〇隱莊閔僖）

陸氏曰天子諸侯崩薨既殯而嗣子爲君未就作階之位來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稱元年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文宣成襄昭哀五公是也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禮不忍行也莊閔僖二公是也繼弒君而行即位禮則是與聞乎弒也桓宣二公是也啖按隱公之不即位三傳皆謂隱欲讓桓以桓向少而暫攝君事故不行即位禮閔之不即位說者以爲子般被弒欲以同於繼弒君不即位之例然般之卒霸主及魯臣皆無討賊者則胡孫程高氏謂非弒者近是蓋般卒後慶父欲干其位慶父如齊而魯人立閔閔之立非慶父意也時慶父擅國權故不以閔公行即位禮此其無君之心不待弒閔而後見也

立

衛人立晉（隱四）

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二）

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故傳云立者不宜立也所立雖是亦非正禮也

歸

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十七）〇蔡侯廬歸于蔡（昭十三）〇陳侯吳歸于陳（同上）

此歸而得國者也

突歸于鄭（桓十一）〇赤歸于曹（莊二十四）

此歸而篡國者也突赤不繫國不當有國也

衛侯鄭歸于衛（僖三十）〇曹伯歸自京師（成十六）〇歸邾子益于邾（哀八）

此君之去國而歸者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十五）〇曹伯襄復歸于曹（僖二十八）〇衛侯衎復歸于衛（襄二十六）〇衛侯鄭自楚復

歸于衛（僖二十八）

（此亦君之去國而歸者書曰復歸歸之善也復者遠反其舊之辭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衛成公懼晉之辱不得已奔楚復歸曰自楚喜其去夷而即夏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僖二十八）

（此臣之去國而歸者書曰復歸歸之惡也復歸之辭在君爲善在臣爲惡臣從君者也得歸幸矣奚復之云君去臣復亢君不順也）

晉趙鞅歸于晉（定十三）○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成十四）○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成十五）○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襄二十二）○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昭十三）○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哀十）○季子來歸（閔元）

（此亦臣之去國而歸者）

入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昭二十二）○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

（悼王居于皇自皇而入王城也敬王居于狄泉自狄泉而入成周也入者難辭有子朝之難故難也）

許叔入于許（桓十五）○齊小白入于齊（莊九）○齊陽生入于齊（襄六）○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元）

（此入而得國者也或歸而得國或入而得國歸易入難也小白陽生去疾以名繫國者雖未入國之先國人已欲君之矣）

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五）○衛侯朔入于衛（莊六）○衛侯入于夷儀（襄二十五）

（此君之去國而入者也于櫟于夷儀未能入其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襄二十六）○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定十三）○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同上）○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昭二十一）○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定十一）○鄭良霄自許入于鄭（襄三十）○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定十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成十八）○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襄二十三）

（此臣之去國而入以叛君者也復入者自外還反而入于其國之邑也臣之復歸已惡況復入乎陸德明音復入之復扶又切非是宜依復歸例音服）

紀季以酅入于齊（莊三）

（此雖以地入于他國而非叛者也）

納

公伐齊納糾（莊九）○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文十四）○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哀二）○楚人

圍陳納頓子于頓（僖二十五）○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十二）○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宣十一）

（入雖難於歸然入者其自入也納者內弗受而外人欲以力彊入之也）

居

天王出居于鄭（僖二十四）○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昭二十二）○天王居于狄泉（昭二十三）○公至自齊居于鄆（昭二十六再○二十七再○二十九一）

（天王居畿內則不書出居畿外則書出居者非其所宜居也）

在

公在楚（襄二十九）○公在乾侯（昭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公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孫

公孫于齊（昭二十五）○夫人孫于齊（莊元）○夫人姜氏孫于邾（閔二）

（魯君魯夫人出奔書孫者諱國惡謂若孫讓而去也）

奔

周公出奔晉（成十二）

（王臣出奔者一王臣之言出不言出與天王同一例）

鄭伯突出奔蔡（桓十五）○衛侯朔出奔齊（桓十六）○衛侯出奔楚（僖二十八）○衛侯衎出奔齊（襄十四）○北燕伯款出奔齊（昭三）○蔡侯東□出奔楚（昭二十一）

（以上諸侯出奔者六趙氏曰凡君奔例書名言具失地非復諸侯也衛侯出奔楚不名者令叔武攝位而去未嘗失地也）

鄭忽出奔衛（桓十一）○曹羈出奔陳（莊二十四）○莒展輿出奔吳（昭元）

（以上未成君之諸侯出奔者三趙氏曰未踰年之君出奔書名不書爵不能嗣先君也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定十四）○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襄二十）○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襄二十七）○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昭元）○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宣十）

（以上諸侯之世子與弟出奔者五）

公子慶父出奔莒（閔二）○叔孫僑如出奔齊（成十六）○臧孫紇出奔邾（宣十）○公子慭出奔齊（昭十二）

（以上魯臣出奔者四）

齊崔氏出奔衛（宣十）○宋萬出奔陳（莊十二）○衛元咺出奔晉（僖二十八）○晉狐射姑出奔狄（文六）○衛孫林父出奔晉（成七）○宋華元出奔晉（成十五）○宋魚石出奔楚（同上）○齊高無咎出奔莒（成十七）○宋華臣出奔陳（襄十七）○蔡公子履出奔楚（襄二十）○晉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一）○陳鍼宜咎出奔楚（襄二十四）○衛石惡出奔晉（襄二十八）○齊高止出奔北燕（襄二十九）○鄭良霄出奔許（襄三十）○楚公子比出奔晉（昭元）○宋華合比出奔衛（昭六）○陳公子留出奔鄭（昭八）○蔡朝吳出奔鄭（昭十五）○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昭二十）○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同上）○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昭二十二）○楚囊尾出奔鄭（定四）○宋樂大心出奔曹（定十）○宋公子地出奔陳（同上）○衛趙陽出奔宋（定十四）○衛公孟彄出奔鄭（同上）○蔡公孫辰出奔吳（哀四）○陳轅頗出奔鄭（哀十一）○衛世叔齊出奔宋（同上）

以上諸侯之臣出奔者三十

郕伯來奔（文十一）○莒子庚輿來奔（昭二十二）○邾子益

來奔（哀十）○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定十四）

以上諸侯與諸侯之弟來奔者四郕伯不名盖小國不知其君之名也

宋司城來奔（文八）○宋子哀來奔（文十四）○宋華弱來奔（襄六）○邾畀我來奔（襄二十三）○齊慶封來奔（襄二十八）○齊欒施來奔（昭十）○邾快來奔（昭二十七）○衛公叔戍來奔（定十四）○衛北宮結來奔（同上）○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哀六）

以上諸侯之臣來奔者十宋司城書官而不名見經注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襄二十一）○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五）○□黑肱以濫來奔（昭三十一）

以上諸侯之臣以地來奔者三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莊十）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僖五）○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十）○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昭三十）○王子瑕奔晉（襄三十）○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昭二十六）○晉人及秦人戰于河曲晉先蔑奔秦（文七）○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宣十八）

以上奔不書出者九盖出者對入而言譚弦溫徐之君國已滅矣無復有可入之國王子瑕王子朝

（亂臣也其奔逃死而已無復有可入之時故不書出其不名者小國不知其名也晉先蔑魯公孫敖公孫歸父皆在道而奔亦自國中而出故亦不書出曹公孫會之自鄸宋華亥何寧華定之自南里則是自宋國之地而出他國故書出也）

去

紀侯大去其國（莊四）（去其國者不奔他國爲寓公也）

逃

鄭伯逃歸（僖五）○陳侯逃歸（襄七）○鄭詹自齊逃來（莊十七）

（趙氏曰凡言逃者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也）

弒　戕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文元）○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襄三十）○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昭十九）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十四）○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四）○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溪（昭十三）

衛州吁弒其君完（隱四）○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莊八）○晉里克弒其君卓（僖十）○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宣二）○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宣十）○齊崔杼弒其君光

（襄二十五）○衛甯喜弒其君剽（襄二十六）○齊陳乞弒其君荼（哀六）

宋督弒其君與夷（桓二）○宋萬弒其君捷（莊十二）○宋人弒其君杵臼（文十六）○齊人弒其君商人（文十八）○莒人弒其君密州（襄三十一）

莒弒其君庶其（文十八）○晉弒其君州蒲（成十八）○吳弒其君僚（昭二十二）○薛弒其君比（定十三）

閽弒吳子餘祭（襄二十九）○盜殺蔡侯申（哀四）

（十二國弒君凡二十五賊子弒其父者三貴戚三命之卿弒其君者三貴戚不爲卿者二異姓三命之卿弒其君者六異姓未三命者二人弒者三一命之臣也國弒者四一國臣民之衆所同弒也閽者越俘本非吳臣故不稱其君然亦在官故書弒盜者衆賤不得君其君視如路人又非閽人之比故書殺不書弒噫夫子作春秋以誅亂臣賊子使春秋不作則許悼之弒人必曰藥所誤也鄭靈之弒人必曰公子宋也楚靈之弒人必曰縊于申亥之家也晉靈之弒人必曰趙穿攻之於桃園也齊孺子之弒人必曰朱毛殺之於野幕也今夫子正名定罪曰止弒買歸生弒夷比弒虔盾弒夷皋乞弒荼誅其意而弒君之罪無所逃亂臣賊子之所以懼也）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九）○齊人取子糾殺之（莊九）

（以上殺未成君者二奚齊雖已君里克不君之糾魯所立齊人不君之故但書殺而不言弒也）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十一）○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昭十六）○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定四）○邾人執鄫子用之（僖十九）○邾人戕鄫子于鄫（宣十八）

（以上殺他國君者五雖非本國之人所弒然亦國君之不得令終者故附于弒君例之後蔡般嘗弒父矣而楚子殺之非討賊也故不得與楚人殺陳夏徵舒同齊商人亦嘗弒君矣而齊人弒之非討賊也故不得與齊人殺無知同）

殺　刺

衛人殺州吁于濮（隱四）○齊人殺無知（莊九）○蔡人殺陳佗（桓六）○楚人殺陳夏徵舒（宣十一）○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十）○衛殺其大夫甯喜（襄二十七）○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昭十三）

（以上殺篡弒賊者七衛齊能自討賊陳之賊猶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晉惠因里克弒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弒君而復國利其所爲容之爲大夫既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楚公子棄疾誘公子比以爲君之利而俾當弒君之名既而殺之直欲奪其位甯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爲文）

鄭殺其大夫申侯（僖七）○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僖十一）○楚殺其大夫得臣（僖二十八）○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僖三十）○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文六）○楚殺其大夫宜申（文十）○陳殺其大夫洩冶（宣九）○晉殺其大夫先縠（宣十二）○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十四）○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成八）○宋殺其大夫山（成十五）○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十六）○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成十七）○晉殺其大夫胥童（成十八）○齊殺其大夫國佐（同上）○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襄二）○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襄五）○齊殺其大夫高厚（襄十九）○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同上）○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襄二十）○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襄二十二）○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襄二十三）○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昭二）○楚殺其大夫屈申（昭五）○楚殺其大夫成熊（昭十三）○楚殺其大夫郤宛（昭二十七）○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哀二）○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哀四）

（以上國殺大夫者二十八并後無氏名者凡三十鄭申侯楚得臣宜申宋山再命故有名無氏其餘書氏名考皆三命大夫也）

曹殺其大夫（莊二十六）○宋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宋人殺

其大夫（文七）○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文八）

（以上殺大夫不稱氏名者四蓋被殺者無罪故也其稱官者官名遵舊典未嘗改易故特書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文九）○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同上）○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昭八）

（以上人殺大夫者三通前無氏名者凡五國殺者出於君人殺者國亂無政而衆殺之也）

晉人殺欒盈（襄二十三）○鄭人殺良霄（襄三十）

（以上殺已出大夫者二）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莊二十二）○莒殺其公子意恢（昭十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僖二十八）○刺公子偃（成十六）

（以上殺公子不爲大夫者四御寇意恢若是三命則公子之上應有大夫字若是再命則應有大夫字無公子字今無大夫字有公子字公子者其屬也非氏也殺其公之子名具者爾魯之刺買刺偃公子亦非氏也以公子之貴而稱名與再命之大夫同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襄三十）○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僖五）○宋公殺其世子痤（襄二十六）○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成八）

（以上殺母弟世子者四）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宣十五）

（兩下相殺者一）

楚師滅陳殺陳孔奐（昭八）

（殺他國臣者三楚殺陳干徵師殺齊慶封見後執例下）

（盜殺者三殺衛侯兄鄭陳大夫已見前盜例下）

（弒君及其大夫者三宋督弒君及大夫孔父宋萬弒君及大夫仇牧晉里克弒君及大夫荀息）

執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僖二十八）○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哀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僖二十八）○宋公楚子陳蔡鄭許曹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僖二十一）○晉人執虞公（僖五）○晉人執鄭伯（成九）○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襄十六）○晉人執邾子（襄十九）○楚人執徐子（昭四）○宋人執小邾子（哀四）○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十九）○邾人執鄫子用之（同上）○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昭十一）

（以上執國君與世子者十四）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昭八）○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四）○宋人執鄭祭仲（桓十一）○齊

人執鄭詹（莊十七）○齊人執陳轅濤塗（僖四）○晉人執衛甯喜（襄二十六）○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定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襄十一）○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昭八）○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定七）○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襄十八）○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定六）

以上執諸國臣者十二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昭二十三）○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昭十三）○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成十六）○齊人執單伯（文十四）○齊人執子叔姬（同上）

以上執魯臣與魯女者五

放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元）[illegible]公孫獵于吳（哀三）

楚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見前執例下

嘉禮第三

王后（經書王后者二）

桓王后紀姜（紀侯之女書逆書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illegible]八）○[illegible]師（桓九）

王后天下母也上儀天[illegible]與桓王后以三公逆是矣[illegible]祭公遂事之逆而紀姜尚逆歸[illegible]其歸兩從苟簡夫豈知天下母之爲重哉

靈王后齊姜（齊靈公之女書逆不書歸）

劉夏逆王后于齊（襄十五）

靈王之逆后於禮蓋無失然不使八命之公乃使三命之士是不重嘉事也春秋特書劉夏以譏焉王之逆后雖非其人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春秋凡事皆然匪但昏禮一事爲然也

或曰魯桓八年桓王之十六年也魯襄十五年靈王之十四年也即位十六年十四年而始逆后謂之元后即則已晚矣謂之繼后邪則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元后崩止立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義春秋十三王書后者二焉譏也何譏也天子親耕王后親蠶奉宗廟祭祀之重故即位之初必立后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譏也與

王女（經書王女者二）

齊王姬襄夫人

單伯逆王姬（莊元）○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王姬歸于齊（同上）○齊王姬卒（莊二）

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則魯主王姬之昏禮矣然魯莊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為之主昏可乎況凶服未除而行嘉禮容王姬行禮於宗廟之中則不安於是別為築館于外單伯之逆外館之築皆為非禮譏魯之不當主昏傷莊之不能自立也

齊王姬桓夫人

王姬歸于齊（莊十一）

魯主昏則書王姬之歸同於內女其逆之者常禮也其館之者常処也故皆不書而但書王姬之歸

魯夫人

桓公夫人文姜（齊僖公之女也）

公會齊侯于嬴（桓三）○公子翬如齊逆女（同上）○齊侯送姜氏于讙（同上）○公會齊侯于讙（同上）○夫人姜氏至自齊（同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上）○子同生（桓六）○齊侯祿父卒（桓十四）○葬齊僖公（桓十五丨）○公會齊侯于濼（桓十八）○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同上）○公薨于齊（同上）○公之喪至自齊（同上）○葬我君桓公（同上）○夫人孫于齊（莊元）○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莊二）○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莊四）○夫人姜氏如齊師（莊五）○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莊七）○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同上）○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莊八）○葬齊襄公（莊九）○夫人姜氏如齊（莊十五）○夫人姜氏如莒（莊十九）○夫人姜氏如莒（莊二十）○夫人姜氏薨（莊二十一）○葬我小君文姜（莊二十二）

昏禮之六節有三納幣一也親迎二也夫人至三也得禮則皆不書魯桓會嬴書譏不由媒介而自求昏于齊也逆女書譏不親迎而使公子翬也送姜氏書譏齊侯親送也會讙書譏不親迎而親會齊侯也夫人至不書翬以譏魯桓初使翬逆而中自受姜氏于讙也書年來聘譏齊

侯之隆私愛違正禮也書子同生夫子之意甚深也夫人孫齊以後歸魯不書而會饗如師及如齊如莒無一不書者雖國惡不容諱也

莊公夫人哀姜（蓋齊襄公之女）

及齊高傒盟于防（莊二十二）○公如齊納幣（同上）○公如齊觀社（莊二十三）○公及齊侯遇于穀（同上）○丹桓宮楹（同上）○公及齊侯盟于扈（同上）○刻桓宮桷（莊二十四）○公如齊逆女（同上）○公至自齊（同上）○夫人姜氏入（同上）○大夫宗婦覿用幣（同上）○公薨于路寢（莊三十二）○子般卒（同上）○公子慶父如齊（同上）○葬我

君莊公（閔元）○吉禘于莊公（同上）○公薨（同上）○夫人姜氏孫于邾（同上）○公子慶父出奔莒（同上）○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僖元）○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同上）○葬我小君哀姜（僖二）

魯莊受制於母即位二十餘年而不得娶母死未幾屈已與齊臣盟求昏之切也齊諾未堅而遽自往納幣雖已納幣而昏議猶未定觀社遇穀盟扈三往齊而後許昏齊難之也書公逆公至而夫人不偕至夫不夫婦不婦也夫人不書至而書入不順也竊嘗考之魯莊所娶齊襄之女也若以爲僖女與則僖卒已二十八年矣豈有三十未嫁之女且不應娶母之姊以爲夫人也若以爲桓女與則計齊桓之年蓋下於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而得婚魯莊也意者其時惟齊襄尚有遺女未嫁而魯莊求之齊所以難之者蓋亦有疑焉齊桓管仲故遲遲其事而魯莊求之愈力想齊之君臣固喻之矣戰國時楚懷王客死于秦而其子頃襄王迎婦于秦司馬氏通鑑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讎彼父但爲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也司馬氏猶痛之況魯莊之父爲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忍父昏讎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頃襄也哉而方且飾桓宫用覿幣以夸富盛於齊女魯莊之庸愚一至此夫異日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有所必至齊桓殺之當矣而左氏以爲已甚甚哉左氏之無識也

僖公夫人聲姜（齊桓公之女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八）○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僖十一）○公會齊侯宋陳衛鄭許邢曹

于淮（僖十六）○滅項（僖十七）○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同上）○公至自會（同上）○齊侯小白卒（同上）○葬齊桓公（僖十八）○公薨于小寢（僖三十三）○葬我君僖公（文元）○夫人姜氏薨（文十六）○葬我小君聲姜（文十七）

僖公之娶夫人納幣不書逆女不書夫人至不書蓋皆得禮無譏故也惟夫人既至之後未嘗朝見而遽於禘祭之時以夫人至于太廟此其失爾魯之諸君僖公頗爲賢君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故詩人頌僖公而亦以令妻頌夫人然女之歸寧當歸本國也夫人與夫同會齊侯于陽穀而因以省問則非其禮矣魯君會淮魯臣滅項齊將止公婦人無與外事也夫人爲夫出會齊侯于卞而因以解釋則非其義矣總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婦成人之美者揩焉

文公夫人出姜（齊昭公潘之女舍之女兄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文二）○逆婦姜于齊（文四）○夫人姜氏如齊（文九）○夫人姜氏至自齊（同上）○齊侯潘卒（文十四）○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同上）○公薨于臺下（文十八）○齊人弑其君商人（同上）○葬我君文公（同上）○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同上）○子卒（同上）○夫人姜氏歸于齊（同上）○季孫行父如齊（同上）

文公之納幣不應使公子況遂又其叔父乎逆婦姜者公自逆也婦有姑之辭于齊者譏成禮

于齊也夫人如齊者歸寧也其歸得禮故特書至冥乎前此夫人之如齊者皆出姜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懟於父母云爾越六年而齊昭公潘卒夫人失所怙矣同父之弟舍又弑懿公商人者夫人之讎也魯文且遭其陵及魯文既薨商人亦懿公子遂求齊惠公元為大援乃殺夫人所生之太子而立平日私事已者之孽子蓋由魯文昏惰嬖妾敢於私事其叔父以致不能保其妻子闢出姜哭而過市之言孰不爲之哀

宣公夫人穆姜（齊惠公元之女）

公子遂如齊逆女（宣元）○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上）○季孫行父如齊（同上）○公子遂如齊（同上）○齊侯元卒（宣十）○葬齊惠公（同上）○公薨于路寢（宣十八）○葬我君宣公（成元）○夫人姜氏薨（襄九）○葬我小君穆姜（同上）

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況宣公逆夫人而可遣僖祖之弟乎行父與遂於成昏之後相繼如齊者猶恐昏姻不足以結大援而重之以賄賂也

成公夫人齊姜（蓋齊頃公無野之女靈公環之姊妹也）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十四）○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同上）○公薨于路寢（成十八）○葬我君成公（同上）○夫人姜氏薨（襄二）○葬我小君齊姜（同上）

齊頃公無野成公九年卒齊靈公環襄公十九年卒

以公族代逆夫人而揭之以至於禮不可其說已具於前婦姜之下氏字趙氏以為衍按經書婦姜者三文公婦姜姑僖公夫人聲姜也或公婦姜姑宣公夫人穆姜也宣公婦姜其姑則文公之妾敬嬴爾

魯女

惠公

長女紀伯姬○次女紀叔姬

桓公

長女杞伯姬○次女莒慶叔姬

莊公

長女宋蕩伯姬○伯姬僖九年卒○幼女鄫季姬

僖公

長女宋蕩氏婦○次女杞叔姬

文公

長女或郯伯姬是○次女子叔姬文十二年卒○子叔姬文十四年齊人執之

宣公

庶長女莫考○次女子叔姬宣五年歸齊高固○適長女宋伯姬夫人穆姜所生成九年歸宋

（共公）

六公之女凡十四人其歸爲諸侯夫人者六書歸者四紀伯姬杞伯姬鄫季姬宋伯姬是也不書歸

者二杞叔姬郯伯姬是也盖先君之女則書歸時君之女則不書歸使男有室使女有家此爲人父者之事有女未嫁而先君終至嗣君之時始有所歸傷先君即世之速閔内女不得及父存而嫁也若時君自嫁其女則以父歸女其嫁及時此常事爾故僖公以叔姬歸于杞爲杞伯姬之婦杞桓公之夫人不書郯季姬盖文公之女文公之時歸于郯亦不書二姬皆因後來被出而書來歸乃見於經也

紀伯姬（盖惠公之長女隱公之女弟桓公之女兄疑與桓公同母）

紀裂繻来逆女（隱二）○伯姬歸于紀（同上）○叔姬歸于紀（隱七）○紀侯来朝（桓二）○公會紀侯于郕（桓三）○齊侯鄭伯如紀（桓五）○公會紀侯于成（桓六）○紀侯来朝（同上）○鄭伯寤生卒（桓十一）○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十二）○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衛燕戰齊侯宋衛燕敗績（桓十三）○齊侯禄父卒（桓十四）○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桓十七）○齊師遷紀郱鄑郚（莊元）○紀季以鄑入于齊（莊三）○紀伯姬卒（莊四）○紀侯大去其國（同上）○齊侯葬紀伯姬（同上）○紀叔姬歸于酅（莊十二）○紀叔姬卒（莊二十九）○葬紀叔姬（莊三十）

裂繻来逆紀侯不親迎也伯姬歸紀惠公喪蒲而後歸也恵公之薨其在季年秋七月之前乎

叔姬歸紀歸娣而非與歸女君同隱公厚於先君之女而非禮也恵公欲夫人其仲子而太子其所生隱公順父之意而於仲子於桓公毎加厚焉故於桓公同母之女如此予以是知二姬之爲桓母所産也中庸云敦厚以崇禮徒厚而不合於禮君子不以爲可也紀者齊之同姓也齊將吞滅之其昏於魯也豈但内求助於家抑亦外求援於國也魯桓在位十八年之間紀来朝魯者二魯往會紀者二爲紀而與它國盟者二爲紀而與它國戰者一紀之資援於魯者甚切魯之圖援於紀者亦甚勤矣齊僖鄭莊當時諸侯之雄黠齊素結鄭二國將共襲紀而爲紀所覺其謀不行既而鄭莊卒魯桓能使鄭厲反父所爲齊復結宋衛燕四國將共滅紀而魯桓鄭厲督師于紀竟敗四國之兵既而齊僖卒則二雄黠皆斃紀亙憂其少紓乎而事又不然也魯桓既爲紀敗齊僖之兵遂亟爲紀搆齊襄之好明年魯桓殞於齊身且不保又何能庇其姻親哉然魯桓之世猶能竭心竭力於紀紀未即亡者魯桓不爲無功魯莊以童豎嗣立父讎不報而胡可責望其援紀也哉紀失魯援齊逼遷其三邑紀侯知其國之不能存於是命介弟分國事齊俾先祀不絶妻死不葬去國不爭此亡國之最善者紀侯隱於民而令終叔姬託於酅而時盡哀哉

杞伯姬（盖桓公之長女莊公之女弟）

伯姬歸于杞（莊二十五）○公會杞伯姬于洮（莊二十七）○杞伯姬来（同上）○杞伯来朝（同上）○杞伯姬来朝其子（僖五）○杞子卒（僖二十三）○杞子来朝（僖二十七）○公子遂帥師入杞（同上）○杞伯姬卒（僖二十八）○杞伯姬来

求婦（僖三十一）

杞德公之四年娶魯桓公長女伯姬爲夫人時魯桓薨已二十六年而伯姬始嫁姬年殆將三十矣歸杞三年而出會其兄未幾夫婦接踵造于魯庭毋乃自慊其僻陋而竊慕魯國之甚乎越十有三年伯姬再来以其長子代父行朝禮子年甫十歲左右竊意者德公有疾而姬欲託其子於魯也是年德公果卒長子成公嗣位十有八年又卒伯姬特来告喪而魯史書卒自是杞君之喪無不来赴者矣盖由伯姬欲親魯而然也姬之次子桓公繼成公而立桓之四年來朝本圖結讙而不料啓禍公子遂帥師入其國爲責来朝之無禮魯之薄姻親陵小弱如此哉明年伯姬復来消釋舊怨桓之八年年漸可娶伯姬復来締續新好此皆伯姬之欲親魯而然也伯姬以魯莊二十五年歸杞至魯僖三十一年来爲其子桓公求婦在杞已歷四十餘年而數數至魯率爲扶植其夫維持其子之計求婦以後伯姬不復見經不知何年終也

鄫季姬（盖莊公之幼女宋蕩伯姬之妹）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僖十四）○季姬歸于鄫（僖十五）○鄫季姬卒（僖十六）

季姬父母之身教盖無足言僖公號爲賢侯而不能閑家有妹如此是可恥也

杞叔姬（盖僖公之次女）

杞伯姬来求婦（僖三十一）○杞伯来朝（文十二）○公伐杞（宣十八）○杞伯来朝（成四）○杞叔姬来歸（成五）○杞叔姬卒（成八）○杞伯来逆叔姬之喪以歸（成九）

杞伯姬来爲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杞桓公之夫人經於僖之二十五年書宋蕩伯姬来逆婦僖之三十一年書杞伯姬来求婦僖公先以長女與宋蕩伯姬爲婦後以次女與杞伯姬爲婦也經不書叔姬歸于杞者時君嫁子例不書也按魯僖三十一年乃杞桓之八年魯成五年乃杞桓之五十一年叔姬爲杞夫人四十餘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各已老矣而姬始来歸盖非爲夫家所出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顧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来逆其喪以歸以是知其非爲夫家所出也

郯伯姬（不知何公之女或文公之長女與）

郯伯姬来歸（宣十六）

伯姬歸于郯盖是父在之時故不書於經

宋伯姬（宣公之女成公之妹）

宋公使華元来聘（成八）○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同上）○衛人来媵（同上）○伯姬歸于宋（成九）○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同上）○晉人来媵（同上）○齊人来媵（成十）○宋公固卒（成十五）○葬宋共公（同上）○宋災宋伯姬卒（襄三十）○葬宋共姬（同上）

共姬宣公夫人穆姜之愛女也故其歸女之禮特隆焉擇配而儀九命之上公未納幣而彼有上卿来聘既歸宋而此有上卿往致皆其禮之特隆者也雖然納幣常事也而書者以公孫壽之不當使也媵淺事也而書者以三國来媵之越禮制也爲君夫人僅七年而得以終所天共

姬之婦德靡虧矣爲君母餘三十年而不得以終其天宋平之子道何如也噫

（以上魯女歸于諸侯爲夫人者八爲婦者一凡七）

莒慶叔姬（蓋桓公之次女）

莒慶来逆叔姬（莊二十七）

（叔姬年亦將三十矣昏姻之不得及時者也當爲杞伯姬之娣而別以歸莒大夫慶書者譏莊公降尊而自主大夫之昏）

宋蕩伯姬（蓋莊公之長女鄫季姬之娣也）

宋蕩伯姬来逆婦（僖二十五）

（伯姬歸爲宋大夫蕩氏之內子因来爲其子逆婦而見於經）

伯姬（蓋亦莊公之女）

伯姬卒（僖九）

（未嫁故不繫國已許嫁故書卒莊女有二伯姬者或是孟任所生之長女或是哀姜所生之長女皆稱伯姬也或以此爲僖女則伯上當有子字）

宋蕩氏婦（蓋僖公之長女）

宋蕩伯姬来逆婦（僖二十五）

（僖公之女許嫁宋蕩伯姬之子而伯姬自来逆之以姑逆婦非禮也杞伯姬所求之婦是僖公次女叔姬則知此蕩伯姬所逆之婦當是僖公長女也）

子叔姬（文公之女）

子叔姬卒（文十二）

（子者時君之女亦未嫁而已許嫁者故卒之也）

子叔姬（蓋亦文公之女）

齊人執子叔姬（文十四）○齊人来歸子叔姬（文十五）

（此子叔姬蓋十二年卒者之妹兩母所生之次女皆稱叔姬故有兩子叔姬亦如莊女之有兩伯姬也左氏以此子叔姬爲齊昭姬謂是齊昭公夫人齊侯舍之母也且魯文四年所逆婦姜即是齊昭公之女齊昭乃魯文之婦翁豈可反以魯文爲齊昭之婦翁也哉縱使魯文爲太子時所生之女亦未應其女嫁人而生子可立爲君也指爲齊侯舍之母者考其年不合足見其誣矣昭姬蓋是齊昭公所娶它國姬姓之女非魯女也）

齊高固子叔姬（宣公之女）

齊高固来逆子叔姬（宣五）○齊高固及子叔姬来

（同上）

（此子叔姬宣公未爲國君時妾之所生也國君女嫁大夫命大夫主之君不自主經書莒慶来逆叔姬齊高固来逆子叔姬皆譏國君自主大夫之昏也宣公簒立懼諸侯之討而倚齊以爲援高固齊當國之卿挾勢而脅取其女魯宣不敢不從昏姻之禮如離體然譏之者傷之也其時宋伯姬蓋猶未生故後二十三年乃歸于宋伯姬年在叔姬之下而稱伯姬者適夫人之長女也叔姬生在伯姬之先而稱叔姬者妾所生之庶女也）

（以上魯女歸于大夫者四未嫁而卒者二方嫁而執者一凡七）

賓禮第四

如

公如京師（成十三）

古制諸侯初嗣位既免喪則朝王受命每嘗賓貢之年則朝于京師巡守之年則朝于方岳春秋之時王室衰微諸侯傲慢朝王之禮廢而不講魯號秉礼之国猶然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經書曰公如京師而不曰朝也

公如齊（僖十〇十五〇三十三〇宣四〇五〇九〇十）

以上魯君如齊朝者七僖公兩朝斉桓事霸主也末年一朝斉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斉惠者以篡

立之故懼諸侯之討而結齊以爲援爾十年之再如者奔惠公之喪非朝也昭公二十七年之兩如則以播越在外而自鄆往投于齊非朝也

宣公十年夏齊侯元卒公如齊〇昭公二十七年春冬公如齊自齊居于鄆

以上三如不與朝齊之數

公如晉（文三〇十三〇成三〇〇十八〇襄三〇四〇八〇十二〇二十一〇昭五〇十）

又

以上魯君如晉朝者十二文公一朝晉襄一朝晉靈宣公當晉成晉景之時獨不朝晉者蓋懼往而就執故惟專意事齊時晉霸不競亦無暇問魯之罪成公兩朝晉景十年一如則奔晉景之喪非朝也末年一朝于悼襄公相繼四朝于悼時晉霸中興魯襄幼弱事霸惟謹二十一年之如昭公五年十五年之如則朝晉平晉昭也魯君之朝晉唯此十二如而已至若昭公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其時播越居鄆自鄆如晉晉拒不納與夫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之五如暨定公三年之一如皆爲晉所拒而不納者也並書曰如朝與不朝不論羨惡之辭如一不顯著其恥也聖筆之意深哉

成公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公如晉〇昭公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〇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〇定公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〇昭公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以上九如不與朝晉之數

公如楚（襄二十八〇昭七）

以上魯君如楚朝者二楚之馮陵中夏甚矣然亦未能如魯何也襄之朝楚康昭之朝楚靈秪自辱爾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初亦小弱後以兼并吞滅諸小國而浸彊大晉霸既衰不能與抗魯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之望國朝掘起之彊夷儻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猶爲諱其恥也聖人如之一字包含諸義如此

古有諸侯相朝之禮相朝者齊等之國往來施報互相朝也非特小國朝大國而已天下無道則彊陵弱弱役彊惟有小國朝大國無復有齊等之國相朝者也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陳鄭之君與魯齊等則不相往來矣其往朝者畏其大也非若古先盛時相朝之禮故亦不書朝而但曰如也

魯臣如京師〇公子遂（僖二十八）〇叔孫得臣（文元）〇仲

孫蔑（宣九）○叔孫豹（襄二十四）

以上魯臣如京師聘者四春秋二百餘年天子之下聘於魯者七錫命者三會葬者二而魯臣之至王庭僅四聘二會葬而已四聘之一報宰周公也四聘之二拜錫命也皆因王使之來而後往四聘之三則傳云王使來徵聘也仲孫蔑一往而明年之冬王季子遂來聘矣前此王使嘗兩聘魯隱三聘魯桓而魯皆不報噫王之於魯也若是其有禮而魯之於王也若是其不臣叔孫豹之聘春先聘晉冬乃聘王王宮之毀晉霸置之不問而夾郟之城齊人自以為功晉有愧焉而往賀也然則四聘之如豈誠也哉豈禮也哉

文八年公孫敖不至而復○文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

以上三如不與聘王之數

魯臣如齊○公子友（僖七○僖十三）○公子遂（僖二十八○文十七○文十八同叔孫得臣○宣元）○公孫敖（文元）○季孫行父（文十八○宣元○宣十）○公孫歸父（宣十）○叔孫僑如（成十）○叔老（襄二十）○仲孫貜（昭九）○叔孫州仇（定十）○叔還（襄五）

以上魯臣如齊聘者十六魯之聘齊也襄地相接從於疆令也文末宣初之洊聘則醞釀成就宣公奪嫡之一事爾

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杜預云時魯無君假赴告以行○文十四年單伯為子叔姬齊人執之○宣十年公孫歸父葬齊惠公○宣八年公子遂至黃乃復

以上四如不與聘齊之數

魯臣如晉○公子遂（僖三十○僖三十一）○公孫敖（文五）○季孫行父（文六○文十五再○成六○成十一）○公孫歸父（宣十八）○公孫嬰齊（成六）○叔孫豹（襄四○襄五同鄫世子巫○襄十六○襄二十四）○季孫宿（襄六○襄九○襄十九○昭六）○仲孫羯（襄二十八○襄二十九）○叔弓（昭二○昭八）○叔孫婼（昭二十三）○季孫斯（定六同仲孫何忌）

以上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晉為霸主魯之時聘固宜然或失之疏或失之數無所為者寡有所為者多無所為者之是不足以蓋有所為者之非也

文六年公子遂葬晉襄公○昭二年季孫宿歸少姜襚服○昭十年叔孫婼葬晉平公○昭十六

年季孫意如葬晉昭公

以上四如不與聘晉之數

魯臣如宋○公子遂（文十一）○仲孫蔑（成五）○叔孫豹（襄二）○季孫宿（襄二十）○叔孫婼（昭二十五）

以上魯臣如宋聘者五魯宋地醜德齊其聘為講施報之常禮比之它如此善於彼

襄三十年叔弓葬宋共姬○昭十一年叔弓葬宋平公

以上二如不與聘宋之數

魯臣如陳○公子友（莊二十五）

如衛○季孫宿（襄七）

如邾○叔孫豹（襄六）

如楚○叔弓（昭六）

以上魯臣如陳衛邾楚聘者各一魯與陳前無交際因陳當國之卿與季友善是以有汝叔之聘而季友躬往報之也

如陳二○莊二十七年公子友葬原仲○文六年季孫行父聘且娶

如牟一○僖五年公孫茲娶

如莒一○成八年公孫嬰齊自爲逆

如滕一○昭二年叔弓葬滕成公

以上五如不與聘數人臣無私交大夫假聘以出而私葬其友可乎假聘以出而成已之昏尤不可也如滕爲會葬故非聘也

啖氏曰公及內卿往它國朝聘皆曰如趙氏曰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澄按春秋書法凡盟會侵伐等名內外皆一其稱何獨朝聘則內但稱如以異乎外哉且魯事之異乎外者固有之矣魯君之奔不曰奔而曰孫魯臣之殺不曰殺而曰刺是也奔殺惡事也諱國惡辟其名宜也朝聘美事也豈應辟其名而乃不曰朝聘乎君臣同辭一槩稱如聖人之意有在也何也魯所謂朝不成乎朝者也魯所謂聘不成乎聘者也不成乎朝而書曰朝不成乎聘而書曰聘是以其僞者爲誠以其苟者爲禮也魯事不容直譏顯刺隱其朝聘之名而書曰如則雖不滿於魯而辭意深厚然其朝聘之非誠非禮自不能揜此所以爲聖人之筆也與魯君之如而非朝魯臣之如而非聘者各別而異之不與朝聘之數至若魯君臣之如觀社如納幣如逆女如致女及魯夫人之如並已見前嘉禮篇如涖盟見（後盟例下如乞師見後軍禮篇）

外國君相如二○齊侯鄭伯如紀（桓五）○州公如曹（同上）

外國君如會二○陳侯如會（僖二十八）○鄭伯髡頑如會（襄七）

外國臣如會如師各一○陳侯使袁僑如會（襄三）○齊侯使國佐如師（成二）

以上外國君臣之如凡六姑附于如例之後齊鄭同謀襲紀而假託相朝之如以往州公不知爲何事故而亦假託相朝之如以行者也

朝

公朝于王所（僖二十八再）

以上魯君朝王所者二魯成京師一朝經但書如而魯僖王所二朝經書曰朝何也曰春秋時諸侯不朝京師久矣幸有魯成十三年之一朝安爲聖人所喜而乃不滿焉蓋因伐秦之便道過周實不爲行朝禮而往也古者天子巡守諸侯朝于方岳之下王室衰微無復巡守襄王之臨踐土狩河陽雖非舊日天子之巡守而晉文率諸侯以朝王則與盛時諸侯朝方岳之禮無以異也所以可書曰朝也觀魯僖于王所之書朝魯成如京師之不書朝聖人之意可見矣

滕侯薛侯來朝（隱十一）○滕子來朝（桓二○文十二○襄六○哀二）

以上滕君朝魯者五薛一附

紀侯來朝（桓二○桓六）

（以上紀君朝魯者二）

杞伯來朝（莊二十七○文十二○成四○成十八）○杞子來朝（僖二十七）

（以上杞君朝魯者五并朝共子凡六）

曹伯來朝（文十一○文十五○成七○襄二十一）

（以上曹君朝魯者四并世子來朝凡五）

邾人葛人牟人來朝（桓十五）○邾子來朝（宣元○成六○成十八○襄元○襄二十八○定十五）

（以上邾君朝魯者七葛牟各一附）

郳黎來來朝（莊五）○小邾子來朝（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

（以上小邾君朝魯者五）

郯子來朝（襄七○昭十七）

（以上郯君朝魯者二）

穀伯綏來朝（桓七）○鄧侯吾離來朝（同上）○郜子來朝（僖二十）○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僖十四）

（以上穀鄧郜鄫之君朝魯者各一）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桓九）○杞伯姬來朝其子（僖二十五）○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莊二十三）

（以上子若弟代君而朝者三曹一杞一蕭一）

（凡外國君之朝魯共十五國）

聘

天王使凡伯來聘（隱七）○使南季來聘（隱九）○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四）○使仍叔之子來聘（桓五）○使家父來聘（桓八）○使宰周公來聘（僖三十）○使王季子來聘（宣十）

（以上王使聘魯者七啖氏曰周禮云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穀梁言天子不當聘諸侯誤矣趙氏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諸侯所以洽恩惠考政典春秋之聘通好命爾）

祭叔來聘（莊二十三）

（以上王臣自聘魯者一天子之大夫無王命而外聘諸侯非禮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桓三）○使國歸父來聘（僖三十三）○使國佐來聘（宣十）○使慶封來聘（襄二十七）

（以上齊臣聘魯者五）

晉侯使荀庚來聘（成三）○使士燮來聘（成八）○使郤犨來聘（成十一）○使士匄來聘（成十八○襄八）○使荀罃來聘（襄元）○使士魴來聘（襄十二）○使荀吳來聘（襄二十六）○使士鞅來聘（襄二十九○昭二十一）○使韓起來聘（昭二

以上晉臣聘魯者十一

宋公使華元來聘（成四成八）○○使向戌來聘（襄十五）○使華亥來聘（昭十三）

以上宋臣聘魯者四

衛侯使甯俞來聘（文四）○使孫良夫來聘（成二）○使公孫剽來聘（襄元）○使孫林父來聘（襄七）

以上衛臣聘魯者四

荊人來聘（莊二十三）○楚子使椒來聘（文九）○使薳罷來聘（襄三十）

以上楚臣聘魯者三

陳侯使汝叔來聘（莊二十五）○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五）○秦伯使術來聘（文十一）○吳子使札來聘（襄二十九）

以上陳鄭秦吳之臣聘魯者各一

或曰魯國君臣之朝聘春秋但書曰如以其非誠非禮朝不成乎朝聘不成乎聘故也它國君臣之朝魯聘魯夫豈一出於誠悉合於禮乎而聖人皆以朝聘書之何哉曰春秋內魯而外諸國內之非誠非禮者慊其實而隱其名所以責於內者重以周也外國之君臣則彼以朝而來吾亦謂之朝可矣彼以聘而來吾亦謂之聘可矣所以責於外者輕以約也此聖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道也

來

祭公來（桓八）○祭伯來（隱元）○寔來（桓六）

齊仲孫來（閔元）

介葛盧來（僖二十九再）○白狄來（襄十八）

來者如之對自內適外曰如自外適內曰來自外適內其禮至重者來朝來聘也具見于前矣而經有特書曰來不言其來之事者凡七祭公祭伯與寔皆王朝之臣公者八命之公伯者六命之卿寔之名者一命之下士若奉王命而下聘諸侯則固有其禮而祭伯之來寔之來則非奉王命非行聘禮也故既不言使又不言其來之為何事祭公之來為逆王后則非無事亦非無王命矣先為己之私事適魯然後適紀逆后故經書其私事於先而曰來乃書其公事於後而曰遂也齊仲孫湫蓋受桓霸之命來省魯難然不備使介之禮俾若私行然覘視魯國安危之勢而歸復命爾故亦不書君

使而來之下不言其事也介葛盧附庸之國未爵命者兩造魯庭為朝魯也而東夷之陋不能行朝禮故不曰來朝而但書曰來也白狄書來義亦同此其餘所書來為某事者重在其事義無關於來（一一別論于後）

來錫三○莊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來求三○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來歸六歸不言來者三附見○隱元年天王使宰恒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宣十年齊

人歸我濟西田不言來○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

來言一○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獻二○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來輸平一平而非來者五附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來唁一唁而非來者二附見○昭二十九年公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魯臣去國來歸○諸國君臣來奔及逃來○並見前人紀篇

來納幣○來逆女○來媵○魯女來○魯女被執被出來歸○來逆魯女喪○並見前嘉禮篇

來盟○來會○見盟例會例下

來戰○來乞師○見後軍禮篇

來會葬○來奔喪○見後凶禮篇

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隱二）○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三）○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隱八）○齊侯宋人江人黃人盟于貫（僖二）○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僖十九）○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宣十一）○齊侯鄭伯盟于鹹（定七）○齊侯衛侯盟于沙（同上）○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定八）○鄶子會盟于邾（僖十九）

以上外君相盟者九或外君兼外臣盟者不別出會盟一附見盟非盛世事也不得已而有盖爲衰世之亂邦罷民設春秋時王政不行諸侯自恣欲以戰伐而敵仇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春秋魯史也隱之元年書及邾及宋二盟矣他國之盟於魯何與而書者有其故也紀虞齊難而新結魯晉紀莒之盟魯爲紀謀也然魯邾魯宋紀莒各爲其國而盟爾永嘉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后書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霸齊爲之也澄謂觀春秋世變陳氏之識超矣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肧胎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鹹繼以齊衛鄭

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楚之并吞矣貫之盟齊桓霸業之方盛也曹南之盟宋襄霸圖之肇起也辰陵之盟楚莊間霸之不可遏也闕世變者傷之故以外君相盟居盟例之首

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六）○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十二）○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同上）○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同上）○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十八）○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十三）○公會齊侯盟于扈（莊二十三）○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僖七）○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僖八）○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僖十五）○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僖二十五）○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僖二十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僖二十八）○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襄二十）○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郪陵（昭二十六）○公會齊侯盟于黄（定十二）

以上魯君會外君盟者十六凡言會者外爲志言及者內爲志也

諸侯盟于首止（僖五）○諸侯盟于葵丘（僖九）○諸侯盟于扈（文十五）○諸侯盟于祝柯（襄十九）○諸侯同盟于重丘（襄二十五）○公會諸侯盟于薄（僖二十一）○公會諸侯盟于宋（僖二十七）○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文七）○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定四）

以上盟稱諸侯者九首止之會齊王世子葵丘之會齊宰周公下言諸侯盟以見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也不再列序者前目後凡也于扈二盟則前無其目後言諸侯不知諸侯爲誰蓋時晉霸失政諸侯離心與盟之君不足序也魯君不與則但總言諸侯魯君與盟則前無其目不得不稱公會不得不稱主盟者也晉大夫不書氏名其時晉未齊君也與莊九年書齊大夫同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亦前目後凡也同盟十六惟重丘再稱諸侯者會地與盟地異中間又齊入陳一事間之也皋鼬亦然會盟各地又有滅沈一事間之然祝柯無公及而皋鼬有公及何也蓋定公之立非正常朝晉而晉不納故因此會而求盟以定其位也于薄于宋二盟則楚方主事魯爲楚而往也諱魯之往會楚而受盟也故總言諸侯而包楚於其中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元）○公及鄭伯盟于越（桓元）○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十七）○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元）○公及晉侯盟（文三）○公及齊侯盟于穀（文十七）○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襄三）

以上魯君及外君盟者八盟于趡左氏作公會今從公穀

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僖十九）○公會王

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僖二十九）

以上魯君會外臣盟者二左氏穀梁二會字上並無公字今從公羊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莊九）○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隱八）○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盟于蜀（成二）

以上魯君及外臣盟者三趙氏曰特書公譏公與臣盟也

及宋人盟于宿（隱元）○及齊高傒盟于防（莊二十二）○及晉處父盟（文二）○及荀庚盟（成三）○及孫良夫盟（同上）

○及郤犨盟（成十一）○及孫林父盟（襄七）○及向戌盟（襄十五）○及蘇子盟于女栗（文十）○及國佐盟于袁婁（成二）

（以上及盟不稱主者八及王臣盟者一劉師及盟者十一附見趙氏曰及者公及之也不書公諱與大夫盟恥也及蘇子諱與天子大夫盟也陸氏曰齊高傒晉處父俱書名罪其以臣敵君公屈體而與之盟則非彼之過故但書人）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桓十一）○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文二）○仲孫蔑會邾子盟于祲祥（昭十一）

（以上魯臣會外君盟者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十九）○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文十六）○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成元）○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定三）○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哀二）

（以上魯臣及外君盟者五趙氏曰大夫盟公侯非禮也其無譏非彊之也陸氏曰彼自屈禮非我力能彊之）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文八）○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襄二十）

（以上魯臣會外臣盟者二）

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成十六）○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三）○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二十七）

（以上魯臣及外臣盟者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大夫盟（襄十六）

（以上盟稱大夫者一經嘗兩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猶繫之君也溴梁之會君會而大夫自盟則大夫專國之所由也）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桓十一）○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僖二十一）

（以上外臣相盟者二）

同盟于幽（莊十六○莊二十七）○于新城（文十四）○于斷道（宣十七）○于蟲牢（成五）○于馬陵（成七）○于蒲（成九）○于戚（成十五）○于柯陵（成十七）○于雞澤（襄三）○于戲（襄九）○于亳城北（襄十一）○于重丘（襄二十五）○于平丘公不與盟（昭十三）○于虛朾（成十八）○于清丘（宣十二）

（以上同盟者十六魯君會者十四魯臣會者一外自盟者一永嘉呂氏曰同盟者衆尊主盟也有主）

（盟則不書同三盟之盟書同則齊桓霸業未盛之時新城以後書同則晉人霸業漸衰之際也）

杞子來盟（襄二十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十四）○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宣七）○齊高子來盟（閔二）○宋司馬華孫來盟（文十五）○楚屈完來盟于師（僖四）

（以上來盟者五來盟于師一附見）

公子友如齊涖盟（僖三）○公孫敖如莒涖盟（文七）○叔孫婼如齊涖盟（昭七）○叔還如鄭涖盟（定十一）

（以上涖盟者四啖氏曰他國來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涖盟趙氏曰不書其誰敵者也）

公及戎盟于唐（隱二桓二）○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文八）○齊人狄人盟于邢（僖二十）○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

（以上戎狄盟者五及戎及狄以中國及之也齊人狄人則敵矣公子遂會之則彼爲主矣）

會（胥命）

蔡侯鄭伯會于鄧（桓二）○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三）○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莊十五）○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僖三）○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僖二十二）○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宣九）○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昭四）○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定十）○齊侯宋公會于洮（定十四）○諸侯會于扈（文十七）

（以上外君相會者九或外君兼外臣會者不別出諸侯會者一附見蔡鄭會鄧中國懼楚之始也齊會北杏中國有霸之始也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矣故亦以外君相會居會例之首諸侯相見於國曰朝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國君臣相見或各國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俱謂之會）

公會齊侯于防（隱九）○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十）○公會鄭伯于時來（隱十一）○公會鄭伯于垂（桓元）○

公會齊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桓二）○公會齊侯于嬴（桓三）○公會紀侯于郕（同上）○公會齊侯于讙（同上）○公會紀侯于成（桓六）○公會宋公于夫鍾（桓十一）○公會宋公于闞（同上）○公會宋公于虛（桓十二）○公會宋公于龜（同上）○公會鄭伯于曹（桓十四）○公會齊侯于艾（桓十五）○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桓十六）○公會齊侯于濼（桓十八）○公會齊侯于城濮（莊二十七）○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僖元）○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僖九）○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許男曹伯于鹹（僖十三）○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僖十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僖二十八）○公會齊侯于平州（宣元）○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宣七）○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成十二）○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成十六）○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襄五）○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襄七）○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襄十一）○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襄十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于商任（襄二十一）○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襄二十二）○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襄二十四○襄二十五）○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昭十三）○公會齊侯于夾谷（定十）○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定十四）○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哀十二）

以上魯君會外君者三十九

衛侯會公于沓（文十三）○鄭伯會公于棐（文十三）○邾子來會公（定十四）

以上外君會魯君者三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成二）○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二十六）○公會晉師于瓦（定八）

以上魯君會外臣者二會師一附見

單伯會齊侯宋公鄭伯于鄄（莊十四）○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九）○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文十六）○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宣十四）○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宣十五）○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襄八）○叔弓會楚子于陳（昭九）

以上魯暑會外君者七

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文十一）○仲孫蔑會齊高
固于無婁（宣十五）○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成五）
○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襄二）○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同上）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
蠆莒人邾人于戚（襄十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
柯（襄十九）○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襄二十七）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虢（昭元）○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
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昭十一）○
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昭二十五）○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昭三十一）

（以上魯臣會外臣者十二）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晉士
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昭二十七）

（以上外臣相會者二）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僖五）

（以上及以會而尊之者一所謂殊會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哀十三）

（以上會以及而外之者一吳子書及戠者以爲會兩霸之辭與之以霸又書其爵雖若進之實則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襄十）○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成十五）○季孫宿叔老會晉
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襄十四）

（以上會以會而外之者二殊會王世子者尊之也不敢以下同於諸侯也殊會吳者外之也不使之內同於中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襄五）○叔還會吳于柤（哀六）○公會吳于鄫（哀七）○公會吳于橐皋（哀十二）○公會戎于潛（隱二）○晉矦會狄于欑函（宣十一）

以上會而外之者六吳之下不書爵又不稱人外之也同之於戎狄也春秋嘗外楚矣敗蔡入蔡書荆外之也僖之元年荆改號楚則繼書人又繼書爵以漸而進之於中國矣吳初書國與荆同也繼而書人書爵與楚同也繼又但以國書則不得與楚同矣繼又與晉同會而又進書爵於是乎春秋終焉

齊矦衛矦胥命于蒲（桓三）

以上胥命者一命當自天子出故諸侯既免喪必受命於天子始得君其國況命之爲伯以長諸侯此命之重大者也晉文敗楚于城濮王使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之爲侯伯至是始可辭命伯齊僖欲伯東州爲無上命乃與衛相結俾衛侯命己已命衛侯自相推尚相命爲伯可謂亂命也已其後齊桓受教管仲雖無王命而自爲伯葵丘之會王但使宰周公賜胙尊之比於二王後終未命之爲伯也此亦二君相會然胥命之事非常故書胥命而不書會今以附于會例之末云

遇

公及宋公遇于清（隱四）○公及齊矦遇于穀（莊二十三）○公及齊矦遇于魯濟（莊三十）○宋公衛矦遇于垂（隱八）○齊矦陳矦鄭伯遇于垂（莊四）○宋公衛矦遇于梁丘（莊三十二）○公會衛矦于桃丘弗遇（桓十）

以上魯君外君之遇者六會而弗遇者一附見遇者會之簡畧者也謂若道途偶相邂逅然

至

還

公至自會（僖十五○十七○文十四○宣八○十七○成六○七○九○十五○十六再○十七○襄三○五○十○十六○二十○二十二再○二十四○二十五○昭十三○定四○十四○哀十三）

以上魯君自會而至者二十六

公至自齊（莊二十三再○二十四○僖三十三○宣四○五○九○十再）○公至自晉（文四○十四○成三○四○十一○十八○襄三○五○八○十三○二十一○昭五○十四○十六）○公至自楚（襄二十九○昭七）○公至自唐（桓二）○公至自穀（文十七）○公至自瓦（定八）○公至自夾谷（定十）○公至自黃（定十二）

以上魯君自某國某地而至者三十

公至自伐楚（僖四）○公至自伐秦（成十三）○公至自伐齊（僖二十六○襄十九○哀十）○公至自伐鄭（桓十六○僖六○成三○成十七○襄十○襄十一）○公至自伐衛（莊六）○公至自伐戎（莊二十六）○公至自伐萊（宣七）○公至自侵鄭（定六）○公至自侵齊（定八再）○公至自救陳（襄五）○公至自圍許（僖二十九）○公至自圍成（定十二）

以上魯君自伐侵救圍而至者二十

啖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因時君告廟不告廟也澄按啖説取左氏義然天子諸侯之行其出其反必皆見廟益人子出告反面之禮不死其親故也歸而告廟亦常事爾春秋何為而書之乎竊詳穀梁傳義為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檉首止甯毋洮葵丘鹹八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末年牡丘淮二會乃書公至范寧註曰桓會不致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魯君為齊所止聲姜出會齊桓始得釋以此知書至之為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致也齊桓既歿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者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

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責其反也澄故以為得經意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義事故不書至也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曰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其得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也哉

公還自晉（文十三）○歸父還自晉（宣十八）

以上魯君魯臣自某國而還者二至者自外反而已至國也還者自外反而猶在路也陸氏曰還比復為善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莊八年師還襄十九年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故曰事畢公如晉至河乃復至河有疾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倒也

單伯至自齊（文十五）○意如至自晉（昭十四）○婼至自晉（昭二十四）

以上魯臣自某國而至者三魯之三臣為齊晉所執幸得鮮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者非美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昭二十六）○公至自齊居于鄆（昭二十六○昭二十七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昭二十九）

以上魯君自外而至居于其地者五昭公出奔居外顛沛如此何廟之可告而亦書至左氏乃謂告廟而后書至豈其然乎

公之喪至自齊（桓十八）○公之喪至自乾侯（定元）○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元）

以上魯君魯夫人之喪自外而至者三

軍禮第五

伐（趙氏曰凡師稱伐罪致討曰伐）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五）

（以上從伐者一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桓十五）○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桓十六）○公會齊侯伐萊（宣七）○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成三）○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成十）○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十三）○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成十六）○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成十七）○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同上）○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襄九）○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十）○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十一再）○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莊五）○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莊二十六）○公會吳伐齊（哀十）（哀十一）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宣元）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隱四）○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襄十六）○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成八）○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襄十四）○溺會齊師伐衛（莊三）○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十）○單伯會伐宋（莊十四）○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文三）○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宣十一）

（以上會伐者二十七魯君會十七外君會一魯臣會九會伐者孟子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

及鄭師伐宋（桓十二）○及宋人衛人伐邾（桓十七）○及江人黃人伐陳（僖四）

（以上及伐者三及者皆不出主名蓋以師及外師以人及外人也）

公伐齊（莊九）○公伐邾（隱七○桓八○僖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文七○哀七）○公伐莒（宣四）○公伐杞（宣十八）

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莊二）○公子遂帥師伐邾（僖三十三）○叔彭生帥師伐邾（文十四）○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宣十）○仲孫速帥師伐邾（襄二十）○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昭十）○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哀元○哀六）○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哀二）

伐邾（桓八）

（以上內伐者二十君伐十臣伐九伐不出主名一）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隱四）○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僖十八）○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僖二十二）○齊侯伐宋（僖二十三）○晉侯伐衛（僖二十八○文元）○晉侯伐秦（文四）○楚子伐麇（文十一）○楚子伐鄭（宣四○宣九○宣十○成十五○襄九）○齊侯伐萊（宣九）○楚子伐宋（宣十二）○晉侯伐鄭（宣十四）○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宣十八）○鄭伯伐許（成四）○楚子鄭伯伐宋（成十八○襄十一）○楚子伐吳（襄二十四）○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同上）○吳子遏伐楚（襄二十五）○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襄二十六）○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昭四）○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五）○齊侯伐北燕（昭六）○楚子伐徐（昭十二）○齊侯伐徐（昭十六）○宋公伐邾（昭十九）○齊侯伐莒（昭二十二）○齊侯衛侯伐晉（哀元）○齊侯伐宋（哀五）○宋公伐鄭（哀九）

晉郤缺帥師伐蔡（文十五）○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宣九）○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成三）○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鄭（成六○成七）○晉欒書帥師伐鄭（成九）○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同上）○鄭公子喜帥師伐許（成十四）○晉韓厥帥師伐鄭（襄元）○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襄三）○晉荀罃帥師伐許（同上）○楚公子貞帥師伐陳（襄五）○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襄八）○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襄十）○楚公子貞帥師伐吳（襄十四）○衛石買帥師伐曹（襄十七）○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襄十八）○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襄十九）○齊崔杼帥師伐莒（襄二十四）○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襄二十五）○楚薳罷帥師伐吳（昭十九）○衛公孟彄帥
師伐曹（定十二○定十三）○鄭罕達帥師伐宋（定十五）○
宋樂髡帥師伐曹（哀三）○晉趙鞅帥師伐衛（哀五）○
宋向巢帥師伐曹（哀六）○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哀十）
○宋向巢帥師伐鄭（哀十二）○楚公子申帥師伐
陳（哀十三）
齊師曹師伐厲（僖十五）○秦師伐晉（宣二）○晉師白狄
伐秦（宣八）○楚師伐陳（同上）○宋師伐滕（宣十）○宋師
伐陳（宣十二）○齊師伐莒（宣十三）○鄭師伐宋（襄二）○

晉師伐秦（襄十）
鄭人伐衛（隱二）○莒人伐杞（隱四）○邾人鄭人伐宋（隱五）
○宋人伐鄭（隱五○哀十）○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隱十）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莊十四）○宋人齊人邾人
伐郳（莊十五）○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莊十六）○楚人
伐鄭（僖元○僖三○文九○宣五）○齊人伐鄭（僖七）○楚人伐
黃（僖十一）○楚人伐徐（僖十五）○宋人伐曹（同上）○齊
人徐人伐英氏（僖十七）○邢人狄人伐衛（僖十八）○
衛人伐邢（僖十九）○楚人伐隨（僖二十）○楚人伐陳

（僖二十三○哀九）○衛人伐齊（僖二十六）○楚人伐宋（同上）○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僖三十三）○衛人伐晉（文元）○晉
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文二）○秦人伐晉（文三○宣十五）○
（襄十一）○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十七）○晉人
宋人伐鄭（宣元）○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宣十）○
秦人白狄伐晉（成九）○宋人伐陳（襄十七）○楚人伐
吳（定二）
以上外伐者百一十君伐三十四臣伐三十師伐九人伐三十七
齊侯伐我西鄙（文十七）○齊侯伐我北鄙（成二○襄十五○十

六再○十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襄十七）○齊崔
杼帥師伐我北鄙（襄二十五）○齊國夏帥師伐我西
（鄙定七○鄙定八）○齊國書帥師伐我（哀十一）○齊師伐
我北鄙（襄十八）○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莊十九）
○齊人伐我北鄙（僖二十六）○邾人伐我南鄙（文十四○
襄十五○襄十七）○莒人伐我東鄙（襄八○襄十○襄十二）○吳
伐我（哀八）
以上伐我者二十一君伐六臣伐五師伐一人伐八國伐一
荊伐鄭（莊十六○莊二十八）○徐伐莒（文七）○吳伐郯（成七）○吳

伐越（昭三十二）○吳伐陳（哀六）○狄伐邢（莊三十二）○狄伐晉（僖八）○狄伐鄭（僖二十四）○秦□伐晉（文十）○鄭□伐許（成三）○晉□伐鮮虞（昭十二）

（以上四國伐者八秦鄭晉各一附見秦下鄭下晉下之缺字或是伯字侯字或是師字或是人字疑以傳疑非可臆補今附國伐例中）

公伐戎（莊二十六）○齊人伐戎（莊二十）○齊人伐山戎（莊三十）○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十）○楚子伐陸渾之戎（宣二）○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成三）○晉□伐鮮虞（昭十二）○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昭十五）○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定四）○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哀六）

（以上伐戎狄者十君伐三人伐二臣伐四誤称國伐一）

公以楚師伐齊（僖二十六）○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桓十四）

（以上以伐者二又以戰一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見後戰例中）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僖二十一）○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定七）

（以上執伐者一執侵一附見後侵例中不重出）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僖四）○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文十五）○齊侯伐衛遂伐晉（襄二十三）○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宣元）○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定八）

（以上遂伐者三遂侵二附見後侵例中不重出）

侵（趙氏曰無名行師曰侵）　襲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僖四）○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定四）○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僖四）

（以上會侵者三暨君會二暨臣會一）

公侵宋（莊十）○公侵鄭（定六）○公侵齊（定八再）○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成六）○仲孫羯帥師侵齊（襄二十四）○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定八）

（以上內侵者七君侵四臣侵三）

晉侯侵曹（僖二十八）○晉趙穿帥師侵崇（宣元）○晉趙盾

衛孫免侵陳（宣六）○衛孫良夫帥師侵宋（成六）○晉欒書帥師侵蔡（成八）○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成十）○鄭公子喜帥師侵宋（成十六）○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成十七）○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襄元）○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襄十一）○楚公子貞帥師侵宋（襄十二）○晉士匄帥師侵齊（襄十九）○宋皇瑗帥師侵鄭（哀七）○晉趙鞅帥師侵齊（哀十）○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哀十三）○楚師鄭師侵衛（成二）○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襄二）○鄭人侵宋（莊十五）○鄭人侵許（莊二十九）○楚人侵鄭（僖二○宣二）○介人侵蕭（僖三十）○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宣二）○楚人鄭人侵宋（成十八）○鄭人侵蔡（襄八）

（以上外侵者二十五君侵一臣侵師侵十六人侵八又楚鄭侵陳遂侵宋晉侵鄭遂侵衛齊執衛行人以侵衛凡三已附見前伐例中今不重出）

齊侯侵我西鄙（文十五）○齊人侵我西鄙（僖二十六○文十五）○莒人侵我東鄙（襄十四）○狄侵我西鄙（文七）

（以上侵我者五君侵一人侵三狄侵一）

我侵曹（莊二十四）○狄侵衛（僖十三○僖二十一○文十三）○狄侵鄭（僖十四）○狄侵齊（僖三十○僖三十三○文四○文九○文十一）○狄侵宋（文十）○赤狄侵齊（宣三○宣四）○衛人侵狄（僖三十一）

（以上戎狄侵者十二侵狄一附見）

齊侯襲莒（襄二十三）

（以上襲者一附于侵例之末杜氏曰掩其不備曰襲）

戰

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桓十三）○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成十六）○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師敗績（僖二十二）○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僖二十八）○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二）○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定四）○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宣十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成二）○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宣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哀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成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哀十一）○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莊二十八）○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僖十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莊九）○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元）

以上戰而敗績者十五外敗績十四內敗績一王師敗績一附見趙氏曰凡外師敵者曰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啖氏曰王師不言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僖十五）○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文七）○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文十二）○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昭十七）○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桓十）○及鄭師伐宋戰于宋（桓十二）○及齊師戰于奚（桓十七）○及邾人戰于升陘（僖二十二）

以上戰不言敗者八外戰四內戰四啖氏曰外戰有不言勝敗者勝敗等也趙氏曰戰不言及交爲主也

敗

公敗宋師于菅（隱十）○公敗宋師于乘丘（莊十）○公敗齊師于長勺（同上）○公敗宋師于鄑（莊十一）○公敗邾師于偃（僖元）○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同上）○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昭五）○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十一）

以上內敗者八魯君所敗五魯臣所敗三啖氏曰凡魯勝曰敗某師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僖三十三）○荆敗蔡師于莘（莊十）○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昭二十三）○於越敗吳于檇李（定十四）○楚人敗徐于婁林（僖十五）○晉人敗狄于箕（僖三十三）○晉人敗狄于交剛（成十二）○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昭元）

以上外敗者八敗諸國五敗狄三趙氏曰凡外師揜敗之曰敗某師

鄭伯克段于鄢（隱元）

以上克者一附于敗例之末啖氏曰克者君討臣之稱雖君能敗臣之師亦不許臣有師徒以敵君也但曰克言能破之而已

追

公追戎于濟西（莊十八）○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僖二十六）

以上追者二啖氏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

救

王人子突救衛（莊六）

（以上王救者一啖氏曰救若救其患難皆爲義也）

諸侯遂救許（僖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成七）○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襄五）○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莊二十八）○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文元）○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僖十五）

（以上會救及救者六君會四臣會臣及各一）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三）○晉趙盾帥師救陳（宣元）○晉郤缺帥師救鄭（宣九）○晉欒書帥師救鄭（成六）○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襄十）○鄭駟弘帥師救曹（哀七）○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元）○齊人救邢（閔元）○楚人救衛（僖二十八）○衛人救陳（宣十二）○吳救陳（哀十）○狄救齊（僖十八）

（以上外救者十二臣救六師救一人救三國救二）

師救齊（僖十八）○叔孫豹帥師救晉（襄二十二）○季孫宿帥師救台（襄十二）○公救成（襄十五）

（以上內救者四救國二自救內邑二）

次

公會伐楚次于陘（僖四）○公會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僖十五）○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襄元）

（以上會次者三君會二臣會一趙氏曰凡師駐曰次）

公次于滑（莊三）○師次于郎（莊八）○師次于成（莊三十）○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襄二十三）○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二十五）○公如晉次于乾侯（昭二十八○昭二十九）

（以上內次者四魯君出奔次于外者三附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文十）○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定九）○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定十三）○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定十五）○齊師宋師次于郎（莊十）○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僖元）

（以上外次者六君次四師次二）

戍　殲

公子買戍衛（僖二十八）○戍陳（襄五）○戍鄭虎牢（襄十）○齊人殲于遂（莊十七）

（以上戍者三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殲者一附見）

圍

諸侯遂圍許（僖二十八）○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襄十八）○師及齊師圍郕（莊八）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僖二十七）○楚子圍鄭（宣十二）○楚子圍宋（宣十四）○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哀元）○楚公子貞師師圍陳（襄七）○楚公子棄疾師師圍蔡（昭十一）○晉趙鞅師師圍衛（定十）○晉趙鞅師師圍鮮虞（定五）○宋師圍曹（宣三）○楚人圍許（僖六）○宋人圍曹（僖十九○哀七）○楚人圍陳（僖二十五）○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楚人圍江（文三）○楚人圍巢（文十二）○宋人圍滕（宣九）○鄭人圍許（成九）○陳人圍頓（襄四）○楚人圍蔡（定四）○狄圍衛（僖三十一）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邾（哀三）

（以上圍國者二十五會圍二及圍一外圍二十一內圍一　啖氏曰以兵圍其國都曰圍）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僖六）○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襄元）

齊侯伐宋圍緡（僖二十三）○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哀三）○宋人伐鄭圍長葛（隱五）○楚人伐宋圍緡（僖二十六）○晉人圍郊（昭二十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襄十二）○齊人伐我北鄙圍成（襄十五○襄十六）○齊侯伐我北鄙圍桃（襄十七）○齊高厚師師伐我北鄙圍防（同上）

公圍成（昭二十六○定十二）○叔孫僑如師師圍棘（成三）○叔弓師師圍費（昭十三）○季孫斯仲孫何忌師師圍鄆（定六）○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郈（定十）○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費（同上）

（以上圍邑者十九會圍二外圍它邑又外圍我邑又內自圍我邑七　趙氏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

取

取根牟（宣九）○取鄟（成六）○取邿（襄十三）○取鄆（昭元）○取鄫（昭四）○取闞（昭三十二）○取濟西田（僖三十一）○取汶陽田（成二）○取邾田自漷水（襄十九）○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隱十）○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僖二十六）○公伐邾取須句（僖二十二○文七）○公伐邾取訾婁（僖三十三）○公伐莒取向（宣四）○公孫歸父師師伐邾取繹（宣十）○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哀二）

（以上內取者十七取國六取邑七取田四　趙氏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本是魯邑曾爲外國所奪）

（今取之也）

莒人伐杞取牟婁（隱四）○宋人取長葛（隱六）○徐人取舒（僖三）○齊侯取鄆（昭二十五）○齊人取濟西田（宣元）○齊人取讙及闡（哀八）○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十）○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雍丘（哀九）○衛罕達師師取宋師于嵒（哀十三）

（以上外取者六取國一取邑三取田二取師三附見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也或以師威偪或招收而得皆爲力得陸氏曰取師義亦同取者悉俘虜之故不言敗）

入（趙氏曰公羊謂入者得而不居登按亦有滅國而但書入者盖猶不絕其祀罪輕於滅也）

入杞（桓二）○入邾（哀七）○無駭師師入極（隱二）○公子遂師師入杞（僖二十七）○季孫宿師師救台遂入鄆（襄十二）

（以上內入者五入國四入邑一）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隱十一）

（以上及入者一主兵者齊主謀者鄭而公與其役故書公及若出於公之意然）

晉侯入曹（僖二十八）○楚子入陳（宣十一）○宋公入曹（哀八）○齊侯遂伐曹入其郛（文十五）○晉郤缺師師伐蔡入蔡（同上）○鄭公孫舍之師師入陳（襄二十五）○衛師入郕（隱五）○莒人入向（隱二）○宋人衛人入鄭（隱十）○齊人鄭人入郕（同上）○鄭人入滑（僖二十）○秦人入滑（僖三十三）○秦人入鄀（文五）○楚人入鄆（成九）○邾人入鄅（昭十八）○荊入蔡（莊十四）○吳入州來（成七）○吳入楚（定四）○於越入吳（定五哀十三）○狄入衛（閔二）

（以上外入者二十一入國二十入邑一君入四臣入一師入一人入八國入六）

滅（趙氏曰覆邦絕祀曰滅）

滅項（僖十七）

（以上內滅者一不出主名者非重將重師也）

遂滅偪陽（襄十）○遂滅賴（昭四）

（以上遂滅者二晉滅一楚滅一）

衛侯燬滅邢（僖二十五）○楚子滅蕭（宣十二）○齊侯滅萊（襄六）○楚子滅胡（定十五）○楚屈建師師滅舒鳩（襄二十五）○晉荀吳師師滅陸渾之戎（昭十七）○蔡公孫姓師師滅沈（定四）○鄭游速師師滅許（定六）○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師師滅頓（定十四）○齊師滅譚（莊十）○虞師晉師滅下陽（僖二）○晉師滅赤狄潞氏（宣十五）○楚師滅陳（昭八）○楚師滅蔡（昭十一）○齊人滅遂（莊十三）○楚人滅弦（僖五）○楚人滅黃（僖十二）○楚人滅夔（僖二十六）○楚人滅江（文四）○楚人滅六（文五）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文十六）○楚人滅舒蓼（宣八）○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宣十六）○楚人滅舒庸（成十七）○莒人滅鄫（襄六）○吳滅州來（昭十三）○吳滅巢（昭二十四）○吳滅徐（昭三十）○狄滅温（僖十）

（以上外滅者二十九君滅四臣滅五師滅五人滅十一國滅四）

降

郕降于齊師（莊八）○齊人降鄣（莊三十）

（以上降者二啖氏曰服從內附曰降不言滅不絕祀也）

遷

齊師遷紀郱鄑郚（莊元）○宋人遷宿（莊十）○齊人遷陽（閔二）○邢遷于夷儀（僖元）○衛遷于帝丘（僖三十一）○許遷于葉（成十五）○許遷于夷（昭元）○許遷于白羽（昭十八）○許遷于容城（定四）○蔡遷于州來（哀二）

（以上遷者三自遷七附見啖氏曰遷者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某唯齊遷紀三邑與諸遷國不同）

潰　亡

蔡潰（僖四）○沈潰（文三）○莒潰（成九）○鄆潰（昭十九）○梁亡（僖十九）

（以上潰者四潰者其衆奔迸分散四出也亡者一附見）

獲　滅

晉秦戰于韓獲晉侯（僖十五）○宋鄭戰于大棘獲宋華元（宣二）○齊吳戰于艾陵獲齊國書（哀十一）○鄭侵蔡獲蔡公子燮（襄八）○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挐（僖元）○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昭二十三）

（以上獲者七獲君一獲臣五君滅附啖氏曰君戰而死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擒曰獲大夫死生皆曰獲）

以歸　以來

荆敗蔡以蔡侯獻舞歸（莊十）○楚滅夔以夔子歸（僖二十六）○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宣十五）○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六）○楚陳滅頓以頓子牂歸（定十四）○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定十五）○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定四）○楚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昭十一）○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八）○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哀七）○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隱七）

以上以歸者十敗其師而以君歸一滅其國而以君歸六執其世子以歸一入其國而以君歸二以歸魯者曰來以之歸者師敗國滅自欲免死而甘心隨之唯蔡世子有書執者與楚鬬敵不勝而遭擒獲也伐王臣而以歸者一附見又執以歸者二見前人紀篇執例下

師（師者兵衆之稱按周官之制二千五百人爲師一分其師而益其四則爲一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五分其師而損其四則爲五百人之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擧中以該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所謂師者非以周官之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師及齊師圍郕（莊八）○**師救齊**（僖十八）○**師次于郎**（莊八）○**師次于成**（莊三十）○**師還**（莊八）○**我師敗績**（莊九）

以上內臣凡內師一命之人爲將師少則伐國滅國不出主名者是師衆則稱師師及齊師圍郕師救齊者是

衛師（隱五○桓十三○成二）○**宋師**（隱十○桓十三○莊十再○莊十一○僖元再○僖十八○僖二十二○僖二十八○宣二○宣三○宣十○宣十二○襄二○襄十二）○**鄭師**（桓十二○成二○成十六○襄二○哀九）○**齊師**（桓十二○桓十七○莊元○莊三○莊五○莊八○莊九○莊十三再○僖元再○僖十五○僖十八再○僖二十六○僖二十八○宣十三○成二再○襄十八○哀十一）○**燕師**（桓十三）○**蔡師**（莊十）○**曹師**（僖元再僖十五）○**邾師**（僖元）○**莒師**（同上）○**虞師**（僖二）○**晉師**（僖二○宣元○宣十二宣十五○襄二○定八）○**楚師**（僖二十六○宣八○成二○昭八○昭十一○定四）○**秦師**（僖二十八○文二再○宣二）○**鄭棄其師**（閔二）○**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昭二十三）

以上外師凡外師將卑師少則但稱某人將卑師衆則稱某師然亦有君自將或三命再命之大夫將而稱某師者蓋汎指君大夫所將之衆而言又與將卑師衆而稱某師者異

無駭帥師（隱二）○**翬帥師**（隱四○隱十）○**公子慶父帥師**（莊二）○**公子友帥師**（僖元）○**公孫茲帥師**（僖四）○**公孫敖帥師**（僖十五）○**公子遂帥師**（僖二十七○僖三十三）○**公孫歸父帥師**（宣十）○**季孫行父帥師**（成二）○**臧孫許帥師**（同上）○**叔孫僑如帥師**（成二○成三○成六）○**公孫嬰齊帥師**（成二）○**仲孫蔑帥師**（成六）○**季孫宿帥師**（襄十二○襄十五）

○**叔孫豹帥師**（襄十五○襄二十三）○**仲孫速帥師**（襄二十）○**仲孫羯帥師**（襄二十四）○**叔弓帥師**（昭元○昭五○昭十○昭十三）○**季孫意如帥師**（昭十）○**仲孫貜帥師**（同上）○**季孫斯帥師**（定六○定八○定十二○哀二○哀三）○**仲孫何忌帥師**（定六○定八○定十一再○定十二○哀元○哀二○哀三○哀六）○**叔孫州仇帥師**（定十再○哀二○哀三再）

以上內帥師二十三人凡三命再命之大夫將而師衆則稱某帥師若師少則但稱某而不曰帥師也魯隱公之時猶以再命之大夫帥師莊公以後經所書帥師者皆三命之大夫矣

晉郤缺帥師（文十五○宣九）○**趙盾帥師**（宣元）○**趙穿帥師**

（同上）○荀林父師師（宣九○宣十二）○欒書師師（成六○成八○成九）○韓厥師師（襄元）○荀罃師師（襄三）○士匄師師（襄十九）○荀吳師師（昭元○昭十五○昭十七）○士鞅師師（定四○定五○定八）○趙鞅師師（定十○哀二再○哀四○哀六○哀十）○魏曼多師師（哀七○哀十三）

宋華元師師（宣二）○樂髡師師（哀三）○向巢師師（哀六）○皇瑗師師（哀七哀九）

鄭公子歸生師師（宣二）○公子喜師師（成十四○成十六）○公孫輒師師（襄十）○公孫舍之師師（襄十一○襄二十五）○公夏師師（襄二十五）○游速師師（定六）○罕達師師（定十五○哀二○哀十三）○駟弘師師（哀七）

衛孫良夫師師（成二○成六）○矦之弟黑背師師（成十）○北宮括師師（成十七）○石買師師（襄十七）○孫林父師師（襄十九）○孔圉師師（定四）○公孟彄師師（定十二定十三）○石曼姑師師（哀二）

楚公子嬰齊師師（成六○成七○成九○襄三）○公子壬夫師師（襄元）○公子貞師師（襄七○襄八○襄十再○襄十二○襄十四）○公子午師師（襄十八）○屈建師師（襄二十五）○薳罷師

師（昭十）○公子棄疾師師（昭十一）○公子結師師（定十四哀十）○公子申師師（哀十三）

齊高厚師師（襄十七）○崔杼師師（襄二十四○襄二十五）○高偃師師（昭十二）○高發師師（昭十九）○國夏師師（定七○定八○哀三）○國書師師（哀十一再）

陳公孫佗人師師（定十四）

以上外師師四十八人晉十二宋四鄭八衛八楚九齊六陳一經所書大夫師師者凡七國皆三命之大夫也唯衛矦之弟黑背非三命然以國君之弟其屬之尊與三命大夫同故特書曰衛矦之弟

公子遂如楚乞師（僖二十六）○晉矦使郤錡來乞師（成十三）○晉矦使欒黶來乞師（成十六）○晉矦使荀罃來乞師（成十七）○晉矦使士魴來乞師（成十八）

以上內外乞師者五內一外四凡鄰國自有以師相救援之禮魯欲藉彊楚之力以報齊卑屈其辭以求之故曰乞其後晉厲公以覇主徵師於諸矦而亦遣其臣乞師非禮也晉悼公初立尚仍其非遄改之矣

如師一見前賓禮篇如例下○來盟于師一見盟例下○卒于師二見後凶禮篇卒例下

軍制

作三軍（襄十一）○舍中軍（昭五）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大國二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用衆之法無過家一人凡一成之地六

十四井出賦公田外有五百一十二夫是為一旅之衆二十五成有二十五旅是為一軍之衆大國之也百成除二十五成為大夫采邑等用其七十五成之衆即三軍也魯地方百里其初封之時有三軍後舍其一軍止有二軍作三軍者復舊制也然其時三家專國非有意於復舊但借改作之名而分公室之民為私家之民爾分民既定則復舍中軍矣

晉軍制（附見）

莊十六	晉武公三十八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閔二	晉獻公十六年晉侯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僖二十七	晉文公三年蒐于被廬作三軍			
	中軍帥 佐 郤縠 郤溱	上軍帥 佐 狐毛 狐偃	下軍帥 佐 欒枝 先軫	
僖二十八	先軫		胥臣	
	作三行以禦狄晉有三軍又作三行是借天子六軍矣			
	中行帥 荀林父	右行帥 屠擊	左行帥 先蔑	三行不見其佐
僖三十一	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晉自知三軍三行之僭故罷三行而更新上軍新下軍共爲五軍			
	中軍 先軫 郤溱	上軍 狐毛 狐偃	下軍 欒枝 胥臣	
		新上軍 趙衰將新軍將佐當有四人餘不見	新下軍	

文二	晉襄公三年 先且居 趙衰			
文六	狐射姑 趙盾 趙盾 狐射姑			蒐于夷舍二軍
文七	晉靈公元年 趙盾 先克	箕鄭父 荀林父	先蔑、先都	
文十二	趙盾 荀林父	郤缺 臾駢	欒盾 胥甲父	
宣元			胥克	
宣八	晉成公六年 郤缺	士會		
宣十二	晉景公三年 荀林父 先縠	士會 郤克	趙朔 欒書	
宣十三	士會	郤克 荀首		
宣十六	士會 郤克	荀首 荀庚		
宣十七	郤克 荀首	荀庚		
成二	郤克 荀首	荀庚 士燮	欒書	
成三	中軍 佐 郤克 荀首	上軍 佐 荀庚 士燮	下軍 佐 欒書 趙同	晉舊有三軍今
	新中軍 佐 韓厥 趙括	新上軍 佐 鞏朔 韓穿	新下軍 佐 荀騅 趙旃	增三軍爲六軍
成四	欒書 荀首			

成六	欒書　荀首	荀庚　士燮	郤錡　趙同	
	新　韓厥　趙括	鞏朔　韓穿	荀騅　趙旃	
成十三	晉厲公三年　欒書　荀庚	士燮　郤錡	韓厥　荀罃	
	新中軍　趙旃　郤至			
成十六	欒書　士燮	郤錡　荀偃	韓厥　荀罃	
	新中軍　佐　郤犨　郤至	新上軍罷	新下軍罷	
成十八	韓厥　知罃	范匄　荀偃	韓起　魏相	
	新　士魴　魏頡			
襄元	晉悼公元年　韓厥　知罃	范匄　荀偃	韓起　士魴	
	新　魏頡　趙武			
襄三	韓厥　知罃	范匄　荀偃	韓起　士魴	
	新　趙武　魏絳			
襄七	知罃　范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新　趙武　魏絳			

襄十三	荀偃　范匄　趙武　韓起		欒黶　魏絳	
	新軍無帥晉侯使其什吏率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佐			
襄十四	中軍　佐　荀偃　范匄	上軍　佐　趙武　韓起	下軍　佐　欒黶　魏絳	
	舍新軍			
襄十八	晉平公三年　荀偃　范匄	趙武　韓起	魏絳　欒盈	
襄二十	士匄　趙武	韓起　魏絳		
襄二十四			程鄭	
襄二十五	趙武　韓起	魏絳		
昭二	韓起　趙成	中行吳　魏舒	范鞅　知盈	
昭九			荀躒	
昭二十八	晉頃公十二年　魏舒　范鞅			
昭二十九			中行寅	

霸者壞先王之軍制肇於齊而甚於晉然齊之改作務從簡便欲其功之易成而已其事非但不見於經而且不載於傳惟外傳齊語中及之故治春秋經者亦置而不論若晉則僭上威下逼大修辟非止如齊管仲之所爲故今撫其變亂軍制之大

（餘附于魯國軍制之末云）

軍賦

初稅畝（宣十五）○作丘甲（成元）○用田賦（哀十二）

（凡軍賦出於井田井田之法十取其一宣公稅畝首壞井田十一之法則賦民之財者非古矣成公作丘甲則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

軍事

大閱（桓六）○治兵（莊八）○公狩于郎（桓四）○公及齊人狩于禚（莊四）○西狩獲麟（哀十四）○蒐于紅（昭八）○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定十三○定十四）○大蒐于昌閒（昭二十二）○焚咸丘（桓七）○公觀魚于棠（隱五）

（先王之時兵弭而不用然不忘武備每歲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教民以習武事故春蒐而教以振旅夏苗而教以茇舍秋獮乃教以治兵冬狩而教以大閱魯桓大閱魯莊治兵則僭用天子教民習軍事之禮至若蒐狩諸侯雖得為之然大蒐亦僭也狩郎焚咸丘於時固可而郎咸丘皆非狩地狩禚則忘父讎而越竟以狩故皆譏觀魚者爲游觀之樂非教習軍事也附見田狩之後以著其非）

力役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僖元）

（以上外役者一城邢之役齊宋曹三國之師城之也魯無與焉故曰外役）

諸侯城緣陵（僖十四）○會于戚遂城虎牢（襄二）○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襄二十九）○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昭三十二）

（以上會役者四緣陵之城會鹹之諸侯也鹹之會魯君會七國之君也虎牢之城因會戚而遂城之也戚之會魯臣會九國之臣也杞之城成周之城則皆魯臣會十國之臣故曰會役）

城中丘（隱七）○城郎（隱九）○城祝丘（桓五）○城向（桓十六）○城諸及防（莊二十九）○城小穀（莊三十二）○城楚丘（僖二）○城郚（文七）○城諸及鄆（文十二）○城平陽（宣八）○城鄆（成四）○城中城（成九○定六）○城費（襄七）○城防（襄十三）○城成郛（襄十五）○城西郛（襄十九○哀四）○城武城（襄十九）○城莒父及霄（定十四）○城漆（定十五）○城啟陽（哀三）○城毗（哀五）○城邾瑕（哀六）○築郿（莊二十八）○築臺于郎（莊三十一）○築臺于薛（同上）○築臺于秦（同上）○築鹿囿（成十八）○築郎囿（昭九）○築蛇淵囿（定十二）○築王姬之館（莊元）○浚洙（莊九）○墮郈（定十二）○墮費（同上）○新

延廄（莊二十九）○新作南門（僖二十）○新作雉門及兩觀（定二）○毀泉臺（文十六）

以上内役者三十九城二十四築八浚一濬一新一新作二毀一皆魯自用其民力也故曰内役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於君者報以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畝以足衣食生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衛社稷禦侮非[illegible]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暇而不敢妄興[illegible]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illegible]春秋凡力役之事必書重民力也

凶禮第六

崩

天王崩（平王也魯隱三年）　不書葬

天王崩（桓王也魯桓十五年）　葬[illegible]

（莊王魯莊十二年崩不書）

（僖王魯莊十七年崩不書）

天王崩（惠王也魯僖八年）　不書葬

天王崩（襄王也魯文八年）　葬襄王（文九年）

（頃王魯文十四年崩不書）

天王崩（匡王也魯宣二年）　葬匡王（宣三年三月而葬）

天王崩（定王也魯成五年）　不書葬

天王崩（簡王也魯襄元年）　葬簡王（襄二年五月而葬）

天王崩（靈王也魯襄二十八年）　不書葬

天王崩（景王也魯昭二十二年）　葬景王（同上年三月而葬）

王子猛卒（悼王也未踰年故不稱天王不曰崩魯昭二十二年）

春秋十三王敬王崩在春秋後其十二王書崩者九不書崩者三九王之崩書葬者五不書葬者四

趙氏曰王崩三不書王室不告魯不赴也王室無人諸侯不臣也啖氏曰天王之葬魯會則書不書者皆不會也王猛未踰年之王卒特加子字澄按經書王子有以氏書者王子虎是也有以屬書者

王子朝是也王子猛之書則非以其字非以其屬蓋天子諸侯之嗣位而未踰年者稱子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薨

公薨（隱公也十一）　不書葬

公薨于齊（桓公也十八）　葬我君桓公（同上年九月乃葬）

公薨于路寢（莊公也三十三）　葬我君莊公（閔元十一月乃葬）

子般卒（莊公長子）

公薨（閔公也二）　不書葬

公薨于小寢（僖公也三十三）　葬我君僖公（文元）

公薨于臺下（文公也十八）　葬我君文公（同上年）

子卒（文公嫡子）

公薨于路寢（宣公也十八）　葬我君宣公（成元）

公薨于路寢（成公也十八）　葬我君成公（同上年）

公薨于楚宮（襄公也三十一）　葬我君襄公（同上年）

子野卒（襄公長子）

公薨于乾侯（昭公也三十二）　葬我君昭公（定元八月乃葬）

公薨于高寢（定公也十五）　葬我君定公（同上年）

魯君之薨十一未成君而卒者三附見公薨而葬者九不葬者二啖氏曰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

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公葬皆書惟隱公閔公不書者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未踰年君不書薨而曰卒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既葬則不名未踰年不書葬無子不列序於廟也

夫人子氏薨（隱公夫人也謂隱母桓母者非隱二）

夫人姜氏薨（桓公夫人文姜莊公母也莊二十一）　葬我小君文姜（莊二十二七月乃葬）

夫人姜氏薨于夷（莊公夫人哀姜也僖元）　葬我小君哀姜（僖二十一月乃葬）

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聲姜文公母也文十六）　葬我小君聲姜（文十七九月乃葬）

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穆姜成公母也襄九）　葬我小君穆姜（同上年四月而葬）

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襄二）　葬我小君齊姜（同上年三月而葬）

孟子卒（昭公夫人也哀十二）

姒氏卒（定公夫人定姒哀公母也定十五）　葬定姒（同上年三月而葬）

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昭夫人以吳女同姓不可書夫人姬氏薨故從其主時隱諱之稱而曰孟子卒無謚不列於廟故亦不書葬定夫人不書薨不書葬小君哀未成君而魯臣不以夫

（人其君母也）

夫人風氏薨（莊公妾僖公母也文四）　葬我小君成風（文五五月葬）

夫人嬴氏薨（文公妾宣公母也宣八）　葬我小君敬嬴（同上年五月葬）

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也襄四）　葬我小君定姒（同上年踰月而葬）

夫人歸氏薨（襄公妾昭公母也昭十一）　葬我小君齊歸（同上年五月葬）

（妾母僭用夫人禮者四書曰薨書葬並與嫡夫人無別姒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諸侯不二嫡桓公母仲子猶別築宮不列於廟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澄謂僖宣襄昭四妾母群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至定哀之際君弱臣彊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

卒

宋（穆公和七年春秋始）

宋公和卒（穆公也隱二）　葬宋穆公（同上）

（殤公與夷桓二弒）

宋公馮卒（莊公也莊二）　葬宋莊公（莊三）

（閔公捷莊十二弒）

宋公御說卒（桓公也僖九）

宋公茲父卒（襄公也僖二十二）

宋公王臣卒（成公也文七）

（昭公杵臼文十六弒）

宋公鮑卒（文公也成二）　葬宋文公（成三）

宋公固卒（共公也成十五）　葬宋共公（同上）

宋公成卒（平公也昭十）　葬宋平公（昭十一六）

宋公佐卒于曲棘（元公也昭二十五）　葬宋元公（昭二十六）

（景公頭曼三十六年春秋終宋之君書卒者九書葬者六）

衛（桓公完十三年春秋始）

（桓公完隱四弒）　葬衛桓公（隱五賊討十五月乃葬）

衛侯晉卒（宣公也桓十二）　葬衛宣公（桓十三）

衛侯朔卒（惠公也莊二十五）

（懿公赤閔二狄所滅）

衛侯燬卒（文公也僖二十五）　葬衛文公（同上）

衛侯鄭卒（成公也宣九）

衛侯速卒（穆公也 成二） 葬衛穆公（成三）

衛侯臧卒（定公也 成十四） 葬衛定公（成十五）

衛侯衎卒（獻公也 襄二十九） 葬衛獻公（同上）

衛侯惡卒（襄公也 昭七） 葬衛襄公（同上）

衛侯元卒（靈公也 哀二） 葬衛靈公（同上）

（出公輒十二年春秋終衛之君書卒者九書葬者七弒而書葬者一）

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春秋始）

蔡侯考父卒（宣公也 隱八） 葬蔡宣公（同上）

蔡侯封人卒（桓公也 桓十七） 葬蔡桓侯（同上）

（哀公獻舞 莊十九卒于楚）

蔡侯肸卒（穆公也 僖十四）

（莊公甲午 文十五卒）

蔡侯申卒（文公也 宣十七） 葬蔡文公（同上）

（景公固 襄三十弒） 葬蔡景公（襄三十）

（靈公般 昭十一楚殺之） 葬蔡靈公（昭十三二十一 月國復乃葬）

蔡侯廬卒（平公也 昭二十） 葬蔡平公（昭二十一）

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也 昭二十三）

（昭公申 哀四盜殺） 葬蔡昭公（哀四 十一月乃葬）

（成公朔十年春秋終蔡之君書卒者六書葬者四弒殺而書葬者三）

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春秋始）

陳侯鮑卒（桓公也 桓五） 葬陳桓公（同上）

陳侯躍卒（厲公也 桓十二）

陳侯林卒（莊公也 莊元） 葬陳莊公（莊二）

陳侯杵臼卒（宣公也 僖十二） 葬陳宣公（僖十三）

陳侯款卒（穆公也 僖二十八）

陳侯朔卒（共公也 文十三）

（靈公平國 宣十弒） 葬陳靈公（宣十二賊討國 復二十一月葬）

陳侯午卒（成公也 襄四） 葬陳成公（同上）

陳侯溺卒（哀公也 昭八） 葬陳哀公（同上國滅 七月乃葬）

陳侯吳卒（惠公也 定四） 葬陳惠公（同上）

陳侯柳卒（懷公也 定八） 葬陳懷公（同上）

（閔公越二十一年春秋終陳之君書卒者十書葬者七弒而書葬者一）

齊（僖公祿父九年春秋始）

齊侯祿父卒（僖公也 桓十四） 葬齊僖公（桓十五）

（襄公諸兒 莊八弒） 葬齊襄公（莊九 九月乃葬）

齊侯小白卒（桓公也 僖十七） 葬齊桓公（僖十八 九月乃葬）

齊侯昭卒（孝公也　僖二十七）葬齊孝公（同上）

齊侯潘卒（昭公也　文十四）

（懿公商人　文十八弑）

齊侯元卒（惠公也　宣十）葬齊惠公（同上）

齊侯無野卒（頃公也　成九）葬齊頃公（同上）

齊侯環卒（靈公也　襄十九）葬齊靈公（同上）

（莊公光　襄二十五弑）

齊侯杵臼卒（景公也　哀五）葬齊景公（同上）

（孺子荼　哀六弑）

齊侯陽生卒（悼公也　哀十）葬齊悼公（同上）

（簡公壬四年春秋終齊之君書卒者九書葬者八弑而書葬者一）

晉鄂侯郄二年春秋始

（哀侯光　小子侯）

（侯緡　武公稱）

晉侯佹諸卒（獻公也　僖九）

晉侯夷吾卒（惠公也　僖二十四）

晉侯重耳卒（文公也　僖三十二）葬晉文公（僖三十三）

晉侯驩卒（襄公也　文六）葬晉襄公（同上）

（靈公夷皐　宣二弑）

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也　宣九）

晉侯獳卒（景公也　成十）

（厲公州蒲　成十八弑）

晉侯周卒（悼公也　襄十五）葬晉悼公（襄十六）

晉侯彪卒（平公也　昭十）葬晉平公（同上）

晉侯夷卒（昭公也　昭十六）葬晉昭公（同上）

晉侯去疾卒（頃公也　昭三十）葬晉頃公（同上）

（定公午三十一年春秋終晉之君書卒者十書葬者六）

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春秋始

曹伯終生卒（桓公也　桓十）葬曹桓公（同上）

曹伯射姑卒（莊公也　莊二十三）葬曹莊公（莊二十四）

（僖公赤　莊三十二卒不書）

曹伯班卒（昭公也　僖七）葬曹昭公（同上）

曹伯襄卒（共公也　文九）葬曹共公（同上）

曹伯壽卒（文公也　宣十四）葬曹文公（同上）

曹伯廬卒于師（宣公也　成十三）葬曹宣公（同上）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也　襄十八）

葬曹成公（襄十九）

曹伯滕卒（武公也 昭十四） 葬曹武公（同上）

曹伯須卒（平公也 昭十八） 葬曹平公（同上）

曹伯午卒（悼公也 昭二十七） 葬曹悼公（昭二十八）

聲公野 昭三十二 不書

隱公通 定四 不書

曹伯露卒（靖公也 定八） 葬曹靖公（同上）

伯陽（魯哀八年國亡曹之君 書卒者十一書葬亦十一）

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春秋始）

鄭伯寤生卒（莊公也 桓十一） 葬鄭莊公（同上）

鄭伯突卒（厲公也 莊二十一） 葬鄭厲公（同上）

鄭伯捷卒（文公也 僖三十二）

鄭伯蘭卒（穆公也 宣三） 葬鄭穆公（同上）

靈公夷 宣四 弒

鄭伯堅卒（襄公也 成四） 葬鄭襄公（同上）

鄭伯費卒（悼公也 成六）

鄭伯睔卒（成公也 襄二）

鄭伯髡頑卒于鄵（僖公也 襄七）

葬鄭僖公（襄八）

鄭伯嘉卒（簡公也 昭十二） 葬鄭簡公（同上）

鄭伯蠆卒（獻公也 定九） 葬鄭獻公（同上）

聲公勝二十年春秋終鄭之 君書卒者十書葬者七

秦（文公四十二年春秋始）

寧公 出子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任好

秦伯罃卒（康公也 文十八）

秦伯稻卒（共公也 宣四）

秦伯卒（桓公榮也 成十四）

秦伯卒（景公后也 昭五） 葬秦景公（昭六）

秦伯卒（哀公也 定九） 葬秦哀公（同上）

秦伯卒（惠公也 哀三） 葬秦惠公（哀四）

悼公十一年春秋終秦之 君書卒者六書葬者三

杞（武公二十九年春秋始）

靖公 共公

（惠公）

杞子卒（成公也僖二十三）

杞伯姑容卒（桓公也襄六）　葬杞桓公（同上）

杞伯匄卒（孝公也襄二十三）　葬杞孝公（同上）

杞伯益姑卒（文公也昭六）　葬杞文公（同上）

杞伯郁釐卒（平公也昭二十四）　葬杞平公（同上）

杞伯成卒于會（悼公也定四）　葬杞悼公（同上）

杞伯過卒（僖公也哀八）　葬杞僖公

（閔公絀六年春秋終杞之君書卒者七書葬者六）

楚（武王熊通十九年春秋始）

（文王熊貲杜敖熊囏）

（成王頵文元弒）

（穆王商臣）

楚子旅卒（莊王也宣十八）

楚子審卒（共王也襄十三）

楚子昭卒（康王也襄二十八）

楚子麇卒（郟敖也昭元）

（靈王虔昭十三弒）

楚子居卒（平王也昭二十六）

楚子軫卒（昭王也哀六）

（惠王章八年春秋終楚之君書卒者六不書葬者葬必舉謚楚僭王號以配謚故削而不書）

吳（壽夢始書卒）

吳子乘卒（壽夢也襄十二）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諸樊也襄二十五）

（餘祭襄二十九弒）

吳子夷末卒（昭十五）

（僚昭二十七弒）

吳子光卒（闔閭也定十四）

（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吳之君書卒者四吳亦僭稱王又未能用夏禮變蠻俗其死無謚故不可書葬）

滕

滕侯卒（隱七）

滕子卒（宣九）

滕子卒（成十六）

滕子原卒（成公也昭三）　葬滕成公（同上）

滕子寧卒（悼公昭二十）　葬滕悼公（同上）

滕子結卒（頃公也 哀四）　葬滕頃公（同上）

滕子虞毋卒（隱公也 哀十一）　葬滕隱公（同上）

（滕之君書卒者七書葬者四）

薛

薛伯卒（莊三十一）

薛伯穀卒（獻公也 昭三十一）　葬薛獻公（同上）

薛伯定卒（襄公也 定十二）　葬薛襄公（同上）

薛伯夷卒（惠公也 哀十）　葬薛惠公（同上）

（薛之君書卒者四書葬者三）

邾

邾子克卒（莊十六）

邾子瑣卒（莊二十八）

邾子蘧蒢卒（文十三）

邾子貜且卒（成十七）

邾子牼卒（襄十七）

邾子華卒（悼公也 昭元）　葬邾悼公（同上）

邾子穿卒（莊公也 定三）　葬邾莊公（同上）

（邾之君書卒者七書葬者二）

莒

莒子朱卒（成十四）

莒子去疾卒（昭十四）

（莒之君書卒者二莒從夷俗死無諡故不書葬）

許

許男新臣卒（穆公也 僖四）　葬許穆公（同上）

許男業卒（僖公也 文五）　葬許僖公（文六）

許男錫我卒（昭公也 宣十七）　葬許昭公（同上）

許男甯卒于楚（靈公也 襄二十六）　葬許靈公（同上）

（悼公買 昭十九弒）　葬許悼公（同上）

許男成卒（元公也 哀十三）　葬許元公（同上）

（許之君書卒者五書葬亦五弒而書葬者一）

宿

宿男卒（隱八）

（宿之君書卒者一宿微國服從於宋故隱元年魯宋盟於其國至八年而告喪於魯以後經不再書蓋莊十年宋人遷宿自是爲宋私屬不復列於諸侯矣）

（以上書諸侯之卒者十八國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諸侯國君之薨但書曰卒何也春）

秋魯史也薨者我君之有凶變也臣子受敬於君所不顧聞故諱辭其名而於它國君薨俾降從大夫但書曰卒也鄰國生則有朝會相見聘問往來之禮死則在彼告終稱嗣而在此往弔其喪往会其葬也凡經不書卒由彼不計不書葬由此不會也亦或有因它故者而大槩不出乎是

尹氏卒（尹邑不稱名者蓋天王崩爲諸侯之主凡天子諸侯之大夫有當書名者無君在上則例皆不名隱三）

王子虎卒（陸氏曰無采地但言王子澄按虎即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王人也王朝一命之下士故不稱名而稱人至文三年又八年矣疑已升爲三命之上士故書氏名而亦有謚謚爲文公也或謂王子非氏但以其屬之貴而書則不當書卒亦不當有謚也文三）

劉卷卒（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澄按劉者邑其爵爲子卒不稱爵而

稱名蓋畿內之國屬於王故以邑配名與三命之氏配名者畧等也定四）

葬劉文公（同上年趙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以上書王臣之卒者三趙氏曰王臣無外交之禮死而赴告非禮也故書以譏澄按三王臣三書卒例各一

公子益師卒（隱元）○無駭卒（公子某字展者之孫也隱八）○挾卒（隱九）

三臣之族世未詳益師隱公先君之命卿無駭挾未三命非卿也書卒者蓋隱公攝立謙讓不自命卿而以再命之大夫攝卿無駭再命稱名而官司空且帥師是居卿位行卿事矣挾疑亦是大夫攝卿故並書卒至桓莊之時若柔若溺雖會盟會伐而不書卒再命之大夫非卿故也

益師無駭挾三人之外有四族六氏其世可考諸以明之與隱桓兄弟者爲一世莊二閔僖三文四宣五成六襄七昭定八哀九十二公凡九世云

公子彄卒（僖伯也孝公之子隱五○公孫達哀伯也彄之子一世）○臧孫辰卒（文仲也彄之孫達之子二世文十）○臧孫許卒（宣叔也辰之子三世成四○臧孫紇武仲也許之子四世）

孝公之族一氏書卒者三

（公子慶父共仲也桓公之子二世）○公孫敖卒于齊（穆伯也慶父之子三世文十四○仲孫穀文伯也敖之子四世）○仲孫蔑卒（獻子也穀之子五世襄十

九）○仲孫速卒（莊子也蔑之子六世襄二十三）○仲孫羯卒（孝伯也速之子七世襄三十一）○仲孫貜卒（僖子也羯之子八世昭二十四○仲孫何忌懿子也貜之子九世○仲孫彘武伯也何忌之子十世）

公子牙卒（僖叔也桓公之子二世莊三十）○公孫茲卒（戴伯也牙之子三世僖十六）○叔孫得臣卒（莊叔也茲之子四世宣五）○叔孫豹卒（穆子也得臣之子五世昭四）○叔孫婼卒（昭子也豹之子六世昭二十五）○叔孫不敢卒（成子也婼之子七世定五○叔孫州仇武叔也不敢之子八世○叔孫舒文子也州仇之子九世）

公子季友卒（成季也桓公之子二世僖十六○公孫無逸季友之子三世）○季

孫行父卒（文子也季友之孫無佚之子四世襄五）○季孫宿卒（武子也行父之子五世昭七）○季孫紇（悼子也宿之子六世）○季孫意如卒（平子也紇之子七世定五）○季孫斯卒（桓子也意如之子八世哀二）○季孫肥（康子也斯之子九世）

（桓公之族三氏書卒者十六仲孫氏五叔孫氏六季孫氏五）

公子仲遂卒于垂（襄仲也莊公之子三世宣八）○公孫歸父（仲遂之子四世）

○仲嬰齊卒（歸父弟為兄後五世成十四）

（莊公之族一氏書卒者二）

公弟叔肹卒（惠伯也文公之子五世宣十七）○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聲伯也叔肹之子六世成十七）○叔老卒（齊子也嬰齊之子七世襄二十二）

○叔弓卒（敬子也老之子八世昭十五）○叔輒卒（弓之子九世昭二十一）

○叔鞅卒（弓之子九世昭二十三）○叔詣卒（輒之子十世昭二十九）

○叔還（詣之子十一世）○叔青（還之子十二世）

（文公之族一氏書卒者七）

（以上書魯臣之卒者三十一人趙氏曰卿不書葬降於君也魯卿凡四十三人書族而不書卒者五公子慶父公子翬單伯公子結叔彭生也啖氏曰柔溺不書卒非命卿也公孫歸父仲孫僑如不書卒出奔故也仲孫何忌叔孫州仇叔還獲麟時未卒也餘三十一人並書卒）

魯臣世譜

孝		臧孫氏					
惠		彄					
隱桓	一世	達	仲孫氏	叔孫氏	季孫氏		
莊	二世	辰	慶父	牙	季友	仲氏	
閔僖	三世	許	敖	茲	無逸	仲遂	
文	四世	紇	穀 難	得臣	行父	歸父	叔氏
宣	五世		蔑	豹 僑如	宿	嬰齊	叔肹
成	六世		速	婼	紇		嬰齊
襄	七世		羯	不敢	意如		老
昭定	八世		貜	州仇	斯		弓
哀	九世		何忌 閱	舒	肥		輒 鞅
	十世		彘				詣
	十一						還
	十二						青

齊王姬卒（莊二）

以上書王女之卒者一穀梁傳曰爲之主者卒之啖氏曰魯主昏公爲之服故書卒不書者不爲之服也淳按禮記云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詳記文之意則禮經本無爲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來告喪特爲之服姊妹之服以媚齊也故書以譏其非

紀伯姬卒（莊四）　**齊侯葬紀伯姬**（同上）

紀叔姬卒（莊二十九）　**葬紀叔姬**（莊三十）

伯姬卒（僖九）

鄫季姬卒（僖十六）

子叔姬卒（文十二）

杞叔姬卒（成八）

宋伯姬卒（襄三十）　**葬宋共姬**（同上）

以上書魯女之卒者七書葬者三啖氏曰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淳按內女之卒其書者亦皆非常啖氏但以爲嫁爲諸侯之夫人尊同則公爲之服故書攷經意蓋有未然者

葬

各已附見于崩薨卒之下

含襚賵賻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武氏子來求賻並已見前人紀篇天王下賓禮篇來例之末今不重出

奔喪會葬

邾子來奔喪（定十五）

滕子來會葬（襄三十一○定十五）

王使叔服來會葬王使召伯來會葬已見人紀篇天王下賓禮篇來例之末今不重出

吉禮第七

郊

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襄七）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十一）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成十）

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宣三）

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成七）

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五月辛亥郊（定十五）

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四月辛巳郊（哀元）

九月辛丑用郊（成十七）

經書天神之祀此其一趙氏曰郊者天子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爲之成王尊周公故錫天子之禮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得以孟春祈穀於郊郊皆用辛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陸氏曰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它牛爲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曰牛牲傷者亦曰牛澄按經之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然行之已久視爲常事故亦不書惟十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后書因以見其僭郊之非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荐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之郊固爲不時然猶是夏時之春也九月則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彊用其禮焉故特書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雩

大雩（十二）

七月上辛大雩一季辛又雩附趙氏曰季辛不言大從上文可知也（昭二十五）

八月大雩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昭二十四

九月大雩七○僖十三○襄八○襄十七○昭六○昭十六○定元○定七

秋大雩七○桓三○成三○襄五○襄十六○昭八○定七○定十二

冬大雩一○成七

經書天神之祀此其二雩祀爲祈澤設諸侯雩于境內山川則祭地示也唯天子雩于上帝者爲祀天神魯郊既僭王禮故其雩祀亦僭王禮經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爲天子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祭山川之雩也左傳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經無書六月雩者蓋得禮則不書七月八月九月則皆過時故書也書秋者史失其月然不出乎七八九之三月書冬則建酉之月穀已成孰尤爲非時也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曰亦如郊之用辛也月令大雩帝在仲夏被蓋秦禮與古異

社

日食鼓用牲于社（莊二十五○莊三十○文十五）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二十五）

經書地示之祭此其一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爲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爲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爲非禮故書爾

望

乃免牲猶三望（僖三十一）

乃不郊猶三望（宣三）

乃免牛不郊猶三望（成七）

經書地示之祭此其二望者望祭山川也天子祭四望謂望東西南北四方之山川而祭之每郊祀

上帝必望祭山川天子郊禮畢則祭四望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雖許用王禮然郊祀不得用冬至而但得爲孟春之郊郊後不得祭四望而闕其一方但祭三望皆殺於王禮也望祭在郊祀之後因郊而望也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又云不郊亦無望可也

禘

禘于大廟

禘者廟享之大禮自昔帝王之興推其基業功德之所起者爲大祖大祖居第一廟曰大廟其尊崇以加矣猶以報本反始之意爲未足又推大祖之所自出追享于大祖之廟而大祖降居于孫之位以配食是之謂禘后稷爲周大祖后稷出自帝嚳故禘嚳於大祖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嚳也成王賜魯得禘則以文王爲周公所自出故禘文王於大祖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文王也逸禮有禘于大廟禮今篇名存而其禮亡

用致夫人

禘于大廟之禮雖大然經不書所以書者因用致夫人之非禮而書也所致夫人義見經註此不重釋（僖八）

○吉禘于莊公

夫禘者追享無廟之上世位于大廟之尊位而本廟之正主降居卑位以配食也此乃享新祔之莊公于其廟而已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爲配食也然則何以謂之禘欲尊莊公故僭用禘禮之盛樂於其廟而因名之曰禘爾非禘而曰禘書之以見僭用禘樂竊用禘名之罪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故加吉字於禘之上新祔未可以稱宮故不曰莊宮而曰莊公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爲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閔二）

經書人鬼之享此其一按吉禘于莊公有禘之名無禘之實雖是僖公以前事因其竊用禘名而附

于僖公禘大廟之後以著其非焉

祫

大事于大廟

大事者祫也祫亦廟享之大禮亞於禘者也天子四親廟之上有二祧廟四親二祧爲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二祧之上親盡廟毁不與時享矣若有功德則別立爲宗其廟百世不毁與大祖同非百世不毁之宗者其主皆藏於大廟之夾室三年一祫則大祖而下祧廟而上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大廟是之謂祫斯禮也天子有之諸侯則否魯既得禘又得祫是以毁廟之主亦有時合食於大祖之廟經所書大事于大廟是也先儒名此禮爲大祫蓋以又有時享之祫故加大字以別於時祫時祫者四親廟之主共享于大廟而毁廟之主不與也今正其名不以時享之祫爲祫惟此大祫得專祫之名既專其名則不須加大字以別之也

躋僖公（有事于大廟之禮雖大然經亦不書所以書者因躋僖公之非禮而書也文二）○從祀先公（從者順也先公謂閔僖二公也文公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後君位于前前君位于後是爲逆祀今再復閔公位僖公之上而昔之逆者順矣故曰從祀定八）

（經書人鬼之享此其二因躋僖公而附從祀先公於後以備一事之始終）

時享

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大事者祫享之大禮也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名此爲時祫禮記孔氏疏云迎高曾祖禰於大祖之廟合祭秦溪楊氏云爲四時禴祠烝嘗祭羣廟禮煩乃於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澄按時享之禮或分享於五廟或合享於大廟分享煩而難合享簡而易合享則書有事于大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或分或合均爲時

享故今謂此禮不得名爲祫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有事于大廟常事不書爲仲卒猶繹之非禮而書也宣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諸侯惟祭禰祖曾高四親廟成公之時宣公文公僖公閔公爲親廟上距武公十二世矣廟已久毀乃於戰鞌之後復大其廟武公既有廟則亦以時而行享禮故書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有事于武宫本不書因爲叔弓卒於祭所其事非常故書昭十五）

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建子之月冬烝得禮無譏爲下建辰之月再烝非時而黷祀故先書正月之烝以起下文桓八）

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趙氏曰譏不時又不改卜也澄按不時謂夏之季夏而秋嘗也改卜謂御廩災之後當再改小次月之日也桓十四）

（經書人鬼之享此其三按王制所記四時禴祠烝嘗之禮或特或合程子云祭諸廟禮煩故每年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張子云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犆則祭一祫則徧祭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祖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秦溪楊氏云張子一犆一祫之說雖可通但言特者只祭一廟遺其餘廟恐有所不安不若程子之言簡而意備澄謂程子之言雖簡而意亦未備蓋不言七廟之享是一日而行禮乎抑各日而行禮乎一日行禮則力不給若各日行禮諸廟皆須卜日齋戒必兩三月始可畢七廟之祭若諸廟不復卜日齋戒但連日接續行禮亦精神困憊無復可交神明今以張子特則祭一之說而釋之曰祭一者謂人君自祭此一廟也餘廟則大臣攝行其人君自祭之廟今年一時祭高一時祭曾明年一時祭祖一時祭禰周

而復始四時四享一年特祠特嘗一年特禴特烝不專爲春秋特而夏冬合也如此庶幾近之又按有事于武宫叔弓涖事亦是以臣攝行君不在也姑附論于此俟精深於禮者議之）

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桓二）

（經書大廟者四其三見禘於此凡四）

世室屋壞（文十三）

（經書世室者一左氏穀梁世作大非也今從公羊）

立煬宫（定元）○立武宫（成六）○丹桓宫楹（莊二十三）○刻桓宫桷（莊二十四）○桓宫僖宫災（哀三）○新宫災（成三）○考

仲子之宮（隱五）

經書宮者八煬宮一武宮二其一見再桓宮三僖宮一新宮一仲子之宮附見

主

作僖公主（此主謂栗主也桑主作於虞祔之時栗主作於小祥之時既有栗主則埋其桑主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元年十二月及一朞矣二年二月丧已十五月始作栗主怠慢於丧事無孝敬之心也文二年二月丁丑）

（天子諸侯之廟享必有主故以此附於宮廟之後）

告朔

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禀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禮但以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不告朔而空廟謁故譏之文六）

○五月公四不視朔（文公齊昭公之婿也文十四年齊昭公卒其弟懿公商人弒昭公之子舍而篡立執魯臣魯女以辱魯又侵我不已文公遣季文子往求盟齊懿弗與之盟要文公親出文公憚於一往託爲有疾以詐齊而不視其年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詐稱有疾不能出乃遣襄仲納賂求盟而後得盟既盟之後又復來伐至十七年文公彊勉一出親與齊懿盟而後得免侵伐次年齊懿被弒矣視朔者告朔朝廟畢退而視朝聽政也前時閏月雖不告朔而朝廟聽政自若今既詐齊不視朔則不告朔不朝廟可知文十六）

（告朔者一月一至大廟也故亦附於宮廟之後）

初獻六羽（隱五）

肆大眚（莊二十二）

以上事之無例可附者二

附綴八十八例之終云

春秋

吳澄學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孔氏曰不可徧舉四時爲書號言春足兼夏言秋足見冬故錯互舉春秋二字名雖春秋實包冬夏永嘉陳氏曰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澄按春秋之立名由魯曆逆遷四時之序以春爲一歲之始以秋爲中歲之始史記記一歲四時之事故舉四時之二始以名之也古者天子之太史掌記事掌治曆一官而兼二職曆以協天序於當時事以傳人治於後世諸侯雖有史掌記事而已曆則天子所頒也晉楚最爲大國各有史記一名乘一名檮杌不聞二國有曆也惟魯之史記名春秋而周曆之外別有魯曆亦名春秋曆至漢猶存是魯國之史不止記事又作曆矣記事宜也作曆僭也僭則天子何以不禁曰魯曆雖僭然奉周正朔但移春於歲首之爲非爾夫移春於歲首則一歲之時自春始夏次秋次而冬終焉四時之序甚順而以爲非何也曰在夏則可在周則不可其不可者何也周之歲首乃仲冬仲冬季冬不可以爲春仲夏季夏不可以爲秋也移夏之四時加於周之十二月此魯曆之非於天時雖不合於王正則不戾是以莫之禁也夫子修經因其名櫽其實而書之以著其非抑使後世知建子之正不如建寅之正於天時之序爲順也其答顏淵爲邦之問所以曰行夏之時

隱公（名息姑惠公夫人孟子之娣聲子所生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元年（公羊氏傳曰君之始年也澄曰謂第一年也不稱一年而稱元年何也乃數之始莫之或先然但謂之一則不見其有異尊其在始特立殊稱以一爲諸年之首故變一稱元元者首也○是年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衞桓公完十三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春（公羊傳曰春歲之始也澄曰經所書春蓋斗柄建子建丑建寅之月前兩月未是春惟三月建寅乃夏時之孟春也按一歲十二月天氣雖肇始於子而人事則肇功於寅故唐虞夏之敬授人時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代夏周代殷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故商之歲首建丑周之歲首建子漢書律曆志紀商周事有殷曆周曆爲櫽而又參之以四分三統二曆於成湯之十三年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又曰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冬至在商之十二月是商曆改夏之十二月爲正月也於武王克商之歲曰是歲大寒

中在周二月己丑晦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驚蟄夏之正月中氣也又曰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而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皆日南至禮記記孟獻子之言亦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冬至在周之正月大寒在二月驚蟄在三月是周曆改夏之十一月爲正月也商周雖改月數天之四時則不可改故商之正月猶爲冬二月三月四月乃爲春也周之正月二月猶爲冬三月四月五月乃爲春也前代曆書至漢猶存者九六黃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是也以非儒家書故得免於秦火周既有曆而魯自造曆魯曆雖從周王正朔然以春爲一歲之始於是改建子丑寅之月爲春建卯辰巳之月爲夏建午未申之月爲秋建酉戌亥之月爲冬此魯曆之變常也夫用夏正則春爲歲始用周正則歲始非春也魯以周之歲始爲春而遞遷一歲十二月之時則四時紊矣夫子因而書之譏也後漢陳寵云十三月人正夏以爲春十二月地正商以爲春十一月天正周以爲春考之未詳者也商周改十二月十一月爲正月而已曷嘗以之爲春哉周官謂建子之月爲正月建寅之月爲正歲而其間所謂春夏秋冬及孟仲季月一從夏時之舊月改時不改也豈非以月爲王之正朔可隨世代更新時乃天之氣序一定有常而不可變易也歟尚書多方召誥多士顧命等篇所紀之月皆周月也而不紀時蓋以天時一定未嘗變易有月則時可知也漢後史文月數壹是夏正書正二三月則知其爲春書四五六月則知其爲夏七八九月之爲秋十與十一十二月之爲冬亦然不待表其時也非若魯曆紊天時之定序而月非其時故春秋必以魯所改之時加於月上以著其時之失正司馬遷史記

凡書月則月上不言時書時則時下不言月合於尚書之書法

王正月

公羊傳曰先王而後正月王正月也左氏傳曰王周正月穀梁氏傳曰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薛氏曰舊史之制月不繫時言月則時可知也春秋月必繫時而加王於春之首月明王正亙天時也春非夏時數月猶遵乎王正也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時猶用夏也魯變四時之序加春於建子舍周之舊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永嘉陳氏曰周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特皆夏時於周官見之月皆周月於書見之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非周之舊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也項氏曰春非春也正月非正月也澄曰元年春謂魯公元年私改之春非天時一定之春也王正月謂周王天正建子之正月非正歲建寅之正月也王者時王謂周也故左氏以周釋王既以見所書之正月爲時王之所改又以見矦國之史記奉王朝之正朔也書一王字該此二義正月歲之第一月也正猶

長也以一月爲諸月之長故變一稱正與元年變一稱元之義同按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皆以元年正月即位隱莊閔僖四公雖不行即位禮其日亦見羣臣是爲新君歲首見羣臣之始故雖無事必存其首月不與常年同也若常年之首月有事則書無事則不書非元年之比也唯定公元年無正月者定未即位魯國無君故也

三月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凡書邾小邾公羊並作邾婁後不重出蔑母結切公羊穀梁作眛○公羊傳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穀梁傳曰不言邾子未爵命也左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高氏曰隱自謂爲桓而立內懼諸大夫之不己悅外慮諸屬國之不己從而邾以附庸有不相得於是首與邾盟杜氏曰邾今魯國鄒縣蔑姑蔑魯國卞縣南有姑城趙氏曰儀父名也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等以父爲名潘曰宋公茲父齊侯祿父蔡侯考父皆名也附庸之君未爵命例書名如郳黎來介葛盧是也其後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蓋王命以子爵改名克如楚圍既爲君而改名虔棄疾既爲君而改名居也凡盟例皆書日此不日者史文闕下及宋盟宿同盟謂以要約之辭質於神以明其信也周官有司盟之職邦國有疑

則會同而盟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於神若有背違令神加殃如此牲也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讀書鄭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後世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爲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殆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関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況春秋諸侯之紛紛乎廬陵李氏曰先儒謂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按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禮之正也

夏（此所謂夏蓋建卯建辰建巳之月前二月未是夏唯六月建巳乃夏時之孟夏也）

五月

鄭伯克段于鄢（克公作尅鄢音偃趙以鄢爲鄔○左傳曰鄭武）公娶申曰武姜生莊公及段莊公寤生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出奔共穀梁傳曰克者何見段之有徒衆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目君甚鄭伯之処心積慮成於殺也趙氏曰克者能勝之名非命卿例不書公子非獨段也鄢當作鄔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乃屬周傳寫誤爲鄢守京至鄔非遠又是鄭地段有徒衆故曰克鄢今潁川鄢陵若遠走至鄢即已出境無復兵衆何得言克傳又曰自鄢出奔共自鄔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鄢從不當奔共也胡氏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殁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恐其將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

秋（此所謂秋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前二月未是秋惟九月建申乃夏時之孟秋也）

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況阮切賵芳仲切○公羊傳曰惠公隱之考也仲子桓之母也喪事有賵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言惠公仲子兼之也穀

梁傳曰其志不及事也澄曰王之上加天者儀禮傳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若王朝之史記則但稱王故尚書王不稱天此侯國之史記故稱王曰天王也宰氏咺名兲子之上士三命稱氏稱名如叔服劉夏與石尚趙氏曰宰咺是氏名如宰予之類王士來魯例書氏名石尚是也孫氏曰天王賵惠公則可兼仲子則不可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義同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也張氏曰啖趙劉程諸說以惠公仲子爲妾繫君僖公成風爲妾繫子今按惠公以去年薨而仲子之卒經無明文則亦卒於去年也何爲獨歸仲子而不歸惠公乎公羊之說得之）

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左傳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宋人外卑者也劉氏曰盟者國之大事豈微者所定乎苟有兩微者盟春秋固不書之趙氏曰凡盟不目內皆若公也呂氏曰隱公以諸侯之尊而下與它國之臣盟苟徇目前之利無恥也高氏曰桓宋出也公懼宋故與宋合杜氏曰宋今梁國睢陽縣澄曰宋人宋臣之一命者蓋士也宿小國風姓東平無鹽縣也杜氏謂盟以國地者國亦與盟竊謂宿微國宋之附庸猶宋邑也魯求成于宋故往就宋之境內而盟于宿爾微

（國非能有所利害魯宋何爲使之與盟乎）

冬（此所謂冬蓋建酉建戌建亥之月前二月未是冬唯十二月建亥乃夏時之孟冬也）

十有二月

祭伯來（祭側界切○左傳曰非王命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外交也。澄曰祭畿內邑伯爵天子六命之卿稱邑爵王臣出使侯國當有王命其來必有其事祭伯上不言天王使來下不言爲何事是無王命而私行也）

公子益師卒（公子氏益師名二命之卿魯孝公之子不日史失之海陵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春秋於外諸侯書卒書葬與魯君夫人同於內大夫書卒而不書葬詳略之差等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問其疾弔其喪賵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高郵孫氏曰內大夫見於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或弑賊或出奔或君不親臨或賻贈不加恩不及則不卒或卒於春秋之後也經書月六書日無朔唐開元大衍曆追筭正月辛亥朔大庚申冬至二月辛巳小三月庚戌大四月庚辰小五月己酉大六月己卯小傳五月辛丑在六月七月戊申大八月戊寅大九月戊申小十月丁丑大十一月丁未小傳十月庚申在十一月十二月丙子大程氏公說曰自三統至欽天正月朔或辛亥或庚戌壬子視大衍前後差一日以傳五月辛丑十月庚申考之則正月朔非辛亥故杜預遷就以辛巳爲朔若從辛巳則冬至不在正月周曆雖差不如是之甚意者差閏只在今年而杜考之不詳爾周曆惟閏法多差在當時左氏已屢譏其失閏則後世自難考正令止以大衍立法經傳日月合者標其日於月下不合者則註其差云澄按杜預作長曆以追合經傳日月多是遷就故程氏作春秋分記用大衍曆今從之附註氣朔於各年之後雖多不合然姑存大槩俟後世通曆者考焉）

二年（庚申平王五十年○蔡宣二十九○曹桓三十六○衛桓十四○晉鄂三○鄭莊二十三○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宋穆八○齊僖十○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例不書月者但書時）

公會戎于潛（左傳曰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漢孔氏曰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蓋徐州之戎在魯之東郊趙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詞劉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

（之也張氏曰書戎以外之會扵會吳放此）

夏

五月

莒人入向（向舒亮切○左傳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澄曰莒子爵己姓今密州莒縣人謂莒大夫小國之大夫一命稱人入謂攻破其城兵入其國也有兵既入而遂滅其國者有兵雖入而不滅其國者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杜氏曰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張氏曰漢志向屬沛郡寰宇記屬應天府穀孰縣孫氏曰隱桓之際國無大小用師皆專行

無駭帥師入極（駭吁楷切穀作侅後同○無駭魯再命之大夫）凡再命則稱名三命則書氏書名帥師用大衆也極附庸小國張氏曰擅興大衆陵暴小國義與入向同

秋

八月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左傳曰戎請盟復脩戎好也杜氏曰）唐魯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張氏曰今單州魚臺縣也諸侯會盟皆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其日者至於盟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

寔皆考於此有國者之所謹也前此蔑宿之盟不書曰久遠失之爾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九月

紀裂繻來逆女（裂公穀並作履繻音須○杜氏曰紀國在東莞）劇縣張氏曰漢屬北海郡今屬青州壽光縣澄曰裂繻紀卿紀雖侯爵其國削弱同於小國其卿再命稱名女在父母之國故稱女諸侯娶妻皆當親迎裂繻卿也而代為君逆非禮也公穀並云譏不親迎是也鄭氏曰諸侯親迎常事不書左氏以卿逆為合禮誤矣高氏曰詩稱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娶之親迎于渭蹶父之女嫁于韓侯韓侯迎之于蹶之里魯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曷謂已重乎諸侯親迎自古而然惟天子之尊使三公逆

冬

十月

伯姬歸于紀（伯者長女也蓋惠公之女即裂繻所逆者婦人內夫）家故以出嫁為歸啖氏曰內女嫁歸為夫人則書陸氏曰以尊卑敵公為之服（故書其歸）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程子曰當作紀侯莒伯子澄按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蓋離盟非尋盟也杜氏曰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十有二月

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張氏曰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澄按子姓宋女也薨者上墜之聲）

鄭人伐衛（左傳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氏曰衛國在汲郡朝歌縣張氏曰今濬州黎陽縣澄曰衛侯爵鄭雖伯爵次國同於大國稱人者蓋其一命之士伐者聲其罪而興師也）

（經書月五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午朔小乙丑冬至二月乙亥大三月乙巳小四月甲戌大五月甲辰小六月癸酉大七月癸卯小八月壬申大初九日庚辰九月壬寅小十月辛未大十一月辛丑大三十日庚午霜降閏月辛未小十五日乙丑立冬十二月庚子大豆日小雪十六日乙卯長曆八月壬寅朔無庚辰）

三年（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蔡宣三十○曹桓三十七○衛桓十五○晉鄂四○鄭莊二十四○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卒○齊僖十一○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

王二月（每歲春字之下書月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乃時王之所改定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存天時王朔也）

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傳曰日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朔在前或朔在後也孫氏曰凡日食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日朔俱失也劉氏曰或不日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若非史之記失則日食不得其正也朱子曰晦朔日月合同度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雖或當食而不食也）

三月

庚戌天王崩（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世子洩父蚤死洩父之子林立是爲桓王程子曰崩上墜之形海內皆當奔赴魯不往罪惡自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告崩魯會葬也崩而不葬者四周告

（之而會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崩在春秋之後）

夏

四月

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公羊傳曰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譏世卿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澄按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諸侯故其死也亦不赴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卷王子虎以常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爲諸侯之主而來赴皆非禮也故書以示譏然劉卷六命之卿有邑有爵但書邑書名王子虎一命之下士其屬爲王子但書屬書名尹氏當從劉卷之例今不書邑書名而書邑書氏者著其世世爲卿也）

秋

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公羊傳曰喪事無求穀梁傳曰歸之正也求之非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澄曰武亦王卿之采邑稱氏義與尹氏同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賻者以貨財助喪之禮也時周室微弱諸侯不天程子曰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子徵求於四國）

八月

庚辰宋公和卒（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澄曰初宋宣公卒不傳其子與夷而傳其弟和和穆公也在位十一年宣公之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凡諸侯之薨與魯交者來赴不書薨而書卒者降之不以之同於我君而以之下同於內大夫也）

冬

十有二月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永嘉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霸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定七年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張氏曰齊國名侯爵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

（濟南府臨邑縣隱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彊而鄭莊姦猾鄭仇事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唯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不寒而宋與許杞諸國交受入伐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彊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受其禍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並作繆○魯往會葬故書高氏曰經書諸侯之卒者百二十有二而書葬者八十有八蓋魯往會則書天王崩魯不會葬而葬宋穆公諸侯壤地相比王事相從必有聘問和好之事至於告終易代豈無弔恤賻葬之禮春秋之時徒以國勢之彊弱私情之疏密而爲之禮爾胡氏曰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治其罪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也經書月五書日五大衍曆正月庚午小辛未冬至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經

（二月日食在三月朔四月戊戌大經三月庚戌傳三月壬戌皆在四月五月戊辰小經四月辛卯在五月六月丁酉大七月丁卯小八月丙申大九月丙寅小經八月庚辰在九月十月乙未大傳冬庚戌十五日十一月乙丑小十二月甲午大經癸未在明年正月長曆己巳二月朔庚戌三月十二日辛卯四月二十四日庚辰八月十五日癸未十二月二十日）

四年（壬戌桓三元年○蔡宣三十一○曹桓三十八○衛桓十六弒○晉鄂五○鄭莊二十五○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齊僖十二○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

王二月

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啖氏曰先書伐國後言取邑者取其國之邑也澄曰取者奪而有之也杞夏后氏之後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作祝後州吁同弒穀作殺）

後凡弑君並同不重出○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澄按史記年表周平王三十七年丁未爲衛桓公元年在位十六年州吁弑之而自立州吁不稱公子非命卿也國君之子尊與再命之大夫同故稱名下殺上曰弑完桓公名劉氏曰州吁不稱公子公子雖貴非三命不氏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亂根之萌久矣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私愛而使內寵僭嫡孽子

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愎而弗圖貽禍後嗣董氏云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莊公之謂也

夏

公及宋公遇于清（左傳曰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張氏曰乃行遇禮而還薛氏曰殺禮而野合將以伐鄭也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趙氏曰簡禮而會曰遇啖氏曰遇禮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陳蔡衛伐鄭張氏曰宋自殤公立公子馮出居鄭之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爲恨有反取其國之心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爲仇及是衛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四國伐鄭宋爲主而陳蔡同役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脩德和民外好隣

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弑逆之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名其爲賊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陳今陳州宛丘縣蔡今蔡州上蔡縣澄曰蔡衛稱人蓋陳宋二國君在則雖三命二命之大夫亦降稱人衛人蓋公孫文仲也襄陵許氏曰擊鼓詩序以爲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秋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音）

輝○左傳曰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薛氏曰師興而後翬會之也程子曰左氏以爲再伐妄也再叙四國重言其罪永嘉呂氏曰州吁弑君之賊未能定其位而求寵於諸侯使宋公如夫子沐浴之意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如其不能則不徇其一時之邪說以聽天下有能治之者亦可也今也徇逆賊之謀脩一己之怨合四國以伐鄭四國之兵方合而翬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故書翬帥師而再序四國聖人之筆嚴矣單伯會伐宋不再序諸國以彼無大惡也澄曰翬魯再命之大夫其後翬弑隱公而桓公立乃進爲三命始書氏

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音卜○左傳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殺石厚于陳公羊傳曰稱人討賊之辭也程子曰衛人衆辭舉國殺之也陸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弃不君之也張氏曰濮水名在曹衛之間受河汴二水東北至離狐（分爲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

冬

十有二月

衛人立晉（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也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矣孫氏曰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立也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宜有得立之禮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明不當立之義澄曰春秋常事不書若所宜立則以常事經不書矣篡賊既討而國無君衆人同心擇所宜立者立之疑於不害義矣聖筆別嫌明微特書於經穀梁之傳得其旨哉沙隨程氏曰尹氏立王子朝一族之私也衛人立晉一國之公也立晉者著晉無干位之嫌也時王政不及於諸侯若平世須王命而後可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甲子大丙子冬至二月甲午小戊申十五日三月癸亥大四月癸巳小五月壬戌大六月壬辰小七月辛酉大八月辛卯小九

月庚申大十月庚寅小十一月己未大十二月己丑小長曆戊申在三月十七日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蔡宣三十二○曹桓三十九○衛宣公晉元年○晉鄂六○鄭莊二十六○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三○宋殤二○齊僖十三○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

公觀魚于棠（左觀作矢○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公羊傳曰棠濟上邑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張氏曰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澄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隱公蓋非爲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爲遊觀之樂爾

夏

四月

葬衛桓公（左傳曰衛亂是以緩張氏曰弑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桓公）名完而謚桓古不諱嫌名也陵陽李氏曰先儒以爲衛侯爵而稱公蓋罪其臣

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按齊魯侯爵而自丁公魯公以來皆稱爲公則其來已久非昉於東遷之後矣周公制禮五等諸侯子曰公子孫曰公孫宮曰公宮門曰公門未聞邾莒之邦子稱子子許男之國孫稱男孫者也而何獨靳於謚哉故諸侯之謚例稱公其常也先儒熟於秦漢以後尊君卑臣之文而不考之禮故一明之以破後世謟諛之習

秋

衛師入郕（郕公作盛後同郕音成○左傳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曰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將尊師少稱將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杜氏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張氏曰今之單州任城縣也澄曰郕國名伯爵衛與郕皆文王之子郕乘衛亂侵衛已非禮衛又報復而入其國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九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程子曰考始成而祀也仲子不得爲夫人故別宮以祀之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

八之僭也沙隨程氏曰夫人已配先公之廟故妾母別立宮然隱公預爲桓公考仲子之宮是以妾僭妾母也婦人無武事故有羽而無干獻六羽是以妾僭夫人也

邾人鄭人伐宋（左傳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師會之伐宋入其郛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

螟（螟音冥○蟲食苗心曰螟爲災故書）

冬

十有二月

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切○書氏書名三命之大夫彄臧僖伯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左傳曰報入郛之役也趙氏曰伐國而圍邑皆書之不可偏遺也蘇氏曰伐其國又圍其邑也張氏曰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宋殤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澄曰前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易也宋雖加兵於鄭之邑而取之難故圍之經年乃能取）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午大辛巳冬至二月戊子小辛亥大寒三月丁巳大壬午雨水四月丁亥小壬子春分五月丙辰大癸未穀雨六月丙戌大癸丑小滿七月丙辰小甲申夏至八月乙酉大甲寅大暑閏月己卯小九月甲申大十月甲寅小十一月癸未大十二月癸丑小辛巳二十九日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六年（甲子桓王三年○蔡宣三十三○曹桓四十○衛宣二○晉哀侯光元年○鄭莊二十七○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齊僖十四○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

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怨怨如地之不平令悉剗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納款也上年魯嘗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沙隨程氏曰輸如呂刑輸而孚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輸其平於我孫氏曰鄭來輸成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公之未立與鄭戰狐壤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宋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宋魯爲黨與鄭有怨舊矣鄭來納成解仇釋怨以利相結離宋魯之黨也永嘉陳氏謂春秋之初宋魯陳衛爲一黨齊鄭爲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於

（齊鄭而離宋魯之交矣張氏曰鄭莊之納平爲合黨敵宋計繼以納祊而未卽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入於其術中也）

夏

五月

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左傳曰始平于齊也杜氏曰春秋前魯與齊不平艾泰山牟縣有艾山張氏曰令之襲慶府奉符縣也澄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人來輸平之後鄭遂合齊魯之交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

秋

七月（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四時具然後爲年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

宋人取長葛（張氏曰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在必取鄭莊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結於魯以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殤維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覆國喪師以及其身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午大丙戌冬至二月壬子小三月辛巳大四月辛亥小五月庚辰大六月庚戌小經傳五月庚申辛酉在六月七月己卯大八月己酉小九月戊寅大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小十二月丁未大長曆辛酉五月十二日）

七年（乙丑桓王四年〇蔡宣三十四〇曹桓四十一〇衛宣三〇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〇鄭莊二十八〇陳桓二十九〇杞武三十五〇宋殤四〇齊僖十五〇秦文五十〇楚武二十五）

春

王三月

叔姬歸于紀（薛氏曰叔姬者何紀伯姬之妹也媵不從乎嫡盛禮而歸之非禮也何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媵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澄曰伯姬叔姬蓋皆惠公之女伯姬隱二年歸爲紀夫人叔姬不同歸者年小而待年於國旣長則歸從其嫡常事爾不當書隱公欲厚於先公之女而如歸嫡之禮以歸于紀故書之以著其非禮或謂嘉其賢或謂閔其無終故書者皆非也聖人筆削有定法豈逆計其它日之事而預書之也哉）

滕侯卒（左傳曰不名未同盟也公羊傳曰不名微國也程子曰不名史闕也趙氏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

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愼也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録亦云寡君不禄而已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澄按微國亦有書名者唯無可攷證則舊魯史不載其名而夫子因之也杜氏曰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今徐州滕縣也）

夏

城中丘（杜氏曰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張氏曰今沂州臨沂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工築非人君重民力之意程子曰凡用民力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杜氏諤曰春秋書城邑二十四城中丘爲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澄曰年非卿非大夫特以國君之弟其尊同於再命之大夫故名而不氏著其弟二字於上以見其屬之貴而齊侯寵用之與命卿大夫同也年若爲三命之卿則書公子年若再命之大夫則但書年今於年之上加其弟字以見其非三命亦非再命也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齊魯初通好而爲艾之盟至此齊遣（人來聘以繼前好也）

秋

公伐邾（左傳曰爲宋討也杜氏曰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胡氏曰奉詞致討曰伐宋先取邾田故邾入其郛魯與儀父元年盟於蔑矣邾何罪可聲高氏曰著公背元年之盟也蓋宋之伐鄭公實與謀而邾乃魯之附庸宋取邾田邾不告魯而以告（鄭至是公因爲宋伐之自背其盟爲人伐人非義之甚）

冬

天王使凡伯來聘（杜氏曰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張氏曰今濬州黎陽縣之境澄曰凡蓋周公之後封於凡入爲王朝六命之卿加一命而爵爲七命之伯也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永嘉呂氏曰隱公即位已十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而天子乃遣使以聘之何哉十二公之中魯之臣如京師者六王之臣來聘者八然止於宣公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立五公周更四王皆無求聘之文蓋周室之衰尤甚於前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矣書來求者三（則止於文公書來錫者三則止於成公）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

縣西南張氏曰戎見隱二年或云此戎乃己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别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高氏曰此執凡伯也而曰伐者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戎執之夫戎慕夏禮而發幣凡伯乃弗賓至是見執故書戎伐見戎執詞且有兵衆也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丁丑小壬辰冬至二月丙午大三月丙子小四月乙巳大五月乙亥小六月甲辰大七月甲戌小八月癸卯大傳七月庚申在八月九月癸酉小十月壬寅大十一月壬申小十二月辛丑大長曆是年閏十

二月

八年（丙寅桓王五年○蔡宣三十五卒○曹桓四十二○衛宣四○晉哀三○鄭莊二十九○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齊僖十六○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

宋公衛侯遇于垂（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張氏曰垂近魯地宋殤衛宣簡禮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爲齊欲平宋衛於鄭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爲仇必無齊欲平宋衛於鄭之事蓋欲求成於齊故[illegible]見

以謀之爾此遇止是二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高氏曰殤公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誅宣公立馮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相見于垂以謀鄭十年宋衛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

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三月

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音崩公穀作邴○左傳曰鄭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杜氏曰鄭桓公周宣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祊在琅邪費縣東南成王營王城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鄭欲以祊易

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永嘉呂氏曰祊者鄭之邑而近於魯許田者魯之邑而近於鄭左氏言鄭以祊易許田經有來歸祊之文未見其有易許田之事也桓公即位而後鄭伯以璧假許田則假許田在桓公之世而不在隱公之世矣左氏以其事比而言之謂之易也是時將以結魯而非魯結鄭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致惠以結魯好將爲糾合之地爾雖然其歸祊也固已覬覦許田矣特以方求結於魯故姑緩之旣而桓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歸字有二義有以還其所有謂之歸有以易而言歸來歸祊是鄭以歸于魯非魯取於鄭也高氏曰鄭人來輸平然口輸而實不至於是

（歸所急於欲得魯援先儒以爲易許田非也桓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是隱公之時實未嘗易張氏曰祊在今沂州之屬縣魯鄭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好而隱公未許其易許田也鄭莊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於人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見鄭莊爲小人之雄也澄曰宛鄭大夫再命者）

庚寅我入祊（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可也入者難辭義不當受而揔有之永嘉呂氏曰來歸鄆讙龜陰田不言入蓋鄆讙龜陰我故物也此言入則非我故物也高氏曰鄆讙龜陰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子噲不得授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

夏

六月

己亥蔡侯考父卒（考父宣公也宣公以周平王二十二年壬辰爲元年在位三十五年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不名義同滕侯）

秋

七月

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穀梁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永嘉陳氏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裁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張氏曰瓦屋周地此宋衛欲成于齊齊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講信修睦而明年齊魯會防又明年齊魯鄭伐宋視今日誓盟之言不復顧世變之甚可勝言哉）

八月

葬蔡宣公（春秋書宣公而史記世家稱宣侯蓋蔡國之史記代代皆以侯配謚乃其國之私稱而史遷因之以禮之正當從春秋書公者爲是）

九月

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公穀浮作包○杜氏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張氏曰浮來莒地今沂州沂

（水縣有浮來山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自失人君之體也澄曰莒小國其卿再命書名其大夫一命書人疑此是莒當國之卿再命當稱名者以國君與大夫盟故降稱人以厭之凡國君下同大夫例皆若是其大夫氏名不可沒者則不稱公也陸氏曰凡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傒晉處父盟是也莒小國也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以明非大夫之罪也高氏曰莒雖小國入向伐紀其力猶能及它人故公結此盟以求援）

螟（爲災故書高氏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者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

冬

十有二月

無駭卒（此公子展之孫夷伯展禽其後也生未三命故不氏卒乃賜氏曰展以王父之字爲氏也）

（經書月六書日五大衍曆正月辛未大丁酉冬至二月辛丑小丁卯大寒三月庚午大經庚寅二十一日戊戌雨水四月庚子小戊辰春分閏月己巳大五月己亥小己亥穀雨經六月己亥辛亥在此月六月戊辰大經七月庚午在此月

七月戊戌小八月丁卯大經九月辛卯在此月九月丁酉小十月丙寅大十一月丙申小十二月乙丑大長曆庚寅三月二十二日己亥六月二日辛亥十四日庚午七月四日辛卯九月二十六日）

九年（○丁卯桓王六年○蔡桓侯封人元年○曹桓四十三○衛宣五○晉哀四○鄭莊三十○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六○齊僖十七○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

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也季字也澄曰天子之大夫四命稱氏稱字程子曰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反聘之又不見荅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隱公朝聘之禮不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讀者自知隱公之罪胡氏曰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它邦又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諸侯之不臣如此君臣上下之分易矣）

三月

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雨于付切○穀梁傳曰震雷也電霆也陰陽錯行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高氏曰大者非常之辭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建寅之月而震電八日之間復大雨雪雨上下者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杜氏曰三月今正月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以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

挾卒（挾音叶公穀作俠○挾魯大夫之再命者再命例書名不氏義同無駭）

夏

城郎（杜氏曰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郕今城郎而後伐宋高氏曰魯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國之有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秋

七月

冬

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邴○左傳曰謀伐宋也杜氏曰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張氏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魯隱六年受輸平八年歸祊入祊志於晲鄭而仇宋於是爲防之會俾齊僖背瓦屋之盟此謀爲明年伐宋之地也高氏曰此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隱公得利則合鄭既歸祊與齊鄭併力齊之強大可以爲助可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又與之謀宋也）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乙未小壬寅冬至二月甲子大三月甲午小四月癸亥大經三月癸酉庚辰在此月五月癸巳大六月癸亥小七月壬辰大八月壬戌小九月辛卯大十月辛酉小十一月庚寅大傳甲寅二十五日十二月

庚申小長曆是年閏十月癸酉三月十一日庚辰十八日）

十年（戊辰桓王七年○蔡桓二○曹桓四十四○衛宣六○晉哀五○鄭莊三十一○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齊僖十八○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

王二月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曰爲師期高氏曰將伐宋三國相會爲師期七年城中丘蓋爲此會爾）

夏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高氏曰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推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六月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音奸○杜氏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宋地劉氏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郜（郜音告）

辛巳取防（左傳曰鄭入郜入防歸于我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公獨敗宋師鄭伯後至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得二邑歸于魯張氏曰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一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書取著其無名而擅取之也劉氏曰經書公敗宋師取郜取防豈得如傳言哉薛氏曰乘菅之勝十日而攘二邑書取我奪之於宋也取非其有者也高氏曰公以討故翬先會伐而自將悉力以敗宋師浹旬之間取其二邑魯受人不義之惠遂與兵伐同盟無罪之國以報私惠是以春秋書法如此）

秋

宋人衛人入鄭（左傳曰鄭師入郊猶在郊宋衛入鄭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雖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左傳曰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澄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二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取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程子曰戴鄭所與故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高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能入鄭不能弱鄭也杜氏曰三國之君在戴故鄭伯合圍之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張氏曰戴國舊城在今開封府考城縣）

冬

十月

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

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薛氏曰、於此郕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其手足、澄曰、蓋自五年衛師入郕之後、郕遂服屬於衛、故爲衛之與

經書月三、書日四、大衍曆正月己丑大、丁未冬至、傳、癸丑二十五日、二月己未小、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小、五月丁亥大、六月丁巳小、經壬戌六日、辛未十五日、辛巳二十五日、七月丙戌大、傳庚寅五日、八月丙辰小、傳壬戌七日、九月乙酉大、十月乙卯大、經壬午二十八日、十一月乙酉小、十二月甲寅大、二十九日壬午小雪、長曆壬戌六月七日、辛未十六日、辛巳二十六日、壬午十月二十九日

十有一年（己巳、桓王八年○蔡桓三○曹桓四十五○衛宣七○晉哀六○鄭莊三十二○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齊僖十九○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

滕侯薛侯來朝（穀梁傳曰、諸侯來朝、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氏曰、犆言、謂別言、同時來、不俱至、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也、累數總言之、同時俱至、若滕侯薛侯來朝也、張氏曰、薛夏奚仲之後、國都在今徐州滕縣、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兼言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澄曰、大戴記朝事篇載諸侯相朝之禮、相朝者兩君以禮相見、論語所謂兩君之好是也、惟諸侯朝天子、可以旅見、諸侯相朝、正當特見、今滕薛二國同日行禮、後書郳牟葛三國來朝亦然、俱爲非禮、孫氏曰、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郳杞來朝、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郳杞土地狹陋兵衆寡弱、能與魯伉也

夏

五月（左無此二字）

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作祁黎○左傳曰、謀伐許也、杜氏曰、時來、鄭地、熒陽縣東有釐城、張氏曰、今屬鄭州、高氏曰、公既得宋地、又會鄭謀許、貪欲無厭也、澄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爲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爲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并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知也）

秋

七月

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左傳曰、伐許、傅于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張氏曰許今穎昌府長社縣高氏曰魯既爲鄭敗宋師今又爲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澄按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爲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矦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齊魯二君墮鄭之術中而爲之出力也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它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爲猶愈於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

冬

十有一月

壬辰公薨

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弑公立桓公而討寪氏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曰公薨不地不忍言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澄曰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暇辨其正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弑也君弑臣子當誅

力討賊以復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甲申小閏月癸丑大二月癸未小三月壬子大四月壬午小五月辛亥大六月辛巳小傳五月甲辰在此月七月庚戌大八月庚辰小經七月壬午在此月九月己酉大十月己卯小十一月戊申大傳十月壬戌在此月十二月戊寅大經十一月壬辰在此月長曆壬午七月三日壬辰十一月十五日

春秋纂言卷第一

桓公（名軌史記作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illegible]在位十八年）

元年（庚午桓王九年○蔡桓[illegible]四年○曹桓四十六年○衛宣[illegible]年○[illegible]年○鄭莊三十三年○陳桓[illegible]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illegible]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穀梁傳曰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即位也繼故而即位與聞乎弒也啖氏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illegible]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稱元年先君正終則嗣子適年行即位禮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禮與弒也）

三月

公會鄭伯于垂（高氏曰鄭伯知公之篡逆不自安特爲好會將以求賂焉度魯亟於會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鄭伯與隱公同盟今見其賊不能討又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劉氏曰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爲未足而益之以璧爾程子曰隱之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

夏

四月

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爲此盟也張氏曰越近垂地名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書及內志也）

秋

大水（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爲災則書也張氏曰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冬

十月

紀書月四晝二十一大衍曆正月戊申小戊午冬至二月丁丑大三月丁未小四月丙子大五月丙午小經四月丁未在此月六月乙亥大七月乙巳小八月甲戌大九月甲辰小十月癸酉大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申大長曆丁未四月二日

二年辛未桓王十年○蔡桓五○曹桓四十七○衛宣九○晉哀八○鄭莊三十四○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弒○齊僖二十一○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

王正月

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曰孔氏父字督欲弒君先殺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公羊傳曰孔父立於朝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弒也孫氏曰孔父諸侯之大夫命于天子者宋孔父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澄曰督宋大夫再命者孔父宋大夫四命天子所命者宋穆公和立其兄宣公之子與夷是爲殤公使其子馮出居于鄭鄭莊公欲納之宋鄭屢交兵以此之故督執國政蓋黨於馮者欲弒殤公立馮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而後殤公可得而弒先書弒君者尊卑之序文以見孔父爲君而死也高氏曰按宋世系正考甫生嘉字孔父其孫睪夷因以爲氏昔人名嘉而字孔者多矣鄭公子嘉楚成嘉皆字子孔

滕子來朝胡氏曰隱公末年滕稱侯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王不作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孔子從而錄之以見其亂也澄曰隱十一年稱侯今降稱子者蓋國小財匱不

能備以七爲節之禮故自降其等而以五爲節也此義蓋朱子之意與孫氏意同諸家或以爲貶或以爲文誤或以爲時王所黜俱未安

三月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殺孔父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會稷以成宋亂爲賂故也杜氏曰稷宋地胡氏曰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二則受宋賂而立華氏

一則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也張氏曰四國之君若能奉天討如隱四年之誅州吁則其亂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賂行相與定宋馮立華督而相之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志所以直書成亂深著四國之罪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爲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

夏

四月

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周公弗受也杜氏曰大廟周公廟也程子曰四國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魯取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廟周公其饗之乎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鼎之成自郜也若和氏之璧是也）

秋

七月

紀侯來朝（紀左作杞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胡氏曰齊欲滅紀紀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澄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爲齊鄭所謀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將求庇焉然魯桓內負弑逆之惡而外黨弑逆之賊滅天理之人也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又何能庇其昏姻之微國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左傳曰始懼楚也杜氏曰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高氏曰左氏以爲懼楚時楚雖已僭號尚未入侵中國何爲而先自懼乎隱四年蔡與宋陳魯伐鄭十年又與宋衛伐鄭其積怨未解今鄭與齊宋魯陳皆釋去前憾故蔡與鄭於是始平于鄧也然至四年而蔡人復從王伐鄭則此會亦不足恃鄧嬴姓侯國也）

九月

入杞（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入內則止曰入某伐某高氏曰以滕紀皆來朝而杞獨不至故也此年入杞八年伐郕夫桓弑君莫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左傳曰修舊好也澄曰舊好隱公二年盟唐之

好也然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之盟今戎不請盟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以己之負大惡而欲結好以自固無削於夷夏也

冬

公至自唐（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張氏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未嘗以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澄曰春秋書魯君之出而告至自此始古者諸侯出歸必朝于廟此亦常事不當書其書者有意也夫子嘗數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當時夷狄固有能知君臣之義者使戎能如陳侯之於州吁則諸夏有所不如矣程子所謂危之者邪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至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此年公至自唐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処爾趙子以爲魯地則至自地是也

經書月五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壬寅小戊申七日癸亥冬至二月辛未大三月辛丑小四月庚午大五月庚子大經四月戊申在此月六月庚午小七月己亥大八月己巳小九月戊戌大丙寅処暑閏月戊辰小十月丁酉大丁酉秋分十一月丁卯小丁卯霜降十二月丙申大長曆戊申正月八日四月戊申亦在五月

三年

（壬申桓王十一年○蔡桓六○曹桓四十八○衞宣十○晉哀九○鄭莊三十五○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齊僖二十二○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春

□正月（桓之經自三年至八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春首月不書王皆文）闕胡氏曰以爲闕文安得一公之內十四年皆闕永嘉呂氏曰春秋授諸弟子其傳之也豈能無脫文哉桓不書王十四不書秋冬二以是知桓公之春秋多闕或曰桓無王明天討不加也然桓宣二公皆篡弒皆天討不加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聖人用法何乃如是之異況當時諸侯以篡弒得國者非獨一桓公也何以不去王乎若實以桓公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始末盡然又奚元年二年十年末年書王乎

公會齊侯于嬴（嬴之會蓋求昬于齊也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介而自往求焉非禮也杜氏曰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夏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劉氏曰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衛康叔之後西州之侯胥命相命也古者方伯州牧命於天子諸侯自相命非也高氏曰胥命者何相推爲牧伯也張氏曰齊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必求勢力之均者相遜相先乃敢尊之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始也朱子曰齊衛胥命于蒲相命爲伯也齊魏會于濁澤以相王相命爲王也齊致西帝于秦秦致東帝于齊相命爲帝也澄謂齊衛之相命爲伯猶漢末朝命不行於天下而州牧表某人爲某州牧也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六月

公會紀侯于郕（紀左作杞○紀憂齊鄭之圖已而求庇于魯公因其來朝而遂與之會也高氏曰紀懼齊親魯郕亦然）

秋

七月

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公羊傳曰既盡也程子曰食盡爲異大也高氏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年與宣八年秋七月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公不親逆而使卿逆啖氏曰以公子尤不可也胡氏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

齊侯送姜氏于讙（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曰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澄曰魯桓不親迎故齊侯遠送其女至于魯之境按士昏禮父之送女也不下堂況國君之尊送女出境禮之所無也杜氏曰讙魯地濟北蛇丘縣有下讙亭）

公會齊侯于讙（齊僖送其女至讙而魯桓親往受之非禮故書或者乃謂諸侯不出疆親迎但當迎之於其館果若是則魯爲得禮何以譏張氏曰齊僖愛其女越境送之魯桓之出不爲親迎而爲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傳曰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者

（不與公受于讙也故書至自齊以正其義）

冬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致夫人也杜氏曰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澄曰齊侯親送女至魯竟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有年僅有年也大有年大豐年也何氏曰宣十六年大有年謂五穀皆大成熟此有年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程子曰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逆理天地之氣爲之戾今乃有年故書其異高郵孫氏曰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桓公其一宣公桓宣大惡行何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丙寅小戊辰冬至二月乙未大三月乙丑小四月甲午大五月甲子小六月癸巳大七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朔日食經書七月壬辰朔食盖閏差故爾九月壬戌小十月辛卯大十一月辛酉小十二月庚寅大）

四年（癸酉桓王十二年○蔡桓七○曹桓四十九○衛宣十一○晉小子侯元年○鄭莊三十六○陳桓三十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齊僖二十三○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

□正月

公狩于郎（啖氏曰蒐狩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則書張氏曰狩者冬獵之名當用夏時之仲冬今正月延其時也國之蒐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囿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涉郎地所以譏也）

夏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傳曰父在故名澄曰王也宰冢宰渠邑伯爵糾名也子卿六命當書邑爵而不名此書名者蓋父在而子襲其邑爵世其官故於爵之下特書其名以見其爲有父也若父在而子未襲其邑爵與官但攝父之職而行事則例當如下年書仍叔之子）

□

□□

□

□□（杜氏曰不書秋冬首月文闕孫氏曰脫二時七年同此）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申大癸酉冬至二月庚寅小三月己未大四）

（月己丑小五月戊午大六月戊子小七月丁巳大八月丁亥小九月丙辰大十月丙戌小十一月乙卯大十二月乙酉大）

五年（甲戌○桓王十三年○蔡桓八○曹桓五十○衛宣十二○晉小子二○鄭莊三十七○陳桓三十八卒○杞武四十四○宋莊三○齊僖二十四○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

○正月

甲戌（陸氏曰此下文脫程子劉氏義同）

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陳亂文公子[illegible]殺太子免而代之澄曰鮑陳桓公也在位三十八年佗桓公庶弟免桓公太子也）

夏

齊侯鄭伯如紀（左傳曰齊鄭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趙氏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常山劉氏曰外諸侯相如唯此年齊侯鄭伯如紀及州公如曹澄曰如紀者朝于紀也凡國君來朝魯則稱朝往朝它國則稱如內外辭也諸侯相朝雖有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彊彊大之國必不往朝小弱之國雖敵體之國亦不相朝唯小弱者必須往朝于強大蓋畏之也事

之也齊鄭大且彊紀小而弱乃以彊大而朝小弱蓋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取其國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外相如不書此特書者惡齊鄭之詐也張氏曰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爲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爲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令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爲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於心小國困於彊暴二君之罪居多澄按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illegible]羊傳曰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也程子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澄曰仍氏叔字此天子四命之大夫稱氏稱字者也）

葬陳桓公（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

城祝丘（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高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城此以備陸氏曰譏不時）

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公羊傳曰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王師不書書伐鄭鄭不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東周之不競鄭莊爲之也

大雩左傳曰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過則書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于上帝也程子曰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川爾成王尊周公賜得郊禘大雩成王之賜魯公之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皆書因其非時則書之郊禘亦因事而書劉氏曰其言大何非諸侯之雩也說者皆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禮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惑歟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澄按劉氏此說蓋欲爲成王解脫過舉之非而已近儒亦有頗宗其說者實則不然當從程子之說爲正所引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今載在通鑑外紀其言尨誕無稽劉侍讀學雖極博釋則未精不免時有信奇好異之癖尚使天子之禮諸侯可以請時王可以賜則春秋時強僭之國挾勢援例請之者多矣何獨魯惠能請而它國不敢請乎陵陽李氏曰外紀所叙乃姓氏雜書其出又在戴記之後不足引以爲證

螽螽公作蝝後皆同○公羊傳曰記災也程子曰螽蝗也既旱又蝗

冬

州公如曹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曰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程子曰州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澄曰州姜姓公君之失國者與紀侯大去其國君之去國則有所如紀君之去國則無所如爾凡國君如它國者皆朝也以畿内八命之公而朝畿外七命之伯蓋其國危亡將寄託於曹假朝禮以行實則奔也曹姬姓武王封其弟振鐸於定陶爲曹國張氏曰曹國漢屬濟陰郡在唐爲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杜氏云城陽淳于縣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爲杞所并遂以淳于爲都未詳孰是經書月一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乙卯小己卯冬至甲戌二十日二月甲申大經正月己丑在此月三月甲寅小四月癸未大五月癸丑小六月壬午大辛亥小

滿。閏月壬子小。七月辛巳大。旦日夏至。八月辛亥小。九月庚辰大。十月庚戌小。十一月己亥大。十二月己酉小。長曆。正月甲申朔。內無甲戌。己丑。正月六日

六年（乙亥。桓王十四年○蔡桓九○曹桓五十一○衞宣十三○晉小子三○鄭莊三十八○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齊僖二十五○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

□正月

寔來（寔。王朝一命之下士。故穪名。無王命而私交。故但書曰來。而不言[illegible]事也。與隱元年祭伯來義同）

夏

四月

公會紀矦于成（成。穀作郕○左傳曰。紀來諮謀齊難也。杜氏曰。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張氏曰。此與書二年朝。三年會郕同旨）

秋

八月

壬午大閱（張氏曰。失時僭禮。故書以譏。澄曰。天子因四時之田。而教民以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三時所教。其法皆畧。惟仲冬教大閱。則其坐作進退擊刺。眞如戰陣。以仲冬之事而行於季夏。非其時也。且大閱者天子之禮。非諸矦之所得行。爲其僭禮故因失時而書之。以著其僭。與上年書大雩義同）

蔡人殺陳佗（程子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矦殺佗而立厲公。桓矦殺佗。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澄曰。蔡穪人。討賊辭也。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簒弑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簒立。旣葬桓公。陳人君之。亦已逾年矣。然簒賊非可穪[illegible]故而不爵。凡簒賊而穪君者。見本[illegible]之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則名之爲賊而不成之爲君矣。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

九月

丁卯子同生（公羊傳曰。喜有正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澄按。有正者。謂嫡夫人生適長子也。春秋十二公。如文公。如成公。皆嫡夫人之嫡長子。其生也何以不書。凡國君世子生。則必舉以世子生之禮。此常事爾。唐趙氏最善說春秋。亦不過從左氏。而曰太子生多矣。書子同

禮備故也雖公皆不備禮記其是以著其非然執經但書子同生何以見其謚之備與不備蓋惟穀梁傳得聖人之意夫世適之生國統所係而同之母文姜其後與齊襄淫亂同既立爲君矣猶不能制其母故時人有疑同爲齊侯之子者今考之經魯桓公三年九月文姜歸魯至十八年正月始與桓公偕如齊其間十五年文姜在魯未嘗適齊而子同之生在桓公六年之九月則同爲魯桓之子而非齊襄之子也明矣桓公十八年文姜始如齊而通於齊襄其時同之生已十有三年矣明年爲魯莊公元年文姜遜于齊二年冬會齊侯于禚四年春饗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齊師七年春會齊侯于防冬會齊侯于穀齊侯被弑文姜淫亂放蕩其亞楊此八年之內子同生之時未有此惡行也人見文姜後來之淫亂故當時有疑之者夫子志子同之生表其非齊侯之子而使後世無疑也此穀梁氏所謂疑故志之者歟齊之詩人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其詩乃曰展我甥兮詩人微意亦爲魯莊解釋當時之誣謗作此詩者君子人也況聖人視魯爲父母邦寧不思爲魯君辨白誣謗之疑乎故以大公至正之直筆寓別嫌明微之深意辭簡而義遠眞如化工焉高氏曰昏禮者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人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審如所疑則周公之祀不傳於魯魯之子孫乃齊之子孫豈不悖哉襄公文姜之淫亂蓋在同生之後豈

周之生齊魯未嘗亂也謹子同之生月日則以廟祀世系之重在此故特書之使國統著明不書其生則其事不見此之謂微而顯沙隨程氏曰文姜淫在僖公既卒之後子同之生無嫌也所以辨猗嗟之刺著明國統也薛氏曰謹莊公之生決天下之疑也

冬

紀侯來朝（左傳曰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澄曰齊禍迫矣紀侯僕僕會魯朝魯多方求自全之計而卒不能全上無明王賢伯而彊亡、亦（吞噬小弱哀哉）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戊寅大甲申冬至二月戊申小三月丁丑大四月丁未大五月丁丑小六月丙午大七月丙子小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小經八月壬午在此月十月甲辰大經九月丁卯在此月十一月甲戌小十二月癸卯大長曆壬午八月八日丁卯九月二十四日

七年

丙子桓王十五年○蔡桓十○曹桓五十二○衛宣十四○晉小子四○鄭莊三十九○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齊僖二十六○秦寧十一○楚武二十六

春

□二月

己亥焚咸丘（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澄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未出固可用火然古禮將有田事則先焚萊此不當（出狩之月而火田又咸丘非狩地故譏）

夏

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杜氏曰穀國在[illegible]鄉筑陽縣北張氏曰穀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澄曰二國之君皆稱名者失地之君也兩書朝特見之朝不同日也按二國去魯絕遠蓋以失國寄寓它處與魯相近故因來朝魯也

□

□□

□

□□（闕秋冬義見四年）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酉小己丑冬至二月壬寅大三月壬申小經二月己亥在此月四月辛丑大五月辛未小六月庚子大七月庚午小八月己亥大九月己巳小十月戊戌大十一月戊辰小十二月丁酉大長曆是年閏十二月己亥二月二十八日

八年（丁丑桓王十六年○蔡桓十一○曹桓五十三○衛宣十五○晉侯緡元）年○鄭莊四十○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宋莊六○齊僖二十七○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

□正月

己卯烝（公羊傳曰烝冬祭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楊氏曰周雖以建子爲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

夏

天王使家父來聘（杜氏曰家氏父字澄曰此王朝大夫之四）（命稱氏稱字者）

五月

丁丑烝（建子之月已烝矣建辰之月又再烝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程子曰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瀆亂甚矣）

秋

伐邾（将卑師少）

冬

十月

雨雪（雨去聲○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側界切○祭國公爵王朝八命之公或是隱元年之祭伯進爵爲公或是伯之子或是二人國邑同而爵異不可詳也祭公本受王命逆后于紀而私行先至於魯故先書來而以其正事爲遂事齊侯之遂伐楚公子結之遂及齊侯宋公盟並同此例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以逆后爲遂事不虔王命也趙氏曰遂逆者譏不躬白于王孫氏曰桓王娶后于紀命魯主之故祭公來諮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或曰士昏禮納徵之後行請期之禮歸期有定日而後親迎重昏禮也天子之尊

雖與士禮不同然亦必先知女歸之期而後可往逆也魯媒紀女爲王后蓋已先報可於王矣雖已報可而未知紀國歸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期而後往紀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魯爲媒而不報歸女之期于王魯之慢也王未知后之歸期而遽然遣使往逆王之輕也祭公無王命而私過魯問期祭公之專也參譏之公年以爲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爲媒若可則就往逆果如此則輕遽尤甚疑不然也澄按此經程子一義趙孫一義或說與趙孫又微有不同今兼存之經書月五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卯大己卯十三日甲午冬至二月丁酉小乙丑大寒三月丙寅大乙未雨水閏月丙申小四月乙丑大丙寅春分五月乙未小六月甲子大經五月丁丑在此月七月甲午小八月癸亥大九月癸巳小十月壬戌大十一月壬辰大十二月辛酉小長曆己卯正月十四日丁丑五月十四日）

九年（戊寅桓王十七年○蔡桓十二○曹桓五十四○衞宣十六○晉緡二○鄭莊四十一○陳厲四○杞靖公元年○宋莊七○齊僖二十八○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

紀季姜歸于京師（紀季姜即祭公所逆紀國之女爲桓王后者京師天子所居也上年祭公往逆稱王后者主王朝而言之也今歸京師稱季姜者主紀而言之也魯爲之媒故書）

夏

四月

秋

七月

冬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亦又音夜○曹伯欲朝魯有疾不能行乃使其世子代己行禮按周官言世子以皮幣繼小國之君則世子固有攝君行禮之時然必王朝大朝覲大會同諸侯皆往而己獨有疾則不得已而命世子攝行今曹之朝魯非甚急之務不可缺之禮也君旣有疾則不行可也而乃遣其世子攝君父以來是果不可以已乎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辛卯大庚子冬至二月辛酉小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亥大十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十二月丙辰小）

十年（己卯桓王十八年○蔡桓十三○曹桓五十五卒○衛宣十七○晉緡五○鄭莊四十二○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齊僖二十九○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

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終生曹桓公也在位五十五年世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夏

五月

葬曹桓公

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冬

十有二月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常山劉氏曰春

（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爲不少矣而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爲文則彼曲我直其義亘然）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乙酉大乙巳冬至二月乙卯小經正月庚申在此月三月甲申大四月甲寅大五月甲申小六月癸丑大七月癸未小八月壬子大九月壬午小十月辛亥大十一月辛巳小己酉霜降閏月庚戌大十二月庚辰小旦日小雪丙午二十七長曆庚申正月六日）

十有一年（庚辰桓王十九年○蔡桓十四○曹莊公射姑元年○衛宣十八○晉緡四○鄭莊四十三卒○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齊僖三十○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

□正月

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上年十二月三國之君來戰于郎而今年之正月三君又使從行之大夫相與結盟以固其交永嘉陳氏曰有君在則大夫降稱人胡氏曰三國既爲郎之戰又固黨而爲此盟）

夏

五月

癸未鄭伯寤生卒（寤生鄭莊公也在位四十二年世子忽嗣是爲昭公高氏曰昭公不終于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慮知其積非必有餘殃矣）

秋

七月

葬鄭莊公（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

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祭側界切○祭氏仲字諸侯之卿四命命于天子者如宋之孔父也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爲世子宋雍氏納女于鄭莊公生突莊公卒雍氏欲立其出而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馮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乃以突歸鄭而立之爲君陸氏曰執大夫例稱人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爲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突歸于鄭（突不係國庶孽篡立者也自宋而歸于鄭歸易辭也自外入內以篡奪世嫡事之難也而今則易者祭仲挈之以歸而立之故易也）

鄭忽出奔衛（忽係之鄭正也鄭忽以世子嗣位既葬其父君鄭歷

五月矣出奔而不稱子位未定也百官總己以聽命於祭仲祭仲既立突而不君忽則忽無其位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折之設切又音舌○）

柔魯再命之大夫蔡叔蔡侯之弟攝君者凡諸侯之弟攝君則稱字大夫會諸侯自此始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慤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鍾公作童○杜氏曰夫鍾郕地）

冬

十有二月

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切○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經書月五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酉大庚戌冬至二月己卯小三月戊申大四月戊寅小五月丁未大六月丁丑小經五月癸未在此月七月丙午大八月丙子大九月丙午小十月乙亥大十一月乙巳小十二月甲戌大長曆是年閏正月

十有二年（辛巳桓王二十年○蔡桓十五○曹莊二○衛宣十九卒○晉緡五○鄭厲公突元年○陳厲七卒○杞靖四○宋莊十○齊僖三十一○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

□正月

夏

六月

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左作杞曲池

公作毆蚍○）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皆其不能爲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秋

七月

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滑州昨城縣穀丘在今應天府穀熟縣澄曰南燕大夫一命固當稱人或是再命稱名之大夫以魯侯宋

公二君在故降而稱人也左氏以此盟爲魯欲平宋鄭杜氏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蓋宋納鄭突多責其賂鄭不能償魯桓鄭莊前此本有戰郎之怨鄭莊既卒而突得國突見魯宋數數盟會將謂其相得也故釋前怨而通好于魯欲籍魯以殺宋之賂魯桓鄭厲皆篡賊也以氣類合故欲爲鄭祈懇於宋以殺其賂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爲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爲鄭致請焉爾宋未許諾故以後魯桓又與宋會至再至三也

八月

壬辰陳侯躍卒 躍陳厲公也在位七年子完不嗣其弟林立是爲莊公不書葬魯不會也

公會宋公于虛 虛去魚切公作郯○杜氏曰虛宋地高氏曰宋益懈踈公而公強從之不已祇自辱也

冬

十有一月

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曰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

張氏曰虛龜皆宋地蓋桓公欲成宋之急而屈己連往宋地與之爲會故春秋詳書以識之高氏曰公六出與宋會不憚屈辱力爲鄭請公爲鄭而數出會宋宋公亦爲求賂而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爾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高氏曰公自龜還遷會鄭伯而謀伐之夫宋鄭之事公何預焉而同惡相濟一至於此澄曰宋公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厲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將爲同伐之舉魯桓亦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結盟而與舊好之宋爲仇交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之極也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則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范氏曰明二事皆當日也孫氏曰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再言丙戌羨文也澄按盟當書日卒亦當書日若史文有闕則無如之何衛侯之卒與上武父之盟同日不再書丙戌則恐後人不知衛侯之以是日卒也疑非羨文蓋穀梁義是晉衛宣公也在位十九年子朔立是爲惠公

十、

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將皆微者而鄭用重師戰于宋魯鄭出而宋直與來戰于郎同義張氏曰鄭突借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桓爲突比與宋會及宋辭平魯不及已遂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罪魯鄭也胡氏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經書月五書日六大衍曆正月甲辰小乙卯冬至二月癸酉大三月癸卯小四月壬申大五月壬寅小六月辛未大七月辛丑小經六月壬寅在此月八月庚午大經七月丁亥在此月壬辰二十三日九月庚子小十月己巳大經十一月

兩書丙戌皆在此月十一月己亥小經十二月丁未在此月十二月戊辰大長曆壬寅六月二日丁亥七月十八日壬辰不在八月在七月二十三日丙戌十一月十八日丁未十二月十日）

十有三年（壬午桓王二十一年○蔡桓十六○曹莊三○衞惠公朔元年○晉緡六○鄭厲二○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齊僖三十二○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

□二月

公會紀侯鄭伯（公先與紀鄭會而後與齊宋衞燕戰者蓋齊連三國之兵將以滅紀紀知之而求援於魯魯侯乃偕鄭伯先至紀相會以待齊兵之至及四國兵至而遂與之戰也）

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穀梁傳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澄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數爲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沙隨程氏曰齊有滅紀之志

合四國之兵以臨之令一戰而勝故終公之世而紀不亾或謂紀侯不當主於魯桓鄭厲且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乎衞朔以讒得國又背殯即戎不以義舉罪不容於誅矣杜氏曰衞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隣國襄陵許氏曰趙氏謂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三月

葬衞宣公（張氏曰方與衞戰往會其葬怨不廢義也澄按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爲敵怨衞助齊滅紀魯爲紀與齊魯衞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

夏

大水

秋

七月

冬

十月（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戌大辛酉冬至二月戊辰小經己巳二日三月丁酉大四月丁卯小五月丙申大六月丙寅小七月乙未大癸亥夏至閏月乙丑小八月甲午大甲午大暑九月甲子小十月癸巳大十一月癸亥小十二月壬辰大長曆是年閏正月二月無己巳）

十有四年（癸未桓王二十二年○蔡桓十七○曹莊四○衛惠二○晉緡七○鄭厲三○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齊僖三十三卒○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

冂正月

公會鄭伯于曹（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爲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杜氏以爲曹與會按左傳但言曹人致餼其與會不與會不可知也）

無冰（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夏

五□（孫氏曰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爾豈其舊史日月之有闕而孔子不刊正之哉）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左傳曰脩曹之會是年正月魯鄭二君會于曹而未盟故鄭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使弟語與齊侯使弟年義同趙氏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蔡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它國皆盟其君也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胡氏曰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

秋

八月

壬申御廩災（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事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

（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它用者災天火也）

乙亥嘗（穀梁傳曰未易災之餘而嘗不敬也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澄曰不俟秋而先嘗御廩災纔四日遽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匆遽苟簡以畢事而已）

冬

十有二月

齊侯祿父卒（祿父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世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左傳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爲仇讎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爲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見伐積其忿怒乞師於齊蔡陳衛蓋師雖四國之賦而惟宋人之爲聽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諸兵而不自交鋒也經書以者惟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三處而已柏舉之戰左氏所敘事並吳楚自戰蔡不交鋒下文吳入楚亦不言蔡師胡氏曰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故特書曰以）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壬戌小丙寅冬至二月辛卯大三月辛酉小四月庚寅大五月庚申小六月己丑大七月己未小八月戊子大九月戊午小經八月壬申乙亥在此月十月丁亥大十一月丁巳小十二月丙戌大經丁巳在十一月朔及明年正月二日長曆壬申八月十五日乙亥十八日丁巳十二月二日）

十有五年（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蔡桓十八○曹莊五○衛惠三○晉緡八○鄭厲四○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齊襄公諸兒元年○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

□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澄曰家氏父字王朝四命之大夫古者諸侯有功天子賜之乘車諸侯九貢）

（有常制無有以車服王室之用者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

三月

乙未天王崩（桓王也在位二十三年世子佗嗣是爲莊王莊公三年始書葬）

夏

四月

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

鄭伯突出奔蔡（左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厲公出奔蔡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澄按凡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啖氏曰君奔例名者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張氏曰國君失位書爵而不名者其位爲未絕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謀殺之爲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名絕之也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曷爲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於突

實無滅）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復歸者言復其位而歸也張氏曰世子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得位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爲世子也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嗣位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

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之弟叔字也凡諸侯之弟貳君者例稱字鄭莊公以隱十一年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矣而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鄭取許地遂許君使其君之弟攝君以奉宗廟而不得有其國是年突出忽歸鄭國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以惡入非以善歸故書入而不書歸也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左傳曰謀定許也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俱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既不能有則齊魯遂爲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鄫人牟人葛人來朝（來朝者國君也凡夷狄之國君臣皆稱人牟葛夷也蓋其君稱人郳附庸國當稱名以其間二夷狄之國旅見故亦降從二國之例而稱人也張氏曰牟國今登州牟平縣葛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縣）

秋

九月

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曰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張氏曰櫟鄭別都也在陽翟縣今屬潁昌府按春秋書鄭伯突入于櫟自此以後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忽亹儀之事皆不書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蓋大都耦國既入于櫟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無異忽亹儀之為君末矣不足紀也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將逼鄭也鄭忽反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著大都之害閔忽之不足以有立也胡氏曰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戚也又城櫟而寘子元何謀國之誤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厲公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故夫子曰古者邑無百雉之城欲墮三都以張公室明彊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來世藝也襄陵許氏曰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不能制突使析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

冬

十有一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衛侯上公有齊侯字袲昌氏切公作侈○左傳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曰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彊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眾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也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眾所以疑而遂合也）

（經書月六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辰大辛未冬至二月丙戌小三月乙卯大四月乙酉小經三月乙未在此月五月甲寅大經四月己巳在此月六月甲申小）

（七月癸丑大八月癸未大九月癸丑小十月壬午大十一月壬子小十二月癸巳大長曆乙未三月十一日己巳四月十五日）

十有六年（乙酉莊王元年○蔡桓十九○曹莊六○衛惠四○晉緡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齊襄二○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

□正月

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傳曰謀伐鄭也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于此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黨益張矣）

夏

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氏曰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會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先後有序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不可亂也春秋時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侯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張氏曰自鄭突入國之後卽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朔與母搆兄姦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當時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小人恃彊衆陵寡弱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又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既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它焉賄故也）

秋

七月

公至自伐鄭（公至亦常事書者皆譏也程子曰見其勤勞於鄭突也孫氏曰助篡奪正踰時而返）

冬

城向（向失亮切○涉隨程氏曰下書十一月而先書冬者非十月能畢工也鄭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纔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胡氏曰八月則妨田事九月則奪農收唯十月則依於詩禮合於傳例亻）

二月而城者時也十月十一月不時也

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左傳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二公子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得罪於天子也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凌蔑天子而後得以行其志公羊氏之說必有所傳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經書月四書日無大衍曆正月辛亥小丙子冬至二月庚辰大三月庚戌小四月己卯大丙申春分閏月己酉小五月戊寅大旦日穀雨六月戊申小七月丁丑大八月丁未小九月丙子大十月丙午大十一月丙子小十二月乙巳大

十有七年（丙戌莊王二年○蔡桓二十卒○曹莊七○衛惠五黔牟元年）○晉緡十○鄭厲六昭二○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齊襄三○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

□正月（桓公十八年莊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歲之首月書王九年歲）首書時不書月其餘春之首月不書王者十三

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左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任）氏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前憾乎張氏曰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杜氏曰黃齊地

二月

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及左作會趡翠軌切○左）傳曰尋蔑之盟也薛氏曰初與邾平也杜氏曰趡魯地澄按隱公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之不通好者十有餘年矣至桓公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平其二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及之盟也高氏曰趡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與蔑之盟同邾來朝魯畏彊也至是來爲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耶

夏（公闕夏字）

五月

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穀作郎○左傳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杜氏曰奚

（魯地。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

丁丑蔡侯封人卒（封人。桓侯也。在位二十年。其弟獻舞立。是爲哀公）

秋

八月

蔡季自陳歸于蔡（左傳曰。蔡人召蔡季于陳。杜氏曰。桓侯無

子。故召季而立之。高氏曰。季蔡侯之弟即獻舞也。蔡桓侯無子。未知誰之立也。季於是避于陳。令蔡侯卒。國無正嗣。兄終弟及。於禮爲順。於是獻舞自陳歸于蔡。見其順而易也。滏曰。季字也。諸侯之弟貳君者例稱字。何氏公羊傳註以蔡季與獻舞爲二人。非也）

癸巳葬蔡桓侯（杜氏曰。稱侯蓋謬誤。滏按諸儒之說。皆以侯伯子男葬而稱公者。爲私謚之僭。今捴尋古書所載。未見有子男之國君以謚配其爵而曰某子某男者。劉卷。天子之大夫。其爵曰子。而其葬亦稱劉文公。彼王朝所謚。豈私謚乎。齊魯皆侯爵。而太公之子謚丁公。伯禽之子謚考公。此周室盛時非東遷以後。豈亦僭謚乎。二公去始封之君纔一世。太公伯禽之遺教猶在。豈遽僭謚乎。蓋公侯伯子男者。五等之爵有尊卑也。而公之爵爲最尊。故在其國。雖侯伯子男亦稱曰公。舉爵之尊者以稱其君。臣子辭也。及其死也。謚之下。雖侯伯子男亦曰公者。猶生時之稱公也。聖人制禮。緣人情。故順忠臣孝子之情。使之生死皆得稱公以尊其君也。杜氏以侯字爲謬誤者得之。其以蔡季爲賢。獨能請謚而不私謚者。其說有所不通矣。況季歸至葬未踰月也。而遽能請謚於天子乎）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曰。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彊。魯從宋

志背趡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爲趡之盟。而八月伐之。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于一年之中。反覆前日刑牲詔神。棄如弊屣。瀆信而不仁甚矣）

冬

十月

朔日有食之（左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

（經書月六。書日五。大衍曆。正月乙亥小。壬午冬至。二月甲辰大。丙午三日。經正月丙辰在此月。三月甲戌小。四月癸卯大。五月癸酉小。六月壬寅大。經五月丙

（午在此月七月壬申小經六月丁丑在此月八月辛丑大九月辛未小經八月癸巳在此月十月庚子大十一月庚午小朔日食經書十月朔食十二月己亥大長曆丙辰正月十三日丙午二月四日又丙午五月五日丁丑六月六日癸巳八月二十三日）

十有八年（丁亥莊王三年○蔡哀侯獻舞元年○曹莊八○衛惠六黔牟二○晉緡十一○鄭厲七子亹元年○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齊襄四○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

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濼盧篤切又音洛○左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下公無與字○穀梁傳曰不言及夫人夫人伉也陸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公失爲夫之道也張氏曰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劉氏以爲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澄曰此行公徃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徃公不能制旣於會見齊侯矣會禮畢而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旣同出公不可獨返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

夏

四月

丙子公薨于齊（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羊傳曰夫人譖公齊侯怒與飲酒於其出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拉幹而殺之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石氏曰其致痛之也）

秋

七月

冬

十有二月

己丑葬我君桓公（左傳曰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

生。澄按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而此書葬者。蓋魯之臣子不敢讎齊襄。而但指彭生爲賊。齊旣爲魯殺彭生。則魯人以爲賊已討矣。安然而葬。與正終者無異。見魯之臣子忘君之讎。而無復有與齊不共戴天之痛也。張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諡。趙氏以爲臣子之敬辭。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己巳小。丁亥冬至。二月戊戌大。三月戊辰小。四月丁酉大。五月丁卯小。經四月丙子在此月。丁酉疑差。六月丙申大。七月丙寅小。八月乙未大。九月乙丑小。十月甲午大。十一月甲子小。十二月癸巳大。經己丑在十一月二十六日。長曆丙子四月二十日。丁酉當爲五月朔。己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春秋纂言卷第二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戊子。莊王四年。○蔡哀二年。○曹莊九年。○衛惠七年。黔牟三年。○晉緡十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齊襄五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

王正月（穀梁傳曰。繼弑君不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澄曰。以先君之不得正終。故不忍行即位之禮）

三月

夫人孫于齊（孫。去聲。○公羊傳曰。不稱姜氏。與弑公也。或曰。蒙前年夫人姜氏遂如齊之文。依前目後凡之例。故不稱姜氏。以見今日孫于齊之夫人。即前年遂如齊之夫人也。或曰。文闕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澄曰。夫人在齊。蓋隨桓公之喪歸魯矣。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衆怒群誚。夫人內懟不安。故出奔齊。因以遂其姦也）

夏

單伯逆王姬（單。音善。後並同。逆。左作送。○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澄曰。王

將嫁女于齊以尊卑不敵不自主昏而命魯主之故魯遣單[illegible]王姬于周俾先至于魯而後往逆于[illegible]單氏伯字魯四命之卿天子所命者張氏曰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illegible]衰而主昏固已非禮況齊乃不可同天之讎奈何爲之主昏

秋

築王姬之館于外（穀[illegible]所以接弁冕也仇讎非）所以接昏姻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見殺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昏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同姓之諸侯蓋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主昏之非改築王姬之館於外孰愈[illegible]之不築也澄曰魯爲王姬主昏非自今日始王姬所館固有常処矣蓋館于廟也時公在涼闇慮齊侯親迎若就以嘉服接見于廟則於心有所不安然又不敢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逆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譏也

冬

十月

乙亥陳侯林卒（林莊公也在位八年其弟杵臼立是爲宣公按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孫氏曰不書天者脫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澄曰稱氏稱字者天子四命之大夫錫賜也蘇氏曰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歿王使成簡公追命之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昏故追錫桓公以寵之張氏曰莊公主王姬之昏故王寵嘉其父桓公已終而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桓弒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示襃嘉趙氏以爲寵篡弒以瀆三綱得春秋之旨矣

王姬歸于齊（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之夫人也澄曰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乎內女也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音平鄑音茲郚音吾○杜氏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郚在朱虛縣東南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之也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張氏曰迫遷三邑之民不服者取其地實以齊之民胡氏曰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彊暴用大衆以迫之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亥大壬辰冬至閏月癸巳小二月壬戌大旦日大寒三月壬辰小四月辛酉大五月辛卯小六月庚申大七月庚寅大八月庚申小九月己丑大十月己未小乙亥十七日十一月戊子大十二月戊午小（長曆是年閏十月）

二年（己丑莊王五年○蔡哀三○曹莊十○衛惠八黔牟四○晉緡十三○鄭厲九子儀二○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卒○齊襄六○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

王二月

葬陳莊公

夏

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子氏慶父名魯三命之）卿於發語辭餘丘小國之近戎者其曰於餘丘猶曰於越蓋夷俗所稱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於餘丘國名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二傳以爲邾邑蓋邾附庸吳氏曰按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爲國

秋

七月

齊王姬卒（公羊傳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曰爲）之主者卒之也范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薛氏曰檀弓謂由魯嫁故爲之服則主昏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沙隨程氏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纔小功爾）（今以世讎而厚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

冬

十有二月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灼公作部○左傳曰姦也）（杜氏曰姜前與公如齊後出奔至此始會會非夫人之事比年書會其義皆同）（禚齊地澄曰元年三月夫人既奔齊矣其後復歸魯而今年冬又自魯往會也）（趙氏曰著姜氏齊侯之惡亦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御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敬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馮莊公也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爲閔公高氏）

曰考覈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其國與子有以知之矣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亥大丁酉冬至二月丁巳小三月丙戌大四月丙辰小五月己酉大六月乙卯小七月甲申大八月甲寅小九月癸未大十月癸丑大十一月癸未小十二月壬子大月内無乙酉長曆乙酉十二月四日

三年（庚寅莊王六年○蔡哀四○曹莊十一○衛惠九黔牟五○晉緡十四○鄭厲十子儀三○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齊襄七○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

王正月

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弃命者孫氏曰朔在齊故溺會齊伐衛謀納朔也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矦魯輙興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夏

四月

葬宋莊公

五月

葬桓王（左傳曰緩也公羊傳穀梁傳曰改葬杜氏曰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高氏曰平王之崩求賻於諸矦然後克葬至於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矦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後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薛氏曰王外遐七年然後克葬閔王室也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

秋

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户圭切○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公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杜氏曰酅在齊國東安平縣澄曰紀矦無子其弟爲君之貳而别居於酅前年齊取紀三邑紀之土地無幾矣季知紀之亾在旦夕故先以其所居邑入于齊爲附庸之國而存先祀也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它國不書曰叛其有兄之命矣沙隨程氏曰紀矦迫于彊齊之暴自度不能支命其弟以酅下齊將委國而去之不勦民以鬪暴遜賢弟以存祀其與力屈而請降國滅而出奔者有間矣）

冬

公次于滑（音骨公穀作郎○左傳曰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于滑將會鄭謀紀也鄭辭以難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曰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也澄曰紀將亾矣以昏姻之故告急于魯魯桓不能自已故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爲紀謀而祈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行曆正月壬午小癸卯冬至二月辛亥大三月辛巳小四月庚戌大五月庚辰小六月己酉大七月己卯小八月戊申大九月戊寅小丙午処暑閏月丁未大十月丁丑小旦日秋分十一月丙午大十二月丙子小）

四年（辛卯莊王七年○蔡哀五○曹莊十二○衛惠十黔牟六○晉緡十五○鄭厲十一子儀四○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齊襄八○秦武八○楚武五十一）

春

王二月

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左作享○穀梁傳曰饗甚矣澄曰何待至於饗而後爲甚哉古者飮食之禮有三饗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饗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饗食燕之禮于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亦不足責也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杜氏曰祝丘魯地）

三月

紀伯姬卒（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矦絕旁朞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九月啖氏曰內女爲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故也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爲下紀矦去國齊葬紀伯姬起）

夏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蘇氏曰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

（之入也以墓術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術在焉并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没其實而已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者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没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没其實故出奔蔡入于櫟會于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于鄭出奔蔡入于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出猶不書爵而況子儀之微者乎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爲子儀非也忽世子弃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後歸猶不得稱爵子儀雖衆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

紀侯大去其國（左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去其國違齊難也程子曰大名也常山劉氏曰紀侯名大生名之著失地也去其國自去也澄曰諸侯失地名紀侯去其國而紀遂亾故名之紀之郱鄑郚爲齊所取紀季又以酅入于齊紀之土地蓋僅有國外近郊之境而亦無人民可以自守齊又將以兵力取之故自去其國而齊遂有其地也言去其國而不言出奔某國者蓋自逃於民伍而不復適它國或入山林或入河海也）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伯姬卒值紀侯去國不能自葬齊侯旣取紀地遂葬其喪書以閔之也啖氏曰凡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胡氏曰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秋

七月

冬

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況越境而與鄰國之微臣狩於彼國之地乎此四年冬公及齊人所狩之地即二年冬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巳大戊申冬至二月乙亥大三月乙巳小四月甲戌大五月甲辰小六月癸酉大七月癸卯小經六月乙丑在此月八月壬申大九月壬寅小十月辛未大十一月辛丑小十二月庚午大長曆是年閏四月乙丑六月三日）

五年（壬辰莊王八年○蔡哀六○曹莊十三○衛惠十一黔牟七○晉緡十六○鄭厲十二子儀五○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靖三○齊襄九○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

王正月

夏

夫人姜氏如齊師（時齊侯師師出外而夫人往與之會也不言地師行而不次也）

秋

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杜氏曰郳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黎來名澄曰附庸之君未爵例稱名其後齊桓覇以王命爵之爲子改國號爲郳經書曰小邾以別於邾也）

冬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傳曰納惠公也澄曰齊宋陳蔡皆卿也以公在故降稱人三年春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未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暦正月庚子小癸丑冬至二月己巳大三月己亥小四月戊辰大五月戊戌小六月丁卯大七月丁酉小八月丙寅大九月丙申小十月乙丑大十一月乙未小十二月甲子大）

六年（癸巳莊王九年○蔡哀七○曹莊十四○衛惠十二黔牟八○晉緡十七○鄭厲十三子儀六○陳宣五○杞靖十六○宋閔四○齊襄十○秦武十○楚文二）

春

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朝一命之下士子王之子突名也一命者稱人而不得稱名以王子之貴同於三命故稱屬稱名當云王人王子突子上無王字者蒙上文王字省文也蓋以官則卑而爲王之人以屬則貴而爲王之子故稱人而又稱名也五國伐衛納朔王命突救之欲存黔牟而拒朔也）

夏

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左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澄曰五國之兵破衛而朔得入也朔搆兄篡國天討所當加又得罪於王王當明正其罪布告諸侯乃不能然遂使齊與四國敢抗王命而納之王人之救不能明示天子之命自同於列國之兵爭以力爲彊弱卒不能救而五國竟破衛納朔王室之不競而威令不行於諸侯可悲也夫）

秋

公至自伐衛（莊之出十有九其致之者五譏也其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不書張氏曰書至與至自唐意同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有當誅之罪故書至以危之）

螟

冬

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左傳曰文姜請之也澄曰俘伐衛所俘獲之臣虜財物也五國共伐衛而齊主兵故四國所俘獲不敢有而悉以與齊文姜醜行自知魯人所不與故請於齊侯使之以伐衛所俘獲之民物歸于魯以悅魯人也）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甲午大戊午冬至二月甲子小己丑大寒三月癸巳大四月癸亥小五月壬辰大庚申穀雨閏月壬戌小六月辛卯大辛卯小滿七月辛酉小八月庚寅大九月庚申大十月庚寅小十一月己未大十二月己丑小）

七年（甲午莊王十年○蔡哀八○曹莊十五○衛惠十三○晉緡十八○鄭厲十四子儀七○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齊襄十一○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傳曰齊志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

四月

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中如字又去聲隕音尹公作霣後凡隕字並同○穀梁傳曰恒星經星也左傳曰不見夜明也啖氏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衆如雨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澄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恒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爲數也小星之無名者隕則大星之常見者自若也）

秋

大水

無麥苗（周之秋夏之五月麥熟而黍稷梁之苗將秀大水漂盡故麥與

（莒俱無也）

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胡氏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杜氏曰穀濟北穀城縣張氏曰今屬鄆州東阿縣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録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删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關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開有家之道廢而亾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爲表裏也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午大甲子冬至二月戊子小三月丁巳大四月丁亥小辛卯五日五月丙辰大六月丙戌小七月乙卯大八月乙酉小九月甲寅大十月甲申小十一月癸丑大十二月癸未小長曆是年閏四月）

八年（乙未莊王十一年○蔡哀九○曹莊十六○衛惠十四○晉緡十九○鄭厲十五子儀八○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齊襄十二弑○秦武十二

○楚文四）

春

王正月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師我之將卑而師衆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俟陳蔡不至故治兵于郎周官大司馬因秋獮而治兵以教戰此常禮也微者帥師在外因有所俟曠日持久見師徒之不整而擅舉治兵之禮不於獮所則非其地不於仲秋則非其時微者擅舉則非其人皆非常也故書）

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公作成○郕者郕叔所封周公與郕叔皆文王之子魯兄弟之國也齊貪其地而連魯陳蔡之兵伐之魯莊事齊奉命唯謹期與陳蔡會齊伐郕而陳蔡不至於是魯之師獨與齊師圍郕也魯莊忘親而奉仇讎以伐同姓不義之甚陳蔡善於魯多矣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既不至乃藉力於齊按魯弱國也安能攫諸侯以伐諸侯乎齊彊國也豈肯爲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圖郕而徵兵於魯與陳蔡爾唯李杜二

說近是、李氏堯俞曰、魯不應與齊伐同姓之國、杜氏謂曰、魯兵出無名、止爲彊齊圍郕、郕畏齊之暴橫而會之也

郕降于齊師（降、奚江切、欲得郕者齊也、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魯之與師、爲齊出力而已）

秋

師還（還音旋、後並同○見其勞民於外、歷三時而後還也）

冬

十有一月

己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齊侯田于貝丘、反、賊遂弒之而立無知、張氏曰、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適積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墻、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亾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澄曰、諸兒襄公也、在位十二年、明年弟小白立、是爲桓公、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壬子大、己巳冬至、二月壬午大、經正月甲午在此月、三月壬子小、四月辛巳大、五月辛亥小、六月庚辰大、七月庚戌小、八月己卯大、九月己酉小、十月戊寅大、十一月戊申小、十二月丁丑大、經十一月癸未在此月、長曆甲午正月十三日、癸未十一月六日）

九年（丙申、莊王十二年○蔡哀十○曹莊十七○衛惠十五○晉緡二十○鄭厲十六、子儀九○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七○齊桓公小白元年○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

齊人殺無知（左傳曰、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杜氏曰、雍廩

齊大夫、劉氏曰、雍廩殺之、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作暨○左傳曰、襄公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穀梁傳曰、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國語韋氏註曰、齊逆子糾、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迎小白于莒、高氏曰、此盟蓋公意、杜氏曰、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蔇、魯地、瑯琊齊縣有蔇亭、張氏曰、今沂州承縣也、大夫、齊大宰、是時齊無君、大宰任國事、故不名、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書大夫同、澄按、糾與小白皆襄公之庶弟、而糾爲長、齊人擇君、先自長始、故大夫自至魯地、請糾于魯、

且觀糾之可立與否魯既要之以盟而齊大夫之意已不在糾矣姑徇魯而與之盟非其本心故歸即背之若是齊不來請魯自欲納糾則齊大夫安肯至魯地而受盟乎齊大夫既自至魯地請糾而復中變改圖背盟失信始謀之不審可罪也大夫不氏名者齊無君而以當國之大夫敵公也

夏

公伐齊納糾（納糾左作納子糾○高氏曰齊大夫既歸遂背蔇之）盟陰召小白而不迎糾魯始引兵伐齊而納糾方其納也小白猶未入于齊齊不受糾而公尚以蔇之盟彊欲納之夫頓子比燕伯失地之君內爲彊臣所拒非假大援不可復其位故經書納若出奔之子則異此矣既素無位又在外焉必有君父之命乃可以還否則國人義欲奉之庶乎其可苟非此二者而鄰國以兵來脅必欲其立豈王法所容乎晉納捷菑雖弗克猶貶伐齊納糾罪公也

齊小白入于齊（左傳曰桓公自莒先入　澄按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公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君齊齊人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于國而奉以爲君小白之立蓋齊國公議爲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爲齊君也入者難辭難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挾糾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秋

七月

丁酉葬齊襄公（賊已討而弟立　九月乃得葬）

八月

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公親將兵納糾小白既定猶不退師此戰書及書齊師蓋公不自戰微者與齊微者戰而魯敗也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乾時

九月

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曰鮑叔帥師來　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公羊傳曰脅我使我殺之也穀梁傳曰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范氏曰言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魯不能救護也趙氏曰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也澄曰趙說蓋非當從三傳未踰年之君稱子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白爭國書子糾以見魯莊擅立鄰國君之罪小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匹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罪而齊欲殺之乎今

（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糾爭國之罪偪魯殺之魯不能芘遂殺之于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

冬

濬洙（公羊傳曰畏齊也張氏曰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猶有畏齊之心故濬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未小甲戌冬至二月丙子大甲辰大寒三月丙午小甲戌雨水閏月乙亥大四月乙巳小旦日春分五月甲戌大六月甲辰大七月甲戌小丁酉二十四日八月癸卯大庚申十八日九月癸酉小十一月壬申小十二月辛丑大長曆是年閏八月）

十年（丁酉莊王十三年○蔡哀十一○曹莊十八○衛惠十六○晉緡二十一○鄭厲十七子儀十○陳宣九○杞靖二十○宋閔八○齊桓二○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

王正月

公敗齊師于長勺（勺市若切○左傳曰齊師伐我澄曰齊師

來伐以報乾時之戰而公敗其師也偏戰曰敗彼未陳而我薄之也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張氏曰戰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偏戰則出於不意僥幸一勝也）

二月

公侵宋（潛師掠境曰侵莊公僥幸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召郎之師也）

三月

宋人遷宿（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其陸氏曰移入封內以爲附庸也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烕國無遷國矣澄曰使宿之民從其君遷它処宋遂有其舊都之地）

夏

六月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莊以正月敗齊二月侵宋故齊宋二國合兵報魯駐兵于郎而未名所伐可見其師出之無名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繩證切○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

（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杜氏曰乘丘魯地劉氏曰齊宋揚兵整衆徑人之國欲窺利乘便攻取使魯人恫疑出奇計詐謀覆衆其軍以自救此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偷得一時之勝非深患止亂安國便民之道襄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秋

九月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杜氏曰荊楚本號後改爲楚莘蔡地獻舞蔡季啖氏曰蔡侯失地故名澄曰荊之下不書其君臣者狄之也荊爲中國患久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秋遂僭稱王猾夏彌甚殘滅小國以廣其土地者非一也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於春秋之經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見楚之浸彊前此與鄭會于鄧傳以爲始懼楚至此蔡果首受其禍此經書荊蠻猾夏之始蓋荊舉兵犯蔡至莘地蔡侯禦之爲荊所敗蔡侯師敗爲荊所獲而以之歸也蔡侯獻舞哀公也留於楚九年至魯莊十九年卒子肸嗣是爲穆公）

冬

十月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今濟南府歷城縣澄曰滅者夷其社稷絶其宗祀也齊桓方欲圖霸而首以私憾滅小國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譚子爵而不名者蓋是小國史冊不詳其名或曰爲彊大所吞雖失國而非其罪然聖筆決不以名不名而定其有罪無罪也奔不言出者國已滅矣無復有歸入之地也經書月六書日無大衍曆正月辛未小己卯冬至二月庚子大三月庚午小四月己亥大五月己巳小六月戊戌大七月戊辰小八月丁酉大九月丁卯小十月丙申大十一月丙寅小十二月乙未大）

十有一年（戊戌莊王十四年○蔡哀十二○曹莊十九○衛惠十七○晉緡二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齊桓三○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

王正月

夏

五月

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音兹○左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杜氏曰鄑魯地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

秋

宋大水（左傳曰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陸氏曰外災來告則書）

冬

王姬歸于齊（左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張氏曰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澄曰齊桓公娶王女以爲夫人而魯主其昏故書歸同於內女不書來逆常事無譏也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丑大乙酉冬至二月乙未小三月甲子大四月甲午小丙辰春分五月癸亥大戊寅十六日六月癸巳小七月壬戌大八月壬辰小九月辛酉大十月辛卯小己未秋分十一月庚申大己丑霜降閏月庚寅小十二月己未大長曆是年閏三月）

十有二年（己亥莊王十五年崩不書○蔡哀十三○曹莊二十○衛惠十八○晉緡二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三○宋閔十弑○齊桓四○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

王二月

紀叔姬歸于酅（公羊傳曰隱之也何氏曰痛其國滅無所歸也澄曰紀無國矣而曰紀叔姬者録其舊也按伯姬魯女爲紀侯大之夫人叔姬其娣也紀國既亾紀侯又死叔姬無所依紀季以酅爲齊附庸猶存紀之宗祀故歸就紀國宗祀所存之処而終其身得婦人從一而終之義焉然紀侯去國

九年之後乃始歸酅者俟季之位定也唯恐齊不能容季而紀祀不可存則酅不可依也又見其謹審遠辱之識焉賢哉叔姬也杜氏曰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係之紀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稱紀言紀之婦也蓋紀侯去國之後死於它而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胡氏曰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亾矣不歸于魯全節守義不以亾故而虧婦道也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寡居守志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亾何忍棄之其聞叔姬之風乎）

夏

四月

秋

八月

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左傳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殺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張氏曰仇牧遇弒君之賊不畏彊禦死於其難故書及華督弒君亂臣死不償責故不書澄曰公羊傳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按萬稱名是自魯歸宋而爲再命之大夫也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爲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弒也自取之也

冬

十月

宋萬出奔陳

左傳曰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之胡氏曰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不書殺萬特書萬出奔陳以著陳人黨賊之罪張氏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瀦之之意何如澄曰陳之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爲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敗賊而立君然賊既逸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丑大庚寅冬至二月己未小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小五月丁亥大六月丁巳小七月丙戌大八月丙辰小九月乙酉大經八月甲午在此月十月乙卯小十一月甲申大十二月甲寅小長曆甲午八月九日

十有三年

庚子僖王元年○齊覇桓公五年○蔡哀十四○曹莊二十一○衛惠十九○晉緡二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左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杜氏曰北杏齊地澄曰是時管仲爲

攻四年矣孰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而始爲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弑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考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幷宋四國而已又君不躬至而卿代行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宋陳蔡以卿會君故降而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盟會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盟會由文七年扈之盟始張氏曰宋弑君之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定宋亂陳蔡邾並來受命齊桓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擧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喻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之事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之外齊宋衛邢皆稱人殆齊桓故事歟

夏

六月

齊人滅遂

管仲相桓公方將糾合諸侯以圖霸而前此滅譚今又滅遂不仁甚矣此孔門所以羞稱齊桓曾西所以不爲管仲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張氏曰蛇丘屬漢泰山郡隧鄉故遂國也

秋

七月

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曰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杜氏曰柯齊之阿邑張氏曰今鄆州東阿縣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爾趙氏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盟後未嘗歸魯田其事妄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癸未大乙未冬至二月癸丑小三月壬午大四月壬子小五月辛巳大六月辛亥大七月辛巳小八月庚戌大九月庚辰小十月己酉大十一月己卯小十二月戊申大

十有四年

辛丑僖王二年○齊霸桓六○蔡哀十五○曹莊二十二○衛惠二十○晉緡二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

取成而還（澄按比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蓋假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孚也張氏曰伐宋同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撫也經子曰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亦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彊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夏

單伯會伐宋（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霸故齊雖不欲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張氏曰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羣會宋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也）

秋

七月

荊入蔡（左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于莘以蔡侯歸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入蔡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徹桑土繆牖户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也澄曰齊雖圖霸方未能以帖荊十年荊方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痛中國之不競也）

冬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戈見切）

○左傳曰宋服故也杜氏曰鄄衛地張氏曰今濮州鄄城縣澄曰春齊陳曹三國之人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矣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霸蓋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戊寅小庚子冬至二月丁未大三月丁丑小四月丙午大五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傳甲子二十日七月乙亥小八月甲辰大癸酉大暑閏月甲戌大九月甲辰小旦日処暑十月癸酉大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申大長曆是年閏五月

十有五年（壬寅僖王三年○齊覇桓七○蔡哀十六○曹莊二十三○衛惠二十一○晉緡二十六○鄭厲二十二○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曰齊始覇也）張氏曰傳謂始覇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自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一叛蓋齊覇駸駸而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劉氏曰伯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郳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覇在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之時自此始爲諸侯主矣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

夫人姜氏如齊（張氏曰文姜播惡齊襄之世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覇業而不之拒襄陵許氏曰鄄之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弛夫人復啓越竟之恣遂成如莒之姦

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作兒○左傳曰諸侯爲宋伐郳）張氏曰小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爲宋伐之宋序齊上蓋齊桓覇體未全正此役爲宋而興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爲道而序鄭之上也劉氏曰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先諸侯猶未成乎覇也明年會幽爲九合之始九者始于幽終于淮澄按九合之數說各不同故朱子以爲九當作糾杜氏謬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攘夷狄以救中國爲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斷德之小乎

鄭人侵宋（左傳曰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冬

十月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壬寅小丙午冬至二月辛未大三月辛丑小四月庚午大五月庚子小六月己巳大七月己亥小八月戊辰大九月戊戌小十月丁卯大十一月丁酉小十二月丙寅大

十有六年（癸卯僖王四年○齊覇桓八○蔡哀十七○曹莊二十四○衛惠二十二○晉武公稱三十八年○鄭厲二十三○陳宣十五○杞共三○宋

（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

王正月

夏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左傳曰宋故也孫氏曰鄭背郪之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者與伐郳義同張氏曰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郳又爲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

荆伐鄭（左傳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孫氏曰桓未能救中國也張氏曰蓋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

十有二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穀無公字許男下左無曹伯字○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爲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嘗有之事也諸侯尊桓公爲霸而主盟然桓公執謙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同者列國相與盟而莫適爲主及二十七年再盟于幽齊亦未專主盟也至僖二年宋江黃盟貫齊始爲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杜氏曰陳國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

邾子克卒（克邾儀父也蓋齊桓請命于王爵之爲子而儀父改名克也子瑣嗣）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丙申大辛亥冬至二月丙寅小三月乙未大四月乙丑小五月甲午大六月甲子小七月癸巳大八月癸亥小九月壬辰大十月壬戌小十一月辛卯大十二月辛酉小

十有七年（甲辰僖王五年崩不書○齊霸桓九○蔡哀十八○曹莊二十五○衛惠二十三○晉武三十九○鄭厲二十四○陳宣十六○杞共四○宋

（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

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詹者鄭再命之大夫鄭嘗再會鄄又背）之而侵宋今雖盟幽然其心必又有不誠服於齊者故齊執其大夫不知當時指何罪而執之左氏以爲鄭不朝也孔氏曰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戚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爲霸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不爲霸矣

夏

齊人殲于遂（殲公作瀸○左傳曰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澄曰殲者盡殺之之辭齊桓霸事方興而以彊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遂者或又凌蔑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也張氏曰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

鄭詹自齊逃來（常山劉氏曰詹爲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它國斯可賤也蘇氏曰詹之義當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書逃來賤之也胡氏曰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詹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致防閑弛慢國亾逸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爲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罪也

冬

多麋（麋鹿之大者魯地所有昔不如是之多而今之多過於常時異也故）書高郵孫氏曰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

經書月無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寅大丙辰冬至二月庚申小三月己丑大四月己未小丁亥春分閏月戊子大五月戊午小旦日穀雨六月丁亥大七月丁巳小八月丙戌大九月丙辰小十月乙酉大十一月乙卯小十二月甲申大辰

曆是年閏六月

十有八年（乙巳惠王元年○齊霸桓十○蔡哀十九○曹莊二十六○衛）

（惠二十四○晉獻公佹諸元年○鄭厲二十五○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

王三月

日有食之孫氏曰不日不朔日朔俱失也呂氏曰史失之春秋無由追攷也

夏

公追戎于濟西戎即隱公桓公與之盟者追謂於其已退而躡

其後以逐之也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遄退故魯莊以兵遠追逐之至於濟水之西也孫氏曰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

秋

有蜮穀梁傳曰一有一亾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傳曰記異也何氏曰以有爲異也杜氏曰蜮短狐含沙射人張氏曰蜮能含沙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南水濵有之魯所無也

冬

十月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甲寅大辛酉冬至二月甲申小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日食沈括謂春秋日食三十六淮南衛朴能推筭三十五獨不得莊十八年三月者一杜預長曆三月癸未朔不入食限劉孝孫以爲五月壬子朔食與大衍曆合經書三月閏差也六月壬午小七月辛亥大八月辛巳大九月辛亥小十月庚辰大十一月庚戌小十二月己卯大

十有九年（丙午惠王二年○齊覇桓十一○蔡哀二十○曹莊二十七○衛惠二十五○晉獻二○鄭厲二十六○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洹七○秦

宣公元年○楚文十五）

春

王正月

夏

四月

秋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子結魯三命大夫魯因受鄭詹之逃疑得罪於齊覇故命公子結

（與齊宋二君會鄄而盟冀以釋前罪而鄄之巨室有嫁女為陳人之婦者結以庶女媵之因有盟鄄之便而送其女於鄄然後與齊宋盟春秋以其不敬君命故先書其私事而反以君命之正事為遂事例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盟不惟不足以釋齊之怒而又以重魯之罪是以致齊之來伐也）

夫人姜氏如莒（夫人自齊襄既弒之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托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因此又復縱恣故於今如莒也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它國乎）

冬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魯之臣送己女為媵而遂與霸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霸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己酉小丁卯冬至二月戊寅大三月戊申小四月丁丑大五月丁未小六月丙子大七月丙午小八月乙亥大九月乙巳小十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十二月癸酉大）

二十年（丁未惠王三年○齊霸桓十二○蔡穆侯肸元年○曹莊二十八○衛惠二十六○晉獻三○鄭厲二十七○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杜敖熊囏元年）

春

王二月

夫人姜氏如莒（比年書夫人往它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哉）

夏

齊大災（張氏曰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秋

七月

冬

齊人伐戎（戎穀作我○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夷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癸卯大壬申冬至閏月癸酉小二月壬寅大三月壬申小四月辛丑大五月辛未小六月庚子大七月庚午小八月己亥大九）

（丸己巳小十月戊戌大十一月戊辰小十二月丁酉大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二十有一年（戊申惠王四年○齊覇桓十三○蔡穆二○曹莊二十九○衛惠二十七○晉獻四○鄭厲二十八○卒○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杜二）

春

王正月

夏

五月

辛酉鄭伯突卒（突鄭厲公也在位二十八年子捷嗣是爲文公）

（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旣殁奪忽之位其後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簒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

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夫人桓公之夫人莊公之母也）

冬

十有二月

葬鄭厲公（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卯小丁丑冬至二月丙申大三月丙寅小四月乙未大五月乙丑大六月乙未小經五月辛酉在此月七月甲子大八月甲午小經七月戊戌在此月九月癸亥大十月癸巳小十一月壬戌大十二月壬辰小長曆辛酉五月二十七日戊戌七月五日）

二十有二年（己酉惠王五年○齊桓覇十四○蔡穆三○曹莊三十○衛惠二十八○晉獻五○鄭文公捷元年○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杜三）

春

王正月

肆大眚（眚公作省○肆謂縱放之也眚謂過誤而犯者虞書言眚災肆赦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斟量於其間不一槩也今書肆大眚則是罪之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姦佚罰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

制。宜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書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爲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迫於大義。不敢加以夫之謚。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將以掩其惡也。然而欺天罔民。壞先王之制。則其罪又不若從其夫之謚耳。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謚從夫。文姜別作謚。以其得罪於先公也。其後或妾母僭稱夫人。或雖正嫡亦不能從夫謚者。著禮之變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上聲○穀梁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小大。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者。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胡氏曰。殺而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澄曰公子言其屬也。非稱其氏也。屬之下單稱名。與再命之大夫同。故穀梁以爲公子之重視大夫）

夏

五月（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爾。或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爲五也）

秋

七月

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及高傒盟。蓋求昏于齊也。高傒齊三命之卿。當國者。豈吾微者可與之盟哉。孰及之。公也。趙氏以爲凡盟不日內皆指公也）

冬

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親納幣。非禮也。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

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啖氏曰。魯往它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它國來亦如之。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昏之速也。澄曰。魯莊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己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辛酉大。壬午冬至。二月辛卯小。經正月癸丑在此月。三月庚申大。四月庚寅小。五月己未大。六月己丑小。七月戊午大。乙酉夏至。八月戊子小。經七月丙申在此月。九月丁巳大。丙戌處暑。十月丁亥大。丙辰秋分。閏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丁亥霜降。十二月丙辰小。長曆癸丑正月二十三日。丙申七月九日

二十有三年（庚戌惠王六年○齊霸桓十五○蔡穆四○曹莊三十一辛○衛惠二十九○晉獻六○鄭文二○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頵元年）

春

公至自齊（至之者。譏之也。譏其不當親往納幣也）

祭叔來聘（祭。音債○祭者周畿內之國。隱之時爵爲伯。桓之時爵爲公。叔者公之弟。貳君者也。例稱字。畿內之國。王臣也。不當外交諸侯。而祭國入春秋以來至今凡三交魯矣。伯之來公之來。來下不書其事。蓋伯與公君也。行兩君相見之禮。是朝魯也。王臣外交通問且不可。況以畿內之國朝畿外之諸侯。烏可哉。故不書曰朝。而但曰來。祭叔臣也。蓋以臣禮見公。然當時有介弟攝君行禮之事。若不書聘。則或疑其爲攝君而行朝禮也。故書來聘者。見其奉君命以聘。而非攝君事以朝。此春秋別嫌明微之意。若夫王臣私交之非禮。則或朝或聘。其罪一也）

夏

公如齊觀社（公求昏於齊。而齊之許未慤。於是公屈尊親往納幣以致請而未得齊之諾。欲再往齊致請而無名。遂托觀社以行。夫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春秋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又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

（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其議與前納幣之至同）

荆人來聘（按前書敗蔡入蔡伐鄭單書荆此於荆下加人字者啖氏曰若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以成文爾無它意也陸氏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

公及齊侯遇于穀（昏議猶未定故又遇于穀以致請）

蕭叔朝公（蕭附庸國今徐州蕭縣叔蕭君之弟貳君者攝君行朝禮）

（朝公者朝公于穀也朝聘當廟受于野非禮也介弟攝君而朝又行朝禮于野蕭之朝魯之受皆非也交譏之）

秋

丹桓宮楹（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

十有一月

曹伯射姑卒（射音亦○射姑莊公也在位三十一年蓋世子羈嗣踰年而庶子赤簒立是爲僖公史記世家赤作夷）

十有二月

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又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〻不可則已許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郤魯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遂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杜

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扈齊地）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酉大戊子冬至二月乙卯小三月甲申大四月甲寅小五月癸未大六月癸丑小七月壬午大八月壬子小九月辛巳大十月辛亥小十一月庚辰大十二月庚戌大甲寅五日）

二十有四年（辛亥惠王七年○齊覇桓十六○蔡穆五○曹僖公赤元年○衛惠三十○晉獻七○鄭文三○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

王三月

刻桓宮桷（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澄曰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丹楹刻桷者以齊女將歸見于禰廟故示此華靡以夸之也）

葬曹莊公（曹羈嗣位而葬其父也）

夏

公如齊逆女（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則非常也故書）

秋

公至自齊（納幣之久而後親迎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至之以示譏也）

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澄曰凡卿爲君逆夫人本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夫人後公而入蓋夫人難之以要公也公羊謂夫人與公有所約而後入所謂有所約者杜氏以爲以孟任故蓋公娶孟任必與公約不復娶孟任而後入也入者非順易之辭有阻難之意焉張氏曰見莊公不夫哀姜妬忌之情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音迪○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用幣以幣爲贄也凡見必用贄卿贄以羔大夫贄以鴈士贄以雉婦人之贄榛栗棗脩而已夫人姜氏既入莊公欲夸寵之故使同宗大夫之婦用幣爲贄以見也）

大水（陰盛所致也）

冬

戎侵曹（侵曹蓋納赤也）

曹羈出奔陳（杜氏曰羈蓋曹世子微弱不能自定澄按上年十一月曹莊公射姑卒今年三月而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今年冬在位期年矣爲戎所逐而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

赤歸于曹（赤曹僖公名蓋曹莊公之庶子羈之弟也歸者易辭爲戎所納故易義與突歸于鄭同但彼先書突歸而後書忽出蓋祭仲在宋挈突以歸而後忽出此則羈避戎兵出而赤乃得歸也張氏曰羈繫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繫國庶孽也赤以庶逐適戎以脅諸夏天子方伯不能正）

郭公（郭國名或云即虢也公爵畿內八命之國也公下文缺或云公字疑

（是亾字書郭亾義與梁亾同劉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亾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亾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亾也考其時與事或然）

（經書月二書曰二大衍曆正月庚辰小癸巳冬至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經八月丁丑戊寅在此月十月乙巳大十一月乙亥小十二月甲辰大長曆是年閏七月丁丑八月三日戊寅四日）

二十有五年（壬子惠王八年○齊霸桓十七○蔡穆六○曹僖二○衛惠三十一○卒○晉獻八○鄭文四○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

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左傳曰始結陳好也杜氏曰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入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澄曰女氏叔字天子所命四命之大夫陳三恪也其初公爵故有四命之孤）

夏

五月

癸丑衛侯朔卒（朔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其子赤嗣是爲懿公）

六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穀梁傳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澄謂日食者陰盛陽微鼓聲以助陽氣）

伯姬歸于杞（高氏曰凡內女書歸若時君之女則加子字以別之此伯姬蓋桓公末歲所生之女于今殆二十有餘歲失時而後嫁也陸氏曰不言逆者夫自逆常事不書澄以它書攷證蓋歸于杞惠公）

秋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

公子友如陳（杜氏曰報女叔之聘）

（經書月二書曰二大衍曆正月甲戌小戊戌冬至二月癸卯大三月癸酉小四月壬寅大五月壬申大庚子穀雨六月壬寅小庚午小滿經五月癸丑在此月）

（閏月辛未大日食經書六月朔置閏不同也七月辛丑小旦日夏至八月庚午大九月庚子小十月己巳大十一月己亥小十二月戊辰大長曆癸丑五月十一日）

二十有六年（癸丑惠王九年○齊覇桓十八○蔡穆七○曹僖三○衛懿公赤元年○晉獻九○鄭文五○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脫春字）

公伐戎（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襄陵許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我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夏

公至自伐戎（襄陵許氏曰以伐戎致大伐戎也杜氏鄂曰伐戎無譏也所以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必書至以危之）

曹殺其大夫（劉氏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張氏曰曹伯赤殺之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原繁傳瑕與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澄曰大夫不書氏名被殺者無罪也唯此年曹殺大夫僖二十七年宋殺大夫文七年宋人殺大夫三條爾其它縱或無罪必有被殺之因是亦罪也縱或有罪亦當告之天子侯國不得專殺也）

秋

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張氏曰徐嬴姓國國近齊魯今徐州彭城境也澄曰穆王以後徐僭稱王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于猾夏今見楚彊則服于楚國與宋鄰必與宋有惡齊桓為宋伐之故令宋主兵而序齊上齊宋蓋皆卿也以公在故降稱人胡氏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徐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徐與戎合兵表裏為魯患也故雖齊宋師少而公獨親行）

冬

十有二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戌小癸卯冬至二月丁卯大三月丁酉小四月丙寅大五月丙申小六月乙丑大七月乙未小八月甲子大九月甲午大十月甲子小十一月癸巳大十二月癸亥小日食）

二十有七年（甲寅惠王十年○齊覇桓十九○蔡穆八○曹僖四○衛

（懿二○晉獻十○鄭文六○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

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音滔○陸氏曰參譏之沙隨程氏曰與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之事同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也杜氏曰洮魯地張氏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也）

夏

六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傳曰陳鄭服也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澄曰同盟者齊桓猶未專主會也）

秋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禮臣既沒不名故稱字猶管夷吾稱管仲也按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公子友如陳無以

異於常時奉君命而使者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愛皆非禮也參譏之）

冬

杞伯姬來（趙氏曰譏無父母而來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皆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爾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杞也而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莒慶來逆叔姬（此亦是桓公之女昏姻失時年近三十而始嫁也大夫娶公女公不自主而使大夫主之凡書者譏尊卑不敵而公自主之也莒慶莒國之卿再命稱名莒無三命之卿此其上卿也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皆非莊公之女伯姬歸于杞不以叔姬娣而以適莒慶者卑杞故也不曰逆女而曰逆叔姬以別卿為君逆者也慶不氏者莒小國無三命卿與齊高固異）

杞伯來朝（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氏曰城濮衛地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壬辰大己酉冬至二月壬戌小三月辛卯大四

（月辛酉小五月庚寅大六月庚申小七月己丑大八月己未小九月戊子大十月戊午小十一月丁亥大十二月丁巳大）

二十有八年（乙卯惠王十一年○齊覇桓二十○蔡穆九○曹僖五○衛懿三○晉獻十一○鄭文七○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

王三月

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伐衛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高氏曰初蔿國奉子頹犯王而不克奔衛衛興兵助頹犯王而齊爲覇主不能奔救及鄭伯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侯以能尊王室覇諸侯而所爲乃若是沙隨程氏曰齊侯自去年已會公于城濮則駐師于衛地久矣而曰三月甲寅伐衛衛受子頹之奔王命齊侯伐之則齊侯待於城濮爲有禮矣及衛人不服而戰則前乎甲寅之日其伐未果也是宜以衛人主兵張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然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爲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澄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于衛地矣今年春伐衛稱人者蓋齊侯待于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踈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衂也）

夏

四月

丁未邾子瑣卒（瑣在位十二年其子蘧蒢嗣）

秋

荆伐鄭（左傳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胡氏曰子元無故伐鄭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澄曰齊覇已盛而楚猶敢伐其與國恃其彊而不畏齊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三字○左傳曰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曰善救鄭也胡氏曰得救急卹鄰之義桓公攘戎狄安中國之事見矣澄曰齊宋皆卿壓於公故稱人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時桓公攘楚之計未定楚政雖亂然自若敎蚡冒至于武文兵制尚在其後二年之間殺子元而授政令尹子文復修國

政。故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非此時比。故僅能使之受盟。終不足以大服之也

冬、

築郿（郿音眉。公作微）○築者創始造邑也。夏時之冬。用民力之時。魯之冬則有建酉建戌之月。未可用民力也。杜氏曰。郿魯下邑

大無麥禾 此於冬後總記一年之事。夏秋之間既無麥。秋冬之間又無禾。禾黍稷稻粱也。大無者言全無也。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螽之災。而書大無麥禾。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

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所謂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作臣○外傳魯語曰。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劉氏曰。君子之爲國也。務農重穀。節用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憂之。以急病讓夷爲功。何其未與。澄曰臧孫氏。辰名。魯世卿。三命。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故雖饑而民不害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是年冬大無麥禾。而臧孫即往告糴于齊。見魯之無政事而財用不足也。張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死於溝壑矣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亥小。甲寅冬至。二月丙辰大。甲申大寒。閏月丙戌小。甲寅二十九日。三月乙卯大。旦日雨水。四月乙酉小。丁未二十三日。五月甲寅大。六月甲申小。七月癸丑大。八月癸未小。九月壬子大。十月壬午小。十

一月辛亥大。十二月辛巳小。長曆。是年閏三月。甲寅三月晦日

二十有九年

（丙辰惠王十二年○齊霸桓二十一○蔡穆十○曹僖六○衛懿四○晉獻十二○鄭文八○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

新延廄 穀梁傳曰。冬築郿。春新延廄。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孫氏曰。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則民饑矣。延廄雖壞。未新可也。莊公不愛民力若此。澄曰。新有故而脩之也、延廄。馬閑也

夏

鄭人侵許（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襄陵許氏曰許以近楚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求好焉）

秋

有蜚（蜚音吠○公羊傳曰記異也何氏曰惡臭之蟲南粤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澄曰書螟書螽止言螟螽為災則書也蝝曰生麋曰多蜚曰有不常多而今多不常生而今生不常有而今有也鸜鵒亦昔無而今有書來者以其自它國而來也蜚蜮它処所有而此地今自生其有非自彼來穀梁以為一有一亾是也）

冬

十有二月

紀叔姬卒（啖氏曰内女為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也禮諸侯絶朞服唯適國君者為之服大功九月尊卑敵故也許嫁為夫人者亦然其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澄按叔姬娣也自隱公厚於先君之女以夫人之禮而歸之於紀自此以後魯紀二國之待叔姬叔姬之所以自待其身皆

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以見魯之過於厚而非禮也然則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二年歸于鄭此卒于鄭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者蓋國亾無所依託雖寄寓於鄭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伯姬之娣則如初也）

城諸及防（杜氏曰諸防皆魯邑張氏曰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及者別二邑也澄曰但言城諸防則似一邑然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書之於農隙愈於非時者爾於春夏書之者譏可知也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者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郿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廐於是又城諸及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戌大己未冬至二月庚辰小三月乙酉大四月己卯大五月己酉小六月戊寅大七月戊申小八月丁丑大九月丁未小十月丙子大十一月丙午小十二月乙亥大

三十年（丁巳惠王十三年○齊覇桓二十二○蔡穆十一○曹僖七○衛懿五○晉獻十三○鄭文九○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春

王正月

夏

師次于成（左無師字。○師，將卑師衆也。張氏曰：成，魯地，杜譜今泰山鉅平縣東南。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爾）

秋

七月

齊人降鄣（降，奚江切。鄣，音章。○杜氏曰：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降，服而爲附庸也。常山劉氏曰：不書鄣降而曰降鄣，齊肆彊力脅而服之也。高郵孫氏曰：郕降于齊師，是時齊魯之師，猶會圍郕，郕不降我而獨降齊，非齊師能使之降，郕自降爾。齊人降鄣，非鄣欲降也，齊降之爾）

八月

癸亥葬紀叔姬（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禮）

九月

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孫氏曰：書鼓用牲者，譏其用牲爾，非謂九月不鼓也）

冬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上聲。○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張氏曰：簡禮以蒐軍旅之事。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蓋魯地。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趙氏曰：伐山戎當書齊侯，獻戎捷當書齊人，交互致誤爾。程子曰：蓋互錯一字。杜氏曰：山戎，北狄）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乙巳小，甲子冬至，二月甲戌大，三月甲辰小，四月癸酉大，五月癸卯小，六月壬申大，七月壬寅小，八月辛未大，九月辛丑小。經八月癸亥在此月，十月庚午大，日食，經書九月，置閏不同也。十一月庚子大，閏月庚午小，十二月己亥大。長曆是年閏二月癸亥，八月二十三日）

三十有一年（戊午，惠王十四年。○齊霸桓二十三。○蔡穆十二。○曹僖八。○衛懿六。○晉獻十四。○鄭文十。○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年）

春

築臺于郎（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劉氏曰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譏厲民也）

夏

薛伯卒（薛侯爵今稱伯降班而告終也小國無可攷不知其名）

築臺于薛（杜氏曰薛魯地）

六月

齊侯來獻戎捷（侯字當從趙氏作人齊之將伐戎也嘗與魯莊遇于魯濟以謀之伐而得勝故使人獻捷于魯以嘉其謀之中也）

秋

築臺于秦（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寰宇記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莊公一歲三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

冬

不雨（蓋歷建酉建戌建亥之月凡三月無雨也）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己巳小己巳冬至二月戊戌大三月戊辰小四月丁酉大五月丁卯小六月丙申大七月丙寅小八月乙未大九月乙丑小十月甲午大十一月甲子小十二月癸巳大）

三十有二年（己未惠王十五年○齊覇桓二十四○蔡穆十三○曹僖九○衛懿十○晉獻十五○鄭文十一○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

城小穀（范氏曰小穀魯地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求嘉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螽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廐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荐饑而輕用民力乎澄按左傳云城小穀爲管仲也而杜氏注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且釋此地名爲在齊之濟北穀城縣唯春山孫氏以爲在魯之曲阜西北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攷此詳矣高氏曰先儒以小穀爲齊邑魯爲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爲管仲城邑乎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一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涉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文十七年宣十四年盟會者乃濟北之

穀

夏

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左傳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張氏曰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梁丘在濟州昌邑縣西南高氏曰梁丘宋地齊侯將會諸侯爲鄭謀楚而宋公先遇于梁丘宋序齊上者地主也用兵則以主兵者爲先盟會則以主盟者爲先若相遇則以地爲賓主皆非其地莫適爲主則序以爵而已）

秋

七月

癸巳公子牙卒（左傳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歸及逵泉而卒公羊傳曰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爲亂乎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將而誅焉誅不避兄君臣之義也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沙隨程氏曰牙叔孫氏之祖也左氏以爲欲立慶父而季友酖殺之莊公年四十有五距薨時尚

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而二傳以爲將弑公又不近理蓋是見閔公不書即位考例不合故爲是異說牙實善終也高氏曰左氏具載季友殺叔牙之事考之於經全不寓微意以此言之公子牙蓋自卒爾）

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書月書日謹之書其所詳凶變也路寢正寢也病病遷居正寢而於正寢終焉禮也）

冬

十月

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般音班○左傳曰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成季奔陳立閔公孫氏曰子般莊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莊公未葬故名不薨不地者降成君也此與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義同沙隨程氏曰般之卒書日辰書名與襄三十一年子野同蓋亦令終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不書日辰不名則故可知也先儒謂君薨子名既葬稱子然景王既葬矣王子猛猶名是此例不通也胡瑗謂子般非遇弑信然高氏曰新君未踰年稱子莊公薨般既立不幸而卒三傳皆以爲慶父所殺考之於經所書與子野同若以子般爲被弑則子野亦豈被弑乎惟文十八年書

子卒而不名者乃被弑也何則既書子卒即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蓋文公既薨子赤爲宣公襄仲所弑而弑君之賊自立姜氏不能容自歸于父母之國也子般子野皆非被弑而子般特以哀姜慶父之故疑若爲其所弑爾春秋别嫌明微深辨乎疑似之際豈有實弑其君而全不寓微意乃區區曲爲之諱乎

公子慶父如齊

沙隨程氏曰公薨子般卒慶父以國統未定請於霸主而國人立閔公高氏曰若以慶父弑君而出奔則聖人豈不著其出奔之罪乎知此非出奔也蓋公薨子卒繼嗣未定慶父雖有僥倖之心而身爲國卿加以公子之貴有嫌疑之避於是如齊告難蓋以桓公始霸謀定其君及自齊歸魯已立閔慶父始有簒弑之意故明年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而仲孫謂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澄按諸説誤謂慶父弑般故有以此爲出奔齊者亦有以此爲自托於齊者竊詳閔二年慶父哀姜弑閔公慶父不容於魯國遄出奔莒哀姜於齊親也亦有所憚而不敢歸齊逃罪于邾竟不免於死齊桓霸令如此設使慶父實弑子般果何所恃而遽敢如齊乎齊桓亦何所顧惜何所阿徇而不問其罪乎以此知子般之非弑也不然齊桓實縱於般之弑而嚴察於閔之弑何其用刑之頗也因左傳事迹失實誤以子般爲被弑遂使魯臣虛負縱賊之罪霸主亦受佚罰之誣得孫胡程高三家一正前誤則見齊桓霸令之光明無可譏者矣

狄伐邢

狄北狄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今邢州龍岡縣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彊也高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國不自正故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暦正月癸亥大乙亥冬至二月癸巳小三月壬戌大四月壬辰小五月辛酉大六月辛卯小七月庚申大八月庚寅小經七月癸巳在此月九月己未大經八月癸亥在此月十月己丑小十一月戊午大經十月己未在此月十二月戊[illegible]長暦是年閏三月癸巳七月四日癸亥八[illegible]五[illegible]巳未十月二日

春秋纂言卷之三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母哀姜之娣一叔姜在位二[illegible]名開）

元年（庚申惠王十六年○齊霸桓二十五年○蔡穆十四年○曹昭公班[illegible]年○衛懿八年○晉獻[illegible]年○鄭文十二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illegible]成三年○楚成十一年[illegible]）

春

王正月（沙隨程氏曰不書即位與隱公同）

齊人救邢（左傳曰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張氏曰管仲請救邢桓公始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管仲蓋救諸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夏

六月

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

秋

八月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左傳曰請復季友也杜氏曰落姑齊地澄按左傳所載去年成季奔陳竊意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惟恐季友之歸閔公八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季子來歸（季者公子友之字子者天子大夫之爵而當時諸侯之大夫借以爲稱也凡諸侯之大夫無君在上者不稱名當時閔公幼弱政在大夫魯雖有君若無君然故季友至國慶父接之以大夫見大夫無復有以君召臣之禮此雖慶父之無君而友不露其謀亦姑徇之也君前臣名友不書名所以著魯臣之不知有君也）

冬

齊仲孫來（季友既歸而齊桓遣仲孫湫來省魯難書氏不書名者蓋魯臣以兩臣相見之禮接而不復以之見君來下不書其事非聘也其時慶父）

（專權本國之季子歸它國之仲孫來皆大夫自相交際不復知有君矣故上書季子此書仲孫皆不書名以著魯臣無君之罪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華孫同）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巳大庚辰冬至二月丁亥小三月丙辰大四月丙戌大五月丙辰小六月乙酉大七月乙卯小經六月辛酉在此月八月甲申大癸丑大暑閏月甲寅小九月癸未大癸未処暑十月癸丑小十一月壬午大十二月壬子小長曆辛酉六月八日）

二年（辛酉惠王十七年○齊覇桓二十六○蔡穆十五○曹昭二○衛懿九○晉獻十七○鄭文十三○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

王正月

齊人遷陽（遷者彊以兵力刼遷之也與宋人遷宿同謂遷其民於它処而取其地杜氏曰陽國名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

夏

五月

乙酉吉禘于莊公（吉者言喪制中未可以吉祭也禘者言羣公廟不當用禘樂也主未入廟故不稱莊宮而但稱莊公也張氏曰禘爲天子宗廟之大祭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雖先王所賜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兄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禮易喪祭今莊公之薨纔二十二月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簒而爲之又非它日僭禮之所得比矣）

秋

八月

辛丑公薨（左傳曰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澄按弑而書薨薨而不地義與隱公同）

九月

夫人姜氏孫于邾（孫去聲○左傳曰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澄按夫人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傳曰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

（之聲也乃縱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與）

冬

齊高子來盟（來盟蓋與季友盟立僖公也高傒不書名而書子者其時魯無君季友接之以二臣相見也）

十有二月

狄入衛（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杜氏曰戴公其年卒立文公孔氏曰此年之末文公即位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爾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怠政習貫為常公又重之亾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亾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時大國方與齊侯脅命欲為方伯才四十年淪於亾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慝則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澄聞之吾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曰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經書月五書曰二大衍曆正月辛巳大乙酉冬至二月辛亥小三月庚辰大四月庚戌小五月己卯大乙酉七日六月己酉小七月戊寅大八月戊申大九月戊寅小經八月辛丑在此月十月丁未大十一月丁丑小十二月丙午大長曆是年閏五月辛丑八月二十五日）

春秋纂言卷之四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壬戌惠王十八年○齊覇桓二十七年○蔡穆十六年○曹昭三年○衛文公燬元年○晉獻十八年○鄭文十四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

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作曹伯）

（○左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杜氏曰聶北邢地次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illegible]次于聶北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攖[illegible]公用兵之規模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澄按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元年春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師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閒以兵往來蹂踐邢衛之境邢雖未破亦岌岌矣至二年冬破衛國死衛君則狄之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齊桓率諸侯次于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夏

六月

邢遷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左傳曰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杜氏曰夷儀邢地張氏曰按輿地廣記河北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澄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雖自潰而非爲狄所入也諸侯逐退狄師然邢國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矣故諸侯之師具邢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也邢遷者邢自欲遷也故不曰遷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即夷儀也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書城夷儀而曰城邢也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

秋

七月

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曰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涉隨程氏曰夷齊地夫人薨不地今地故也齊爲我討也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於我也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慝失得之明驗也澄

（按自齊桓既霸之後諸矦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霸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或桓女或襄女雖己子兄子必殺無赦以義奪恩與石碏殺厚義同莊公求昏于齊當齊桓之世齊桓甚難其事莊公不憚屈辱求之始成昏魯莊齊桓計其年當相若則哀姜決非桓女若以爲僖女則必不娶其母之妹以爲夫人故疑是襄女也然襄公弑莊公之父而後乃娶其女其忘讎不天鬼神所不祐哀姜之不得其死也宜哉）

楚人伐鄭（孫氏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又稱荆今曰楚〻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彊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彊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illegible]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矦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八月

公會齊矦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左傳曰謀鄭故也澄曰邾人邾卿也有國君在臣雖當稱名亦降稱人杜氏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今宛丘縣也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矦謀之蓋楚方彊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氏曰邾人送哀姜還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邾人歸公要而敗之偃邾地沙隨程氏曰以受哀姜之故是必請于會而伐之）

冬

十月

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音狸公作犂穀作麗挐女居女加二切○杜氏曰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張氏曰求賂而以兵至沙隨程氏曰莒受慶父復侵我至酈故公子友帥師敗之澄曰莒小國其卿一命稱人挐國君之弟同於再命故稱名）

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沙隨程氏曰齊魯接境自甍于夷越一百七十日始至者魯人迎之不亟也杜氏曰不稱姜闕文經書月七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丙子小庚寅冬至二月乙巳大三月乙亥小四月甲辰大五月甲戌小六月癸卯大七月癸酉小八月壬寅大經七月戊辰在此月九月壬申小十月辛丑大十一月辛未小經十月壬午在此月十二月庚子大丁巳十八日長曆是年閏十一月戊辰七月二十七日壬午十月十二日）

二年（癸亥惠王十九年○齊霸桓二十八○蔡穆十七○曹昭四○衛文二○晉獻十九○鄭文十五○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

王正月

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穀梁傳曰楚丘衛邑也其城何封衛也不言城衛何衛未遷也胡氏曰桓公率諸侯城之而封衛也沙隨程氏曰閔二年十二月狄入衛至是踰年諸侯始城楚丘以处文公救患之師緩不及事且不亟其舊都故不列所以城之者張氏曰衛滅之後齊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漕漕今滑州也白馬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楚丘今開德府衛南縣蓋分板築之役于諸侯而魯往城之也劉氏曰詩序謂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由此而言文公先徙居而後建城市不得云衛未遷也薛氏曰楚丘衛之徙都也孰城之我城之也詩定之方中文公始作楚宮定星之中夏時之十月也十月遷楚丘俟衛遷而後魯城之書之若內邑然桓公爲有過矣澄曰胡程從左氏以爲諸侯城之張薛以爲魯獨力城之三傳胡張皆以爲城之而封衛劉薛以爲衛遷而後城按衛之有國舊矣爲狄所入而遷于楚丘曰封衛者繆也邢遷于夷儀而後諸侯城之此亦當是衛旣遷楚丘而後城之也然城邢序諸侯而此不序城邢不言城夷儀而此言城楚丘劉薛程氏蓋頗得經意又按閔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其月文公即位觀詩所謂作于楚宮皆文公自營其宮室豈待踰年之後魯方往城其邑乎況元年諸侯之城邢只是救邢之師就爲之城魯衛相去非接境諸侯皆無兵役而魯獨興衆遠適衛地築城齊桓之霸今應不如是疑當如莊三十二年城小穀之例楚丘亦是魯地隱七年凡伯聘魯而戎伐之于楚丘則楚丘之地在周東魯西故近魯之戎得就其地伐之但今無所考不見魯地之楚丘的在何处爾張氏謂戎伐凡伯之楚丘非衛地者是矣而又以楚丘爲梁國楚丘縣屬今之拱州則又不可以爲魯地也姑闕之）

夏

五月

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絀母之道僖公以小君葬之者禮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穀作夏○左傳曰晉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程子曰下陽邑也虢之亾由此故即書滅張氏曰下陽與上陽爲對虢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之所都也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晉獻公佹諸武公之子也武公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爲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爲務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璧馬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叚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虞首兵蓋以爵先晉亦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亾也）

秋

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貫公作貫澤○左傳曰服江黄也杜氏曰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張氏曰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黄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貫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

十月

不雨（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爲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楚人侵鄭（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以子文爲令尹子文毀家以紓國難兵勢寖彊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歲之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庚午大丙申冬至二月庚子小三月己巳大丁酉雨水四月己亥小五月戊辰大辛巳十四日丁酉穀雨閏月戊戌小六月丁）

（卯大戊辰小滿七月丁酉小八月丙寅大九月丙申小十月乙丑大十一月乙未小十二月甲子大）

三年（甲子惠王二十一年○齊霸桓二十九○蔡穆十八○曹昭五○衛文三○晉獻二十○鄭文十六○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

王正月

不雨（杜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夏

四月

不雨（與上年冬十月不雨此年春王正月不雨義同）

徐人取舒（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高郵孫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祀復存也襄陵許氏曰舒蓋荆與國徐人取之蓋倚齊魯張氏曰齊桓方霸而不能戢諸侯之吞并小國蓋方謀楚未暇討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縱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

雨（左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趙氏曰明旱不終夏不爲災爾）

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曰謀伐楚也張氏曰陽穀今東平府須成縣北隋置陽穀縣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胡氏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諸侯大衆同次于陘亭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觀伐楚後令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二國不會而自爲犄角之勢明矣）

冬

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左傳曰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氏曰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也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張氏曰魯宋爲一而列國無不從役矣）

楚人伐鄭（左傳曰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甲午小辛丑冬至二月癸亥大三月癸巳大四月癸亥小五月壬辰大六月壬戌小七月辛卯大八月辛酉小九月庚寅大十月庚申小十一月己丑大十二月己未小

四年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齊覇桓三十○蔡穆十九○曹昭六○衛文四○晉獻二十一○鄭文十七○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

王正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処北海寡人処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澄曰楚之馮陵諸夏有年矣地大兵彊未易制也管仲爲桓公謀之數年而後能興伐楚之師此至重大之事豈可輕試其鋒於它國桓公乃以一婦人之故憾蔡因行師過蔡顧以伐楚之兵小試於蔡以其師之無名故曰侵蔡小國也當此重兵如以石壓卵故一侵而蔡即潰也或謂蔡文王之胄而自獻舞以來甘心屈服于僭竊之夷桓公伐楚而先加兵於附楚之蔡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彊此說不然夫楚之猾夏先自蔡始虜獻舞以歸既而又入其國中國無能救援之者其附於楚豈得已哉桓公不先治猾夏之楚而先治不得已而附楚之蔡可謂失先後之宜輕重之序矣其威之震兵之彊豈待蔡潰而後震且彊也哉春秋書侵蔡者正以譏桓公興義師而首爲此不義之舉也遂者繼事之辭桓公合諸侯之師正爲伐楚設而乃先用之以侵蔡故春秋書伐楚爲遂事者若曰因侵蔡而遂以伐楚爾前經凡兩書遂皆同此義陘楚地杜氏謂潁川召陵縣有陘亭張氏謂今潁昌府郾城縣也按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其罪以致伐然楚衆方彊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而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夏

許男新臣卒（左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張氏曰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劉氏曰卒于師當曰卒于師今無稱焉去其師而復也古者君即位爲椑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于會曰會正也澄按桓十五年書許叔入于許新臣即許叔也至此在位四十二年子業嗣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氏完名其時楚未有三命大夫而此書氏名者蓋因其來盟桓公以霸主奉王命命之爲三命之卿若後世承制命官之類蓋以獎進楚人也來盟者楚子遣之來受盟諸侯之師在陘于師者于陘也屈完既至陘桓公嘉其來服故退師召陵以禮楚而與之盟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也張氏曰召陵在今郾城縣漢潁川郡召陵縣）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公羊傳曰濤塗之罪辟軍之道也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服東夷且歸桓公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執濤塗左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孫氏曰桓公與陳侯南服彊楚歸而返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

秋

及江人黃人伐陳（桓公怒陳轅濤塗欲利陳而誤軍道故既執濤塗又命魯微者同江黃以伐陳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張氏曰左氏與公羊所傳轅濤塗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恒怒轅濤塗之言耳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又再勒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爲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興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八月

公至自伐楚（公與齊桓爲它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

冬

十有二月

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竹茲後同○左傳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澄按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帖荊之功陳與有力一國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遄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六國皆將卑師少獨魯以三命之卿帥大衆以往蓋勤於奉霸令也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侵已甚也胡氏曰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得遠國之信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厚以責人而不自反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沙隨程氏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非有荊楚暴殄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彊夷甚畧罪弱國甚備非道也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行曆正月戊子大丙午冬至二月戊午小三月丁亥大四月丁巳小五月丙戌大六月丙辰小七月乙酉大八月乙卯大九月乙酉小十月甲寅大十一月甲申小辛亥霜降十二月癸丑大辛巳小雪）

五年（丙寅惠王二十二年○齊霸桓三十一○蔡穆二十○曹昭七○衛文五○晉獻二十二○鄭文十八○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傳曰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公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將立奚齊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陸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張氏曰申生爲獻公之家嗣又嬖驪姬而欲立奚齊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

（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所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姬蓋魯桓公之女杞惠公之夫人也合它書參究魯莊公二十二年爲杞惠公元年魯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生二子曰成公曰桓公自歸杞至今十五年矣故杜預以爲其子十歲左右又按魯桓公九年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知其夫之將亾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父道失夫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

公孫兹如牟（左傳曰如牟娶焉杜氏曰卿非君命不越境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爲逆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澄按魯公之如它國者往朝也魯臣之如它國者以公命往聘也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嘗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兹乃往聘于彼蓋以其私事行而有請於公假托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穀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今屬拱州以爲衛地非也王世子惠王之長子鄭也初惠王取陳嬀爲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率諸侯而定世子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襄世之事也）

秋

八月

諸侯盟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張氏曰無中事而舉諸侯者明世子之不與盟也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曰王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不聽逃其師而歸張氏曰惠王徇后之意欲易世子故不悅桓公此舉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鄭伯背公徇

（私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罪之澄按上書諸侯此書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徇惠王之命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左傳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亾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頵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竊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閒鄭而親帥師滅弦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澄曰弦子不稱名小國紀載不備不可考其名也）

九月

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

晉人執虞公（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亾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亾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晉侯圍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澄曰虞天子畿內之國八命之公也畿內之國與外諸侯不同受地於天子食其所有而歸其職貢晉執虞公則虞國所受之地爲晉有矣故不書滅虞其不書滅號者往年取虢之下陽書滅於斯時號已滅矣今再取上陽不過取其未盡之餘邑而已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未小辛亥冬至二十九日傳辛亥朔日南至蓋周置閏在先故也閏月壬子大二月壬午小旦日大寒三月辛亥大四月辛巳小五月庚戌大六月庚辰小七月己酉大八月己卯小庚子立秋九月戊申大朔日食黃道翼七度十月戊寅大十一月戊申小丙辰立冬十二月丁丑大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六年（丁卯惠王二十三年○齊覇桓三十二○蔡穆二十一○曹昭八○衛文六○晉獻二十三○鄭文十九○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

王正月

夏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左傳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杜氏曰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胡氏曰以霸主諸侯之力圍新造之邑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蓋桓公欲待其自服也）

秋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張氏曰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

冬

公至自伐鄭（孫氏曰出踰三時）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丁未小丁巳冬至二月丙子大三月丙午小四月乙亥大五月乙巳小六月甲戌大七月甲辰小八月癸酉大九月癸卯小十月壬申大十一月壬寅小十二月辛未大）

七年（戊辰惠王二十四年○齊霸桓三十三○蔡穆二十二○曹昭九卒○衛文七○晉獻二十四○鄭文二十○陳宣四十○杞成二十○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

齊人伐鄭（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故不煩諸侯也胡氏曰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夏

小邾子來朝（小邾子即郳黎來也郳蓋邾之別封齊桓請於王而爵之為子因改其國號曰邾上加小字者春秋以別於先封之邾也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殺申侯以說於齊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張氏曰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言申侯自楚奔鄭理或有之唯申侯不忠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霸從楚以啓霸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澄曰申侯名也再命之大夫鄭伯）

（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秋

七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穀作寧○左傳曰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授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於齊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爲内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按陸氏纂例云公穀無鄭世子華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有姑存之澄竊疑鄭世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必未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不與而鄭伯乞盟也此經當以無鄭世子華四字者爲是杜氏曰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

曹伯班卒（班公作般○班昭公也在位九年子襄嗣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公與齊桓盟未幾而友復聘齊必有其故或疑其爲請昏也）

冬

葬曹昭公（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辛丑小壬戌冬至二月庚午大三月庚子大四月庚午小五月己亥大六月己巳小七月戊戌大八月戊辰小九月丁酉大閏月丁卯小十月丙申大十一月丙寅小十二月乙未大長曆是年閏十一月）

八年（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齊霸桓三十四○蔡穆二十三○曹共公襄元年○衛文八○晉獻二十五○鄭文二十一○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

王正月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陳世子欵下公有鄭世子華○左傳曰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而告難于齊盟于洮謀王室也澄按左氏以爲七年之冬惠王已崩然經於今年之冬方書王崩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祕不發喪之理而春秋所書不考其實崩之日乃信其僞訃之日必不然也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簒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然非禮也至今年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王人者王朝一命之下士胡氏曰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方伯公侯之上尊君之義明矣

杜氏曰洮曹地

鄭伯乞盟（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王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王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胡氏曰乞者卑孫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可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此見人君之舉動不可不慎也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

夏

狄伐晉（左傳曰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澄按狄嘗伐邢入衛齊桓雖能存邢衛而未嘗挫狄師也故狄無所忌而其勢益張至此雖晉之大國亦敢於伐之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

七月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趙氏曰譏禘又譏致也但云夫人者）時君之妻陸氏曰聲姜也澄曰太廟者周公廟也禘者於周公之廟禘文王而以周公配也致者至之也夫人者僖公所娶之夫人也夫人之歸必因祭而見于太廟按士昏禮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諸侯之禮雖未之聞然必無初歸即見廟之禮也僖公娶于齊夫人之至適當禘于太廟之期就以見于廟而與祭非禮也邀其至於此故曰致何以不稱姜氏言用致夫人姜氏則不成辭也納幣逆女何以不書得禮之正無譏焉則常事爾故不書唯此禘太廟致夫人爲非禮故書也聲姜蓋齊桓公之女也

冬

十有二月

丁未天王崩（按正月齊會諸侯謀王室之難至此始書王崩者蓋惠王前歲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丑小丁卯冬至二月甲午大三月甲子小四月癸巳大五月癸亥小六月壬辰大七月壬戌大八月壬辰小九月辛酉大十月辛卯小十一月庚申大十二月庚寅小丁未十八日長曆是年又閏十一月）

九年（庚午襄王元年○齊霸桓三十五○蔡穆二十四○曹共二○衛文九○晉獻二十六卒○鄭文二十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

王三月

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作禦○御說宋桓公也在位三十一年世子茲父嗣是爲襄公）

夏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左傳曰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澄曰宰冢宰天子之卿六命公爵天子之三公八命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

（公所食之邑也宰名孔蓋以三公爲六卿之長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張氏曰今開封雍丘縣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出會諸侯故曰子穀梁氏譏其背殯出會蓋非有金革至急之事喪僅逾時豈可出乎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均爲非禮亦孟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爾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重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

秋

七月

乙酉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啖氏曰內女爲諸侯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者亦然其爲媵及嫁大子公子大夫則不書孫氏曰直曰伯姬未適人也未適人卒者許嫁則服服則得常常則不書書者譏不服也十六年鄫季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皆此義也杜氏謂曰伯姬謂許嫁之內女若嫁爲夫人則加其國之稱澄曰伯姬蓋莊公之女或以爲僖公之女者非）

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曰宰孔先歸穀梁傳曰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孟子曰初命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尊賢）

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胡氏曰觀初命之辭則桓公翼戴襄王之實信矣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蓋脩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畧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爲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紀宰孔歸遇晉侯如會而謂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遂止晉侯之行蓋本原不正而驕吝形孫氏曰桓公內率諸侯外攘夷狄討逆誅亂以救中國經營馳驟三十年勞亦至矣然自服強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翼戴天子前致王世子于首止今致宰周公于葵丘盈已甚矣趙氏曰按此會唯有六國至十三年會于鹹有七國十五年盟于牡丘亦七國並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日後几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

甲戌晉侯佹諸卒（甲戌左作甲子甲子不當在戊辰後今從公穀佹公作詭○佹諸晉獻公也在位二十六年孽子奚齊卓子相繼而立皆弑秦納庶子夷吾是爲惠公）

冬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傳曰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澄曰獻公未葬故不曰弑其君而曰殺其君之子杜氏謂曰春秋殺它國未踰年之君有二此年書晉里克文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也然齊舍稱君奚齊稱君之子立皆未踰年而所稱不同得無其旨哉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何不云其君之子乎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范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

（經書月三書日四大衍曆正月己未大壬申冬至二月己丑小三月戊午大丁丑二十日四月戊子小五月丁巳大六月丁亥小七月丙辰大乙酉三十日八月丙戌小九月乙卯大戊辰十四日甲戌二十日十月乙酉大十一月乙卯小十二月甲申大長曆七月無乙酉）

十年（辛未襄王二年○齊覇桓三十六○蔡穆二十五○曹共三○衛文十○晉惠公夷吾元年○鄭文二十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二十楚成二十二）

春

王正月

公如齊（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它國異也十五年如）

齊同此。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霸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左傳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張氏曰。温今孟州温縣。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

澄曰。按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心力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伐畿內之温。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霸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君卓下、公）有子字○左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荀息死之。張氏曰。按外傳。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爲鳥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君。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胡氏曰。息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曰。世衰道微。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

夏

齊侯許男伐北戎（杜氏曰。北戎。山戎也。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温。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疆圖弱。守衛固如是乎。況許方患楚。而敺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左傳曰。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服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傳曰。里克所爲弒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

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張氏曰、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秋

七月

冬

大雨雪（雨、去聲、雪、公作雹）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甲寅小、戊寅冬至、二月癸未大、三月癸丑小、四月壬午大、五月壬子小、六月辛巳大、庚戌小滿、閏月辛亥小、七月庚辰大、二日夏至、八月庚戌小、九月己卯大、十月己酉小、十一月戊寅大、十二月戊申小

十有一年（壬申、襄王三年○齊覇桓三十七○蔡穆二十六○曹共四○衛文十一○晉惠二○鄭文二十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左傳曰、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

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蘇氏曰、丕鄭請秦伯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然鄭之謀猶殺里克致之也、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丕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也、丕鄭父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澄按鄭父名也、傳但稱鄭不言父者從省、或以爲字者非也

夏

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僖公夫人、蓋齊桓之女、若）歸寧父母、禮當就國、亦不當與公同往、今與夫同行會其父于野、瀆亂甚矣、沙隨程氏曰、公豈知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秋

八月

大雩（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者祀及上帝、非禮也）

冬

楚人伐黃（左傳曰黃人不歸楚貢澄按楚之彊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丁丑大癸未冬至二月丁未大三月丁丑小四月丙午大五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七月乙亥小八月甲辰大九月甲戌小十月癸卯大十一月癸酉小十二月壬寅大）

十有二年（癸酉襄王四年○齊霸桓三十八○蔡穆二十七○曹共五○衛文十二○晉惠三○鄭文二十五○陳宣四十五卒○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

王三月

庚午日有食之（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

夏

楚人滅黃（左傳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滅黃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滅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張氏曰著夷狄之彊中國不救而黃君死於其位胡氏曰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貪生畏死甘就執辱許斷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

秋

七月

冬

十有二月

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処○杵臼陳宣公也在位四十五年世子款嗣是爲穆公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壬申小戊子冬至二月辛丑大三月辛未小四月庚子大五月庚午小日食經書三月食大衍曆與長曆朔每差一月而此差二月者蓋杜氏以私意又於此年二月置閏故也六月己亥大七月己巳小八月戊戌大九月戊辰小十月丁酉大十一月丁卯小十二月丙申大經書十二月丁丑在十一月十一日長曆是年閏二月十二月丁丑在十一月十二日）

十有三年（甲戌襄王五年○齊霸桓三十九○蔡穆二十八○曹共六○衛文十三○晉惠四○鄭文二十六○陳穆公欵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

狄侵衛（胡氏曰、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桓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澄按、北狄之彊、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霸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況今管仲已亾、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豈獨因滅黃不救而後窺伺哉、）

夏

四月

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左傳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澄曰、謀王室者、爲王子帶之難也、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

九月

大雩（義已見前）

冬

公子友如齊（張氏曰、陽穀寗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之專魯政也、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丙寅大、癸巳冬至、二月丙申小、甲子大寒、三月乙丑大、甲午雨水、閏月乙未小、四月甲子大、乙丑春分、五月甲午小、六月癸亥大、七月癸巳小、八月壬戌大、九月壬辰大、十月壬戌小、十一月辛卯大、十二月辛酉小）

十有四年（乙亥襄王六年○齊霸桓四十○蔡穆二十九卒○曹共七○衛文十四○晉惠五○鄭文二十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

諸侯城緣陵（諸侯、前年會鹹之諸侯也、按僖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叙、著齊桓之志方勤而霸業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叙、著齊桓之志已怠而霸業向衰也、緣陵、杞邑、不曰杞、緣陵者、杞未遷也、杜氏曰、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高氏曰、齊

（率諸侯城之將遷焉而不遷者城之之力也）

夏

六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作繒）

（後同○公羊傳曰使來朝使來請己也趙氏曰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鄫夫人不當言與鄫子遇此時鄫子請娶之明年歸鄫公穀説是孫氏曰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此年六月季姬鄫子遇于防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也張氏曰鄫姒姓禹後漢屬東海郡晉屬琅琊今）

（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澄曰季姬蓋亦莊公女九年所書伯姬之妹也不繫國未嫁也張氏以爲僖公之女按時君之女稱子此不稱子則知非僖公女也未嫁之女而與鄫子私相邂逅于防地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鄫子來朝魯而請昏娶之爲夫人也鄫子季姬淫行同於禽獸不足責也僖公爲國君而不能正家如此何以居人上乎高氏曰季姬許嫁鄫子自是鄫人怨鄫子兩國禍難不解由此）

秋

八月

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沙山名林屬於山爲鹿公羊傳曰河上之邑也杜氏曰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劉氏曰曷爲不繫國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係國也澄曰鹿麓古字通用山足也易云即鹿無虞沙鹿崩者沙山連足而崩也）

狄侵鄭（張氏曰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温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

蔡侯肸卒（肸許乙切○肸蔡穆公也在位二十九年子甲午嗣是爲

莊公）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庚寅大己亥冬至二月庚申小三月己丑大四月己未小五月戊子大六月戊午小七月丁亥大八月丁巳小九月丙戌大經書八月辛卯在此月十月丙辰小十一月乙酉大十二月乙卯小長曆辛卯八月六日）

十有五年（丙子襄王七年○齊覇桓四十一○蔡莊公甲午元年○曹共八○衛文十五○晉惠六○鄭文二十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

王正月

公如齊（按僖十年朝齊今年又朝齊是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矣）

楚人伐徐（左傳曰徐即諸夏故也澄按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左傳曰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澄按將救徐而先尋盟使葵丘之盟不寒則何以尋爲哉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霸主救災恤患之志怠而人心始懈乎牡丘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匡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後並同○何氏曰譏諸侯救徐而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胡氏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楚都于郢距此遠矣今楚肆其憑陵暴橫而桓公之救特勉彊不得已而應之耳書此所以著攘夷安夏之志怠也）

夏

五月

日有食之（左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

七月

卯曹師伐厲（左傳曰以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有厲鄉張氏曰按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高氏曰諸侯大夫皆救徐而齊侯獨帥曹同伐厲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彊楚之難禦而中國之威已頓矣）

八月

螽

九月

公至自會（公羊傳曰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黃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所書凡二十有三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鄫子請娶季姬僖公許之而至此始歸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曰於是展氏有隱慝焉趙氏曰晦晦朔之晦杜氏曰震者雷電擊之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謚字澄曰隱慝謂人所不知之罪惡張氏曰天之怒擊每在於惡慝而人誅不加之後）

冬

宋人伐曹（左傳曰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今在泗州臨淮縣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十有一月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胡氏曰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張氏曰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書以歸也韓今同州韓城縣經書月七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甲申大甲辰冬至二月甲寅大三月甲申小四月癸丑大日食經書五月日食程氏公說曰十二年庚午日食後見一閏而杜預長曆無閏故四月癸丑乃春秋五月也五月癸未小六月壬子大七月壬午小八月辛亥大九月辛巳小十月庚戌大經九月己卯晦今在十月晦閏月庚小十一月己丙、壬戌十四日十二月己卯小長曆〻壬子朔不入食限）

十有六年（丁丑襄王八年○齊霸桓四十二○蔡莊二○曹共九○衛文十六○晉惠七○鄭文二十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

王正月

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左傳曰隕星也公羊傳曰先言霣而後言石聞之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杜氏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其在地）

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澄按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此言天星隕落至地而化爲石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切穀作鶂過五禾切○）公羊傳曰先言六後言鷁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左傳曰風也杜氏曰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孫氏曰書是月者所以别非戊申之日爾不書日者闕所不知也胡氏曰石隕鷁飛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見當時諸侯有不當告而告者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宋襄以亾國之餘欲圖覇業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視人顯矣

三月

壬申公子季友卒（胡氏曰季字也友名也大夫卒而書名曷）爲稱字閭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爲卿也季友立僖公仲遂立宣公二君私情以異賞報之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澄按季友仲遂二公報其立己之恩故於其將卒賜之以氏命其子孫世世爲卿其後宣公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亦是宣公寵愛其弟故肸身雖未爲卿而於其將卒賜之以氏與季友仲遂同使其子孫世世爲卿故肸之後叔氏世爲魯卿

也凡公族必待命之爲三命之卿而後諸侯之子者得氏之曰公子公子之子者得氏之曰公孫公孫之子者得氏之以其王父之字而曰某氏不然則雖公子公孫皆不得稱氏而况於公孫之後者乎友也遂也肸也二人以立君之功一人以寵弟之故於其將死而各賜以氏曰季曰仲曰叔是豫命其子孫世世爲三命之卿也故春秋書季友仲遂叔肸之卒以譏其變法

夏

四月

丙申鄫季姬卒（凡内女之卒蓋非常者書常者不書季姬之非常比前事而觀可知已）

秋

七月

甲子公孫兹卒（兹慶父之子也）

冬

十有二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蘇氏曰淮夷病鄫故）

（也杜氏曰淮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下邳國今泗州也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後杞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經書月五書日三大衍曆正月戊申大己酉冬至二月戊寅小三月丁未大壬申二十六日四月丁丑小丙申二十日五月丙午大六月丙子大七月丙午小甲子十九日八月乙亥大九月乙巳小十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十二月癸酉大）

十有七年（戊寅襄王九年○齊霸桓四十三卒○蔡莊三○曹共十○衛文十七○晉惠八○鄭文三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

齊人徐人伐英氏（左傳曰齊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曰英氏楚與國張氏曰皐陶後之封也桓公之與師[illegible]侯）

夏

滅項（張氏曰項國子爵漢屬汝南今陳州項城縣杜氏曰公在會別遣師滅項程子曰滅人國[illegible]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爲也故不諱胡氏曰成公取鄟襄公取邿皆不言滅而書取諱也若夫滅頓則[illegible]政之臣擅權爲惡不與之諱）

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左傳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張氏曰卞魯地今在襲慶府泗水縣大臣滅項而正僖公刑已偏頗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illegible]既以桓公志荒之政也潛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illegible]公者[illegible]許其歸魯將與之皆至齊也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故要齊侯於路而會之於魯地非齊侯已歸至齊而再出至卞以會夫人也）

九月

公至自會（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但云至自會也）

冬

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小白齊桓公也即位五年而霸至此霸三十九年在位共四十三年長子無虧被殺宋襄公納公子昭立之是爲孝公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卯小甲寅冬至二月壬申大三月壬寅小四）

（月辛未大五月辛丑小六月庚午大七月庚子小八月己巳大九月己亥小十月戊辰大十一月戊戌小十二月丁卯大乙亥九日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八年（己卯襄王十年○宋覇襄公九年○蔡莊四○曹共十一○衛文十八○晉惠九○鄭文三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齊孝公昭元年○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

王正月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左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致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爲亂階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師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爲戎首深罪之也胡氏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

夏

師救齊（穀梁傳曰非伐喪善救齊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杜氏諤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知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澄按救者爲無虧也蓋不知無虧之死其意雖善特緩不及事爾）

五月

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魚偃切○左傳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杜氏曰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甗齊地王氏箋義曰無虧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後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澄按宋襄既以兵威脅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而四公子又欲與孝公爭國故以齊師伐宋師而宋與之戰也）

狄救齊（胡氏曰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常山劉氏曰

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義夷狄之不若也杜氏曰救四公子之徒耆按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與宋戰而敗績者四公子之徒也故杜氏云然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秋

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杜氏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丁亥日誤）

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不以正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庶孼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威令加乎四海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踰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冬

邢人狄人伐衛（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齊桓）死未逾年爾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人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張氏曰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覇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澄按邢爲周公之胤衛爲武之穆皆

嘗亡於狄賴齊而復存今衛伐齊喪固有罪矣然爲宋所驅非主兵首惡也狄既救齊而又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爲之亦可傷中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興師以伐人者皆不義也況邢小國猶不當黨異類之狄伐同姓之衛或者逼於狄之命而不得已也與然其後衛竟滅邢其怨讎未必不基於此狄稱人者非進之也按趙氏曰上有邢人若言邢人狄伐衛則不成辭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酉大庚申冬至二月丁卯小三月丙申大四月丙寅小五月乙未大六月乙丑小經五月戊寅在此月七月甲午大壬戌夏至閏月甲子小經八日丁亥在此月二十四日八月癸巳大癸巳大暑九月癸亥小十月壬辰大十一月壬戌小十二月辛卯大長曆戊寅五月十五日八月癸巳朔月內無丁亥在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日

十有九年（○庚辰襄王十一年○宋覇襄十○蔡莊五○曹共十二○衛文十九○晉惠十○鄭文三十二○陳穆七○杞成十四○齊孝二○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

王三月

宋人執滕子嬰齊（宋襄志在繼齊桓之覇然去春首伐齊喪）

奉少以篡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彊而凌弱如此、欲霸得乎、蓋以桓霸之盛、而滕子自盟幽之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年、故執之以威諸侯、滕子因以失國、故名

夏

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公、公作宋人○曹南、曹）國之南、按桓公初霸自北杏始、會者僅三國、皆大夫聽命、宋蔡之大夫亦稱人者、以齊有君在故也、此宋襄初霸自曹南始、盟者僅二國、蓋曹往年被伐、畏其威、故去年從宋伐齊、今又從宋盟于國之南也、邾則國小力弱、不敢不從、此亦

以大夫聽命而曹大夫稱人者、以宋有君在、與北杏宋人蔡人義同

鄫子會盟于邾（公羊傳曰、言會盟後會也、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於邾、澄按此蓋邾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澄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祭神、劉氏曰、鄫子爲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尚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使之用鄫子、而不書乎、張氏曰、蓋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也、觀後

曰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何休以爲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己、因此二國交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未知然否

秋

宋人圍曹（左傳曰、討不服也、澄曰、宋襄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曹不心）服、故雖盟于其國之南、而曹君不出、但使大夫聽命而已、故圍之、張氏曰、齊桓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圍之、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霸也

衛人伐邢（左傳曰、以報菟圃之役、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齊之）罪而以報復爲事

冬

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左穀無公字）○左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澄按陳蔡鄭三國皆服於楚者、魯畏楚之彊、志亦欲從之、陳蔡楚鄭皆大夫也、以公在故稱人、張氏曰、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

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近楚而素降服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明年爲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執宋公春秋書之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左傳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張氏曰梁嬴姓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澄按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梁自亡爲文）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辛酉大乙丑冬至二月辛卯小三月庚申大四月庚寅小五月己未大六月己丑小己酉二十一日七月戊午大八月戊子小九月丁巳大十月丁亥小十一月丙辰大十二月丙戌小）

二十年（辛巳襄王十二年○宋霸襄十一○蔡莊六○曹共十三○衛文二十○晉惠十一○鄭文三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齊孝三○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

新作南門（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孫氏曰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制按新延廐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

夏

郜子來朝（郜穀作郱○郜文王之子所封杜氏曰郜姬姓國張氏曰後漢志濟陰城武北有郜城）

五月

乙巳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諸侯有三宮杜氏曰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

鄭人入滑（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張氏曰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

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按邢狄嘗共伐衛爲齊故也衛人已嘗報伐而病邢猶未已也故齊狄同爲邢謀趙氏曰夷狄與諸侯列敘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冬

楚人伐隨（左傳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

（而還張氏曰楚力方彊隨欲復漢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罪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于上國矣而宋欲盟之其能紐乎）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卯大庚午冬至二月乙酉小三月甲寅大四月甲申小五月癸丑大六月癸未大經五月乙巳在此月七月癸丑小八月壬午大九月壬子小十月辛巳大十一月辛亥小十二月庚辰大長曆是年閏二月乙巳五月二十三日）

二十有一年（壬午襄王十三年○宋霸襄十二○蔡莊七○曹共十四○衛文二十一○晉惠十二○鄭文三十四○陳穆九○杞成十六○齊孝四○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

狄侵衛（按中國無霸而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因宋曹衛邾伐齊喪則伏義興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己而伐邢以報怨且憾邢之心未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爲邢謀至此遂爲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憾邢之心無辜可指故稱侵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敘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號而止稱狄）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曰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後敗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澄按宋襄欲圖霸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曹南之盟僅能迫脅至近之曹至小之邾以同於己其餘諸侯更無從之者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其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從之而魯亦從之此宋襄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而使從楚之諸侯從己魯不思楚彊夷也齊桓之霸如此其盛猶敢時出而猾夏與齊抗衡齊桓既沒諸侯皆畏其彊而從楚矣宋襄既無楚顉之勢力又無齊桓之德義乃倚楚爲重而欲得其所從服之諸侯是所謂求肉於虎其爲楚所侮而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稱人則齊宋二君與之列敘者亦降稱人君宋齊皆稱爵則疑楚人之爲大夫而不見其爲君也）

夏

大旱

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又作宇○公羊傳）
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
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
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
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
伐宋杜氏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盂宋
地澄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
爲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
彊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
故求於楚宋爲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
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
以爵則子也偃然以子爵而敘於侯伯
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爲之主故宋公之
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爲楚矣諸侯聽其

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按前有鹿
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楚君
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
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
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
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
也

冬

公伐邾（杜氏曰爲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爲楚子矣）
宜申稱名再命之大夫也自屈完盟召
陵之後楚臣之名見於經者自此始捷
宋捷上言伐宋此言獻捷其爲宋捷可
知諸侯從楚會盂而伐宋魯獨不與故
獻其捷以威魯也魯是
以從楚而爲薄之盟

十有二月

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任氏曰薄史記）
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張氏曰按
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
閔僖公會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爲會求
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
之詭計澄曰公因楚來獻捷遂往與諸
侯盟就請宋公於楚宋公因以得釋但
稱諸侯前
目後凡也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庚戌小
乙亥冬至二月己卯大三月己酉小四
月戊寅大丁未春分閏月戊申小五月
丁丑大亘日穀雨六月丁未小七月丙
子大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
巳大十一月乙亥小十二月甲辰大癸
丑十
日

二十有二年（癸未襄王十四年○宋襄霸十三○蔡莊八○曹共十五）
○衛文二十二○晉惠十三○鄭文三
十五○陳穆十○杞成十七○齊孝五
○秦穆二十二
○楚成三十四

春

公伐邾取須句（句其俱切公作朐○左傳曰任宿須句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此役之舉無以服邾而致外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它日之伐取也）

夏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傳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杜氏曰怒鄭至楚故伐之孫氏曰按莊公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故也澄按宋襄求於楚一會諸侯于盂而遭執伐之辱弃盟于薄會與諸侯同致請於楚而後得釋鄭知宋覇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脩己之德義乃遽怒鄭而興師以伐之與之同伐者僅能得許而已許小易役故也衛嘗同宋伐齊滕嘗遭執而畏故三國從之是役也挑楚釁而取泓之敗）

秋

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戰我師敗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澄曰邾人邾大夫也以君及臣故不書公杜氏曰升陘魯地）

冬

十有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杜氏曰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泓水名孫氏曰宋襄無齊桓之資欲紹齊桓之烈師諸侯而致彊楚故盂之會見執受伐今復與楚争鄭以起此戰喪師泓水上身傷七月而死爲中國羞蘇氏曰宋襄被執見釋而猶争諸侯楚以夷狄而[illegible]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張氏曰不言楚救鄭惡夷狄也）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　正月甲戌小　庚辰冬至二月癸卯　月癸酉小四）

（月壬寅大五月壬申小六月辛丑大七月辛未小八月庚子大丁未八日九月庚午小十月己亥大十一月己巳朔小十二月戊戌大）

二十有三年（甲申襄王十五年○宋霸襄十四卒○蔡莊九○曹共十六○衛文二十三○晉惠十四○鄭文三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卒○齊孝六○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

齊侯伐宋圍緡（緡公作閔後同○左傳曰討其不與盟於齊也杜氏曰謂十九年盟于齊而宋獨不會故今討之澄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間

以干中夏爾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齊不恕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悖理甚矣何氏曰襄公欲行霸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胡氏曰齊霸國之餘業宋襄既敗于泓則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鄭與楚合馮陵中國桓公伐鄭圍新城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宋圍緡殘諸夏也美惡不嫌同辭張氏曰十八年宋伐齊納孝公也齊侯忘宋襄納己之德因宋敗于泓而圍其邑穀梁所謂以惡報惡也緡宋邑漢志山陽郡東緡縣今濟州金鄉縣）

夏

五月

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左傳曰傷於泓故也澄按宋襄公即位九[illegible]圖霸至此六年在位通十四年子王臣嗣是為成公張氏曰僖公不會宋襄之葬蓋已忘盟薄之信有志於附楚矣）

秋

楚人伐陳（左傳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澄按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盂

則陳從楚考之經雖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以為貳於宋者蓋以宋公被執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爾楚之無厭於諸夏猶狄之無厭於太王也因其不能如鄭之來朝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

冬

十有一月

杞子卒（杞成公也在位十八年其弟姑容立是為桓公杞二王之後宜與宋同爵其初有稱東婁公者蓋公爵也後以小弱而自降為伯今又降為子）

（以告終也。小國君卒無名。說已見前。杞前此訃告不通于魯。成公魯之甥。其母伯姬猶在。於今始來告喪。自此以後。杞君之卒皆訃矣。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辰大。丙戌冬至。二月戊戌小。三月丁卯大。四月丁酉小。五月丙寅大。庚寅二十五日。六月丙申小。七月乙丑大。八月乙未小。九月甲子大。十月甲午小。十一月癸亥大。十二月癸巳小。）

二十有四年（乙酉。襄王十六年○蔡莊十○曹共十七○衛文二十四○晉惠十五卒○鄭文三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齊孝七○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

王正月

夏

狄伐鄭（左傳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常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

秋

七月

冬

天王出居于鄭（左傳曰。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澄按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常山劉氏曰。時王者政令僅行於畿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書曰出）

晉侯夷吾卒（惠公也。在位十五年。經書冬。而左氏以爲九月卒。則是周之冬十有一月也。但傳以爲二十三年者非。當從經。子圉嗣。是爲懷公。惠公之兄重耳自楚適秦。秦伯納之。是爲文公。殺懷公于高梁。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壬戌大。辛卯冬至。閏月壬辰小。二月辛酉大。壬戌大寒。三月辛卯小。四月庚申大。五月庚寅大。六月庚申小。七月己丑大。八月己未小。九月戊子大。十月戊午小。十一月丁亥大。十二月丁巳小。長曆是年閏）

（四月）

二十有五年（丙戌襄王十七年○蔡莊十一○曹莊十八○衛文二十五卒○晉文公重耳元年○鄭文三十八○陳桓十三○杞桓二○宋成二○齊孝八○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

王正月

丙午衛侯燬滅邢（左傳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滅邢朱子曰因下文有衛侯燬卒故誤多一燬字澄按說春秋者因謂滅同姓故書名按滅同姓者多矣何獨此稱名乎但書衛侯滅邢而滅同姓之惡自見何待書名故知朱子之說爲得之）

夏

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文公也在位二十五年子鄭嗣是爲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杜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子來逆婦姑存之辭澄曰伯姬歸不書者侯女嫁大夫非敵也今又納內女爲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於經者譏公降尊而自主其昏也況昏禮當夫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劉氏曰伯姬之嫁也不見經今其來也何爲見經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也）

宋殺其大夫（義與曹殺其大夫同）

秋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近陳之小國陳蓋欲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嘗城頓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納頓子頓國汝陰南頓縣張氏曰今屬陳州姬姓國也逼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而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

葬衛文公

冬

十有二月

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吐刀切○左傳曰衛人平莒於我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杜氏曰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

（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故曰脩文公之好洮魯地澄曰衛文公雖葬成公不書爵喪未踰年也慶名莒再命之卿）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丙戌大丁酉冬至丙午二十一日二月丙辰小三月乙酉大四月乙卯小癸酉十九日五月甲申大六月甲寅小七月癸未大八月癸丑大九月癸未小十月壬子大十一月壬午小十二月辛亥大癸亥十三日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二十有六年（丁亥襄王十八年○蔡莊十二○曹共十九○衛成公鄭元年○晉文二○鄭文三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齊孝九○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

王正月

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速字並同向舒亮切○左傳曰尋洮之盟也澄按去冬方盟盟既未寒又何尋焉蓋衛本欲平魯莒之怨而洮之盟莒子不親至衛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甯速衛三命大夫甯莊子也向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左傳曰討是二盟也陳氏折衷曰蓋嫌其黨莒衛而背齊也王氏箋義曰魯與衛莒盟于洮齊輙興師討之非也澄曰齊師無名故曰侵）

公追齊師至酅不及（酅户圭切公穀作巂不公穀作弗○杜氏曰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張氏曰後漢屬東郡今屬東平府東阿陳氏折衷曰公拒齊師齊師不戰而公乘勝追之軼于西鄙而深入齊地齊師既不敵公追之弗及故收兵而還）

夏

齊人伐我北鄙（左傳曰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杜氏曰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澄按君大夫將而稱人者蓋雖有君大夫在而但遣微者以偏師加我也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魯不服罪為辭也林堯叟曰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惟邾莒稱人）

衛人伐齊（左傳曰洮之盟故也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莒於我故爲魯伐之澄按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非在魯非齊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與侵伐之師可見謀國之不合義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者自取之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公羊傳曰乞者卑辭也孫氏曰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常山劉氏曰雖晉之大命魯興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若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又譏用夷狄伐中國爾胡氏曰齊人侵西伐北固非義矣僖公不能自反深思乃以楚師敵齊是以蠻夷殘中國也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國以殷富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執齊桓既沒不及閑暇脩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於夷狄以刷其耻孔子罪臧文仲竊位從公子遂借兵彊夷以爲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爲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秋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左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楚反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也杜氏曰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張氏曰今之歸州秭歸縣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澄按夔子失國不名者遠國莫可得而知之）

冬

楚人伐宋圍緡（左傳曰宋以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澄曰宋可謂能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肆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置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澄曰公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援彊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適所以甚其耻也）

公至自伐齊（何氏曰魯乞師以犯彊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辛巳小壬寅冬至二月庚戌大經正月己未在此月三月庚辰小四月己酉大五月己卯小六月戊申大七月戊寅小八月丁未大九月丁丑小乙巳處暑閏月丙午大十月丙子小旦日秋分十一月乙巳大十二月乙亥大長曆己未正月十一日）

二十有七年（戊子襄王十九年○蔡莊十三○曹共二十○衛成二○晉文三○鄭文四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齊孝十卒○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

杞子來朝（左傳曰、杞桓公來朝、公卑杞）

夏

六月

庚寅齊侯昭卒（齊孝公也、在位十年、弟潘立、是爲昭公、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下宋桓魯莊之意正反、有以知其爲謀不遂、霸業之所以隳矣）

秋

八月

乙未葬齊孝公（左傳曰、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左傳曰、責無禮也、張氏曰、入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杜氏謂曰、杞春來朝、今遂帥師入其國、雖曰責其不恭、何至於用師乎、蓋杞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大、則魯事之不暇矣、澄曰、魯在春秋爲次國、未嘗不受彊大之陵暴、儻能推己以及人、所惡於彊、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者乎、今於其來朝也、已忽其小弱而卑之、朝禮甫畢、即以上卿帥重師以入其國、其忘在於滅而取之也、魯號秉禮義之國、而陵小弱如此、它又何責焉）

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左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子玉復治兵于蔿、杜氏謂曰、宋中國也、楚之彊暴、固欲服之、是以前年伐而圍緡、今又以諸侯之兵、圍之、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辯、其嚴如此）

十有二月

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氏曰、諸侯伐宋、公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澄曰、魯之臣前年如楚乞師、既道之伐齊宋矣、楚以彊夷肆暴中國、而魯以中國之望、又啓其謀、既而楚果伐宋圍）

（緡又以師爲魯伐齊取穀今冬又合四國之力圍宋魯不傷中國之受夷禍乃畏之德之謹事之以求媚焉故往會楚子于師而受其盟中國無覇夷狄肆行而無忌以至于此哀哉高氏曰公畏楚之彊而來爲此盟以報乞師之恩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爲資遂覇諸侯也經書月三書日四大衍曆正月乙巳小丁未冬至二月甲戌大三月甲辰小四月癸酉大五月癸卯小六月壬申大庚寅十九日七月壬寅小八月辛未大乙未二十五日九月辛丑小乙巳五日經有日無月十月庚午大十一月庚子小十二月己巳大甲戌六日長曆庚寅六月二十日乙未八月二十六日乙巳九月六日甲戌十二月七日）

二十有八年（己丑襄王二十年○晉覇文公四年○蔡莊十四○曹共二十一○衛成三○鄭文四十一○陳穆十六○杞桓五○宋成五○齊昭公潘元年○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

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左傳曰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杜氏謂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圖覇二十餘年而後服之桓公没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攘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弊彊楚曹衛背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侯非實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呂氏大主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適楚之國也曹衛適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以敢於廣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于衛故也齊侯伐楚猶恃江黄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豈必曹衛之皆與圍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七賜切○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不枉濫也澄曰魯受楚之命遣公子買戍衛以拒晉伐衛之師今晉伐衛而買不能爲楚拒晉師故以其不卒戍爲罪而殺之黨夷狄殺大夫魯之罪有二焉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公子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闇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彊夷書以著其惡呂氏大主

（曰買之不卒戍者豈見晉方彊不卒戍以避晉耶魯之剌公子買者爲黨楚非黨晉前年方以楚師伐齊又會楚于宋魯人黨楚之罪不可掩矣）

楚人救衛（蓋楚人就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如此矣）

三月

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傳曰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澄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夏

四月

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濮音卜○左傳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公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胡氏曰剏

楚恃彊湊陵中夏滅黄而覇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覇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覇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覇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覇業定當是時楚爲齊宋二國之患文公欲虐曹衛致楚與戰乃不許衛盟執曹伯以畀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皆譎而不正之事呂氏大圭曰齊桓之楚雖曰猾夏敗蔡師執蔡侯又一伐蔡三伐鄭然蔡鄭特近楚之國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以徐爲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爭戰于泓而宋以先代之後不能與之敵魯至於如楚乞師而戍穀逼齊四國合兵以圍宋而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於楚師敗績不已也蓋桓公之所爲將以服彊楚之心而晉文之舉事所以挫彊楚之氣也二公所遇之敵不同故其用計亦異而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爲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矩既定區處既當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欲救宋而侵曹伐衛執曹伯以畀宋人逆子玉使宛春告晉以釋

曹衛則又私許復曹衛而執其使者楚怒於使者之見執也能不請戰乎及其將戰則又辭楚三舍名曰報施而實則示怯以誘子玉也子玉剛而無禮怒晉之頑喜晉之怯能不進戰乎一致師之間而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以一言而謂之譎豈不信哉齊桓晉文均霸之盛也然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會屢盟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于温兩致天王執曹伯復曹伯復衛侯執衛侯凡霸者之事爲之畧盡而皆在一年之内故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公則太譎矣

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公則太迫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左傳曰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杜氏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張氏曰楚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令其圍陳圍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繼其猾夏求勝及其一敗而輒殺之

衛侯出奔楚（左傳曰衛侯聞楚敗懼而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陸氏曰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也澄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

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間楚敗懼晉害己而出奔楚也

五月

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曰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杜氏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踐土鄭地澄按傳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與盟也衛子衛侯之弟叔武也子者父死子繼未逾年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當書曰衛叔而序於衆諸侯之下今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為君而以之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紊王制也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時襄王下勞晉侯宮于踐土晉文既盟諸侯遂率與盟之諸侯朝王于踐土之宮故曰王所以別其非京師也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胡氏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

六月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傳曰晉人復衛侯杜氏曰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澄按衛侯初懼晉執辱故奔楚而使其弟受盟未嘗失國也故出奔不名晉文疑衛侯之背己而喜叔武之從己故立武以代衛君而稱子既而知叔武之受盟實衛侯使之則知衛侯實不背晉也故又許其歸國然叔武既稱未逾年之君以受盟則國非衛侯有矣故今自楚復歸而書名者言其已失國而再得國也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衛元咺出奔晉

咺況晚切○左傳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

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澄曰叔武衛侯之弟衛侯素知其心之無它故信之而使之攝君受盟元咺之心則衛侯有所不知也咺見晉文怒衛侯則欲奉叔武爲君以奪其位而已遂相之故晉文立武爲衛子雖晉文之非義實元咺成其意也有以元咺立叔武告衛侯者實言其事非譖也故衛侯殺其子角咺子雖被殺而奉叔武以守自若者意欲終奉叔武爲君而不忘晉文之復衛侯也其時衛國蓋有二君矣叔武之立實元咺之謀而叔武本無心焉特愚而不知分義爾衛侯歸則叔武仍爲臣但輔之者未必能如叔武之心也甯武子懼立叔武之黨疑而不自安故盟以安之盟辭明指居者行者爲二黨則知貳於叔武而無復君衛侯者蓋有其人故曰聞是盟也而後不貳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探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叔武既死則衛侯怒之之心息矣而又深知其立非叔武之本心故枕而哭之哀者兄弟之情不能自已也歂犬初意衛侯必以已之殺叔武爲有功及見衛侯哭弟而哀則殺之者爲有罪矣於是走出衛侯聞其出而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明自己本無殺弟之心也元咺蓋逆不忠見衛侯前已殺角今又殺武則自度其必不免故懼誅而奔晉也

陳侯款卒（款陳穆公也在位十四年其子朔嗣是爲共公）

秋

杞伯姬來（高氏曰以去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故伯姬來請平歟後又來求婦蓋欲親魯也澄按伯姬以魯桓公之女莊二十五年歸爲杞惠公之夫人二十七年春會莊公于洮其冬又來魯來魯未幾杞君亦來朝魯蓋以小弱之國欲以昏姻之好結援於魯也及僖五年惠公將卒之前而伯姬挾其長子成公來朝及成公卒特來訃告皆爲欲親魯也次子桓公繼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師所所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至此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遄卒未及報怨晉文既霸齊魯均爲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藏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霸權之立如此）

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

子邾子秦人于温（晉侯下穀無齊侯字○左傳曰討不服也杜氏曰討衛許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蓋主會者所次也澄按中國諸侯服從於楚而同圍宋者四國陳蔡鄭許也及楚旣敗晉旣霸蔡鄭即知從晉陳侯雖後盟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以從晉故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晉文旣赦衛侯而使之歸國矣今又欲討衛者蓋元咺本意欲奉叔武爲君而不欲衛侯歸國衛侯旣歸而殺叔武咺懼誅而奔晉則又文致衛侯之罪而訴之於晉故晉信咺之訴而又欲討衛也陳穆公未葬共公在會稱子而班[illegible]鄭下者與踐土之盟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而邾秦亦至可見晉霸之盛一時聲勢之動人者如此）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杜氏曰河陽晉地河内有河陽縣張氏曰今屬懷州古孟津地也澄按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爲榮而夸示諸侯今温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温則晉實召王故以天王自狩爲文存臣禮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于穀作於○踐土之盟天王在盟所若主是盟者然故旣盟而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温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是會者然故旣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經獨書公朝義已見上古者天子廵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過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眞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心非而跡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啖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彊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温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以爲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寗子職納槖饘焉澄曰元咺逆臣也欲奉其所立以篡其君之位及晉歸其君則懼誅而出奔不奔它國而奔晉者蓋其初贊成晉文立叔武之意今衛侯殺武咺欲訟衛侯於晉故也其訟衛侯者豈但殺叔武一事而已必是甚言衛侯之無心於向晉以激晉文之怒也温之會

有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怒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辯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豈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霸之實以威服諸侯而欺天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傳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澄按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文怒之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

而無所忌憚挾霸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棊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哉

諸侯遂圍許（諸侯會温之諸侯也合諸侯于温者本欲圍許也然）

會温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襄陵許氏曰許之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案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蓋使失其所繫如此之難也晉文時許既離於中國而合於蠻夷久矣國人一服楚之威今是以難變也張氏曰許比再會不至故其伐之自齊桓之沒諸侯從楚者衆許在鄭之南以其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芘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曰晉）

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衛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澄曰執曹伯畀宋人之時曹猶有國也故不名今復歸于曹之時曹已失國矣故名按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侵曹伐衛入曹

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合諸侯而勝楚盟踐土霸威已立霸業成矣自此以後且當休兵息民脩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可也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血未乾而又合諸侯以會温城濮之大勞甫息而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疲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彊大之楚合十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此兵法所忌也蓋圍許之諸侯亦彊從而已孰肯盡心竭力者哉

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曆正月己亥小壬子冬至二月戊辰大三月戊戌小丙午九日四月丁卯大己巳四日五月丁酉大癸丑十七日六月丁卯小七月丙

原缺

伐鄭也杜氏曰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澄按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皆三命之卿秦慭亦再命之卿今皆降而稱一命之人者左氏謂卿不會公矣以公在故貶而稱人也若王子虎王朝一命之下士固當稱人然以王子之貴亦當稱名如王子突為王人例但以諸國之卿既皆稱人則王子虎亦不復稱名也按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蓋晉文既歸衛矣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晉文之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怠於

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與圍鄭之師而卒不能得鄭也竊嘗謂齊桓之霸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霸惟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彊逼甚矣

秋

大雨雹（左傳曰為災也）

冬

介葛盧來（左傳曰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癸巳大丁巳冬至二月癸亥小三月壬辰大四月壬戌小五月辛卯大六月辛酉小己丑小閏月庚寅大七月庚申大旦日秋分八月庚寅小九月己未大十月己丑小十一月戊午大十二月戊子小

三十年（辛卯襄王二十二年○晉霸文六○蔡莊十六○曹共二十三○衛成五○鄭文四十三○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齊昭三○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

王正月

夏

狄侵齊（左傳曰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

杜氏諤曰狄侵齊夷狄之犯中國也晉霸當攘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胡氏曰四夷交侵所當攘斥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晉文若移圍鄭之師救齊則方伯之職脩矣澄按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三十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吾故曰晉文自城濮踐土之後霸業浸以衰至此亦可自反矣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秋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陸氏曰瑕元咺所立立而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王氏箋義曰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蓋咺嘗君之矣不可無異辭故言及而稱公子者不與咺君之也高郵孫氏曰瑕嘗立爲君矣殺之猶曰公子者瑕見立於元咺爾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元咺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公子瑕死也胡氏曰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御不爲國人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延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某也澄曰此言瑕之殺元咺累之也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公子者謂國君之子非氏也瑕立爲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瑕不居其位也）

衛侯鄭歸于衛（晉文實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者因治病而以藥殺之意欲衛侯死而使公子瑕君衛也幸以甯俞之忠而得不死又以十㲄之賂而得歸國是衛侯已失國矣而再得國故書名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

晉人秦人圍鄭（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介人侵蕭（張氏曰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聘同）

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會葵丘之宰周公名孔此宰周公名閱蓋孔之子也張氏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自文公覇後魯未嘗聘晉卒欲初聘於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一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下衰覇之情可見矣經書月一百日無六衍曆正月丁巳大癸亥冬至二月丁亥小三月丙辰大四月丙戌小五月乙卯大六月乙酉小七月甲寅大八月甲申小九月癸丑大十月癸未小傳九月甲午今在此月十一月壬子大十二月壬午大長曆是年閏九月）

三十有一年（壬辰襄王二十三年○晉覇文七○蔡莊十七○曹共二十四○衛成六○鄭文四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齊昭四○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

取濟西田（左傳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公羊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爲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今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辭不當取也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之奪諸曹以與魯亦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左傳曰拜曹田也）

夏

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澄按天子有冬至圜丘之郊又有孟春祈穀之郊成王賜魯得郊祭然止是孟春祈穀之郊而已孟春於周正爲三月卜郊之禮當以周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不吉則三月上旬卜中辛再不吉則又以三月中旬卜季辛不吉則不郊矣魯既三卜不吉而又於三月下旬卜四月上辛四卜不吉乃免牲而不郊蓋魯郊本非禮然魯每歲一郊以爲常祀故春秋不書唯因其非禮之中又失禮或遇災變則書之以明魯之不當郊也張氏曰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鄭康成以爲河不在魯境安以海岱及淮爲徐州之境而魯之所祀按天子四望王雖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魯得望祭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緜猶亦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竟則

何爲又加之曰猶以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

秋

七月

冬

杞伯姬來求婦（杜氏曰自爲其子求昏杜氏諤曰伯姬五年書）來朝其子二十八年書來今又爲子求婦澄曰自來求婦者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僖公之女叔姬以爲桓公之夫人經不書歸至成公世被出乃見經伯姬莊公之妹僖公之姑也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禮矣僖公五

年挾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次子桓公繼立朝而遭罪國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姬又來至今年又來爲其子求婦此時伯姬年踰六十近七十矣不顧其行之越禮意欲親魯借援以扶其小弱之國也張氏曰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或者權輿於此歟

狄圍衛（杜氏諤曰夷狄患中國晉文爲霸不能攘之書之以志晉文之）過澄按狄以三十年夏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

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杜氏曰避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胡氏曰衛嘗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狄而封之衛國亾今又爲狄所圍而遷于帝丘晉文無卻夷安夏之功矣張氏曰狄閔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始假義伐衛衛人亾恩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圍衛而衛迫狄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

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壬子小戊辰冬至二月辛巳大三月辛亥小四

月庚辰大五月庚戌小六月己卯大七月己酉小八月戊寅大九月戊申小十月丁丑大十一月丁未小十二月丙子大

三十有二年（癸巳襄王二十四年○晉霸文八辛○蔡莊十八○○曹共二十五○○衛成七○○鄭文四十五辛○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齊昭五○○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

王正月

夏

四月

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鄭文公也在位四十五年其子蘭嗣是名穆公）

衛人侵狄（左傳曰狄有亂澄按衛畏狄之彊而遷都以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入其境言侵不言伐者不敢聲其罪而報其閭國之役也人衛微者也）

秋

衛人及狄盟（左傳曰狄請平焉澄按衛乘狄之亂而侵之狄不與較而求和其侵狄之衛人與之盟也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

十有二月

己卯晉侯重耳卒（晉文公也在位八年子驩嗣是爲襄公）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午小癸酉冬至二月乙亥大癸卯大寒閏月乙巳小三月甲戌大旦日雨水經四月己丑在此月四月甲辰大五月甲戌小六月癸卯大七月癸酉小八月壬寅大九月壬申小十月辛丑大十一月辛未小經十二月己卯在此月十二月庚子大長曆己丑四月十七日己卯十二月十一日）

三十有三年（甲午襄王二十五年○晉霸襄公驩元年○蔡莊十九○曹共二十六○衛成八○鄭穆公蘭元年○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齊昭六○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

王二月

秦人入滑（左傳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

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杜氏曰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澄按孟明視三人皆秦一命之大夫故稱人

齊矦使國歸父來聘（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霸公子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而國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

四月

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敗秦下公無師字○左傳曰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澄按晉矦親在喪遺微者及姜戎往敗秦師故書曰晉人及姜戎）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左傳曰因晉喪也澄按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間晉之有鄭虞此言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因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左傳曰以報升陘之役也）

秋

公子遂師師伐邾（左傳曰邾不設備襄仲復伐邾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敗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有喪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

晉人敗狄于箕（左傳曰狄伐晉及箕晉矦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澄曰晉矦雖在師敗狄者實郤缺也一命之士故稱人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而又嘗圍衛晉文縱其寇中國蓋出亾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霸惟恐霸威不立而霸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冬、

十月

公如齊（左傳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張氏曰以比事屬辭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十有二月

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左傳曰即安也張氏曰不終於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十二月霜當重而乃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徵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傳曰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爲勤然不知毒民之甚也）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庚午小戊寅冬至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經四月辛巳癸巳在此月四月戊戌大五月戊辰小六月丁酉大七月丁卯大傳八月戊子今在此月八月丁酉小九月丙寅大十月丙申小十一月乙丑大十二月乙未小乙巳十一日長曆辛巳四月十五日癸巳二十七日乙巳十二月七日）

春秋纂言卷第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夫人出姜）

元年（乙未襄王二十六年○晉靈襄二年○蔡莊二十年○曹共二十七年○衛成九年○鄭穆二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齊昭七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弒）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二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左穀無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名天子之上士三命者）

夏

四月

丁巳葬我君僖公（杜氏曰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劉氏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矣喪未畢而命非禮也澄曰毛氏伯爵王朝六命之卿有釆地而賜爵者也）

晉侯伐衛（左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胥臣伐衛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王氏箋義曰衛成公怨晉文公執歸京師故其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鄭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脩文公之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威復歸於晉昔年齊桓公卒五公子争立霸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

叔孫得臣如京師（左傳曰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魯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

秋

衛人伐晉（衛以不事霸主受伐喪邑而又報伐焉見謀國者之非也）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曰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澄按卿不會公侯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杜氏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冬

十月

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威倫切公穀作髡）

○左傳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胡氏曰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以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夫亂臣賊子雖陷辟在前斧鉞加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戀其爲惡豈不謬哉特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咈旨而見鴆矣

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甲子大甲申冬至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日食經書二月朔食蓋長曆自隱元年至今三十四閏大衍三十六閏故也四月癸巳小丁巳二十五日五月壬戌大傳云辛酉朔差一日六月壬辰小七月辛酉大八月辛卯小九月庚申大十月庚寅小丁未十八日十一月己未大十二月己丑大戊午小雪閏月己未小長曆是年閏三月左氏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諸曆是年皆置閏而不當在三月爾丁巳四月二十七丁未十月二十

二年（丙申襄王二十七年○晉覇襄三○蔡莊二十一○曹共二十八○衛成）

（十○鄭穆三○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齊昭八○秦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

王二月

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左傳曰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復使爲政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杜氏諤曰按左氏殽之役晉獲秦三帥舍之歸秦秦伯不替孟明而用之今帥師報役此秦不量力以勞民自取其敗）

丁丑作僖公主（穀梁傳曰譏其後也范氏曰薨至此已十五月張氏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三月

乙巳及晉處父盟（左傳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陸氏曰義同高傒凡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彊逼我而盟例但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處父不書氏蓋未命也猶公子翬初不書氏後書公子也不書地在晉都澄按未命謂未三命也次年救江書陽處父豈今年再命明年乃三命歟或是處父上傳寫闕陽字杜氏諤曰處父來魯而就魯盟左氏穀梁又以公如晉言之是安生經外之說）

夏

六月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隴公穀作斂○左傳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澄按卿與君盟會例降稱人不沒其氏名者非之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晉以士縠主盟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襄陵許氏曰元年衛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患秦楚遵養中國罪苟有所委斷受之矣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

秋

七月（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嘗雨矣而不書八月雨可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可知杜氏諤曰春秋僖公書不雨者三文公亦書不雨者三而穀梁解之特異且春秋編年必具四時一時無事則書首月以備之是以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春

秋所以析而言之者蓋不可闕首月以備四時也今文公此年書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蓋冬夏自有異事以備四時也十年十三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其年之夏亦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也穀梁以二公所書之異曲生外意謂僖公閔雨有志於民文公不憂雨無志乎民穀梁之意賢僖公而生此說也）

八月

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躋升也升僖公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左傳曰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曰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謂禮乎登曰凡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太廟而合祭也是爲祫曰大事于太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禰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也是爲大祫諸侯有祫無大祫今魯亦大祫者成王賜魯重祭故魯得僭用天子之禮也文公欲尊其父故升僖公之神主設位于閔公之上也夫僖之於閔屬則弟兄分則君臣曾爲君臣義同父子閔猶父也僖猶子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躋僖於閔之上是先子後父也故曰逆祀按僖公之喪此

年十二月方再期而祥此八月大事于太廟是喪制未終而行吉祭也譏吉祭又譏逆祀也）

冬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程子曰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怨無已殘民結怨澄按先且居將中軍則三命之卿蓋遣其偏裨與三國之微者徃伐故皆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以十二月薨此二年十二月始大祥

（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昏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經書月五書日四大衍曆正月戊子大己丑冬至二月戊午小經正月甲子丁丑皆在此月三月丁亥大乙巳十九日四月丁巳小五月丙戌大六月丙辰小七月乙酉大八月乙卯小丁卯十三日九月甲申大十月甲寅小十一月癸未大十二月癸丑小長曆是年閏正月甲子正月九日丁丑二十二日乙巳三月二十日丁卯八月十五日）

三年（丁酉襄王二十八年○晉霸襄四○蔡莊二十二○曹共二十九○衛成十一○鄭穆四○陳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齊昭九○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

王正月

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沈尸稔切○左傳曰以其服於楚也杜氏曰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張氏曰沈姬姓國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胡氏曰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未嘗與中國會盟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常山劉氏曰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許潰是也）

夏

五月

王子虎卒（王子者王之子非氏也虎名也王子虎盟翟泉稱王人則是王朝一命之下士也今稱名者以王子之貴同於再命故稱名王臣無外交今以其嘗與魯同盟而來赴非禮也故書以譏）

秦人伐晉（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張氏曰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爲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耻敗之心而至此乎）

秋

楚人圍江（自齊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能自守其國也故至今年始有圍江之師）

雨螽于宋（雨于付切○陸氏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雨也）

冬

公如晉（二年之春晉討公之不朝而有処父盟公之辱矣今年冬乃朝晉也）

十有二月

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曰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澄按舊說謂上年公朝晉使處父盟公晉自悔其無禮故請公再朝晉侯自與公盟以釋前非也杜氏謂曰按經二年書及晉處父盟左傳以爲公如晉而處父盟之經無其文此年書公及晉侯盟經自有公如晉之文也則是二年公未嘗如晉明矣但晉人以公不朝使處父來討而處父輒與公盟也今公如晉朝而至己巳之日公及晉侯盟經文簡直易曉左氏以爲晉懼無禮而請改盟謂公再如晉是飾辭過實亦近誣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左傳曰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澄按江以從中國而受楚之伐中國霸主之所當救也陽處父畏楚兵之彊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息公子之來即避之而還既不能救江又不敢伐楚其爲畏楚也明矣胡氏曰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軍于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午大甲午冬至二月壬子小三月辛巳大四月辛亥小五月庚辰大六月庚戌大七月庚辰小八月己酉大九月己卯小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小十二月丁未大己巳二十三日長曆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年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晉霸襄五○蔡莊二十三○曹共三十○衛成十二○鄭穆五○陳共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齊昭十○秦穆三十七○楚穆三）

春

公至自晉（孫氏曰自是公朝彊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彊國或執或辱危之也孫氏覺曰文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夏

逆婦姜于齊（穀梁傳曰其逆者誰也公也親逆而稱婦爲其成禮乎齊也趙氏曰公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於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澄按婦人之歸夫家在途稱女既至稱婦逆而稱婦又曰于齊是成夫婦之禮于齊

（也故穀梁云何其逮婦之也不稱夫人者夫人乃臣子稱其小君之辭非夫之所得稱也公自逆故不稱夫人）

狄侵齊（襄陵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

楚人滅江（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朞而其國竟滅晉霸不競而蠻荆得以肆其蠆於小國可哀也夫）

晉侯伐秦（左傳曰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胡氏曰晉人三敗秦師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過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霸主其明年晉會諸侯子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爲之請成執孔達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自孔達遭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霸主而無事矣又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所稱其知之可及者蓋如此）

冬

十有一月

壬寅夫人風氏薨（杜氏曰僖公母風姓也啖氏曰成風以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程子曰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猶未敢同嫡也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邦君之妻曰夫人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死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謹禮之所由變也）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丑小己亥冬至二月丙午大三月丙子小四月乙巳大五月乙亥小六月甲辰大七月甲戌小八月癸卯大壬申大暑閏月癸酉大九月癸卯小癸卯處暑十月壬申大十一月壬寅小旦日至寅十二月辛未大長曆是年閏三月壬寅十一月三日）

五年（己亥襄王三十年〇晉霸襄六〇蔡莊二十四〇曹共三十一〇衛成十三〇鄭穆六〇陳共十〇杞桓十五〇宋成十五〇齊昭十六〇秦穆三十八〇）

（○楚穆四）

春

王正月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戶暗切賵芳鳳切○公羊傳曰含者口實也杜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胡氏曰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澄曰榮氏叔字王朝四命之大夫）

三月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陸氏曰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蘇氏曰仲子非是惠公之嫡故特爲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作毛○胡氏曰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含賵而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澄曰召邑伯爵王朝六命之卿）

夏

公孫敖如晉（三年之冬文公朝晉今五年之夏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

秦人入鄀（鄀音若○左傳曰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張氏曰今襄陽宜城縣地有鄀故城）

秋

楚人滅六（左傳曰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張氏曰六國皐陶之後杜氏曰今廬江六縣任公輔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澄曰晉襄公之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年之盛紹霸之業浸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於肆行中國呑噬小國而無所忌也）

冬

十月

甲申許男業卒（許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辛丑小乙巳冬至二月庚午大三月庚子小辛亥十日四月己巳大五月己亥小六月戊辰大七月戊戌小八月丁卯大九月丁酉小十月丙寅大甲申十九日十一月丙申小十二月乙丑大長曆辛亥三月十三日甲申十月二十日）

六年（○庚子襄王三十一年○晉霸襄七卒○蔡莊二十五○曹共三十二○衛）

（成十四○鄭穆七○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齊昭十二○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

葬許僖公

夏

季孫行父如陳（左傳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澄按此亦行父欲迎婦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而已魯陳前此未嘗有邦交也）

秋

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澄按三年之冬公朝晉五年之夏而卿聘今六年之秋卿又聘而問疾焉魯事霸主之勤如此）

八月

己亥晉侯驩卒（驩公作讙○晉襄公也在位七年初欲立公子雍不果嫡子夷臯嗣是爲靈公）

冬

十月

公子遂如晉（杜氏曰卿共葬事）

葬晉襄公（不書日闕）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左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穀梁傳曰晉將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公羊傳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射姑殺也射姑殺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胡氏曰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書國今殺處父者射姑爾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張氏曰按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狐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澄按是時襄公已卒矣而書國殺者經意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

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穀作夜○左傳曰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至諸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李堯俞曰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凡爲曆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曆不置閏則弦

望晦朔皆非其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天子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故於文王在門爲閏天子有閏月聽朔之禮諸侯從可知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杜氏謂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文公既不告朔而但至廟拜謁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未大庚戌冬至二月乙丑小三月甲午大四月甲子小五月癸巳大六月癸亥小七月壬辰大八月壬戌小乙亥十四日九月辛卯大十月辛酉小十一月庚寅大十二月庚申小長曆是年閏十二月乙亥八月十五日程氏公說曰曆法是年未應閏經書閏月則周閏有所務也

七年辛丑襄王三十二年○晉靈公夷皐元年○蔡莊二十六○曹共三十三○衛成十五○鄭穆八○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齊昭十三○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

公伐邾左傳曰公伐邾間晉難也杜氏曰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

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其俱切郚音吾○左傳曰寘文公子焉澄按邾人嘗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僖公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其年秋邾人以須句故伐魯戰于升陘而魯敗邾人復取須句至今年十八年矣文公乃又伐邾而取須句邾文公之子前叛邾而在魯故公命之爲守須句之大夫僖公前取須句之後邾人旋來伐魯今文公再取須句疑邾之又來伐而爭也故既使邾之叛臣守須句矣又城郚邑以備邾師之至也杜氏曰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張氏曰卞今屬襲慶府泗水縣

夏

四月

宋公王臣卒（宋成公也在位十七年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士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杜氏曰二子在公宮爲亂兵所殺澄按穆襄之族率國人人衆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稱名陸氏曰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胡氏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左傳曰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求外君將焉寘此宣子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張氏曰令狐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澄按師師者晉趙盾送公子雍者秦康公二國有君有卿在而各使裨將帥偏師以戰故言晉人秦人）

晉先蔑奔秦（蔑公作昧下有以師字○左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求外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孫氏曰自軍中而往也）

狄侵我西鄙（張氏曰閒秦晉之爭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

八月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傳曰晉侯立故也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張氏曰今之鄭州原武縣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其大夫盟者雖二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年是也澄按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爲齊宋衛）

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敘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彊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晉大夫者趙盾也莊公九年書齊大夫時襄公已弒桓公未入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爲主而與莊公盟故不書氏名而但曰齊大夫此年書晉大夫時趙盾迎立公子雍靈公未立晉未有君趙盾自爲主而與七國盟故亦不書氏名與前書齊大夫同以見趙盾自專國政擅廢置君襄公卒已期年而嗣君猶未正位蓋盟扈之後始立靈公也

冬

徐伐莒（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夷即華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夷狄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左傳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叔仲惠伯諫曰兵作於內爲亂今臣作亂而君不禁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澄按魯臣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況敖代爲弟逆名尤不正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高氏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公孫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丑大乙卯冬至二月己未小經三月甲戌在此月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大丙戌春分閏月戊子小經四月戊子在此月五月丁巳大旦日穀雨六月丁亥小七月丙辰大八月丙戌小九月乙卯大十月乙酉小十一月甲寅大十二月甲申小長曆甲戌三月十八日戊子四月二日

八年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崩○晉靈二○蔡莊二十七○曹共三十四○衛）成十六○鄭穆九○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齊昭十四（○秦康二○楚穆七）

春

王正月

夏

四月

秋

八月

戊申天王崩（襄王也在位三十三年世子王臣嗣是爲頃王）

冬

十月

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雍於用切）（○左傳曰襄仲會趙孟報扈之盟也澄按上年公既與趙盾盟于扈矣趙盾以魯國之權在公子遂而不在文公故必致公子遂盟于衡雍而後信也杜氏曰二國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張氏曰衡雍鄭地滎陽卷縣故城在今鄭州原武東與扈相近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左一作伊雒之戎公作伊雒戎○左傳曰遂會伊雒之戎僖十一年傳云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氏曰雒戎居伊水雒水間者杜氏謂曰左傳以會雒戎爲遂事孫氏曰再言公子遂非繼事也澄按壬午會趙盾越四日乙酉盟雒戎非歸魯而再出也蓋初出之時已擬行此二事故經作二事書之）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至下公無而字）

丙戌奔莒（左傳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傳曰不言出在外也穀梁傳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未復而曰復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孫氏曰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而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張氏曰國君爲天子斬衰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返已爲不赦之罪況懷桑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陸氏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丐聞齊侯卒乃還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澄按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諸侯大國三卿曰司徒司馬司空當時諸國皆不遵王制改其官名宋亦改司徒曰太宰唯司馬司城尚是舊名故春秋每書宋二官必存其官號以幸王制之猶未改也不書氏名死者無罪例已見前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曆正月癸丑大庚申冬至二月癸未小三月壬子大四月壬午小五月辛亥大六月辛巳大七月辛亥小八月庚辰大戊申二十九日九月庚戌小十月己卯大壬午四日乙酉七日丙戌八日十一月己酉小十二

（月戊寅大長曆戊申八月晦壬午十月五日）

九年（癸卯頃王元年○晉靈三○蔡莊二十八○曹共三十五卒○衛成十七○鄭穆十○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齊昭十五○秦康三○楚穆八）

春

毛伯來求金（左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杜氏曰求金以供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澄曰天子之喪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王不出命也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毛邑伯爵王朝六命之卿）

夫人姜氏如齊（趙氏曰無父母而歸寧譏也澄按出姜當是齊昭公之女而趙氏以爲無父母蓋謂歸寧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之女歟）

二月

叔孫得臣如京師（葬天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君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所當畧也臣往者書其人以爲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忘君父之恩廢臣子之禮）

辛丑葬襄王（公羊傳曰王葬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曰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澄按先都下軍佐也襄公於夷之蒐將升之上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靈公幼弱趙盾將中軍秉國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使賊殺其佐不敢明正先都之罪而使羣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也）

三月

夫人姜氏至自齊（孫氏曰凡夫人出例皆不至惟此獨書至者以其如齊雖不合禮然愈於文姜之如齊故於其歸也特書至以其行猶可以至也劉氏曰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致可致此其爲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胡氏曰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矣其至者出姜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澄按或謂出姜無父母或謂出姜有父母今兼存之以俟攷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王氏箋義曰晉自趙盾代士縠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若晉從其君之命士縠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

（之本。由趙盾之代爲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矦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卒稱人以殺。其言及箕鄭父者。穀梁所謂累者是也。先儒多不解所以稱人書及之旨。故原而釋之胡氏曰。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之辭。三大夫挾私怨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固有罪矣。當是時。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趙。三郤。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于其也。若元咺信不臣矣。而公子瑕不見其辜。衛矦遷怒而幷殺之。故書曰及。以志專殺之中。又有輕重者也。士穀及箕鄭父故此）

楚人伐鄭（左傳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矦。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欒耳。鄭及楚平。孫氏曰。楚復彊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經所書四國皆書人。而左氏以爲晉趙盾宋華偶衛先達。蓋三卿皆當國主兵者。其

時不親行。而各使微者。以將兵救鄭也。張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爲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拯焚溺之舉哉）

夏

狄侵齊（張氏曰。楚 氣去而狄交侵矣。書 病晉也）

秋

八月

曹伯襄卒（曹共公也。在位三十五年。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

癸酉地震（公羊傳曰。記異也）

冬

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椒。鬭椒。穀於菟之從子。楚卿再命者。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杜氏曰。衣服曰襚。追襚僖公。幷及成風。張氏曰。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欲圖

北方而使椒來聘也高氏曰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襚爲名將焉用之成風於僖公雖曰母子而先君後夫人者禮當然也以過時始至故曰來歸

葬曹共公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戊申小乙丑冬至二月丁丑大辛丑二十五日三月丁未小四月丙子大又月丙午小六月乙亥大七月乙巳小八月甲戌大九月甲辰小十月癸酉大經九月癸酉在此月朔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申大長曆辛丑二月二十六日癸酉九月朔

十年（甲辰頃王二年○晉霸靈四○蔡莊二十九○曹文公壽元年○衛成十八○鄭穆十一○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齊昭十六○秦康四○楚穆九）

春

王三月

辛卯臧孫辰卒（高氏曰此臧哀伯之孫臧文仲也孔子譏其竊）位又譏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而魯人師其言以爲死而不朽子許曰宣叔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

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

秦伐晉（秦下闕一字經七年書令狐之戰左氏載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經不書又載今年春晉伐秦取少梁經亦不書此書秦伐晉秦晉交兵報復無已兩罪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左傳曰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高氏曰宜申字子西亦城濮之敗將事弑君父之賊十年矣乃謀弑焉楚子聞而殺之亦可悲也已澄按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而事之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殺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

七月（義已見前）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音汝○蘇邑子爵王朝四命之大夫受）封而有國邑者孫氏曰內不出主名微者公使微者盟天子卿其惡可知澄按依趙氏例以及爲公及之者是

冬

狄侵宋（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亾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左傳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可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高氏曰此楚子將求諸侯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也夫楚子者弑君父之賊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而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獨書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當是時陳鄭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獲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而不已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彊而中國之衰益甚矣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寅大辛未冬至閏月壬申小二月辛丑大三月辛未小辛卯二十一日四月庚子大五月庚午小六月己亥大七月己巳小八月戊戌大九月戊辰小十月丁酉大十一月丁卯小十二月丙申大）

有一年（乙巳頃王三年○晉覇靈五○蔡莊三十○曹文二○衞成十九○鄭穆十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齊昭十七○秦康五○楚穆十）

春

楚子伐麇（麇九倫切公作圈○左傳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成大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替矣高氏曰中國諸侯自會厥貉之皆不能加楚也成三年會蜀之後雖大夫帥師亦出主名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夷狄待之也）

夏

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者杜氏曰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張氏曰今拱州襄陵縣謹按其時楚日益彊晉君幼魯君怠將欲謀楚而乃以以次之大夫相會覇謀之不遠而楚勢之益張也宜哉彭生叔仲惠伯公子牙之孫蓋其適子之子以叔孫爲氏此其支子之子故以叔仲爲氏）

（杜氏諤曰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爲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秋

曹伯來朝（左傳曰曹文公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左傳曰襄仲聘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高氏曰七年之間狄三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也亦當狄之方彊爾狄之彊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

十月

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曰鄋瞞使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杜氏曰鄋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啖氏曰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高氏曰叔孫得臣最善射狄侵齊而復之魯叔孫得臣以一矢斃其酋首故不言帥師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喜中國之勝也劉氏曰非長狄乎曰非也春秋正名狄也戎也淮夷也白狄也赤狄也山戎也夷蠻也陸渾戎也姜戎也是不一名謚曰狄之中有長身者故號之曰長狄長狄即狄也非別有一種名長狄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丙寅小丙子冬至二月乙未大三月乙丑大四月乙未小五月甲子大六月甲午小七月癸亥大八月癸巳小九月壬戌大十月壬辰小甲午三日十一月辛酉大十二月辛卯小長曆甲午十月四日）

十有二年（丙午頃王四年○晉霸靈六○蔡莊三十一○曹文三○衛成二十○鄭穆十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齊昭十七○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

王正月

郕伯來奔（郕公作盛○左傳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趙氏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鄭忽曹覊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豈有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厚誣耶劉氏曰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左傳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澄按公穀二傳皆以叔姬爲文公同母之女弟如此則是先君之女非時君女也不當稱子而左傳又以爲杞桓夫人蓋指僖三十一年杞伯姬所求之婦若果爾則非文之女矣杞桓乃魯莊之甥即位在魯文之先所娶決非魯文之女至成五年被出來歸八年卒于魯者乃是杞伯姬所求魯僖之女爲杞桓夫人者也）

夏

楚人圍巢（左傳曰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遂圍巢杜氏曰巢吳楚間小國巢盧江六縣東有古巢城張氏曰今無爲軍巢縣）

秋

滕子來朝（左傳曰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澄曰義見前歸襚下）

冬

十有二月

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曰秦伐晉取羈馬晉趙盾孫林父郤缺臾駢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趙氏曰凡戰不書及交爲主也高氏曰二國報怨償禍迭起師徒其罪均也不書敗者兩無敗也杜氏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張氏曰今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後同○杜氏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張氏曰諸見莊公二十九年註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莒魯爭鄆蓋始於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莒爲仇由鄆始孫氏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杜氏諤曰春秋書城築二十九而帥師城之者二此年及哀三年城啓陽也鄆者莒魯所爭之邑帥師以城之者懼不虞之難故爲之備也凡城築之事皆志重民力也況帥師而城者乎勞民甚矣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庚申大辛巳冬至二月庚寅小庚子十一日三月己未大四月己丑小五月戊午大六月戊子大七月戊午小八月丁亥大九）

（月丁巳小乙酉処暑十月丙戌大乙卯秋分閏月丙辰小十一月乙酉大旦日霜降十二月乙卯小戊午四日長曆是年閏十一月庚子二月十二日戊午十二月五日）

十有三年（丁未頃王五年○晉霸靈七○蔡莊三十二○曹文四○衛成二十一○鄭穆十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齊昭十九○秦康十七○楚穆十二）

春

王正月

夏

五月

壬午陳侯朔卒（陳共公也在位十八年子平國嗣是爲靈公）

邾子蘧蒢卒（蘧其居切蒢丈居切○邾文公也在位五十年子貜且嗣）

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

七月（義見前）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太○公羊傳曰世室魯公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世世不毀也屋壞久不脩也澄曰世室屋壞謂伯禽之廟久不脩而屋壞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往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爲魯之始祖故魯之太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爲之父則不得爲始封之君其廟爲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蓋諸侯之禮唯太廟不毀二昭二穆皆四世而遞遷周天子也后稷居太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代商而爲天子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文武廟爲宗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太

廟得用天子之禮以祀周公魯人以爲伯禽爲魯國始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伯禽之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僭用天子廟制以尊伯禽非禮也魯文公怠慢不虔久不脩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以見魯公世室之爲非禮也與卜郊失禮郊牛有變而書以見魯郊之爲非禮者同世太二字多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太穀梁謂太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字雖誤而義則與公羊同杜氏以爲太廟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其中之一室謂之太室稱太者以別於左右二夾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太室祼彼文王武王廟非太廟也亦有太室何獨太廟之室謂之太室乎曰爲人子孫不早脩廟以致屋壞謂一廟

（之屋皆壞也若果是太廟屋壞當書太廟屋壞今乃書太室屋壞則是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之屋皆不壞而唯中間一室之屋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

冬

公如晉（左傳曰公如晉朝且尋盟）

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左傳曰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澄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晉不能霸故狄人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狄乘間侵之）

十有二月

己丑公及晉侯盟（公朝晉而請盟也）

公還自晉（公穀無公字○還者在路而未至國也）

鄭伯會公于棐（棐公作斐○左傳曰公還鄭伯會公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澄曰公未至魯鄭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棐也杜氏曰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棐鄭地高氏曰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彊弱之勢不敵滅亾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禍春秋書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

（自怠也杜氏謂曰文公一出三爲如晉朝也及晉侯盟也自往及還與二國會也）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甲申大丙戌冬至二月甲寅小三月癸未大四月癸丑小五月壬午大壬午一日六月壬子小七月辛巳大八月辛亥小九月庚辰大十月庚戌大十一月庚辰小經十二月己丑在此月十二月己酉大）

十有四年（戊申頃王六年崩不書○晉霸靈八○蔡莊三十三○曹文五○衛成二十二○鄭穆十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齊昭二十卒○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

王月

公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魯文公七年伐邾取須句疑邾之必來報伐也故城郚以備之然終邾文公之世七年而不伐魯今嗣君即位始加兵於魯左傳謂公使人往弔不敬故邾來討然邾小國也何至因弔喪使人之不敬而遽敢討魯乎蓋欲以報須句之役爾見魯未易攻故師至南鄙而遽去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按十一年承筐之會左氏經文作叔仲彭）

（生則此經叔下亦當有仲字）

夏

五月

乙亥齊侯潘卒（昭公也在位二十年其子舍嗣）

六月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左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張氏曰從楚者宋陳鄭許許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致之負固之許諸侯皆至然後講同盟之禮高氏曰去冬鄭衛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諸侯始皆相會衆議既合而後盟且謀納捷菑焉故別書癸酉同盟澄曰同盟者莫適爲主也是時晉靈公幼趙盾以當國大夫出會諸侯不敢主是盟故書同盟也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

秋

七月

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曰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杜氏曰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將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亦明矣孫氏曰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入于北斗者入魁中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左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杜氏曰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境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末愈乎遂也）

九月

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傳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
伯文伯疾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文伯卒立惠叔穆伯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陸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魯卿卒于它國則地）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傳曰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桓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自立穀梁傳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氏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惡若未逾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也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逾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逾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啖氏曰舍母蓋魯之媵女但一叔姬爾左氏附會後事加子之字澄按啖說是也左氏附會加子字則叔姬乃文公女也文公即位才十四年

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爲君者哉齊昭公以魯僖公二十八年即位叔姬生舍當在魯僖末年時文公尚爲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爲夫人者乎況文四年文公逆婦姜于齊蓋齊昭公之女也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爲文公女者妄也

宋子哀來奔左傳曰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孫氏曰子哀宋公族子子姓哀名也澄曰子哀三命之卿例稱氏稱名子氏哀名也宋子姓而氏曰子者所謂以姓爲氏也周制婦人稱姓男子稱氏再命者有名無氏三命當稱氏則君命之氏宋哀自封人外爲卿君未及命氏而出奔故無氏可稱若但書名則疑於再命而非三命之卿故經書宋之姓以爲哀之氏表其爲三命之卿也傳稱高哀而經書子哀猶晉大夫曰范曰中行而經所書皆以士爲氏也張氏曰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

冬

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

齊人執單伯胡氏曰商人弒舍因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欲辱魯故執單伯併執叔姬而誣之以罪

齊人執子叔姬陸氏曰左氏言子叔姬是齊侯舍之母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左傳誤此乃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爾公穀義是何氏曰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澄按子叔姬稱子則是時君之女左傳誤以爲舍母澄已辨之矣當從公穀義及何休陸淳之說但公穀言道淫是以齊之誣辭爲實何氏言單伯送叔姬亦非竊詳事意齊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歸皆不書姬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弒姬

（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省商人固惡魯與舍爲昏己既弑舍則又有所忌因單伯來省姬遂執單伯併姬而誣以曖昧之罪將以辱魯經書冬單伯如齊則是於叔姬歸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經書月五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己卯小壬辰冬至二月戊申大三月戊寅小四月丁未大經五月乙亥在此月五月丁丑小六月丙午大癸酉二十八日七月丙子小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小甲申十日十月甲辰大十一月甲戌小十二月癸卯大長曆乙亥五月二十九日）

十有五年（己酉匡王元年○晉靈九○蔡莊三十四○曹文六○衛成二十三○鄭穆十六○陳靈二○杞桓二十五○宋昭八○齊懿公商人元年○秦康九○楚莊二）

春

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澄按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彊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於晉欲藉霸主之重請於齊以釋免其所執者也）

三月

宋司馬華孫來盟（宋卿書官義已見前華孫督之後名耦氏）

（而不名者四命之孤卿與孔父祭仲女叔同凡卿之不名者例書字父爲最尊伯仲叔季次之稱孫者表其系亞於稱字者也趙氏曰不稱使與齊仲孫屈完義同從簡爾孫氏曰宋自僖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問今華孫請來結盟于我以尋舊好啖氏曰凡不言君使者皆有義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高郵孫氏曰其君暗亂國事廢弛賢臣外奔華孫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

夏

曹伯來朝（左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杜氏曰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五年乃來）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傳曰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澄謂敖之喪得歸者以難之孝也）

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齊氏指要曰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傳云非常此稱非禮者前傳既非正陽之月時歷差誤則稱）

（非常此年得當鼓之月但用幣非禮故傳變文言非禮也曰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者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但伐鼓于朝自責其政事有闕謫于天爾）

單伯至自齊（高氏曰內大夫爲它國所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

晉郤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左傳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高氏曰蔡侯旣與楚子次于厥貉故新城之盟不與焉晉郤缺帥師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

（蔡雖附楚楚人不之救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雖蔡人自取之然晉曾不脩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彊而不貳則亦難矣是歲蔡侯甲午卒不書其子申嗣是爲文公張氏曰徙示威武暴及其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輔霸主服諸侯可乎）

秋

齊人侵我西鄙（高氏曰齊商人簒弑其君又執我國大夫罪不勝誅而又加兵於我澄按魯無得罪於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

季孫行父如晉（高氏曰一歲再如晉者皆爲齊故）

冬

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左傳曰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澄按此非前目後凡之例而七國之君不列敘畧之也晉侯霸主也而與諸國同稱諸侯不以霸主畀晉靈也蔡侯新遭伐入之威故暫貳於楚而與中國之盟）

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趙氏曰書來歸於姬上者非嫁後之出故異其文焉澄曰若左氏所載事迹果是則經合書齊子叔姬來歸今不繫齊則爲未嫁之女明矣高氏曰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傳曰齊侵我謂諸侯不能也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脩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

特齊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高氏曰齊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人取賂而還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顧忌肆其威暴且恚魯伐晉以謀己故一歲而再侵我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因我而加兵於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朝魯辭正也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酉小丁酉冬至二月壬寅大三月壬申大四月壬寅小五月辛未大六月辛丑小朔日食戊申八日己巳小滿閏月庚午大七月庚子小旦日夏至八月己巳大九月己亥小十月戊辰大十一月戊戌小十二月丁卯大

十有六年（庚戌匡王二年○晉靈十○蔡文公申元年○曹文七○衛成二十四○鄭穆十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弑○齊懿二○秦康十○楚莊十三）

春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曰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澄曰及猶與也謂齊侯不與行父盟也高氏曰晉侯既幼不在諸侯齊侯恃彊數見侵伐故魯不得已而事之以行父當齊侯宜齊侯之弗肯與盟也張氏曰

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覇主爲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年今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又使商人得以彊大而威我親戚令使執辱於齊不惟邊鄙被患而與國與受其禍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而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後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年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

五月

公四不視朔

穀梁傳曰四不視朔厭政以甚矣公羊傳曰四不說朔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蘇氏曰定哀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蓋不復視朔矣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言也然而五月書不視朔則六月視朔矣視朔之廢非始於此也杜氏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不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也趙氏曰公若誠有疾則不當譏據諸侯盟會文公三變不及又不會齊以此推之知公怠於國務非疾也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禀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不書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澄曰公不視朔非眞有疾託疾以詐齊也今春季孫行父

盟齊侯而齊不與盟必欲公自至公倦於往而畏齊之威故託疾以詐因不視朔乃遣公子遂往盟齊侯而齊侯與之盟蓋既託疾而又納賂故也按前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其月雖不告朔然猶朝于廟朝廟之後退而視朝是視朔之禮不廢也今四不視朔則不告朔不朝廟從可知也在後每朔三禮未嘗廢唯因朝事會盟行師而出不在國則廢至則又復舉矣其後蓋因季氏逐昭公魯國無君者七年故廢告朔之禮昭公薨于外定公以元年六月方即位自是告朔之禮不復舉故子貢欲去其羊謂不告朔自文公始者非也

六月

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

○左傳曰公使公子遂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杜氏曰郪丘齊地高氏曰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非特行父奉使之失也晉爲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齊齊侯賂之遂不果伐於是齊侯欲取償於魯焉至是公使公子遂納賂於齊而復求盟所以尋盟于郪丘則有辭矣謂公四不視朔實有疾故也然則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我西鄙僅少紓而已

秋

八月

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公羊傳曰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何以書譏爾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何氏曰莊公所築不當暴揚先祖之惡也孫氏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曰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我若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分爲二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高氏曰楚率秦巴以滅人之國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自是遂與中國盟會而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矣夫秦兵之彊後世莫及焉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弒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之所以不振也

冬

十有一月

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作处○左傳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已上無不饋詒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澄按宋昭公立九年不能其大夫國人襄夫人亦惡之出田孟諸甸徒攻而弒之故稱人以弒弒者賤人無名可書也蓋鮑見昭公之失衆心固有圖爲君之意而未有篡謀也襄夫人雖有以鮑易

杵臼之意而未萌殺心也昭公出田甸徒弒之而鮑與夫人因得遂其素志左傳之文宜刪夫人王姬使帥六字方與經協蓋謂甸衆知襄夫人之意而敢於行弒則可謂襄夫人使人帥甸弒之則未必然也孫氏曰稱人微者也名氏不登于史策胡氏曰蕩意諸死之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其死而與之同死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酉小壬寅冬至二月丙寅大三月丙申小四月乙丑大五月乙未小六月甲子大戊辰五日七月甲午小八月癸亥大辛未九日九月癸巳小十月壬戌大十一月壬辰小傳甲寅二十三日十二月辛酉

（大長曆是年閏五月）

十有七年（辛亥匡王三年○晉靈十一○蔡文二○曹文八○衛成二十五○鄭穆十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齊懿三○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

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澄曰傳所載皆四國之卿而經書人者蓋元帥不行而遣裨將往伐也責其弒君是也但不當不誅弒

君之人

夏

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左曰有齊難是以緩）

（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

齊侯伐我西鄙（左傳曰齊伐我襄仲請盟高氏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於此見郪丘之盟無益矣）

六月

癸未公及齊矦盟于穀（齊伐我而晉不能救公竟不免親與齊矦盟）

諸矦會于扈（左傳曰晉矦蒐于黄父遂復合諸矦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澄曰晉矦不能爲盟主而合諸矦故畧之而不列序也）

秋

公至自穀（危之也）

冬

公子遂如齊（左傳曰拜穀之盟杜氏謂曰公及齊矦盟而冬又聘之故左氏謂之拜盟也）

（經書月二書曰二大衍曆正月辛卯大丁未冬至二月辛酉小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癸亥四日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癸未二十五日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亥大十月丁巳大十一月丁亥小十二月丙辰大長曆癸亥四月五日癸未六月二十六日）

十有八年（壬子匡王四年○晉靈十二○蔡文三○曹文九○衛成二十六○鄭穆二十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齊懿四弑○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

王二月

丁丑公薨于臺下（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秦康公也在位十二年子稻嗣是爲共公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周室列於諸矦賜爵爲伯穆公班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覇西戎九年康公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

夏

五月

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遊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澄曰歜職皆賤者故稱人而不書名何氏曰商人弑君賊齊人已君事之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弑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

六月

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左傳曰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澄按公子遂將殺適立庶而先聘齊以請故托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二卿同使者一卿賀齊立君一卿拜葬也）

冬

十月

子卒（左傳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曰子謂子赤也不日弒也弒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曰子卒不日故也何氏曰與子般異般書日孫氏曰成君弒不地子赤未逾年故不日以別之）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曰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行父實與公子遂同弒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許而來討於是議納賂以請平焉魯國臣子之罪不可勝誅也）

莒弒其君庶其（公羊傳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左傳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澄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太子僕以子弒父也春秋何得不書而乃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又何以奔魯乎或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弒紀公懼并及禍故以其寶玉來奔也）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丙戌小癸丑冬至二月乙卯大癸未大寒丁丑二十三日閏月乙酉小三月甲寅大旦日雨水四月甲申小經五月戊戌在此月五月癸丑大經六月癸酉在此月六月癸未小七月壬子大八月壬午小九月辛亥大十月辛巳小十一月庚戌大十二月庚辰小長曆丁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戊戌五月十一日癸酉六月二十二日）

春秋纂言卷第六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在位十八年夫人穆姜）

元年（癸丑匡王五年○晉靈十三年○蔡文四年○曹文十年○衛成二十七年○鄭穆二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齊惠公元元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凡繼弑君不即位者以君父遭弑而賊未討則太子不忍行即位禮或國亂人心危疑不暇行即位禮也仲遂以臣弑君宣公以庶奪嫡方以子惡被弑而己得立爲得志故安然行即位禮）

公子遂如齊逆女（胡氏曰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而逆女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公子遂立接之始謀也高氏曰不待喪畢而公子遂遽如齊逆女者恐姻好久不通而齊人來討也且娶於齊則公因得以列於會而諸侯不復以討矣澄按負簒弑之罪而急於結齊昏以定其位此惡之大喪娶卿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

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乎親迎豈容它人得以之歸哉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不稱公子一事再見也文公逆婦姜于齊不稱夫人自逆故也此稱夫人者臣下之詞也婦者有姑之辭無姑則專以夫人之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姑者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以屬其子殺世嫡兄弟黜主君夫人乃援成風故事卽以子貴爲國母今斬焉在衰絰之中而請昏納婦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敬嬴妾也而姑之李堯俞曰經稱婦姜者不言氏婦人言氏以配姓蓋欲稱謂之順也春秋於內女則稱叔姬於外女則不可以叔伯言之故夫人不言謚不稱婦則必以氏配之今此婦而言姜加氏則稱謂之繁也亦猶文姜成風以謚稱而不以氏稱也如成十四年書婦姜氏者趙氏曰繆增也）

夏

季孫行父如齊（左傳曰如齊納賂以請會高氏曰公既昏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於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於諸侯之會則它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庶皆可以逃矣昔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當魯國喪禍之際而舉動乖錯如此安在其爲三思哉）

（是必思之過多而方寸亂矣故孔子譏之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傳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杜氏曰胥甲晉下軍胥臣之子文公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蘇氏曰胥甲趙穿其罪一也放胥甲而捨趙穿穿盾之族子也胡氏曰齊晉戰河曲撓吏驕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當以穿爲首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而芘其族子也澄按河曲之戰及今八年矣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父以它事取惡於趙盾而盾逐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平州）齊地在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琅琊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西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晉爲盟主而齊宋弒君咸弗能加魯亂不治晉之無能爲也

公子遂如齊（左傳曰如齊拜成胡氏曰遂一再見于經矣拜成又

書者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

六月

齊人取濟西田（左傳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杜氏曰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呂氏大圭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八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illegible]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也張氏曰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

秋

邾子來朝（文十四年邾伐我南鄙今六年來朝不詳其故）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傳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焉陳

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宋胡氏曰鄭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此師爲不義掠境侵暴非能聲宋之罪也呂氏大圭曰春秋盟會而書楚子自盂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向也次厥貉嘗書楚子矣然未嘗加兵於中國也伐麇亦書楚子矣然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出爵者皆伯之之詞侵蔡伐楚書齊侯伯齊侯也侵曹伐衛書晉侯伯晉侯也侵陳侵宋書楚子春秋因伯楚子乎書齊侯晉侯喜中國之猶有霸也書楚子傷中國之無霸而夷狄得以執霸權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高氏曰鄭連楚以侵陳與宋晉何爲獨救陳曰楚之兵主在於陳因加於宋晉人踰宋而救陳救陳而師退是救宋也故舉救陳則及宋舉救宋則不及陳矣胡氏曰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諸侯會而不存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左傳曰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澄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以四國之君在會故不稱趙盾而稱晉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逼霸主所宜救也鄭以畿內之國而附蠻夷霸主所當伐也借乎晉霸不競荆蠻方彊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遺楚禽中國之不振可傷也）

冬

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左傳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公輔曰按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高氏曰晉方病楚而欲得秦欲求成而反加兵於它人之國適足以眾晉之敵爾此謬計也）

晉人宋人伐鄭（左傳曰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澄按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于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高氏曰宋怨鄭與楚之侵

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

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己酉大戊午冬至二月己卯大三月己酉小四月戊寅大五月戊申小六月丁丑大七月丁未小八月丙子大九月丙午小十月乙亥大十一月乙巳小十二月甲戌大

二年（甲寅匡王六年崩○晉霸靈十四弑○蔡文五○曹文十一○衛成二十

八○鄭穆二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齊惠二○秦共二○楚莊七

春

王二月

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杜氏曰大棘在陳，襄邑縣南張氏曰襄邑今屬拱州澄曰鄭附楚侵中國之陳宋晉爲宋故再伐鄭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李氏堯俞曰春秋三十四戰主客並書帥師者唯此及哀二年趙鞅罕達而已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爲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愼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師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効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呂氏大圭曰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莊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皆大夫帥師而戰唯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年大棘戰兩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吳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左傳曰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胡氏曰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

夏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傳曰晉趙盾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澄曰晉又與諸侯之師爲宋報鄭師出無名又畏楚之救而還師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又有弑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

九月

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皋公作獆○）左傳曰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亾也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illegible]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内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甚其專遂欲殺盾提彌明扶盾出走明既搏殺公獒又與公徒鬬而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靈輒内叛倒戟以禦内兵故盾得幸免然君臣既爲仇敵非盾弒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弒公而盾乃復穿之弒爲盾弒也盾爲首惡穿特承意行事者爾此正與魏帝髦之弒同髦惡司馬昭之專率徒以攻昭昭舍皇奔避賈充謂成濟曰司馬公蓄汝等政在今日於是成濟抽戈弒髦而昭得免於誅夫弒髦者賈充發言成濟操刃而皇極經世書及通鑑綱目皆書曰魏司馬昭弒其君髦曷嘗歸獄於賈充與成濟哉趙盾之專猶司馬昭之專也晉靈之欲殺盾猶曹髦之欲殺昭也趙穿之弒晉靈猶成濟之弒曹髦也趙盾陽爲不知謀以求自免其弒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誅首惡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謂趙盾也賊子謂許世子止也彼二人者弒君弒父而欲欺人以爲非己所弒其懼者何以聖人不可欺而直筆不之赦也自三傳以來說春秋者多方爲盾止分釋則是亂臣賊子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靈公在位十四年趙盾使趙穿逆襄公之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冬

十月

乙亥天王崩（匡王也在位六年其弟瑜立是爲定王）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甲辰小癸亥冬至經二月壬子在此月二月癸酉大三月癸卯小四月壬申大五月壬寅大六月壬申小七月辛丑大八月辛未小九月庚子大乙丑二十六日十月庚午小乙亥六日十一月己亥大戊辰処暑閏月己巳小十二月戊戌大長曆是年閏五月壬子二月二日乙丑九月二十七日乙亥十月八日）

三年（乙卯定王元年○晉覇成公黑臀元年○蔡文六○曹文十二○衛成二十九○鄭穆二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齊惠三○秦共三○楚莊八）

春

王正月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公羊傳曰郊則必祭稷養牲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左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杜氏曰牛不稱牲未卜日也齊氏旨要曰牛卜日曰牲今未卜日尚爲祭牛范氏曰牛無故其口自傷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高氏曰魯僭郊禮久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胡氏曰乃不郊者爲牛之口傷改卜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子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張氏曰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而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此春秋所以特書之并書猶三望以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王室微諸侯不王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

楚人侵鄭（左傳曰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鄭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是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而歸諸夏是反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不書晉伐鄭鄭及晉平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書楚人侵畧諸夏之罪）

秋

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孔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高氏曰見狄之種類已分矣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中國擾攘之時也）

宋師圍曹（左傳曰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

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高氏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冬

十月

丙戌鄭伯蘭卒（鄭穆公也在位二十二年子夷嗣是爲靈公）

葬鄭穆公（葬并速禮不備也）

（經書月二圭旨日一大衍曆正月戊辰小旦日冬至二月丁酉大三月丁卯大四

（月丙申大五月丙寅小六月乙未大七月乙丑小八月甲午大九月甲子小經十月丙戌在此月十月癸巳大十一月癸亥小十二月壬辰大長曆丙戌十月二十五日）

四年（丙辰定王二年○晉霸成二○蔡文七○曹文十三○衛成三十○鄭靈公夷元年弑○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齊惠四○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

王正月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高氏曰莒郯相怨而郯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故及齊侯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

公伐莒取向（向舒亮切○左傳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杜氏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張氏曰宣公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爲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著宣公之不公而終之以利也高氏曰二大國以好

平兩小國之怨而且不能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然向本魯地桓十六年城向是也後入于莒豈魯與莒有好而向還莒歟至此莒弗肯平然後公復取向也）

秦伯稻卒（秦共公也在位五年子桓公嗣）

夏

六月

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夷靈公也嗣位一年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爲襄公據諸家之說皆謂公子宋弑君歸生不能誅宋而反從其邪謀故爲首惡然宋實手弑其君之賊何乃得免於罪乎左傳所載事蹟猥陋蓋不足信而諸家爲傳所惑故生曲說以從傳也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尒特其從也）

赤狄侵齊（高氏曰以齊之彊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

公如齊（高氏曰狄在齊境而公往朝之宣公之無政也又可知矣）

公至自齊（胡氏曰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張氏曰危之者與桓二年公至自唐同意）

冬

楚子伐鄭（左傳曰鄭未服也杜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弒君之罪而夷狄興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戌大甲戌冬至二月壬辰小三月辛酉大四月辛卯小五月庚申大經六月乙酉在此月六月庚寅小傳七月戊戌在此月七月己未大八月己丑小九月戊午大十月戊子小十一月丁巳大十二月丁

亥小長曆乙酉六月二十七日）

五年（丁巳定王三年○晉覇成三○蔡文八○曹文十四○衛成三十一○鄭襄公堅元年○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齊惠五○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

春

公如齊（高氏曰公以不義得國故亟朝於齊且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甫及三時而再朝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夏

公至自齊（左傳曰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高氏曰春如齊而夏至者以齊人止公彊爲高固請昏也故書至以危之）

秋

九月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逆下無子字○左傳曰卿自逆也高氏曰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爲大夫故大夫無出竟親迎者高固爲齊正卿而始與魯昏越竟逆女非禮矣胡氏曰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公自爲主蔑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鄭國褊小楚公子圍貴驕彊大來娶于鄭子

産辭而却之使館于外宣公以國君而逼於高固彊委禽焉而不能止春秋詳書此辱爲後世鑒澄曰宣公負篡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爲未甚至齊之臣彊取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蓋身爲不義故忍耻忍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吳季札彊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

叔孫得臣卒（不書日文闕）

冬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曰反馬也胡氏曰禮嫁女留其

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況是逆未易歲遽歸寧乎。高氏曰。歸寧常事。不書。反馬亦常事不書。高固爲齊卿。非王事不當出境既未娶而爲國卿。又不可以國卿而有新昏反馬之禮也。啖子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時叔姬初嫁未合歸寧

楚人伐鄭（楚數犯中國也）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丙辰大。己卯冬至。二月丙戌大。三月丙辰小。四月乙酉大。五月乙卯小。六月甲申大。七月甲寅小。壬午夏至。八月癸未大。壬子大暑。閏月癸丑小。九月壬午大。旦日処暑。十月壬子小。十一月辛巳大。十二月辛亥小

六年（戊午定王四年○晉霸成四○蔡文九○曹文十五○衛成三十二○鄭襄二○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齊惠六○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傳曰。陳及楚平。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伐陳。陳即楚故也。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

夏

四月

秋

八月

螽（高氏曰。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爲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爲災不久。輕於以時書者矣）

冬

十月

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辰大。甲寅冬至。二月庚戌小。三月己卯大。四月己酉大。五月己卯小。六月戊申大。七月戊寅小。八月丁未大。九月丁丑小。十月丙午大。十一月丙子小。十二月乙巳大。長曆是年閏五月

七年（己未定王五年○晉霸成五○蔡文十○曹文十六○衛成三十三○鄭襄三○陳靈十二○杞桓三十五○宋文九○齊惠七○秦桓三○楚莊十二）

春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傳曰。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胡氏曰。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

夏

公會齊侯伐萊（杜氏曰萊國東萊黃縣張氏曰今登州黃縣有萊山胡氏曰平莒及郯會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齊合黨連兵恃彊陵弱而宣公惟命之從也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

公至自伐萊（高氏曰為齊興兵逾時而歸故以伐萊致）

大旱（胡氏曰公與齊侯合黨連兵恃彊陵弱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

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左傳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來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張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啖氏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又說公見止亦近誣經書月無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乙亥小己丑冬至二月甲辰大三月甲戌小四月癸卯大五月癸酉小六月壬寅大七月壬申小八月辛丑大九月辛未大十月辛丑小十一月庚午大十二月庚子小）

八年（庚申定王六年○晉霸成六○蔡文十一○曹文十七○衛成三十四○鄭襄四○陳靈十三○杞桓三十六○宋文十○齊惠八○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

公至自會（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繼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

夏

六月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曰有疾也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張氏曰黃齊境上地書至黃乃復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罪其違君命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有事于太廟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遂不書公子上文已有公子字史文從簡仲者遂之字也卒而以字加於名之上者賜之族而以其字為氏使世為卿）

如季友之例也張氏曰垂齊地非魯境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辛巳日祭壬午祭之明日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遇臣之禮矣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仲遂卒於正祭之日則次日已聞之行吉禮於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公穀作熊○杜氏曰宣公母也高氏曰）此文公之妾也何以稱夫人薨援成風之例僭也胡氏曰自成風事季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爲夫人嫡妾亂矣敬嬴又私事襄仲而屬宣公援例以立

晉師白狄伐秦（左傳曰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張氏曰白狄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白狄秦同壤之國也晉與秦自侵崇啓釁七年猶未已與白狄爲昏結以伐秦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之詞皆連兵之事高氏曰晉不能糾合諸侯以攘夷狄乃外連白狄以伐秦殽之役書晉人及姜戎此不言

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爲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而爲夷狄（所帥晉之恥也）

楚人滅舒蓼（蓼穀作鄝○左傳曰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杜氏曰舒蓼二國名或曰僖三年經書徐人取舒文五年傳記楚公子燮滅蓼彼蓋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其國已滅矣此舒蓼則如舒庸舒鳩蓋羣舒之別種非二國也

秋

七月

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

十月

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

庚寅日中而克葬（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曰卜葬先遠日以備不懅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雨霑服失容則廢况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乎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

（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兩備何也襄陵許氏曰子惡之弑謀自敬嬴故春秋因其雨不克葬而著咎徵焉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城平陽（杜氏曰泰山平陽縣張氏曰今鄒縣有南平陽城高氏曰懼晉故也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楚師伐陳（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稱師稱伐所以譏其始謀之失也然晉不能救陳人遂復即楚）

（經書月三書日六大衍曆正月己巳大己未冬至二月己亥小三月戊辰大四月戊戌小五月丁卯大丙申穀雨閏月丁酉小六月丙寅大丁卯小滿辛巳十六日壬午十七日戊子二十三日七月丙申小八月乙丑大九月乙未小十月甲子大己丑二十六日庚寅二十七日經書七月甲子日食程氏公説曰杜預長曆自僖十二年至文元年五月一閏者二四年一閏者三失二閏焉又自文十六年至宣十年四年一閏者三又失一閏焉預曆七月朔不入食限甲子晦亦不入食限大衍曆十月甲子朔日食黃道食五度半十一月甲午小十二月癸亥大長曆辛巳六月十七日己丑十月二十五日）

九年（辛酉定王七年○晉霸成七卒○蔡文十二○曹文十八○衛成三十五卒○鄭襄五○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齊惠九○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

王正月

公如齊（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彊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胡氏曰經於如齊每朝必致深罪之也）

夏

仲孫蔑如京師（左傳曰王使來徵聘高氏曰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胡氏曰宣公享國九年再朝齊矣於周僅一往聘歲首月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比事而惡自見）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彊陵弱矣）

秋

取根牟（杜氏曰根牟東夷國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劉氏曰附庸之國也高氏曰蓋萊邑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此齊侯再伐公雖不與伐而乘危取之也昭八年傳云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

八月

滕子卒（昭公也子文公嗣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九月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左傳曰討不睦也高氏曰復謀齊也齊與諸侯不睦而魯獨事之故公不與會）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陳不來會即楚故也去年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伐之不義甚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也在位七年其子孺嗣是爲景公）

冬

十月

癸酉衛侯鄭卒（成公也在位三十五年其子遬嗣是爲穆公胡氏曰晉成公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不葬亦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左傳曰因其喪也胡氏曰滕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而用兵圍之不仁甚矣）

楚子伐鄭（高氏曰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以重兵來討鄭伯之貳於是鄭復與楚平）

晉郤缺帥師救鄭（高氏曰鄭已與楚平矣救之無益也自是晉楚交伐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亾國弑君之禍此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癸巳大庚子冬至二月癸亥小三月壬辰大四

月壬戌小五月辛卯大六月辛酉小七月庚寅大八月庚申小經九月辛酉在此月九月己丑大十月己未小癸酉十五日十一月戊子大十二月戊午小長曆九月辛酉亦在八月癸酉十月十六日）

十年（○壬戌定王八年○晉霸景公儒元年○蔡文十三○曹文十九○衛穆公遬元年○鄭襄六○陳靈十五弑○杞桓三十八○宋文十二○齊惠十卒○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

公如齊（公至是四朝齊矣）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左傳曰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杜氏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澄按公在齊而齊以田歸之非遣使來致也故不書來歸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會伐萊又每歲往朝于齊廷惠公悅其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蓋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其請而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於天子豈可失墜又況負弑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弑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譏書之然其它歸田未有言我而此獨曰我濟西田者獨此本魯田也若哀八年歸讙及闡定八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皆魯侵諸侯而得之非周公之本封也既本它國之田故不言我鄆讙龜陰田特曰來歸者夾谷之會孔子相焉責以禮義齊人自服而來歸也它槪書歸者皆因請而得之爾）

夏

四月

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惠公也在位十年其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左傳曰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公羊傳曰稱崔氏譏世卿也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家禍于國也歟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之大夫書崔氏譏諸侯之大夫高氏曰隱三年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又三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自隱至昭二百年矣而尹氏世執國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也此年書齊崔氏出奔衛至襄二十三年書齊崔杼弑其君光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爲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彊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尹氏崔氏聖人於世卿之中擇其至彊而爲害之深者以爲戒也）

公如齊（左傳曰如齊奔喪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

公至自齊（胡氏曰春如齊朝夏復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左傳曰陳靈公與孔

寗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澄曰靈公在位十五年子午嗣是爲成公成公不討弑君父之賊則知靈公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之罪國人所弗懲也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亾其國書以驗見弑之由也

六月

宋師伐滕

左傳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胡氏曰稱師用衆也滕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邾且滕不事己無乃己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

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仲遂之子胡氏曰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撫而以力爭之庸何愈於楚襄陵許氏曰自晉靈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高氏曰是時陳有弑君之亂曾是不圖而從事於鄭張氏曰舍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迫於彊令無所適從之小國

秋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左傳曰劉康公來報聘杜氏曰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邑於劉澄曰王之子以王子爲氏季其字也天子四命之大夫稱氏稱字如南季是也以王子爲氏者稱王子季則不成辭故曰王季子報聘者報九年夏仲孫蔑之聘也張氏曰宣公事周簡慢極矣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胡氏曰宣公至是享國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纖末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亾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〇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張氏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今在襲慶府鄒縣爲邾魯二國之境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帥師以討其罪然以貴卿爲將舉大衆而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而陵弱侵小近在附庸之國是爲盜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姑聘嗣君也）

冬

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曰伐邾故也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爲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如齊者五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季孫行父承行歸父繼往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以妄悅之可以免討也歸父貪於取釋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能無畏乎

齊侯使國佐來聘 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諸侯之從者唯恐後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於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卒葬之旣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譏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 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困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爾

楚子伐鄭 高氏曰是夏鄭因晉同三國見伐而復棄楚故楚子又伐鄭攜左氏載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丁亥大乙巳冬至二月丁巳小三月丙戌大四月丙辰大日食己巳十四日五月丙戌小癸巳八日六月乙卯大七月乙酉小八月甲寅大九月甲申小十月癸丑大十一月癸未小十二月壬子大長曆是年閏五月癸巳五月九日

十有一年

癸亥定王九年○晉覇景二○蔡文十四○曹文二十○衛穆二○鄭襄七○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齊頃公無野元年○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

王正月

夏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作夷○左傳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

（曰今陳州西華縣楚莊於是合二國爲盟而欲討陳夏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用兵于莒狄而不能討獨楚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與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事齊故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附彊陵弱著齊魯之罪也）

秋

晉侯會狄于攢函（攢才端切函音咸○左傳曰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杜氏曰攢函狄地澄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畀甚矣高氏曰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衆狄夷狄之國而從晉狄在攢函而晉侯親往會之夫中國諸侯所恃者晉爾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而使楚人爲霸者之事此、道也）

冬

十月

楚人殺陳夏徵舒（左傳曰楚子爲陳亂故伐陳謂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高氏曰弑君之賊因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蠻夷華夏之間哉然徵舒弑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弑君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左傳曰陳侯在晉因縣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高氏曰是時陳侯在晉故楚子不動干戈自入于陳然則人君可輕出乎呂氏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亦不能察又使陳人用之可乎爲楚莊者宜柰何豬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午小庚戌冬至閏月辛亥大二月辛巳小旦日大寒三月庚戌大四月庚辰小五月己酉大六月己卯小七月戊申大八月戊寅大九月戊申小十月丁丑大丁亥十一日十一月丁未小十二月丙子大）

十有二年（甲子定王十年○晉霸景三○蔡文十五○曹文二十一○衛）

（穆三○鄭襄八○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齊頃二○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

葬陳靈公（賊討國復二十二月而後得葬）

楚子圍鄭（左傳曰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楚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澄曰中國不能霸與國屈服於荊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悅於楚極矣至今使人悲之）

夏

六月

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蒲必切○左傳曰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射連尹

襄老獲之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昬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杜氏曰邲鄭地張氏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義而此行本爲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穀之徒恃彊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此春秋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

秋

七月

冬

十有二月

戊寅楚子滅蕭（左傳曰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杜氏曰蕭宋附庸國也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杜氏曰清丘衛地張氏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高氏曰晉爲楚所敗故諸侯懼而爲此盟既又不旋踵而皆背之澄按春秋之例會盟戰伐有君在則雖國卿亦降稱人其特出姓名者著其罪也此盟雖無君在然盟者霸主及國君之事也今皆以大夫行之故雖無君在亦降稱人）

宋師伐陳（左傳曰宋爲盟故伐陳杜氏曰陳貳於楚故高氏曰陳有弒逆之事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宋以楚子威蕭且爲青丘之盟故請於晉以伐陳以討其道楚師之罪）

衛人救陳（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于清丘而又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午小丙辰冬至二月乙亥大三月乙巳小四月甲戌大五月甲辰小六月癸酉大七月癸卯小經六月乙卯在此月八月壬申大九月壬寅小十月辛未大十一月辛丑小十二月庚午大戊寅九日長曆是年閏五月乙卯六月十四日十一月己亥朔戊寅在十一月

十有三年（乙丑定王十一年○晉霸景四○蔡文十六○曹文二十二○衛穆四○鄭襄九○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五○齊頃三○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

齊師伐莒（莒公作衞○左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澄曰齊以彊陵弱而伐莒且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

夏

楚子伐宋（左傳曰以其救蕭也胡氏曰楚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討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有辭于伐）

秋

螽（爲災故書）

冬

晉殺其大夫先縠（左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遷先縠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爲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縠爲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趙旃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縠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經書月無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子大辛酉冬至二月庚午小三月己亥大四月己巳小五月戊戌大六月戊辰小七月丁酉大八月丁卯小九月丙申大閏月丙寅小十月乙未大十一月乙丑小十二月甲午大）

十有四年（丙寅定王十二年○晉景五○蔡文十七○曹文二十三卒○衞穆五○鄭襄十○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十六○齊頃四○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

衞殺其大夫孔達（左傳曰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田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衞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高氏曰晉既討邲之敗而殺先縠矣以衞背清丘之盟而救陳也討焉孔達自知不可免乃縊而死衞人因以說于晉故稱國以殺）

夏

五月

壬申曹伯壽卒（文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廬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左傳曰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然自文公沒襄公僅能修先君之業靈公幼而趙盾爲政其殆庶幾矣成景之世文公之澤寖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

九月

楚子圍宋（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亾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亾也亾一也乃殺之楚子圍宋澄曰宋前以殺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荐食上國宋之挑釁彊夷俱可罪也

葬曹文公

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高氏曰齊侯在穀而歸父往聘）焉故不書如齊蓋謀於齊侯而平楚宋也齊人始疑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與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是以爲常矣

經書月二書曰一大衍曆正月甲子小丙寅冬至二月癸巳大三月癸亥小四月壬辰大五月壬戌大壬申十一日六月壬辰小七月辛酉大八月辛卯小九月庚申小十月己丑大十一月己未大十二月己丑小長曆壬申五月十二日

十有五年（○丁卯定王十三年○晉景六○蔡文十八○曹宣公盧元年）

○衛穆六○鄭襄十一○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齊頃五○秦桓十一○

楚莊二十

春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左傳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胡氏曰楚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皆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盛衰之由矣

夏

五月

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乃止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杜氏諤曰禦敵之道莫大乎完守備也今楚子自秋九月圍宋至此歷三時宋固守以待晉之救非不完於所備也晉不能援救之宋黨不求平于楚則若社稷何若邦眾何由是不得已及楚平豈曰平者兩國之大夫也然此權宜可自大夫出故二國之卿皆降稱人與（請立之盟同歟）

公至自會

六月

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狄于曲梁滅潞張氏曰潞氏今潞州潞城縣杜氏曰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王氏箋義曰東遷之後赤狄寖盛諸侯不能制乃與之會盟交聘雖云進之以漸蓋亦患之甚也赤狄近於晉並為晉患比數侵齊奪黎氏地疆土益廣晉侯因酆舒之罪命桓子伐而滅之陳氏折衷曰稱潞子蓋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高氏曰是時楚肆其彊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怠於憂中國矣

秦人伐晉

左傳曰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魏顆伐秦師高氏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逐爭狄土而闚其虛也

王札子殺毛伯召伯

左傳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伯及毛伯衞卒立召襄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杜氏諤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禀王命也至此而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秋

螽

張氏曰按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水旱未與焉此宣公不脩德節用愛

（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公作牟○杜氏曰無婁杞邑張氏曰大夫相會蓋始於此高氏曰齊矦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矦齊矦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會焉以修舊好）

初稅畝（公羊傳曰初始也稅畝者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九百畝藉而不稅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

冬

蝝生（蝝悅全坂又去聲○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故志之）

饑（胡氏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有其二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午大辛未冬至二月戊子小三月丁巳大四月丁亥小五月丙辰大六月丙戌小癸卯十八日七月乙卯大八月乙酉大九月乙小十月甲申大十一月甲寅小十二月癸未大長曆是年閏十一月癸卯六月十九日）

十有六年（戊辰定王十四年○晉景七○蔡文十九○曹宣二○衛穆七○鄭襄十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齊頃六○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

王正月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傳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

黨高氏曰書及所以別言二種也胡氏曰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夏

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公羊傳曰成周者東周也左傳曰人火之也杜氏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澄曰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穀梁以爲樂器所藏何休以爲宣王之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啖氏曰按宣王之廟久已毀矣縱失禮不毀止當在王城

（不當在成周也李氏堯俞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爲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熠燼蓋痛之也高氏曰國語曰先王之爲臺榭也臺不過望氛氣榭不過講軍實宣王中興南征荊舒北伐玁狁攘夷狄以復文武之竟土今周復衰平惠以降皆庸暗齷齪無能興者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況我宣王中興講武之坐屋子孫衰微不能振舊而反爲火所焚乎）

秋

郯伯姬來歸（左傳曰出也高氏曰不能乎舅姑爲夫所出見弃而歸也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

冬

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澄謂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饑饉荐臻咎徵常多今忽大有年記異也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暦正月癸丑小丁丑冬至二月壬午大三月壬子小四月辛巳大五月辛亥小六月庚辰大戊申小滿閏月庚戌小七月己卯大旦日夏至八月己酉小九月戊寅大十月戊申小十一月丁丑大十二月丁未大）

十有七年（己巳定王十五年○晉覇景八○蔡文二十卒○曹宣三○衞穆八○鄭襄十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齊頃七○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

王正月

庚子許男錫我卒（許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其子甯立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蔡文公也在位二十年其子固立是爲靈公）

夏

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胡氏曰日卒書名赴得禮也葬不月其畧在內宣公不知禮義邦交之實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於身者皆薄其禮大則君親次則盟主又其次秦衛若滕雖赴告而不會葬考春秋之備書而宣公失事上交鄰之禮見矣）

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音短○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之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晉師還杜氏曰斷道晉地張氏曰此蓋郤克怒齊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

公至自會

冬

十有一月

壬午公弟叔肹卒（肹許乙切○曰公弟者以屬書未命爲大夫故不以公子爲氏肹之生雖未爲卿而於其死也宣公寵愛之故賜之族使其子孫世世爲卿如季友仲遂）

（經書月三書日五大衍曆正月丁丑小壬午冬至庚子二十四日二月丙午大二日丁未經有日無月三月丙子小四月乙巳大五月乙亥小六月甲辰大己未十六日經書六月癸卯日食程氏公說曰大衍曆食當在五月乙亥朔食黃道胃十三度少七月甲戌小八月癸卯大九月癸酉小十月壬寅大十一月壬申小壬午十一日十二月辛丑大長曆庚子正月二十六日丁未二月四日己未六月十七日壬午十一月十三日）

十有八年（庚午定王十六年○晉覇景九○蔡景公固元年○曹宣四○衛穆九○鄭襄十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齊頃八○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

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傳曰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高氏曰晉衛先伐齊故齊人求成以緩諸侯之師）

公伐杞（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脩德而欲人之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

四月

秋

七月

邾子戕鄫子于鄫左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杜氏曰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戕者卒暴之名陸氏希聲曰弑非其君曰戕范氏曰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胡氏曰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也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莊王也在位二十三年子共王審嗣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爲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爲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公孫歸父如晉左傳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高氏曰公自篡立以來所以事齊謟矣晚睹齊之不競於晉則翻然事晉而棄齊如遺迹焉甚哉利之使人輕合易絶也傳載公之晚謀伐齊至成二年而有鞌之役蓋歸父此行實爲始謀亦以三桓專命欲假晉以去之故也胡氏曰宣公刻意事齊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决策討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者也況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大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

冬

十月

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其終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作檉○左傳曰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立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怠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亾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它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遂書奔以著其逃刑之罪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辛未小丁未冬至二月庚子大三月庚午小四月己亥大五月己巳大六月己亥小七月戊辰大甲戌七日八月戊戌小九月丁卯大十月丁酉小壬戌二十六日十一月丙寅大十二月丙申小長曆甲戌

十月八日壬戌

十月二十八日

春秋纂言卷第七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夫人齊姜）

元年（辛未定王十七年○晉覇景十年○蔡景二年○曹宣五年○衛穆十年○鄭襄十五年○陳[illegible]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齊頃九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二月

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温也）

三月

作丘甲（左傳曰，爲齊難故。澄按班氏食貨志誤以司馬法采地供王之賦爲一成正賦之數，馬氏鄭氏周禮註因之，至于今諸儒承其誤。唯公羊何註論語包注不與班氏同，今因近世傳氏所考，一正諸儒之誤，以合於何包之說。一成方十里，凡百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六十四井也。每井八夫，則六十四井該五百一十二夫，此五卒爲一旅之衆，於五百夫之中，內三百

（七十五人爲兵車五乘甲士十五人步卒三百六十人又一百二十五夫爲重車五乘此一甸六十四井之賦餘二丘有四井不賦周井田出軍賦之制如此蓋一成之內唯一甸出甲今魯益兵雖不成甸其甸外之二丘計二百五十六夫亦皆爲兵則一成之賦又增兵車二乘重車二乘也而一成共賦兵車七乘重車七乘爲兵者共七百人矣）

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左傳曰聞齊將出楚師杜氏曰與晉盟懼齊楚赤棘晉地胡氏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

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秋

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左傳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劉氏曰茅戎戎之別也胡氏曰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也經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冬

十月（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丑大壬辰冬至二月乙未小辛酉二十七日癸亥大寒三月甲子大癸巳雨水閏月甲午小四月癸亥大旦日春分五月癸巳小六月壬戌大七月壬辰大八月壬戌小九月辛卯大十月辛酉小十一月

庚寅大十二月庚申小長曆閏同辛酉二月二十九日）

二年（壬申定王十八年○晉覇景十一○蔡景三○曹宣六○衛穆十一卒○鄭襄十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齊頃十○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

齊侯伐我北鄙（左傳曰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於斷道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

夏

四月

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左傳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若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齊師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杜氏曰新築衛地高氏曰衛將侵齊齊自伐魯還相遇於新築石稷欲避之孫子不可遂與之戰以至於敗）

六月

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即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

行無所逃隱且懼奔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杜氏曰鞌齊地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共將是四軍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爾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内録哉趙氏曰首稱公子即三命之卿但以國小不能自崇樹其大夫請命於王者少爾唯此與昭二十年公孫會凡二人爾齊氏曰鞌之戰齊有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董氏繁露曰齊頃公桓公之孫霸主之餘尊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郊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怒内悉其衆外得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於鞌獲齊頃公斮逢丑父大辱身幾亾國爲天下笑

秋

七月

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公作爰○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亾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茍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曰曷爲不盟于師郤克眣魯衛之使使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曰鞌去齊五百里袁

婁去齊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甚之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高氏曰齊侯至於乞盟辱亦甚矣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又非服晉也直畏晉彊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不與之盟于師進逮袁婁而後盟見四國之師乘勝而偪之胡氏曰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致討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若夫爰婁則異於是齊未若楚之暴而諸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彊扶弱之心國佐如師特以賂免非服之也澄

（曰楚服齊桓之誼彼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彼書來盟桓公又退一舍而與之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郤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此但書如師晉之誼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偪齊都而後與之盟于袁婁此晉之無義而又無禮也）

八月

壬午宋公鮑卒（文公也在位二十二年子固嗣是爲共公）

庚寅衛侯遫卒（穆公也在位十一年子臧嗣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公羊傳曰鞌之賂也左傳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杜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孫氏曰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杜氏謂曰宣十年濟西田言歸此言取者彼公如齊之後而齊自歸之故以齊歸起文今因晉衛之力伐而後取之故以魯取爲文非齊實欲歸之矣）

冬

楚師鄭師侵衛（左傳曰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高氏曰楚人以魯衛受盟於晉而伐齊故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而先與鄭加兵于衛夫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也）

十有一月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左傳曰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澄曰楚用令尹子重之謀以救齊爲名而加兵於魯衛先遣裨將師重師及鄭師侵衛而遂侵魯主兵之嬰齊入魯境而駐師於蜀魯懼遂從孟孫之謀納賂請平楚既許平魯而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然後諸國之大夫皆至而盟于蜀也不没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南有蜀亭）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傳曰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澄曰楚人先諸國者公子嬰齊爲盟主也不書氏名者以有

（魯君在會而同諸國大夫例降稱人也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者即公子嬰齊也齊叙鄭下者以其命數畀於鄭大夫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爲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左氏謂之失位是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矦及蜀之盟諸矦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矦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矦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矦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矦公然與楚盟焉經書月五書日六大衍曆正月己丑大戊戌冬至二月己未小三月戊子六四

月戊午小丙戌二十九日五月丁亥大六月丁巳小癸酉十七日七月丙戌大己酉二十四日八月丙辰小壬午二十七日九月乙酉大庚寅六日十月乙卯大十一月乙酉小丙申十二日十二月甲寅大長曆四月丙戌在五月朔癸酉六月十八日己酉七月二十五日壬午八月二十八日庚寅九月七日丙申十一月十四日）

三年（癸酉宣王十九年○晉霸景十二○蔡景四○曹宣七○衛定公臧元年○鄭襄十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齊頃十一○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

王正月

公會晉矦宋公衛矦曹伯伐鄭（左傳曰諸矦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爲楚導而宋魯曹衛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於是鄭公子偃師師禦之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胡氏曰鄭附蠻夷援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爾宋衛未葬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高氏曰此見衛矦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二月

公至自伐鄭（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傳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孫氏曰哀三年桓宮僖宮災稱謚此不稱謚者親廟也）

乙亥葬宋文公（胡氏曰按左傳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矣）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逾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考之知其僭禮）

夏

公如晉（左傳曰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曰許恃楚而不事鄭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爲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己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高氏曰公始畢三年之喪不朝天王而朝晉故書至以譏之）

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公羊傳曰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張氏曰今宛州龔丘縣也趙氏曰凡內自圍若皆叛邑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棘雖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

大雩（義見前經）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公作將穀作牆咎古刀切○左傳曰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高氏曰不係赤狄者非赤狄也杜氏曰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冬

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公朝晉故）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鞌之役故）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孫氏曰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

鄭伐許（鄭下缺一字胡氏曰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戰於是始專於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義之可否爲去就況又憑弱犯寡許亦事楚而鄭反伐之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亦甚乎經書月三書日五大衍曆正月甲申小癸卯冬至辛亥二十八日二月癸丑大）

（甲子十二日乙亥二十三日三月癸未小四月壬子大五月壬午小六月辛亥大七月辛巳小八月庚戌大九月庚辰小十月己酉大十一月己卯小丙午二十八日丁未二十九日閏月戊申大十二月戊寅小長曆辛亥正月三十日甲子二月十三日乙亥二十四日丙午十一月二十九日）

四年（甲戌定王二十年○晉覇景十三○蔡景五○曹宣八○衛定二○鄭襄十八卒○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齊頃十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證曰宋共公新即位故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三月

壬申鄭伯堅卒（堅公作臤○襄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左傳曰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

四月

甲寅臧孫許卒（此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是爲武仲）

公如晉（左傳曰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

公至自晉（左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冬

城鄆（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張氏曰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鄭伯伐許（左傳曰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也）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未大戊申冬至二月丁丑小三月丙午大壬申二十七日四月丙子大五月丙午小經四月甲寅在此月六月乙亥大七月乙巳小八月甲戌大九月甲辰小十月癸酉大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申大長曆是年閏七月三月壬申在二月二十六日甲寅四月九日）

五年（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晉覇景十四○蔡景六○曹宣九○衛定三○）

（鄭悼公費元年○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齊頃十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

王正月

杞叔姬來歸（出而來歸也此叔姬蓋僖公之女文公之姊妹宣公之姑成公之祖姑也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而僖公以叔姬歸杞爲伯姬之婦桓公之夫人僖三十一年至今四十四年叔姬年蓋六十餘矣被出而歸杞桓公年亦七十餘矣始出其夫人）

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左傳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公羊傳曰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而書者爲天下記異也張氏曰梁山見詩韓奕篇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胡氏曰梁山屬韓國詩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晉大夫韓氏以爲邑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爲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國當之哉）

秋

大水（高氏曰此亦非特魯國之災也皆當時人事之所召）

冬

十有一月

己酉天王崩（定王也在位二十一年子夷嗣是爲簡王不書葬者罪諸侯之不赴也）

十有二月

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傳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同盟于蟲牢鄭服也高氏曰鄭數伐許許人愬于楚楚人不直鄭鄭伯遂復棄楚而請盟于晉晉侯於是會諸侯而爲此盟也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壬寅小癸丑冬至二月辛未大三月辛丑小四月庚午大五月庚子小六月己巳大七月己亥大八月己巳小九月戊戌大十）

（月戊辰小十一月丁酉大己酉十三日十二月丁卯小己丑二十三日長曆己酉十一月十四日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年（丙子簡王元年○晉厲景十五○蔡景七○曹宣十○衛定四○鄭悼二卒○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齊頃十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乘元年）

春

王正月

公至自會

二月

辛巳立武宮（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澄曰魯諸侯也周公爲大廟居中不毀昭廟二居左穆廟二居右皆親盡則毀成王賜魯於大廟祀周公以天子之禮而伯禽受之賜者受者皆非矣因此之故伯禽旣薨魯人以爲始封之君欲使其廟雖至親盡亦不毀而同於大廟僭比周文王之廟至成公之世武公之廟毀已久矣又再立武宮僭比周武王之廟高氏曰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至成公時季孫行父因鞌之戰自多其功崇尚武事一旦特出私意再爲立宮同於世室於伯禽爲二宗蓋僭用周天子之禮若文武之二宗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聖人於此特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張氏曰明堂位之言其爲俗儒之論明矣甚哉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

取鄟（鄟音專又市戀切○杜氏曰附庸國也胡氏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孫氏曰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曰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

六月

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左傳曰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祕○悼公也在位二年弟睔立是爲成公不書葬者當晉楚爭伐之際臣子不得盡禮於大事也）

秋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命也高氏曰晉曰晉復使魯伐宋故二卿同帥師而出也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爲之興師則罪專在魯矣責與衛良夫同故書曰侵）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傳曰鄭從晉故也許氏翰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覇統幾亾也高氏曰鄭棄楚復從晉受盟于蟲牢故楚乘其喪而伐之）

冬

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左傳曰楚伐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申大己未冬至二月丙寅小辛巳十六日三月乙未大四月乙丑小五月甲午大六月甲子小壬申九日七月癸巳大辛酉夏至閏月癸亥小八月壬辰大九月壬戌小十月辛卯大十一月辛酉大十二月辛卯小長曆辛巳二月十七日

七年（丁丑簡王二年○晉覇景十六○蔡景八○曹宣十一○衛定五○鄭成公睔元年○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齊頃十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

王正月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音兮○穀梁傳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𦍑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杜氏曰稱牛未卜日免放也澄曰書郊牛之變義同宣三年孔氏曰李巡云鼱鼩一名鼩鼠孫炎云有螫毒如鼠狠）

吳伐郯（左傳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名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鍾離杜氏曰吳國吳郡也張氏曰今按吳郡是爲平江府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

夏

五月

曹伯來朝（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隔其文故爲三望起也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

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左傳曰鄭子良相成公如晉見且拜師楚子重伐鄭師于氾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胡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晉合八國之君親徃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著其善）

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左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公至自會（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左傳曰楚申公巫臣與子重子反有怨及共王即位使巫臣聘于齊及鄭而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孫氏曰州來微國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杜氏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高氏曰吳楚爭彊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彊而吳敢與之敵也）

冬

大雩（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之子也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高氏曰衛定公惡林父故逐之林父亾七年而恃晉反衛復貴用事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庚申大甲子冬至二月庚寅小三月己未大四）

月己丑小。五月戊午大。六月戊子小。七月丁巳大。八月丁亥小。九月丙辰大。經八月戊辰在此月。十月丙戌小。十一月乙卯大。十二月乙酉小。長曆是年閏八月戊辰八月十三日

八年 戊寅簡王三年○晉覇景十七○蔡景九○曹宣十二○衛定六○鄭成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齊頃十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曰。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文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高氏曰。齊不會晉。晉侯患之。幸於鞌之戰。盟于袁婁。又盟于蟲牢。又盟于馬陵。今俾我歸田焉。所以堅齊也。夫汶陽田者。魯國之舊。嘗為齊所取矣。鞌之戰。齊請盟。晉命齊反魯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亦可謂義也。今齊事晉。晉乃使韓穿來命魯歸之。則非義矣。何則。魯國之分地。乃先君受之於天子。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侯之故。遂以先君之分地與齊。然而曰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還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汶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之齊。安得謂之歸。雖晉不察此。故使韓穿來言也。季文子之言盡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

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夫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之後。蔡侯不與中國盟會者。又幾三十年。至是欒書復加兵以侵之。又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曰。聲伯如莒。逆也。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嬰齊因聘而自逆婦。澄曰。魯臣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曰。聘共姬也。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昏姻

夏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曰宋公無主昬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趙氏曰禮不當使公孫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杜氏謬曰昬禮納幣使大夫常事不書春秋書之見于經者二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此年公孫壽是也公子公孫同族兄弟而爲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故趙子以不當使言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亾吾二昆其憂哉趙莊姬爲趙嬰之亾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晉討趙同趙括高氏曰趙朔者晉侯之婿妻曰莊姬其季父嬰通乎莊姬而同括其兄也莊姬譖同括晉侯乃追論趙氏殺君之事而殺之劉氏曰趙同趙括內不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胡氏曰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稱國以殺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

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錫左穀作賜○啖氏曰稱天子蓋誤錫命義見前

冬

十月

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凡內女爲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也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高氏曰叔姬爲杞所出與杞絕矣不當係之杞今猶稱杞而日其卒者魯人將脅杞而歸之未許其絕也未許其絕故自以謂杞夫人之喪而不以吾女卒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曰季孫使宣伯會伐郯高氏曰七年吳伐郯諸侯莫之救者於是與吳成而士燮遂摟諸侯以伐之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

衛人來媵

杜氏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國三人皆九女所以廣繼續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杜氏謬曰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今魯將嫁伯姬而晉衛齊三國來媵僭矣不得不詳錄之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甲寅大己巳冬至二月甲申小三月癸丑大四

月癸未大。五月癸丑小。六月壬午大。七月壬子小。八月辛巳大。九月辛亥小。十月庚辰大。癸卯二十四日。十一月庚戌小。十二月己卯大。長曆。癸卯十月二十五日

九年（己卯簡王四年○晉覇景十八○蔡景十○曹宣十三○衛定七○鄭成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齊頃十七卒○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

王正月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羊傳曰。脅而歸之也。胡氏曰。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澄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而叔姬歸爲杞桓公之夫人。至成公四年。爲夫婦四十四年矣。年皆已老。乃出而歸。莫考其由。或止是以無子而出也。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其說蓋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傳曰。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杜氏曰。蒲。衛地。張氏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洽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旣爲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

公至自會（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二月

伯姬歸于宋（高氏曰。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之不親迎也。昬禮之大者在親迎。今伯姬之歸。子然如匹婦之行。此豈國君娶夫人之禮哉）

夏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張氏曰。納幣致女。皆過乎享。覿。左傳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歟。澄曰。伯姬宣公女也。

晉人來媵（伯姬已嫁而晉始来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爲齊媵趣也）

秋

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也在位十七年其子環嗣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左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羊銜璧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曰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高氏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是一求成于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蓋退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諰諰然嘗以失鄭爲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

十有一月

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左傳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高氏曰晉人不恤同盟之急是又自背蒲之盟也）

楚人入鄆（杜氏曰楚以偏師入鄆故稱人鄆莒別邑也高氏曰鄆本莒邑魯嘗取而城之經不書遂而再棄楚人則知鄆今屬魯也楚人非有意伐我特以鄆本莒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以爲一事而已任公輔曰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傳曰諸侯貳故也胡氏曰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高氏曰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以伐之見景公不能覇矣）

鄭人圍許（左傳曰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僞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退咎於許而圍之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

城中城（杜氏曰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高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酉小甲戌冬至二月戊寅大三月戊申小四月丁丑大閏月丁未小五月丙子大六月丙午大七月丙子小丙子一日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小十月甲辰大經十一月庚申在此月十一月甲戌小十二月癸卯大長曆是年閏十一月七月乙巳朔無丙子庚申十一月十八日）

十年（庚辰簡王五年〇晉覇景十九卒〇蔡景十一〇曹宣十四〇衛定八〇〇鄭成四〇陳成十八〇杞桓五十六〇宋共八〇齊靈公環元年〇秦桓二十四〇楚共十〇呉壽夢五）

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曰晉命也澄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黑背非卿大夫特以爲時君之弟故命之帥師高氏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黑背者公孫剽之父也衛侯愛其弟授以兵柄終致簒國之禍）

夏

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師氏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二十一年與襄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之十年是也）

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子如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太

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鄭伯歸。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乱、不以舍服與之也、是時晉侯已病、以左氏考之、厲公實代父出會、而經不書者、諸侯各以兵會伐、不行相會之禮、故春秋亦畧之、而不辨、杜氏曰、晉生立子州蒲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劉氏曰、經但言晉侯也、無明其是州蒲、若欲賢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衛二國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胡氏曰、諸侯有三歸、適夫人行、則以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則是一娶十有二女、備書以明踰制也、何氏曰、唯天子娶十二女、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而猶來媵之、諸侯夫人唯有二媵、今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蓋齊人欲復脩魯好、以是先之爾）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切○景公也、在位十九年、子州蒲嗣、是爲厲公）

秋

七月

公如晉（左傳曰、晉人止公使送葬、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執、使之送葬）

冬

十月（公脫冬十月三字○左傳曰、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胡氏曰、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其可書乎、劉氏曰、曷爲不言葬晉景公、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公之喪、晉侯非禮也、以爲唯天子之事可也、高氏曰、案傳、冬當書葬晉景公、而不書者、以前有公如晉、後有公至自晉、故難之、若一時無事然也、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酉小、庚辰冬至、二月壬寅大、三月壬申小、四月辛丑大、五月辛未小、六月庚子大、丙午七日、經有日無月、七月庚午小、八月己亥大、九月己巳小、十月戊戌大、十一月戊辰大、十二月戊戌小）

十有一年（辛巳簡王六年○晉覇厲公州蒲元年○蔡景十二○曹宣十五○衛定九○鄭成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齊靈二○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

王三月

公至自晉（左傳曰、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孫氏曰、公留于晉九月。）

晉侯使郤犨來聘（犨、尺由切、公作州○按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已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才及國、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速盟爾）

己丑及郤犨盟（張氏曰、成公自汶陽復歸于齊、欲貳晉而不果、

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盟、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

夏

季孫行父如晉（郤犨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爾、左氏以爲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秋

叔孫僑如如齊（高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絶交、至是乃復通、蓋謝其來媵、因脩好焉、張氏曰、僑如之蓋謝戰鞌之師、拾歸汶陽也、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

冬

十月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卯大、乙酉冬至、二月丁酉小、三月丙寅大、己丑二十四日、四月丙申小、五月乙丑大、六月乙未小、七月甲子大、八月甲午小、九月癸亥大、十月癸巳小、十一月壬戌大、十二月壬辰小）

十有二年（壬午、簡王七年○晉覇厲二○蔡景十三○曹宣十六○衛定十○鄭成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齊靈三○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

周公出奔晉（左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澄曰、周公畿內受封之三公、今奔就畿外諸侯之國、出在王畿千里之外、故書出、三傳皆謂自周無出、蓋見王子瑕王子朝、不言出、故夫子瑕子朝皆爲逆亂、無所容其身而奔

它國出對入而言蝦朝之奔不可以弃入故不書出若周公則天子之三公可（復入也故言出）

夏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素果切公作沙）○左傳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先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侯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子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高氏曰效

傳事實與經不合殆其不然夫晉厲之會實始乎此畧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

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左傳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

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何以知其白狄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前書白狄者罪欲明也此祗書狄者（敗狄而已不必辨其狄之種類也）

冬

十月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辛酉大庚寅冬至閏月辛卯小二月庚申大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亥大十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十二月丙辰小）

十有三年（癸未簡王八年○晉厲三○蔡景十四○曹宣十七卒○衛定十一○鄭成七○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齊靈四○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切○左傳曰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犫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晉侯使來乞師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爲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畀辭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

三月

公如京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魯君未嘗一朝京師因會晉伐

秦道過京師則不得不朝王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非如京師也爲伐秦故如京師也）

夏

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郤毅御戎欒鍼爲右晉師以諸侯之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澄按公之此行本爲會晉伐秦爾以先書如京師而此書自京師遂會伐者所以見遂事之爲正事而如京師者非誠也）

曹伯盧卒于師（盧公穀作廬○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它年澄曰盧宣公也在位十七年弟負芻簒立是爲成公）

秋

七月

公至自伐秦（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張氏曰以伐秦至者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

葬曹宣公（左傳曰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經書月三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乙酉大乙未冬至二月乙卯小三月甲申大四月甲寅大五月甲申小六月癸丑大七月癸未小八月壬子大九月壬午小十

（月辛亥大十一月辛巳小十二月庚戌大）

十有四年（甲申簡王九年○晉厲四○蔡景十五○曹成公負芻元年○衛定十二卒○鄭成八○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齊靈五○秦桓二十八○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

莒子朱卒（杜氏曰季佗也何氏曰莒大於郲至此始卒徐氏曰葬稱謚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旣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亾雖惡之不猶愈於亾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卹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爲成公逆夫人也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親逆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爲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傳曰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彊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而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

則鄭人者怨鄰兼弱且如是乎明年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者猶討與楚也夫）

九月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張氏曰僑如不氏一事再見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澄按趙氏以此氏字爲傳寫誤增）

冬

十月

庚寅衛侯臧卒（左傳曰衛侯有疾立敬姒之子衎爲太子定公

（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澄曰臧定公也在位十二年子衎嗣是爲獻公）

秦伯卒（桓公也在位二十七年子景公卒史皆失其名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庚辰小辛丑冬至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巳大閏月乙亥大經十月庚寅在此月十一月乙巳小十二月甲戌大長曆是年閏七月庚寅十月十六日）

十有五年（乙酉簡王十年○晉覇厲五○蔡景十六○曹成二○衛獻公衎元年○鄭成九○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齊靈六○秦景公后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

王二月

葬衛定公

三月

乙巳仲嬰齊卒（公羊傳曰此公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旣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高氏曰歸父旣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使嬰齊紹之爲卿故前不經見而特卒之者譏世卿且著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子不可以父之字爲氏也啖氏曰二傳不知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稱仲以別之之義故妄說爾）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左傳曰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左穀無之字○公羊傳曰伯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唯是爲得禮張氏曰厲公此舉善矣而春秋猶不以伯討揜其與盟之罪蓋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而盟之然後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失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澄按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歸下有之字蓋二傳脫字爾當從公羊）

夏

六月

宋公固卒（共公也在位十三年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左傳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亾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

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共音恭○三月而葬）

宋華元出奔晉（左傳曰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左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亾必偪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陸氏曰經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殊相違矣張氏曰襄三十年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又書曰歸則或出或処之正從可知矣高氏曰再書華元者善華元也與鄭良霄異矣蓋華元之志非奔也欲挾晉自重以攻蕩氏之黨爾然迹其所爲又與衛孫林父亦何以異故其所書之辭亦同）

宋殺其大夫山（左傳曰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高氏曰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而繼書此則知其爲華元所殺矣蘇氏曰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

之者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産爲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産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宋魚石出奔楚（左傳曰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杜氏曰五大夫畏同族罪及故出奔高氏曰五大夫皆出奔獨魚石書者五大夫皆蕩族華元已誅其罪首餘奔者皆不足書唯魚石

（奔逃于夷狄遂爲中國之害故爲十八年復入彭城書也春秋有事在後而先書其始者此其例也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処無過之地矣旣討之後何辜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爲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去則是知耻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爲亂考之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相攻則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

冬

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傳曰始通吳也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外吳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程子曰吳益彊大求會于諸侯諸侯往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啖氏曰旣會士燮同往會吳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爾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張氏曰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爲楚邊邑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夫以泰伯至德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覲吳聖人蓋傷之）

許遷于葉（葉舒涉切○左傳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張氏曰葉今汝州葉縣也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于鄭鄭亟加兵自三年棄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喜時伐許今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胡氏曰遷之者雖楚人而欲遷者許意也）

（經書月五書日三大衍曆正月甲辰小丙午冬至二月癸酉大三月癸卯小乙巳三日癸丑十一日四月壬申大五月壬寅小六月辛未大七月辛丑小八月庚午大庚辰十一日九月庚子小十月己巳大十一月己亥小十二月戊辰大長曆乙巳三月四日癸丑十二日）

十有六年（丙戌簡王十一年○晉厲六○蔡景十七○曹成三○衛獻二○鄭成十○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齊靈七○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

王正月

雨木冰（肎如字○公羊穀梁傳曰雨而木冰也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温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是年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夏

四月

辛未滕子卒（文公也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其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陂獲將鉏樂懼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爲楚加兵于吾中國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切○左傳曰晉侯將伐鄭郤

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高氏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程子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出師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謁遠切○左傳曰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服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

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两矢使射吕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胡氏曰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晉之捷也亦幸焉爾楚雖敗而勢益張晉遂怠而國大亂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敗之我既未致伐于彼彼志非來伐于我故直言戰而已杜氏曰楚師未大崩楚子傷日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張氏曰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左傳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彊於天下其所以能彊者兵彊也兵所以能彊者將師之力也將師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於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蹈之端可爲鑑

秋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左傳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宫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

寧陵縣北有沙隨亭程子曰晉侯聽諸怒公後期故不見公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曲我直不足爲恥高氏曰此諸侯之兵始至而會焉喜敗楚也鄢陵之戰諸侯之師皆未至非特魯而已晉乃聽僑如之譖獨不見公夫聖人於魯事凡有可恥者必微其辭而不敢斥若我無失道爲横逆所加則直書其事昭十年公不與盟義亦同此

公至自會

石氏曰公之此行内有僑如之患而外不爲諸侯所禮故危而致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曰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於人矣晉爲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王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尚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曰曹人請于晉曰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陸氏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高氏曰諸侯在它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嗚呼篡逆之人殺君之子而自立既列於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也

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音條公作招）

○左傳曰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

冬

十月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曰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僑如聞之遂出奔齊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

乙丑季孫行父及郤犨盟于扈（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爲此盟也）

公至自會（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爲重也然公未嘗爲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彷徨于外以求自明于晉僅能使歸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于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陸氏曰直書刺者有罪也晉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可爲君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也此直云刺公子偃則若無罪焉何哉曰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澄曰昔象與父母同謀殺舜焚廩揜井必欲寘舜於死地象謂舜已死而入其宮見舜猶生則僞爲鬱陶思君之言以歎其兄舜乃誠信而喜之使之分治臣庶及爲天子則封之爲有庳之君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爲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之愛之而貴之富之此舜所以盡爲兄之道而爲人倫之至也偃雖爲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已爾未見姜眞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脩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已則偃雖眞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爲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illegible]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陸高等[illegible]見知有世俗利害之私而已不知君[illegible]人倫

天理之正者也經書月六書日六大衍曆正月戊戌小辛亥冬至二月丁卯大三月丁酉大四月丁卯小辛未五日五月丙申大六月丙寅小朔日食甲午晦七月乙未大八月乙丑小九月甲午大十月甲子小乙亥十二日十一月癸巳大十二月癸亥小乙丑三日乙酉二十三日長曆辛未四月六日

十有七年（丁亥簡王十二年○晉厲七○蔡景十八○曹成四○衛獻三○鄭成十一○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齊靈八○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

衛北宮括師師侵鄭（括公作結○左傳曰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曰晉命也凡爲它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譏之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彊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曰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高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兩大夫晉主兵先尹單重王命夫晉厲之失道也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彊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伐秦之役劉康公成肅公在焉而不書者以受命京師爲重矣）

六月

乙酉同盟于柯陵（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杜氏曰柯陵鄭西地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

秋

公至自會（左傳曰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澄按諸侯之師至曲洧遂爲柯陵之盟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之彊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公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処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

（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洮帷墻。奔莒世官以長禍亂悲夫）

九月

辛丑用郊（九月夏之七月。非郊之時。故特書用。孫氏曰。九月用郊。瀆亂尤甚）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余氏曰。晉侯再伐鄭。恐公不出師。故遣荀罃來乞之。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遵王命。奉辭以伐。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爲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杜氏曰。前夏未得志。故。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

公至自伐鄭（左傳曰。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杜氏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切。脤。市軫切。公作軫。穀作蜃○左傳曰。聲伯還自鄭。至貍脤而卒。澄按此叔肸之子聲伯也。子叔老嗣。是爲聲子。陸氏曰。大夫卒於它國即書國。卒於魯地即書地。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十有二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切。且。子餘切○在位四十年。子宣公牼嗣）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犨。公作州○左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又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

公曰季子歎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

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刧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

楚人滅舒庸

左傳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張氏曰地譜廬州城下舒城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宣十二年楚入陳圍鄭之後書晉師敗績楚子滅蕭是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爲我患者晉厲之成勞也蓋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錄

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曆正月壬辰大丙辰冬至二月壬戌小三月辛卯大四月辛酉小五月庚寅大六月庚申大乙酉二十六日閏月庚寅小七月己未大八月乙丑小經九月辛丑在此月九月戊午大十月戊子小十一月丁巳大壬申十六日經書十二月丁巳朔日食在此月朔置閏不同故日食朔不差而月差也十二月丁亥小長曆是年閏十二月辛丑九月十四日壬申在十月五日

十有八年

戊子簡王十三年○晉厲八弑○蔡景十九○曹成五○衛獻四○鄭成十二○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齊靈九○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

王正月

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曰胥童以甲刧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罪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欒書中行偃遂殺胥童高氏曰胥童者胥甲之孫胥元之子謀殺三郤而晉國遂亂於是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襄陵許氏曰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也而稱國者二人執君而當國也澄曰左傳所載殺胥童者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左傳曰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胡氏曰殺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討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書弑許世子書弑楚公子比書弑齊陳乞書弑欒書

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春秋書國以弑不書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奚獨嚴於趙盾許世子革而於欒武子闊畧如此乎學者深求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旨而後可與言春秋矣朱子曰胡氏此傳不明言其意嘗問禁說於文定公之甥范伯達伯達曰公之意蓋以爲厲公之無道當廢而不當弑欒書廢之則得世臣之義矣至於殺之則罪也故稱國弑以兩見其意焉張氏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罪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遂弑之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弑之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澄按春秋之作正爲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弑君程滑殺厲公傳以爲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於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爲盾殺之實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誅盾爲首惡厲公之無道徧得罪於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爲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怨而弑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弑若獨書書偃則罪歸於二卿而一國之人得免於弑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

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欒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戕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爲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經滑之言非經意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曰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

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爲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爲國佐罪、張氏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公可以省毋害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于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唯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佐危亂之朝、身死於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左傳曰、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朝于武宮、即位于朝、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曰、鄭子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傳曰、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杜氏曰、彭城宋邑、張氏曰、今徐州彭城縣、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罪人、疑若無罪、故書納以正其罪、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長也、高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孫氏曰、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爲文）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拜朝也、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高氏曰、書晉侯與宣公十年書齊侯同義）

秋

杞伯來朝（左傳曰、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

邾子來朝（左傳曰、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杜氏曰、築牆爲鹿苑、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高氏曰、成公之季、大國來聘、小國來朝、國家閒暇矣、不務脩其刑政、而築鹿囿、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其可不戒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

楚人鄭人侵宋（左傳曰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作彭○左傳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起居切朾宅丁切○左傳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杜氏曰虛朾宋地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爲此盟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丙辰大辛酉冬至庚申五日二月丙戌小三月乙卯大四月乙酉小五月甲寅大六月甲申小七月癸丑大八月癸未小己丑七日九月壬子大十月壬午大十一月壬子小十二月辛巳大丁未二十七日

春秋纂言卷第八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己丑簡王十四年崩○晉悼公周元年○蔡景二十年○曹成六年○衛獻五年○鄭成十三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齊靈十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襄公生甫四歲大臣相之見諸臣而行即位之禮）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左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齊太子光爲質於晉穀梁傳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也劉氏曰魚石走之楚楚子取彭城而封之諸侯爲是討之楚已取彭城矣曷爲繫之宋楚子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弊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

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厥公作屈○左傳曰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作合○左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

秋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曰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孫氏曰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高氏曰楚不敢敵諸侯之師卒不爲動則有以量楚力所至矣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

辛酉天王崩（簡王也在位十四年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高氏曰公雖新立才四歲爾又在衰經之中豈能以禮相接乎）

冬

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匹妙切○高氏曰剽蓋衛國用

（者恐後遂逐衛侯而自立）

晉侯使荀罃來聘（孫氏曰天王崩邾子衛晉之朝聘皆不臣也高氏曰二國來聘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而邾子來朝是時赴未至於諸侯猶可言也至冬而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不臣之罪著矣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辛亥小丁卯冬至二月庚辰大三月庚戌小四月己卯大五月己酉小六月戊寅大七月戊申小八月丁丑大九月丁未小辛酉十五日十月丙子大十一月丙午小十二月乙亥大）

二年（庚寅靈王元年○晉悼二○蔡景二十一○曹成七○衛獻六○鄭成十四卒○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齊靈十一○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

王正月

葬簡王（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左傳曰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夷狄而爲之伐中國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夏

五月

庚寅夫人姜氏薨（此成公夫人齊姜也）

六月

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切○左傳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襄陵許氏曰鄭之託於楚夫豈以中國爲終可畔旣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貴謀始也澄曰鄭成公也在位十四年子髡頑嗣

是爲僖公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左傳曰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曰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澄曰以伐喪故書侵而不言伐）

秋

七月

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左傳曰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左傳曰通嗣君也杜氏曰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

冬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左傳曰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張氏曰虎牢故東虢之邑也鄭滅爲制邑秦漢爲成皐東有汜水今孟州有汜水縣故虎牢城胡氏曰虎牢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晉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程子曰鄭有虎牢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也劉氏曰此鄭虎牢也曷爲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之地也陸氏曰諸侯之大夫相與取它國之邑而城之非正也城之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傳曰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大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劉氏曰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乙巳小壬申冬至二月甲戌大三月甲辰六閏月甲戌小四月癸卯大五月癸酉小庚寅十八日六月壬寅大七月壬申小經六月庚辰在此月九日己丑十八日八月辛丑大九月辛未小十月庚子大十

一月庚午小十二月己亥大長曆是年閏四月庚寅五月十九日六月亦無庚辰）

三年（辛卯靈王二年○晉悼三○蔡景二十二○曹成八○衛獻七○鄭僖公髡頑元年○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齊靈十二○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

（寥莫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爲晉歸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楚畏中國諸矦併力謀之而吳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

公如晉（左傳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矦不朝王蓋不可椄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

四月

壬戌公及晉矦盟于長樗（左傳曰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高氏曰移所以事天子之禮事晉也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樗近晉之地蘇氏曰晉矦脩禮於諸矦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何氏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六月

公會單子晉矦宋公衛矦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左傳曰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矦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矦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公會單頃公及諸矦同盟于雞澤晉矦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而王臣亦與焉杜氏曰雞澤晉地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今洺州永平縣晉悼公始合諸矦而儕王官於諸矦俾同歃血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矦會不再言雞澤而已未同盟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

陳矦使袁僑如會（左傳曰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矦使和組父告于諸矦啖氏曰不召而自來也高氏曰陳自辰陵之盟而即楚凡十有八年矣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欲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來求成于晉以其本非召會而自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矦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穀梁傳曰諸侯盟大夫又相與盟是大夫張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啖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也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湨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張氏曰陳久叛中國不堪楚之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其從晉不亦晚乎悼公盍增脩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也吾子以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

秋

公至自會

冬

晉荀罃師師伐許（左傳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撫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經書月二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己巳小丁丑冬至二月戊戌大三月戊辰小四月丁酉大壬戌二十六日五月丁卯大六月丁酉小己未二十三日七月丙寅大經六月戊寅在此月八月丙申小九月乙丑大十月乙未小十一月甲子大十二月甲午小長曆六月七月朔同戊寅亦不在六月）

四年（壬辰靈王三年○晉覇悼四○蔡景二十三○曹成九○衛獻八○鄭僖二○陳成三十○杞桓六十八○宋平七○齊靈十三○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

王三月

己酉陳侯午卒（成公也在位三十年子溺嗣是爲哀公高氏曰陳成公既爲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

夏

叔孫豹如晉（左傳曰報知武子之聘也高氏曰且爲鄫世子故事見五年六年）

秋

七月

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杜氏曰成公妾襄

（公母姒杞姓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

葬陳成公（陳棄夷即華故魯會其葬）

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姒（杜氏曰逾月而葬速高氏曰范才二十四日爾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辛夫人之觀此逾月而葬禮畧也）

冬

公如晉（左傳曰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缺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傳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特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絀矣）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癸亥大壬午冬至二月癸巳小經三月己酉在此月三月壬戌大四月壬辰小五月辛酉大六月辛卯小七月庚申大戊子二十九日八月庚寅大辛亥二十二日九月庚申小十月己丑大十一月己未小十二月己丑大閏月戊午小長曆三月亦無己酉戊子七月二十八日）

五年（癸巳靈王四年○晉悼五○蔡景二十四○曹成十○衛獻九○鄭僖三○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齊靈十四○○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

公至自晉（高氏曰著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危之也）

夏

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離於夷狄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脩好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傳曰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鄫世子比諸魯大夫也劉氏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爲附庸以自定鄫屬於魯爲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世子猶吾大夫焉交譏之陸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會與晉俱失正矣鄫力不足者故無譏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

（左傳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氏曰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

大雩（高氏曰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杜氏曰共王敗於鄢陵殺子反殺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高氏曰楚之所以不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傳曰會吳且謀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張氏曰因吳之來而命戍陳也石氏曰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公至自會

冬

戍陳（左傳曰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陳而後可諸侯戍陳公羊傳曰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高氏曰陳背華即夷二十餘年爲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於中國則又爲夷狄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效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自戍其爲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左傳曰子囊伐陳高氏曰楚使頓間陳而陳伐之乃歸罪於壬夫楚又爲之殺壬夫而陳又不改於是乎伐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左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爲楚所伐而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悼公之能也）

十有二月

公至自救陳（書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高氏曰此公子友之孫季文子也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季孫雖專魯而文子猶忠貞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爲武子季氏之彊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亥大戊子冬至二月丁巳小三月丙戌大四月丙辰小五月乙酉大六月乙卯小七月甲申大八月甲寅小九月癸未大十月癸丑小十一月壬午大十二月壬子小辛未二十日長曆是年閏四月）

六年（甲午靈王五年○晉覇悼六○蔡景二十五○曹成十一○衛獻十○鄭僖四○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齊靈十五○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

王三月

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也在位七十年子匄嗣是爲孝公高氏曰杞入春秋未嘗書名自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後桓公繼立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

夏

宋華弱來奔（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城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

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左傳曰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左傳曰鄫恃賂也杜氏曰鄫有貢賦之賂于魯恃之以慢莒故滅之）

冬

叔孫豹如邾（左傳曰穆叔如邾聘且脩平也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後有狐駘之戰在四年而經不書至是叔孫豹往聘且講平焉以無忘）

（舊好也）

季孫宿如晉（左傳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高氏曰宿始執政而往朝于霸主且聽命焉襄陵許氏曰魯既在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

齊侯滅萊（左傳曰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晏弱城東陽而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王湫師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高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經書月二書曰一大衍曆正月辛巳大癸巳冬至二月辛亥大三月辛巳小壬午二日四月庚戌大五月庚辰小六月己酉大七月己卯小八月戊申大九月戊寅小十月丁未大十一月丁丑小十二月丙午大）

七年（乙未靈王六年○晉悼七○蔡景二十六○曹成十二○衛獻十一○鄭僖五卒○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齊靈十六○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

鄭子來朝（左傳曰始朝公也澄按郯少昊氏之後也）

夏

四月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曰孟獻子曰以夫郊祀后稷所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左傳曰亦始朝公也）

城費（費音祕○左傳曰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私邑也及行父卒宿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安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氏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張氏曰費■季氏之邑今沂州費縣）

秋

季孫宿如衛（左傳曰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襄陵許氏曰此書滕郯小邾來朝而志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拜聘著朝廷之間交際之文）

（則從矣）

八月

螽（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已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其重以見輕爾）

冬

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左傳曰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也）

壬戌及孫林父盟（孰及之公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高氏曰晉悼將脩文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遽爲之合諸侯也）

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杜氏曰鄬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髡頑公穀作髡原）

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切公穀作操○左傳曰將會于鄬子駟相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胡氏曰弒而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趙氏曰諸侯死例書名此爲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爾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特異不能釋遂妄云被殺若實見殺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弒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之時爾公羊云未出境益非也永嘉呂氏曰諸侯不生名此名之者以其卒也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其國爲如會而卒故也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諸侯之例如此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便有鄭伯見弒之說誤矣杜氏曰鄵鄭地澄按僖公在位四年子嘉嗣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左傳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曰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大子以固守親聽命於

（諸侯誅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以逃歸故書以罪之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爲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爲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夷狄則懼爲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子小戊戌冬至二月乙巳大三月乙亥小四月甲辰大五月甲戌大六月甲辰小七月癸酉大八月癸卯小閏月壬申大九月壬寅小經十月壬戌在此月十月辛未大十一月辛丑小十二月庚午大丙戌十七日長曆是歲閏十月壬戌十月二十一日丙戌十二月六日）

八年（丙申靈王七年○晉覇悼八○蔡景二十七○曹成十三○衛獻十二○鄭簡公嘉元年○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齊靈十七○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

王正月

公如晉（左傳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

葬鄭僖公（髠此則知僖公之非弒明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濕○左傳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王氏箋義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故子國聞子產之言怒之懼其謀泄爾不然無故而侵蔡何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

人于邢丘（左傳曰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大夫不言尊晉侯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杜氏曰時公在晉晉悼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有晉鄭二君在故齊宋衛三國之大夫降爵人內大夫書氏名者以著其亢也胡氏曰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會諸侯而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也任公）

（輔曰邢丘故邢國河内平皐縣也）

公至自晉（如晉朝不與邢丘之會而先歸故書至自晉而不言至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左傳曰伐我以疆鄫田也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興伐魯疆鄫田之師也高氏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我以正之鄫遂屬於莒矣襄陵許氏曰莒恃遠滅鄫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閒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

九月

大雩（義見前）

冬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傳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師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閒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無故怒楚而公子貞來伐則及楚平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傳曰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

師于鄭）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子小癸卯冬至二月己巳大三月己亥小四月戊辰大五月戊戌小六月丁卯大七月丁酉小八月丙寅大九月丙申大十月丙寅小十一月乙未大十二月乙丑小）

九年（丁酉靈王八年〇晉悼九〇蔡景二十八〇曹成十四〇衞獻十三〇鄭簡二〇陳哀五〇杞孝三〇宋平十二〇齊靈十八〇秦景十三〇楚共二十七〇吳壽夢二十二）

春

宋災（災公作火○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脩也）

夏

季孫宿如晉（左傳曰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則順矣）

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成公母也）

秋

八月

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

公會晉矦宋公衛矦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左傳曰諸矦伐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

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汜令于諸矦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矦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

十有二月

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切○左傳曰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楚子伐鄭（左傳曰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肯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甲午大己酉冬至二月甲子小三月癸巳大四月癸亥小五月壬辰大辛酉三十日六月壬戌小七月辛卯大八月辛酉小癸未二十三日九月庚寅大十月庚申小十一月己丑大經十二月己亥在此月十一日疑經書月誤以一爲二十二月己未小長曆辛酉五月二十九癸未八月二十二十一月庚寅朔己亦在其月十日）

十年（戊戌靈王九年○晉悼十○蔡景二十九○曹成十五○衛獻十四○鄭簡三○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齊靈十九○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莊加切○左傳曰會吳子壽夢也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張氏曰後漢彭越國傅陽縣有柤水）

夏

五月

甲午遂滅偪陽（偪甫目彼力二切穀作傳○左傳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不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予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高氏曰偪陽楚與國也杜氏曰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張氏曰今徐州沛縣）

公至自會（穀梁傳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杜氏謂曰踰時而反故危而致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左傳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圍宋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也）

晉師伐秦（左傳曰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師于戚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偪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爲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與秦通和庶因秦之兵力共攘彊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圖而反以秦資楚

此晉之失也

秋

莒人伐我東鄙（左傳曰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高氏曰伐者必有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師于牛首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鄭於是復從晉然亦不敢背楚也）

冬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左傳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孫氏曰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失刑政胡氏曰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也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

戍鄭虎牢（左傳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胡氏曰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鄭人從楚固爲不義然中國所以城虎牢非欲斷荊楚之路爲鄭蔽也駐師阨險以偪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可謂以義服之乎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勞諸侯以戍守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高氏曰鄭雖行成而諸侯所以爲之戍則其意有在使鄭復貳則虎牢之戍反爲腹心之憂茍其不貳則助之守而爲之援焉定則因將反之矣是以還繫于鄭然五年城虎牢不繫鄭者是時諸侯城之以駐師而禦楚）

雖鄭亦不能有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曰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胡氏曰以救許楚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子大甲寅冬至二月戊午大三月戊子小四月丁巳大閏月丁亥小經五月甲午在閏月五月丙辰大六月丙戌小七月乙卯大八月乙酉小九月甲寅大十月甲申小十一月癸丑大十二月癸未小長曆是年閏十一月

甲午五月八日

十有一年（己亥靈王十年○晉悼十一○蔡景三十○曹成十六○衛獻十五○鄭簡四○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齊靈二十○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

王正月

作三軍（左傳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杜氏曰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為己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己爾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爾故昭公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取其中止取

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爲臣季氏彊直欲盡無公室也澄曰古之制地方百里爲大國大國三軍方七十里爲次國次國二軍方五十里爲小國小國一軍魯爲方百里之大國當有三軍故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蓋言伯禽初受封之時有三軍也其後不能備三軍故止有二軍然不知二軍自何時始以魯之衆本不能備三軍之數季武子欲增中軍而作爲三軍者蓋借此改作而分公室之衆也按二十五成之地出一軍則三軍者該地七十五成魯之方百里其地有百成但三桓皆百乘之家各有十成之地則取百成中之三十成矣沉又臧氏仲氏叔氏之類亦有采邑則魯之公室其不滿七十五成矣何以能有三軍故三家毀其乘者各以其家所得采邑十成之民補足其數僅可備三軍也

夏

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

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將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曰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凡世子代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爲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於是爲甚以莒邾皆屬於齊故也見世子益驕而主會者莫能制也自荐會蕭魚之後霸業稍振諸侯不復與光會矣則知十九年同圍齊之役蓋齊有以取之也

秋

七月

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左傳曰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亾氏、踣其國家、胡氏曰、鄭既盟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面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亾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隱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

公至自伐鄭（以前事致、若見雖同盟而未得鄭心）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高氏曰、晉師方還、而鄭伯逆楚子、同伐宋、蓋用

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托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曰、諸侯悉師復伐鄭、杜氏曰、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高氏曰、諸侯之師方歸、未及解甲息肩、而復至于鄭之城下

會于蕭魚左傳曰、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杜氏曰、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蘇氏曰、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自是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齊桓晉文死、或即夷狄、或歸中國、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伐鄭、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者餘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程子曰、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服而請會、鄭不可信也、而晉

悼公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公至自會（穀梁傳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傳曰、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襄陵許氏曰、見楚之力盡於是矣、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

良霄、公孫輒之子也

冬

秦人伐晉（左傳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子大己未冬至二月壬午小三月辛亥大四月辛巳大五月辛亥小六月庚辰大七月庚戌小巳未十日八月己卯大九月己酉小十月戊寅大十一月戊申小十二月丁丑大）

十有二年（庚子靈王十一年○晉悼十二○蔡景三十一○曹成十七○衛獻十六○鄭簡㐅○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㐅○齊靈二十一○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㐅卒）

春

王三月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邰下同○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間歲伐我公㐅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杜氏曰台卽邪費縣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羊傳曰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也孫氏曰不受命而入鄆專也何氏曰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以自益其邑高氏曰書救台惡入鄆也成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爲莒所取今復取之）

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左傳曰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矣）

秋

九月

吳子乘卒（此吳子壽夢也在位二十㐅年其子諸樊嗣杜氏謂曰宣十八年録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至此書吳子乘卒者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冬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傳曰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左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

（經書月二書曰無大衍曆正月丁未小甲子冬至二月丙子大三月丙午小四月乙亥大五月乙巳小六月甲戌大七月甲辰小八月癸酉大九月癸卯大十月癸酉小十一月壬寅大十二月壬申小）

十有三年（辛丑靈王十二年○晉覇悼十三○蔡景三十二○曹成十八○衛獻十七○鄭簡六○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齊靈二十二○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

公至自晉（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

夏

取邿（邿音詩公作詩○左傳曰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杜氏曰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高氏曰魯乘其亂滅之以爲附庸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邿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秋

九月

庚辰楚子審卒（此楚共王也在位三十一年子昭嗣）

冬

城防（左傳曰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爲利城防以爲安而已矣）

（經書月一書曰一大衍曆正月辛丑大庚午冬至閏月辛未小二月庚子大三月庚午小四月己亥大五月己巳小六月戊戌大七月戊辰小八月丁酉大九月丁卯小庚辰十四日十月丙申大十一月丙寅小十二月乙未大長曆是年閏八月）

十有四年（壬寅靈王十三年○晉覇悼十四○蔡景三十三○曹成十九○衛獻十八○鄭簡七○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齊靈二十三○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

王正月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丑邁切公作囆下同向式亮切○左傳曰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杜氏曰吳伐楚喪故謂之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襄陵許氏曰四卿師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高氏曰吳來在向諸侯往會之因謀伐秦焉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吳與成十五年鍾離之會同澄按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而惟高氏謀伐秦之說或是

二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

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貌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叔孫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高氏曰春夏與師煩擾中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悼公所以不及文襄也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左穀無衎字○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公及竟使祝宗告亾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杜氏曰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亾之禍故諸侯失國

（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王氏箋義曰左傳穀梁衛矦出奔皆不書名獨公羊書名按諸矦不生名唯出奔書名者罪其不道而失國也衎當名公羊得之矣）

莒人侵我東鄙（杜氏曰報入鄆也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

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傳曰晉矦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勸諸矦不如因而定之會于戚謀定衛也杜氏曰戚衛地張氏曰前書衛矦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爲霸主抑君助臣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罪惡見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乙丑大乙亥冬至二月乙未小朔日食三月甲

子大四月甲午小己未二十六日五月癸亥大六月癸巳小七月壬戌大八月壬辰小九月辛酉大十月辛卯小十一月庚申大十二月庚寅小）

十有五年（癸卯靈王十四年○晉悼十五卒○蔡景三十四○曹成二十○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鄭簡八○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齊靈二十四○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

宋公使向戌來聘（左傳曰聘且尋盟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二月

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孫氏曰劉魯地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高氏曰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矦使荀庚來聘衛矦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矦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矦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因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爾）

劉夏逆王后于齊（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

非卿故書名孫氏曰天子不親迎娶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哉高郵孫氏曰天子逆后使三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書逆王后者唯二非禮則書也祭公行得禮而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宋氏曰何以書魯主昏也

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傳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高氏）曰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而尤懷夫袁婁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成蓋吾仲孫之邑也

公救成至遇（公羊傳曰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邑公至遇畏齊不敢至成范氏曰至遇而齊師已退高氏曰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若畏而不進則書次矣不當書至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成郛見壞而城之也呂氏曰成郛壞而城苟完而已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叔孫季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郛蓋外城也

秋

八月

丁巳日有食之（高氏曰按長曆七月丁巳朔八月無丁巳又不書朔蓋因舊史也）

邾人伐我南鄙（左傳曰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高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我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它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

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悼公也在位十五年子彪嗣是爲平公襄陵許）氏曰悼公之覇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己未大庚辰冬至二月己丑小己亥十一日三月戊午大四月戊子大五月戊午小六月丁亥大七月丁巳小日食經書八月丁巳食閏法差也八月丙戌大九月丙辰小十月乙酉大閏月乙卯小十一月甲申大經十一月癸亥在閏十月及十二月十二月甲寅小長曆是年七月丁

（巳朔日食）

十有六年（甲辰靈王十五年○晉覇平公彪元年○蔡景三十五○曹成二十一○衛獻二十殤二○鄭簡九○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齊靈二十五○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

王正月

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

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古闃切○左傳曰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杜氏曰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高氏曰爲討邾莒出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

戊寅大夫盟（左傳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曰諸侯皆在是言大夫盟信在大夫也穀梁傳曰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高氏曰或謂晉侯在喪故使大夫盟非也晉侯不憚出會豈不肯出盟邪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陳轅僑至勢不可拒因與之盟然僑人臣也不可當君使大夫盟之故以大夫而繫諸侯見諸侯之已盟也今叙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者是時晉爲魯故將執邾莒二君而齊使高厚來會先知其故遽自逃歸所以諸侯不欲先自盟也夫晉會諸侯而使大夫盟則信在大夫矣焉在其爲盟主哉是時齊有崔高衛有孫甯六卿專晉三家柄魯聖人因此

盟以著喪亂之階趙氏曰高厚若已在會而逃歸經文不合不書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並書以著其罪何獨此不書左氏此傳不足憑也胡氏曰上年春會向十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十三國之大夫也冬會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是君不自爲政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君之明大夫張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之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晉文繼覇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永嘉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伯在而但曰諸侯

（者無伯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孫氏曰、執以歸不以歸京師、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高郵孫氏曰、晉平初立、會于溴梁、將以號令而安之也、一會而執二君、春秋罪之）

齊侯伐我北鄙（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彊、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矣、故前年北鄙之役、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患齊之益驕也、於是爲溴梁之會、以討貳焉、邾莒畏晉、不敢不會、而齊獨不至、故晉人乃執二君以歸也、齊知二君之執、爲我之故、乃益復伐我、二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之城下）

夏

公至自會（高氏曰、見公出會謀斉、尚未及還、而斉師已見伐矣）

五月

甲子地震（異也）

（左傳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伐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而在晉上、蓋卿不先諸侯、尊國君也、宋人稱人、蓋微者也、宋當在諸侯之上、今列衛甯殖之下、故知其微者、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傳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伐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而在晉上、蓋卿不先諸侯、尊國君也、宋人稱人、蓋微者也、宋當在諸侯之上、今列衛甯殖之下、故知其微者、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傳曰、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郛、今春再伐我、至是又伐我圍成、甚之也）

大雩

冬

叔孫豹如晉（左傳曰、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

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匃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高氏曰魯不能內脩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癸未大乙酉冬至二月癸丑小經三月戊寅在此月三月壬午大四月壬子大經五月甲子在此月五月壬午小六月辛亥大七月辛巳小八月庚戌大九月庚辰小十月己酉大十一月己卯小十二月戊申大長曆是年閏十月戊寅三月二十六日甲午五月十三日

十有七年（乙巳靈王十六年○晉覇平二○蔡景三十六○曹成二十二○衛獻二十一殤三○鄭簡十○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齊靈二十六○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

王二月

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公穀作瞷○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爲悼公去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釋之也莒亦如之高氏曰考成公末年宣公來朝襄公九年宣又來朝魯亦以其貴卿往聘而脩平益崇睦矣而晚卒起伐鄫如此者魯國政刑不脩有以啓之也

宋人伐陳（左傳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高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人於是請於晉而伐之宋無爲中國取陳之意自適己事而已然書伐許伐陳亦著楚之絀也

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左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高氏曰雖石買以私忿背盟加兵於人然曹亦有以致之是以有辭于伐也

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作洮○左傳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伐我北鄙圍桃杜氏曰弁縣東南有洮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左傳曰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昏姻之國也而數年之閒見伐不已見魯政之衰失矣

九月

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左傳曰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國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震駭而奔懷慝之禍也夫陳乃宋讎而奔焉意尤可誅）

冬

邾人伐我南鄙（左傳曰爲齊故也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也與齊也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來執也）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寅小辛卯冬至二月丁未大庚午二十四日三月丁丑小四月丙午大五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七月乙亥小八月甲辰大九月甲戌小十月癸卯大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寅大

十有八年（丙午靈王十七年○晉覇平三○蔡景三十七○曹成二十三卒○衛獻二十二殤四○鄭簡十一○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齊靈二十七○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

白狄來（公羊傳曰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乎朝也高氏曰與介葛盧來同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

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曰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杜氏曰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使執之故書行人高氏曰晉侯欲脩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則莫如正孫蒯之惡今大惡不與而小過必察覇討果若是乎）

秋

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我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然亡其國）

冬

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illegible]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illegible]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illegible]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illegible]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illegible]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illegible]作神羞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

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高氏曰凡侵伐圍入之類未有言同者此爲魯討齊而書同圍何也以謂諸侯皆不義齊乎則邾莒亦嘗病魯矣以謂諸侯皆睦於晉而貳於齊乎則滕薛小邾既屬齊矣然則謂之同圍猶同盟也澄曰凡合諸侯而爲盟必有一國主盟同盟則諸國同歃血而無適主盟者也合諸侯而用兵必有一國主兵同圍齊則諸國同主兵而無適主兵者也唯其莫適爲主故諸國之兵雖甚盛而不相統一各行其志環而攻之大擾齊境然竟莫能聲罪致討以服齊之心而取其成故書同圍齊而不書伐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成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勝嗣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孔知二子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高氏曰楚自蕭魚之役不復伐鄭鄭伯在會而楚伐之者公子嘉召之也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壬申大丙申冬至二月壬寅小三月辛未大四月辛丑小五月庚午大六月庚子小閏月己巳大七月己亥小八月戊辰大九月戊戌小十月丁卯大十一月丁酉小十二月丙寅大）

十有九年（丁未靈王十八年○晉平四○蔡景三十八○曹武公滕元年○衛獻二十三殤五○鄭簡十二○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齊靈二十八卒○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

王正月

諸侯盟于祝柯（柯古多切公作阿○左傳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孫氏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晉人執邾子（左傳曰以其伐我故高氏曰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覇討也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襄陵許氏曰執之舍之削取其田不以王命皆專於晉討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上年書圍齊而此以伐致者蓋與師本以伐齊也兵無適主故不能共聲罪以伐之而乃各逞力以圍之故書同圍以示譏公既至則本其事而以伐致也）

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切又音郭○左傳曰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于我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漷水出東海合鄉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鞌使齊歸我汶陽之田

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言非魯地也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蓋言其取之多也襄陵許氏曰邾自漷水既削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始衰亂矣）

季孫宿如晉（左傳曰如晉拜師澄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曹小國常朝魯其君卒魯常會其葬況今又為魯同圍齊而卒于師）

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張氏曰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彊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霸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公之霸業可知矣）

秋

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靈公也在位二十八年子光嗣是爲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齊地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士匄乃還師不侵不亦善乎陸氏曰士匄聞喪不當更進還爲合禮蘇氏曰穀梁謂爲士匄宜墠帷復命于介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八月

丙辰仲孫速卒（此孟文伯之子獻子也子速嗣曰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左傳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夙沙衛奔高唐以叛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齊侯所以及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左傳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曰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焉故稱國以殺）

冬

葬齊靈公（高氏曰齊魯仍世昏姻之國雖有前怨今已易世故不廢

（壐紀示不忘好）

城西郛（左傳曰懼齊也髙氏曰夫齊怨在魯靈公以是而死莊公既立思所以報魯此人情也必至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左傳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杜氏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髙氏曰魯猶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

城武城（左傳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暦正月丙申小辛丑冬至二月乙丑大三月乙未大四月乙丑小五月甲午大六月甲子小經七月辛卯在此月七月癸巳大經八月丙辰在此月八月癸亥小九月壬辰大十月壬戌小十一月辛卯大十二月辛酉小長暦是年閏九月辛卯七月十七日丙辰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年（戊申靈王十九年○晉平五○蔡景三十九○曹武二○衛獻二十四○殤六○鄭簡十三○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齊莊公光元年○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吴諸樊八）

春

王正月

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傳曰及莒平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髙氏曰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諸侯盟祝柯以和解莒魯二國復自結好自是二十年莒魯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

六月

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切○左傳曰齊成故也髙氏曰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盟書同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杜氏曰澶淵衛地近戚田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張氏曰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

秋

公至自會

仲孫遬帥師伐邾（左傳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師弗能報也孟莊子伐以報之孫氏曰遬伐邾背澶淵之盟也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高氏曰方與之盟而退又與師以伐之可乎然邾小國也不量力而易覇國敵彊國速兵不已豈謀也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左傳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高氏曰燮蓋嘗爲鄭所獲者欲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之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以政非國人所謂可殺者也而以國殺者蔡侯以爲罪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高氏曰履燮之弟也因懼而奔楚亦可傷矣君子之謀國也必審其力察其勢揆其時三者可矣然後度其義義雖可而三者弗可君子弗輕爲也夫蔡之事楚也殆將百年矣楚不與中國交兵者甫十年爾二子見其稍爲晉下也將伸百年之辱改而從晉此所謂義雖可爲而三者未可也故燮之死履之出衆人矜其志之弗就而君子以爲謀之未臧既爲楚憾而晉不能救卒亾其國哀哉）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左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高氏曰黃與履何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御故慶氏譖而陳侯不能爲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澄曰黃非三命之大夫故不氏之曰公子然以時君之弟其尊與再命之大夫同故得稱名其稱名者以其爲陳侯之弟故也故曰陳侯之弟黃）

叔老如齊（杜氏曰齊魯有怨交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

冬

十月

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曰報向戌之聘也高氏曰我有齊難至是始報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庚寅大丙午冬至辛亥二十二日二月庚申小三月己丑大四月己未小五月戊子大六月戊午小庚申三日七月丁亥大八月丁巳大九月丁亥小十月丙辰大朔日食十一月丙戌小十二月乙卯大）

二十有一年（己酉靈王二十年○晉平六○蔡景四十○曹武三○衛獻二十五殤七○鄭簡十四○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齊莊二○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

王正月

公如晉（左傳曰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曰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澄曰庶其再命之大夫例名而不氏杜氏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劉氏曰漆一邑閭丘一邑也不言及所受於君之私邑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高氏曰時公在晉而季氏受叛臣以其邑是謂以利主逋逃也）

夏

公至自晉

秋

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亾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亾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高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爲范匄所逐然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者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亦不得而逐矣既取奔亾復有作亂之志茲特奔于楚焉以楚彊大今日可恃以逃難它日可挾以復歸也）

九月

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

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襄陵許氏曰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即位三年而來朝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音壬○左傳曰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盈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遏范鞅之積憾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illegible]以私敗公足）

以爲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乙酉小壬子冬至二月甲寅大閏月甲申小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六月壬午小七月辛亥大八月辛巳小九月庚戌大朔日食十月庚辰小朔日食大衍九月日食黃道翼九度大十月日在黃道角四度弱非食限十一月己酉大十二月己卯大長曆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二年（庚戌靈王二十一年○晉霸平七○蔡景四十一○莒武四○衛獻二十六殤八○鄭簡十五○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

（○齊莊三○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

王正月

公至自會（著不朝正于朔）

夏

四月

秋

七月

辛酉叔老卒（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子叔齊子也其子弓嗣是曰子叔敬子）

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左無滕子○左傳曰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埽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擭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高氏曰晉以大夫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於是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譖爲可憫者止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斷然背此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

公至自會（爲一欒盈而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彊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左傳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

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高氏曰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轘其黨由威柄失於上故刑不足以戢下也夫威柄既去則責譙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世楚之不亡者幸而已以夷狄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禍遂至於此則中國之君可不監于茲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酉小丁巳冬至二月戊寅大三月戊申小四月丁丑大五月丁未小六月丙子大七月丙午小辛酉十六日八月乙亥大九月乙巳小十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十二月癸酉大

二十有三年（辛亥靈王二十二年○晉覇平八○蔡景四十二○曹武五○衛獻二十七殤九○鄭簡十六○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齊莊四○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

王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

己巳杞伯匄卒（孝公也在位十七年晉悼夫人之兄弟也五與魯盟其弟益姑立是爲文公高氏曰杞自桓公以來晉悼爲昏姻國國恃以與而魯禮有加）

夏

邾畀我來奔（畀公作鼻○杜氏曰庶其之黨同竊邑以叛君高氏曰向受邾之叛臣與其邑今又受其叛臣是年冬臧孫紇出奔邾亦受之）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左傳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高氏曰書及者罪在慶虎以

虎之罪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高氏曰二慶死則黃之歸易也衞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皆不書歸何也鱄鍼之歸衞侯秦伯已卒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張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曰曲沃欒氏之邑也然則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故不書自齊胡氏曰欒氏晉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閭語欒孺子者則或嘆或泣而樂爲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

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曰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

安鼇高氏曰此齊侯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茲先伐衛先伐衛者試也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雖皆有辭于伐然晉爲盟主而衛其同盟也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著于此矣

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切榆公作渝）穀作俞○陸氏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本次止而遲爲邢援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故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是先通君命也言君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識君而罪豹也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大夫帥師救之而次焉聶北之次先次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也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猶輕爾春秋之義次皆有罪於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有雍城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亾無日矣

冬

十月

己卯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曰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毋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穀梁傳曰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杜氏曰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亾

晉人殺欒盈 左傳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曰非其大夫也陳氏折衷曰凡稱諸侯殺大夫必上書大夫下書氏名其不稱大夫唯叛人而已如鄭良霄齊慶封陳孔奐陳夏區夫及欒盈是也欒盈與鄭良霄一類皆已出奔自外復入爲亂故也高氏曰欒盈之罪不及亾國而范氏之怨本以其私至於勤諸侯作盟會以錮之盈得衆心而外不容於諸侯內不復其國邑逆亂之謀自是而作蓋疾之已甚之過也故君子謂欒氏之惡成於兩會之錮幾至亾國

齊侯襲莒 左傳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

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杜氏曰掩其不備曰襲高郵孫氏曰以彊攻弱又掩以不備焉罪之尤者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辭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爲爾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莊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也

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曆正月癸卯大壬戌冬至二月癸酉小朔日食三月壬寅大己巳二十八日四月壬申小五月辛丑大六月辛未小七月庚子大八月庚午小己卯十日九月己亥大十月己巳小乙亥七日十一月戊戌大十二月戊辰小閏月丁酉大

二十有四年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晉覇平九○蔡景四十三○曹武六○衛獻二十八○殤十○鄭簡十七○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齊莊五○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

叔孫豹如晉 杜氏曰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曰晉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

（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仲孫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

夏

楚子伐吳（左傳曰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高氏曰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自襄公言之楚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知楚弱而勢分於吳方急吳而緩中國也）

秋

七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傳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高氏曰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崔杼因帥師送使者如楚而遂伐莒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

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

癸巳朔日有食之（張氏曰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太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賓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於莒晉侯爲是故爲此夷儀之會帥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言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爲也）

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傳曰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高氏曰齊侯聞諸侯已會遂告急于楚楚畏吳而緩晉故舍鄭者十有四年今以鄭伯在會故帥）

（三國同伐鄭以救之）

公至自會（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爲鄭難其救不足錄矣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切○左傳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傳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高氏曰襄公即位二十八年如晉者五出會者八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鬬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如京師聘且賀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胡氏曰古有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稟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以救饑莩或興工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丁卯小旦日冬至二月丙申大三月丙寅小四

月乙未大五月乙丑小六月甲午大七月甲子小朔日食八月癸巳大朔日食大衍七月日食黃道井二十一度半彊八月日在黃道星二度弱非食限九月癸亥大十月癸巳小十一月壬戌大十二月壬辰小長曆是年閏三月）

二十有五年（癸丑靈王二十四年○晉覇平十○蔡景四十四○曹武七○衛獻二十九殤十一○鄭簡十八○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齊莊六弑○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傳曰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它日齊師徒歸襄陵許氏曰崔子之志鄰國知之而齊莊不寤人將牧其躬之不恤而務貪伐國之功故糾令智昏外競而內憒自然之符也）

夏

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

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爽敵市此足以爲世鑒矣高氏曰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又不絕其妻而行大逆於君齊莊公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弒之澄按莊公在位六年其弟杵臼立是爲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孫氏曰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衞信不道矣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弒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胡氏曰晉本爲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之弒則宜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今乃不討而受其賂高氏曰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弒爲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晉侯許之故不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者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子美入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於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春秋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

秋

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曰齊成故也胡氏曰崔杼既弒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高氏曰不能仗義討齊弒逆之賊反納賂而

與之平然不敢討齊者以衛侯逐君篡立而同在會故也於是晉侯使人逆衛侯衎將使衛與之夷儀故先書崔杼之弒後書衛侯之入又以見晉侯啓殖喜之謀以召衛亂杜氏曰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故城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侯下當有衎字○左傳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衛獻公入于夷儀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衛分之呂氏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於夷儀之衛侯衎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衎雖無道非臣下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衎入不名然則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衎當立者澄按衛侯下當有衎字蓋闕之也解者不知爲文之缺故曲生意義）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左傳曰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楚擊敗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

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左傳曰鄭子產獻捷于晉子展相鄭伯如晉拜成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澄按六月已入陳矣陳侯賂以宗器免而擁社以示服鄭即還師未得成也故再伐之得成乃已）

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曰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也劉氏曰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則爲之釋甲其卒非巢之罪也高氏曰吳人恃彊欲窺中夏而先楚楚之彊亦已久矣吳豈能遽得志乎自襄公十一年楚專意於吳再伐焉雖不得吳吳終畏之也已而伐鄭滅舒鳩吳子以楚人再伐而驕於是輿師而卒于門巢澄曰遏諸樊也在位十三年其弟餘祭立）

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辛酉大癸酉冬至二月辛卯小三月庚申大四月庚寅小五月己未大乙亥十七日六月己丑小壬子二十四日七月戊午大

（經書八月己巳當在此月十二日蓋七字誤在八八月戊子小九月丁巳大十月丁亥小十一月丙辰大十二月丙戌大）

二十有六年（甲寅靈王二十五年○晉覇平十一○蔡景四十五○曹武八○衛獻三十殤十二弒○鄭簡十九○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齊景公杵臼元年○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

春

王二月

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切○左傳曰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

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劉氏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弒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弒焉出衛侯而立剽者甯殖也則曷爲於喜加弒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爲甯殖者宜柰何宜乎致死勿聽胡氏曰聖人特正甯喜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害其罪者況私意邪范粲桓彝[redacted]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杜氏）曰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高氏曰獻公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左傳曰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公使止之澄曰衎失國八年矣雖一入於夷儀猶未得國也故書名）

夏

晉侯使荀吳來聘（左傳曰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切○左傳曰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杜氏曰澶淵衛地又近戚田高氏曰諸侯皆大夫會而獨召公者以魯衛兄弟國故使公正之也）

秋

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切穀作座○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弃平公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傳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霸討執之不以其罪也劉氏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高氏曰

弒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八月

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左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高氏曰十二年晉伐許它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以中國諸侯而卒於夷狄死非其所矣澄曰靈公在位四十五年其子買嗣是爲悼公）

冬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左傳曰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高氏曰。爲許故也。於是鄭不禦寇。怨之所以平。兵之所以弭也

葬許靈公（楚伐鄭歸而後葬之）

經書月二。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丙辰小。戊寅冬至。二月乙酉小。辛卯七日。甲午十日。三月甲寅大。四月甲申大。五月甲寅小。六月癸未大。七月癸丑小。八月壬午大。壬午旦日。辛亥大暑。閏月壬子小。九月辛巳大。十月辛亥小。十一月庚辰大。十二月庚戌小。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二十有七年（乙卯靈王二十六年○晉覇平十二○蔡景四十六○曹武九○衛獻三十一○鄭簡二十○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齊景二○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高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夫鄭一下擊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

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俱勿切奐公作瑗後同○左傳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

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何以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此事利害甚重。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當時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諸侯亦弗能制也。嗟夫。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宋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左傳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高郵孫

氏曰喜弑剽而衎反國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既而殺之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皆曰殺其大夫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切又音專穀作專○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失其信鱄實使之遂出奔晉訖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氏曰鱄與喜同納君者喜既殺而鱄不安遂弃其君而出奔也）

秋

七月

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嚮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虔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肖齊桓召陵之事無敢違者聖人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其說誤矣）

冬

十有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卯大癸未冬至二月己酉大三月己卯小四月戊申大五月戊寅小六月丁未大七月丁丑小辛巳五日八月丙午大九月丙子小十月乙巳大十一月乙亥小新日食經書十二月食左氏謂失閏也或字誤十二月甲申大）

二十有八年（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晉覇平十三○蔡景四十七○曹武十○衛獻三十二○鄭簡二十一○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齊景三○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

無冰

夏

衛石惡出奔晉（左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

八月

大雩

仲孫羯如晉（左傳曰，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

齊慶封來奔（左傳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它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亾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慶封田于萊，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莅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

公如楚（左傳曰，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

甲寅天王崩（靈王也。在位二十七年，子貴嗣，是爲景王。不書葬，諸侯不赴也。高氏曰，靈王雖無傳政，周人以爲王甚神聖，蓋非庸主矣）

乙未楚子昭卒（左傳曰，公及宋公至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澄曰，康王也。在位十五年，子郟敖麇嗣。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呂氏曰，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此范甯之說也。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甲戌小，戊子冬至。二月癸卯大，三月癸酉小，四月壬寅大，五月壬申小，六月辛丑大，七月辛未大，八月辛丑小，九月庚午大，十月庚子小，十一月己巳大，十二月己亥小。甲寅十六日，乙未蓋字誤，乙當作己）

（二十一日也）

二十有九年（丁巳景王元年○晉覇平十四○蔡景四十八○曹武十一○衛獻三十三卒○鄭簡二十二○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齊景四○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麋元年○吳餘祭四弒）

春

王正月

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孫氏曰按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故詳而錄之胡氏曰歲之首月公如它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彊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高氏曰公在晉齊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按二十八年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彊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待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矦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

夏

五月

公至自楚（左傳曰葬楚康王公及陳矦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矦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秪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孫氏曰公留于楚者七月）

庚午衛矦衎卒（獻公也在位通前三十三年其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殺吳子餘祭（祭側界切○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穀梁傳曰閽門者也不稱姓名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沙隨程氏曰謂之弒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盜殺蔡矦申書殺閽書弒何也以閽食君人在官者之祿也若士則書某人弒其君某某澄曰餘祭在位三年其弟夷昧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城杞（世叔儀公儀作齊莒人下左無邾人○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太子叔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胡氏曰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而有城杞之役可謂知本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曰拜城杞也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左傳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杞文公來盟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登曰餘祭立而通聘使于魯札受命以出不知餘祭之被弒也）

秋

九月

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傳曰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杜氏曰高止高厚之子張氏曰北燕燕國薊縣姬姓召公奭之後至此始見於經）

冬

仲孫羯如晉（左傳曰報范叔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辰大甲午冬至二月戊戌小三月丁卯大四月丁酉小五月丙寅大庚午五日閏月丙申小六月乙丑大七月乙未小八月甲子大九月甲午小十月癸亥大十一月癸巳小十二月壬戌大長曆是年閏八月

三十年（戊午景王二年○晉霸平十五○蔡景四十九弒○曹武十二○衛襄公惡元年○鄭簡二十三○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齊景五○秦景三十四○楚郟二○吳夷末元年）

春

王正月

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切罷音皮公作頗○左傳曰通嗣君也余氏曰且報朝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哉高氏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薳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

夏

四月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左傳曰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澄按景公在位四十九年般是爲靈公）

五月

甲午宋災（左傳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宋大災）

宋伯姬卒（公穀無宋字○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言伯姬曰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變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過乎沙隨程氏曰古者女子二十而嫁至是六十歲矣保傅不應宵出無常處以逮乎火爲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邪今書之詳蓋哀之也澄嘗聞之君子曰此蓋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公作年○左傳曰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它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高氏曰靈王崩王孫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及景王既立括逐蔿邑大夫於是尹劉單甘鞏共殺佞夫景王弗問焉澄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儋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王子瑕奔晉（范氏曰王子瑕不言出周無外也澄按此言非也夫出者對入而言不幸而出奔者亡曰可以再入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佞夫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爲子事父之孝而

（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者也與王子鼂奔楚同故不言出）

秋

七月

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穀無宋字○公羊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沙隨程氏曰伯姬有賢行遇乎不幸故書法許）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左傳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徃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徃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彊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亾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亾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春秋於喪國夫家者皆不書所逐之入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也知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亾之禍遠矣胡氏曰不言復入者其亾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亾已絕矣）

鄭人殺良霄（左傳曰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胡氏曰良霄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冬

十月

葬蔡景公（呂氏曰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惡之極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弑賊未討不書葬者本無是說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澄按左傳所載魯晉齊宋衛鄭六國之卿皆出會而經皆書人者蓋誅歸宋財由

魯請之晉故會諸侯既而諸侯各無歸宋財之意故魯叔孫豹不復往而晉齊宋衛鄭五御亦皆中上但遣微者往至澶淵以與七小國之大夫同會故經書十二國之人而魯無人與會也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書楚商臣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爲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上書景公之葬下書爲宋災而會然後舍大圖小輕重失倫之罪見矣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爲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夢也澶淵也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爲宋財之無歸明矣胡氏曰魯會蔡景公之葬是不以世子般爲賊也蔡弑君大變也而不討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

經書月五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辰大己亥冬至二月壬戌小三月辛卯大四月辛酉小五月庚寅大甲午五日六月庚申小七月己丑大八月己未小九月戊子大十月戊午小十一月丁亥大十二月丁巳小長曆甲午五月六日

三十有一年（己未景王三年○晉覇平十六○蔡靈公般元年○曹武）十三○衛襄二○鄭簡二十四○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齊景六○秦景三十五○楚郟三○吳夷末二

春

王正月

夏

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杜氏曰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矣

秋

九月

癸巳子野卒 左傳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孫氏曰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杜氏曰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左傳曰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

語偷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孟孝伯卒

冬

十月

滕子來會葬（左傳曰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矦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左傳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曰據傳則展輿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爲以字澄曰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之弑澄已疑傳文之字誤而如陸氏之說矣經書月五書日四大衍曆正月丙戌大甲辰冬至二月丙辰大三月丙戌小四月乙卯大五月乙酉小六月甲寅大辛巳二十八日七月甲申小八月癸丑大九月癸未小癸巳十一日己亥十七日十月壬子大癸酉二十二日十一月壬午小十二月辛亥大長曆辛巳六月二十七日癸巳九月十三日己亥十八日癸酉在十月二十三日）

春秋纂言卷之九

昭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在位三十二年。[illegible]。）

元年（庚申景王四年。晉平[illegible]年。蔡靈二年。曹武十四年。[illegible]襄[illegible]年。鄭簡二十五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齊景七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四年卒。吳夷末三年。）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弱作酌後同齊惡公齊作石招常遙切罕虎公罕作軒後同虢公作漷穀作郭。左傳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杜

氏曰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讀舊書則楚先晉而先書趙武者張氏曰春秋正夷夏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計讀書加牲上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莒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者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春秋不書莒人蓋斥之爾衛齊惡在陳蔡之上者上卿也）

三月

取鄆（鄆公作運後同。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

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子其圖之楚人許之

夏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切。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公羊傳曰此仕於晉也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胡氏曰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妻猶終身敬之不

衰況兄弟乎

六月

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也在位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大原左作大鹵。左傳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公羊傳曰此大鹵也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胡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詩人美之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詭誘狄人而敗之爾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皆此等啓之高氏曰書敗狄所以與中國之勝也蓋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

秋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切。左傳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孫氏曰莒子二子長去疾次展

輿莒子遇弒去疾奔齊展輿立國人不與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陸氏曰莒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高氏曰不稱莒子聖人不與其爲君也展輿吳出也故奔吳程子曰展輿爲弒君者所立而亦以國氏何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罪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曰因莒亂也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城之復爲莒所取今承莒

（之亂而取之又師師以疆其田必師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劉氏曰譏以亂爲利也）

葬邾悼公（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

十有一月

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

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謚曰楚圍之欲弒逆而篡立也久矣郟敖有疾圍自外至入問其疾適值其卒因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國人遂疑麇之卒爲圍所弒也夫子別嫌明微以明其非弒圍之逆亂如仲遂之殺子惡而已未嘗弒麇也呂氏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爲公子圍弒之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弒君之語後世緣楚圍汰侈遂以爲實甚矣三傳之爲經害也趙盾弒其君曰非盾也穿也許止弒其君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卒而曰子駟弒之也凡若此類皆誣僞失實重爲經害者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奈令尹力不能制亦不從亂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起也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辛巳小己酉冬至閏月庚戌大二月庚辰小三月己酉大四月己卯小五月戊申大經六月丁巳在此月六月戊寅大七月戊申小八月丁丑大九月丁未小十月丙子大十一月丙午小己酉四日十二月乙亥大長曆是年閏十二月丁巳六月十一日己酉不在十一月）

二年（辛酉景王五年○晉覇平十八○蔡靈三○曹武十五○衛襄四○鄭簡二十六○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齊景八○秦景三十七○

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

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曰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高氏曰起韓厥次子也襄七年韓厥老長子無忌有廢疾讓起爲卿公新即位晉不敢輕魯釋其奸盟取鄆而以貴卿來聘焉）

夏

叔弓如晉（左傳曰報宣子也）

秋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産弗討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産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高氏曰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彊不之討也今因其疾而幸勝之亦云殆矣哉稱國以殺）

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曰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見距不納大取困辱也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爲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爲公臨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公不以禮自重而自取輕辱於大國也且公得至晉是公得與乎國事也季氏不使公與國事故公不得至晉焉）

季孫宿如晉（左傳曰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高氏曰以是知晉不納公季孫有以使之也）

（經書月無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乙巳小乙卯冬至二月甲戌大三月甲辰小四月癸酉大五月癸卯小六月壬申大七月壬寅小八月辛未大九月辛丑小十月庚午大十一月庚子大十二月庚小）

三年（壬戌景王六年○晉覇平十九○蔡靈四○曹武十六○衛襄五○鄭簡二十七○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齊景九○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末五）

春

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成公也春秋於滕至是三書其卒）

夏

叔弓如滕（滕小國也而魯使卿往會其葬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報之也）

葬滕成公

秋

小邾子來朝（左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

大雩

冬

大雨雹（雨去聲）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傳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胡氏曰大夫國之陪貳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蘇村衛獻公蔑家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嬖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亥大丁未九日庚申冬至二月己巳小三月戊戌大四月戊辰小五月丁酉大六月丁卯小七月丙申大八月丙寅小九月乙未大閏月乙丑小十月甲午大十一月甲子小十二月癸巳大長曆丁未正月十日）

四年（癸亥景王七年○晉平二十○蔡靈五○曹武十七○衛襄六○鄭簡二十八○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齊景十○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

春

王正月

大雨雹（雹公穀作雪○胡氏曰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弱公室數月之間再有雹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誣矣）

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杜氏曰胡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張氏曰淮夷淮浦之夷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在南陽宛縣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爲霸者之事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諸侯于此者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橫潰自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高氏曰楚子會諸侯者尋宋之盟也謀吳也圖霸也蓋中國自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莊公遇弒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爲政不在諸侯矣故諸侯少寅然而晉日以衰政在六卿楚子始求合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靈王固自以爲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嘗是時使晉稍自彊其誰敢與爭晉彊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爾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以是知夷狄必不能主中國也蔡人春秋以來常在陳衛之上自莊十六年之後以服屬於楚故未嘗一會而先陳衛者今楚子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之上）

楚人執徐子（左傳曰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楚子亦欲劫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

秋

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左傳曰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高氏曰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中國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爾人心之嚮背可知也）

執齊慶封殺之左傳曰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曰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不以弑君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張氏曰春秋書殺它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曰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不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高氏曰初崔杼弑齊君而慶封爲之黨齊人欲併討之慶封走之吳吳與之朱方而居之楚子以慶封在吳至是會諸侯伐吳爲齊討執慶封而殺之假中國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殺夏徵舒殺陳孔奐不言執者直辭也此先言執者曲辭也然執徐子稱楚人此執慶封若不主於楚者不與楚討也陳背中國而屬楚楚故得殺徵舒孔奐而討之今慶封得罪於中國故聖人不與夷狄之討中國所以深罪中國之不能自正也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左傳曰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処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高氏曰夷狄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專殺中國之大夫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

九月

取鄫左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孫氏曰襄六年莒人滅鄫蓋莒滅鄫以爲附庸今魯取之

冬

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左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高氏曰穆叔質直好義憤閭彊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然蔽於所習卒以餓死襄陵許氏曰叔孫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亥大己丑冬至二月癸巳小三月壬戌大四月壬辰小五月辛酉大六月辛卯小七月庚申大八月庚寅小九月己未大十月己丑小十一月戊午大十二月戊子小乙卯二十八日長曆是年閏四月乙卯十二月二十九日

五年

（甲子景王八年。晉平二十一。蔡靈六。曹武十八。衛襄七。鄭簡二十九。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齊景十一。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末七）

春

王正月

舍中軍（舍音捨。左傳曰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孔氏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于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高氏曰季孫欲乘叔孫之弱而去之名曰復古實欲自彊爾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左傳曰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公如晉（左傳曰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公室四分民食於它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高氏曰公至是受三家之貢而已無復有民故雖如晉非季氏之所忌也

夏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高氏曰牟夷者展輿）

（之黨也公如晉未反而魯受莒牟夷邑季氏專且見莒益弱矣書及者以防與玆別二邑也防本屬魯蓋嘗爲莒所取今還莒所喪邑而魯受叛邑同者不以私害公也杜氏曰防玆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玆亭張氏曰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

秋

七月

公至自晉（左傳曰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高氏曰歷二時乃得歸）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切公作濆穀作賁○左傳曰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高氏曰魯旣受莒叛邑莒人興師而來叔弓敗之曰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杜氏曰蚡泉魯地張氏曰地譜東境之地）

秦伯卒（景公也在位四十年子哀公嗣）

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左傳曰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高氏曰往年伐吳矣今又伐吳者吳不畏故也越於是始見徐已須中國會盟唯前年從楚子會申又貳於吳而見執於楚今又從以伐吳張氏曰越始見經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杜氏曰越國會稽山陰縣）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巳大庚午冬至二月丁亥小三月丙辰大四月丙戌小五月乙卯大六月乙酉大七月乙卯小戊辰十四日八月甲申大九月甲寅小十月癸未大十一月癸丑小十二月壬午大長曆戊辰七月十五日）

六年（乙丑景王九年○晉平二十二○蔡靈七○曹武十九○衞襄八○鄭簡三十○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齊景十二○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

春

王正月

杞伯益姑卒（文公也在位十四年其弟郁釐立是爲平公）

葬秦景公（秦於是始書葬）

夏

季孫宿如晉（左傳曰拜莒田也高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㐌也彌兵之時莒亦好合矣）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傳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

秋

九月

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公作頗○左傳曰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

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彌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彊）

冬

叔弓如楚（左傳曰聘且弔敗也高氏曰左氏以爲弔敗非也楚恃彊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昏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姑通好于楚蓋不待薳啓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矦伐北燕（左傳曰齊矦如晉請伐北燕晉矦許之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經書月二書曰無大衍曆正月壬子小丙子冬至二月辛巳大三月辛亥小四月庚辰大五月庚戌小六月己卯大閏月己酉小七月戊寅大八月戊申小九月丁丑大十月丁未小十一月丙子大十二月丙午大長曆是年閏七月）

七年（丙寅景王十年○晉覇平二十三○蔡靈八○曹武二十○衛襄九卒○鄭簡三十一○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齊景十三○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末九）

春

王三月

曁齊平（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曁齊平劉氏曰齊大魯小魯爲齊弱久矣然而能以齊曁平者介于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昭公弃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

公如楚（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高氏曰楚靈非遍君也數會諸侯焉皆其微者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關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駒馳歲不遑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敕畧切公作舍後同○襄陵許氏曰婼曁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

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

八月

戊辰衛侯惡卒（穀梁傳曰鄉衛齊惡君衛侯惡何以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澄曰襄公也在位九年庚子元嗣是爲靈公）

九月

公至自楚（自如楚今半年餘）

冬

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此季孫行父之子武子也子紇嗣）

十有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高氏曰襄公之卒晉反戚田王有追命可以蓋獻之愆矣）

（經書月七書日四大衍曆正月丙子小辛巳冬至二月乙巳大三月乙亥小四月甲辰大朔日食五月甲戌小六月癸卯大七月癸酉小八月壬寅大戊辰二十七日九月壬申小十月辛丑大十一月辛未小癸未十三日十二月庚子大癸亥二十四日）

八年（丁卯景王十一年○晉覇平二十四○蔡靈九○曹武二十一○衛靈公元元年○鄭簡三十二○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齊景十四○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澄按齊侯弟年鄭伯弟語皆非三命之卿特以其屬貴而同於再命之卿陳公子招旣爲三命之卿而以氏名通矣今又去其氏而曰陳侯之弟招何也蓋曰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似兩下相殺之辭今曰陳侯之弟招則見其挾叔父之尊而賊其兄之世嫡也）

夏

四月

辛丑陳侯溺卒（哀公也在位三十五年高氏曰陳侯以廢疾不能討殺世子之賊因自縊而死夫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弒其

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春秋不謂留弒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公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猶君之廢也且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

叔弓如晉（左傳曰賀虒祁也鄭伯亦賀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敝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於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樂平公可謂昇矣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之宮而諸侯遂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

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左傳曰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子執而殺之劉氏曰楚惡公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罪也）

陳公子畱出奔鄭（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畱出奔畱既爲君矣不曰陳畱而曰陳公子畱何也畱立於招爾未成爲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畱曰公子別嫡庶也）

秋

蒐于紅（左傳曰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禾切○左傳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澄曰按哀公屬畱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大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國人公論懼楚人來討故歸過於過而欲免己人其可欺乎）

大雩

冬

十月

壬午楚師滅陳（左傳曰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偃師之子吳圍陳宋戴惡會之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高氏曰公子招死有餘罪反宥而放之）

殺陳孔奐（孫氏曰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而殺之吁楚靈暴虐淫刑如此澄曰孔奐招之黨不爲無罪然招首惡也而放奐同惡也而殺刑頗矣）

葬陳哀公（楚葬之也與齊侯滅紀而葬紀伯姬同不曰楚子葬者蒙上楚師滅陳之文而書三事其執其放其殺其葬皆楚也）

（經書月二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庚午大丙戌冬至二月庚子小三月己巳大四月己亥小辛丑三日五月戊辰大六月戊戌小七月丁卯大八月丁酉小九月丙寅大十月丙申小十一月乙丑大經十月壬午在此月十二月乙未小長曆是年閏八月辛丑四月四日壬午十月十八日）

九年（戊辰景王十二年○晉覇平二十五○蔡靈十○曹武二十二○衛靈二）

○鄭簡二十三○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齊景十五○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末十一

春

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曰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杜氏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中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左傳曰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曰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霸之故也杜氏諤曰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至此又遷于夷春秋詳録以見許之危弱不能自守矣

夏

四月

陳災 災公穀作火○左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亾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亾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乎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爾高氏曰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

秋

仲孫貜如齊 貜俱縛切○左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高氏曰此蓋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冬

築郎囿 左傳曰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彊臣外輕於大國亂亾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此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甲子大辛卯冬至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閏月癸巳小四月壬戌大五月壬辰小六月辛酉大七月辛卯大八月辛酉小九月庚寅大十月庚申小十一月己丑大十二月己未小

十年 己巳景王十三年○晋平二十六卒○蔡靈十一○曹武二十三○衛靈三○鄭簡三十四○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齊景十六○秦哀

（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

王正月

夏

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左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言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受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高氏曰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春秋不書高氏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亾之臣非義也

秋

七月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胡氏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孫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意如身爲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持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爾以爲復古則異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總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預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領固存矣高氏曰是時魯間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爲已功也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也在位二十六年子夷嗣是爲昭公）

九月

叔孫婼如晉（左傳曰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葬晉平公（左傳曰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高氏曰不及期而葬簡也

不書冬

缺文

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平公也在位四十年子佐嗣是爲元公）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戊子大。丁酉冬至。二月戊午小。三月丁亥大。四月丁巳小。五月丙戌大。六月丙辰小。七月乙酉大。戊子。四日。八月乙卯小。九月甲申大。十月甲寅大。十一月甲申小。十二月癸丑大。甲子十一日。長曆七月庚寅朔。無戊子

十有一年（庚午景王十四年○晉覇昭公夷元年○蔡靈十二弒○曹武二十四○衛靈四○鄭簡三十五○陳滅○杞平五○宋元公左元年○齊景十七○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春

王二月（二月公作正月）

叔弓如宋（高氏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葬宋平公（亦速。葬也）

夏

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作乾）

○左傳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殺之。刑其士七十人。陸氏曰。般弒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爲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高氏曰。蔡般弒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眞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永嘉呂氏曰。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名之說。然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獨名衛侯耶。楚子虔誘蔡侯般。謂其誘而殺之。故名。然楚子誘戎蠻子亦誘之也。何以不名。說者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以夷狄誘中國。不可。然聖人書誘。所以著楚子之罪矣。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爾。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因此而譌。遂於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楚子虔亦恐後儒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虔字。不知蔡侯般之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例爾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左傳曰。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

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吴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高氏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

五月

甲申夫人歸氏薨（襄公之妾昭公之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高氏曰備楚故也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十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彊而車徒日衆也大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閒君喪也張氏曰比蒲魯南鄙之地胡氏曰君有重喪喪不貳事簡車徒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有門庭之寇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曰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輕重緩急之宜斯可矣澄按伯禽之以喪服從戎者服武王之喪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作侵羊○左傳曰脩好禮也杜氏曰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趙氏曰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高氏曰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爾然則魯邾之更爲彊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

秋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公作屈銀憖魚覲切又平聲○左傳曰謀救蔡也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

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冬

十有一月

丁酉楚師滅蔡（高氏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

彊滅之也四月圍而十有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高氏曰滅國而用世子有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爲可恃也今蔡侯旣爲夷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爲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天也般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喪柩未至則世子固未得乎天矣而能拒狂楚者三時不改眞所謂世子也不言以世子有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斯得古人不共戴天之義矣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楚子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旣墜覇統又絕諸侯莫敢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經書月五書日四大衍曆正月癸未小壬寅冬至二月壬子大三月壬午小四月辛亥大丁巳七日五月辛巳小甲申四日六月庚戌大七月庚辰小八月己酉大九月己卯小己亥二十一日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小丁酉二十日十二月丁未大閏月丁丑大）

十有二年（○辛未景王十五年○晉覇昭二○蔡滅○曹武二十五○衛靈

五○鄭簡三十六卒○陳滅○杞平六○宋元二○齊景十八○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末十四）

春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北燕伯下一有欵字○左傳曰因其衆也杜氏曰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陽即唐也燕別邑中山有唐縣高氏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欵猶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於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

三月

壬申。鄭伯嘉卒（簡公也。在位三十六年。子寧嗣。是爲定公。高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秉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澤。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

宋公使華定來聘（左傳曰。通嗣君也。高氏曰。公始以御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即位而使人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穀梁傳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傳曰。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高氏曰。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四如晉。皆至河乃復）

五月

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懷寵也）

秋

七月

冬

十月

公子慭出奔齊（慭魚覲切。公作整。○左傳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安而哀其志也）

楚子伐徐（左傳曰。楚子狩於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左傳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皐歸。伐鮮虞。因肥之役也。杜氏曰。不書將帥。史闕文。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高氏曰。楚靈不道。既滅陳蔡。今方伐徐。晉爲盟主。坐視而不救。若力不能。君子不責也。能伐鮮虞而不救徐。非力不能。棄中國也）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未小。旦日冬至。二月丙子大。三月丙午小。壬

申二十七日。四月乙亥大。五月乙巳小。六月甲戌大。七月甲辰小。八月癸酉大。九月癸卯小。十月壬申大。十一月壬申小。十二月辛未大。長曆是年閏正月。三月無壬申

十有三年（壬申景王十六年○晉霸昭三○蔡平公廬元年○曹武二十六○衛靈六○鄭定公寧元年○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齊景十九○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

春

叔弓帥師圍費（左傳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高氏曰。費。季氏邑也。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彊。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南蒯。不思之甚也。）

夏

四月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乾音干○左傳曰。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

（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秖取辱焉然丹乃歸二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公羊傳曰楚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苦之諸侯怨之公子棄疾主方城之外以君陳蔡脅比而亡焉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亡矣先歸者復其田里後者劓衆潰而散靈王經而死蘇氏曰比將爲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高氏曰先言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也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爾初楚子麇疾靈王因殺其子而自立公子比以是出奔晉比在晉十年矣其能一日自外歸而弑其君乎蓋靈王無道雖棄疾脅比而立靈王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靈王未必死以此言之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縊者乃比也蓋是時比當効死不立而既立矣又焉得避是名哉若使人之受其名也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寘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左傳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張氏曰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譎殺之也比不能効死不亡而貪爲君之利不得不服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弑君也高氏曰比復稱公子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亡比比既亡遂殺而篡之比既死遂自亡改名曰居蓋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曰虔公子棄疾改名曰居）

秋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治兵建而不旆復旆之諸侯畏之高氏曰霸圖不競久矣晉主夏盟諸侯皆貳平丘之會諸侯之衆兵車之盛弈世未覩又有天子之使以臨之使晉之威靈少振而聳動吳楚此叔向之謀也張氏曰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爲平丘縣）

八月

甲戌同盟于平丘（甲戌穀佗庚戌○左傳曰齊服也孫氏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會者十年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橫行中國戕滅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伉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者其能與楚子伉乎乘楚靈弑逆之禍爾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彊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于此何所爲哉雖然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爲之少安亦由此盟也）

公不與盟（左傳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高氏曰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衆棄公不以此數孫氏曰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

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於鄟陵之會晉自不出其不足以宗諸侯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左傳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胡氏曰魯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彊逼不臣晉人若按邾莒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今徒以邾莒之言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澄按胡氏之論可謂萬世之大義矣而非當時之事情也錄之者以示教云爾

公至自會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左傳曰平王即位陳蔡皆復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杜氏曰隱太子太子有也廬蔡平侯

陳侯吳歸于陳左傳曰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杜氏曰悼太子偃師也吳陳惠公澄按魯昭公八年正月陳哀公之弟公子招殺世子偃師哀公縊而死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偃師之子吳圍陳十月滅之使穿封戌爲陳公十一年四月楚靈王誘蔡靈侯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滅之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至是年棄疾果以陳蔡叛陳蔡之人以復蹤之故而樂從之棄疾因此得國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也陳先聖之後蔡王室之親楚靈無道滅其國而有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當爲君者也土地雖入楚國固其國也侯固其位也故其復國也書國書爵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蓋陳蔡乃天子所封之國非楚所得滅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

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大也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二國之後暴蠻之惡而歸恩於己以說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廬靈公少子世子有之弟先儒謂世子有之子非也

冬

十月

葬蔡靈公陸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

（朔講舊好也執其御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高氏曰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御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討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

吳滅州來（左傳曰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高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盡殺其吏民無道之甚故稱滅焉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經書月三書曰一大衍曆正月辛丑小壬子冬至二月庚午大三月庚子小四月己巳大五月己亥大六月己巳小七月戊戌大八月戊辰小甲戌七日九月丁酉大十月丁卯小十一月丙申大十二月丙寅小）

十有四年（癸酉景王十七年○晉昭四○蔡平二○曹武二十七卒○衛靈七○鄭定二○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齊景二十○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

春

意如至自晉（左傳曰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孫氏曰大夫執則至至名不稱氏前見也）

三月

曹伯滕卒（武公也在位二十七年其子須嗣是爲平公）

夏

四月

秋

葬曹武公

八月

莒子去疾卒（去上聲○左傳曰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

（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冬

莒殺其公子意恢（左傳曰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澄按小國之卿再命書名其大夫一命但當書人意恢不稱大夫則是不命之士其名載于策者以其屬爲公子則貴而同於再命之卿故於公子之下書名也）

（經書月三書曰無大衍曆正月乙未大丁巳冬至二月乙丑小三月甲午大四月甲子小五月癸巳大六月癸亥小七月壬辰大閏月壬戌小八月辛卯大九月辛酉大十月辛卯小十一月庚申大十二月庚寅小）

十有五年（甲戌景王十八年○晉昭五○蔡平三○曹平公須元年○衛靈八○鄭定三○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齊景二十一○秦哀十○楚平二○吳夷末十七卒）

春

王正月

吳子夷末卒（夷末公作[illegible]○夷末[illegible]在位十七年無[illegible]）

二月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去上聲○左傳曰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illegible]叔弓涖事籥入而卒高郵孫氏曰武宮[illegible]成六年復太之胡氏曰有事[illegible]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曾子問[illegible]不得成禮夫子語之[illegible]臣者是知祭而去樂[illegible]廟遭大夫之變則可[illegible]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illegible]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illegible]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以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得以全其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

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澄曰叔弓叔老之子也）

夏

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下公無出字朝作昭○左傳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

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処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以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

六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曰圍鼓克之以鼓子鳶鞮歸高氏曰十二年伐之未服故然僅能得鼓而卒叛去晉之不能遠畧可知矣

冬

公如晉 左傳曰平丘之會故也謹按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未大癸亥冬至經二月癸酉在此月二月己丑小三月戊午大四月戊子小五月丁巳大朔日食經書六月食蓋置閏後天也六月丁亥小七月丙辰大八月丙戌小九月乙卯大十月乙酉小十一月甲寅大十二月甲申大長曆是年閏九月癸酉二月十五日

十有六年（乙亥景王十九年〇晉霸昭六辛〇蔡平四〇曹平二〇衛靈九〇鄭定四〇陳惠四〇杞平十〇宋元六〇齊景二十二〇秦哀十一〇楚平三〇吳僚元年）

春

齊侯伐徐 左傳曰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襄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彊務德脩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蔓後同〇左傳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杜氏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張氏曰今伊闕縣即新城也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

（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畧之也）

夏

公至自晉（胡氏曰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而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觀其困辱亦甚矣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意所謂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不亦悲乎）

秋

八月

己亥晉侯夷卒（昭公也在位六年其子去疾嗣是爲頃公）

九月

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

十月

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甲寅小戊辰冬至二月癸未大三月癸丑小四月壬午大五月壬子小六月辛巳大七月辛亥小八月庚辰大己亥二十日九月庚戌小十月己卯大十一月己酉小十二月戊寅大）

十有七年（丙子景王二十年○晉覇頃公去疾元年○蔡平五○曹平三○衛靈十○鄭定五○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齊景二十三○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

小邾子來朝

夏

六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

郯子來朝

八月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而爲中國之害至是荀吳帥師滅之胡氏曰文子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綴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夫闢上服遠以圖彊覇則異矣

冬

有星孛于大辰左傳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

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唯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杜氏曰長岸楚地張氏曰水戰也左傳曰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曰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動天下本非吳敵也唯不能去讒賊貨使費無極以

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爲敵國用故曰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亾滅吳日益彊而楚削矣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申小癸酉冬至二月丁丑大三月丁未小四月丙子大五月丙午大閏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經書六月甲戌朔日食程氏曰按大衍是年閏五月六月朔乙巳非食限五月丙午朔日食黃道婁四度太其甲戌則九月朔名也而亦不入食限是月也魯太史以爲夏之四月而季平子以爲非正陽之月平子必有所考而言足明食朔之誤也是魯太史之誤也非春秋之誤也七月乙亥小八月甲辰大九月甲戌小十月癸卯大十一月癸

酉小十二月壬寅大

十有八年（丁丑景王二十一年○晉覇須二○蔡平六○曹平四卒○衛靈十一○鄭定六○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齊景二十四○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

春

王三月

曹伯須卒（平公也在位四年其子午嗣是爲悼公）

夏

五月

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曰火始昬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公羊傳曰記異也同日而俱災爲天下記異也劉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享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同親則尚齒）

六月

邾人入鄅（鄅音禹○左傳曰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杜氏曰鄅國在琅琊開陽縣張氏曰今屬沂州臨沂縣妘姓國）

秋

葬曹平公

冬

許遷于白羽（左傳曰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内鄉縣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高氏曰許至是三遷矣）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壬申小戊寅冬至二月辛丑大三月辛未小四月庚子大五月庚午小壬午十三日六月己亥大七月己巳小八月戊戌大九月戊辰小十月丁酉大十一月丁卯小十二月丙申大長曆是年閏正月）

十有九年（戊寅景王二十二年○晉覇頊三○蔡平三○曹悼公午元年○衛靈十二○鄭定七○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齊景二十五○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

宋公伐邾（左傳曰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鄅俘高氏曰爲鄅故也天下無覇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録而進之胡氏曰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

夏

五月

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張氏曰藥劑之得失決死生於須臾之間瘧疾未足以死而遽至於大故是許悼公之卒止實殺之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爾蘇氏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朞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蓋春秋之遺意也

己卯地震（地道安靜以震爲異）

秋

齊高發帥師伐莒（左傳曰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高氏曰莒不事齊故

冬

葬許悼公（呂氏大圭曰傳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二傳妄爲之說）也熱曰彼弑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無使往會之許悼弑而書葬者蓋變生於內而不及國欲沒其弑逆之迹具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故書葬歐陽公論止爲弑

經書月一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寅大甲申冬至二月丙申小三月乙丑大四月乙未小五月甲子大戊辰五日己卯十六日六月甲午小七月癸亥大八月癸巳小九月壬戌大十月壬辰小十一月辛酉大十二月辛卯大

二十年（己卯景王二十三年○晉頃四○蔡平八卒○曹悼二○衛靈十三○鄭定八○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齊景二十六○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

王正月

夏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莫公切穀作夢○高氏曰會）者公子喜時之子喜時者子臧也鄸其采邑也杜氏曰鄸曹邑張氏曰今興仁府乘氏縣大有饗城古老云古鄸城也劉氏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鄸何自鄸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以求爲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

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張立切公穀作輒○左傳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孫氏曰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張氏曰衛襄公二子長曰縶次曰元孟縶之足不良於是立其弟元爲太子襄公卒元立舜之親愛其弟也富貴之而使吏治其國不得有爲以暴其民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任公輔曰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虎皆大夫非卿故曰盜澄按此說非也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陸氏曰稱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

冬

十月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向寧公作向甯後同○左傳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亾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亾有命余不忍其詢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十有一月

辛卯蔡侯廬卒（平公也在位八年其子朱嗣隱太子有之子東國以非嫡之故攻朱而自立是爲悼公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辛酉小已丑冬至按左傳謂二月己丑日南至三統曆謂正月己丑朔旦冬至皆氣同而朔差二月庚寅大閏月庚申小三月己丑大四月己未小五月戊子大六月戊午小七月丁亥大八月丁巳小九月丙戌大十月丙辰小十一月乙酉大辛卯七日十二月乙卯小長曆是年閏八月）

二十有一年（庚辰景王二十四年○晉頃頃五○蔡悼侯東國元年○曹悼三○衛靈十四○鄭定九○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一○齊景二十七○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

王三月

葬蔡平公

夏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曰叔孫婼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杜氏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高氏曰晉頃公即位六年公以晉昭見止之故不復往朝今使士鞅來聘而賓客牢禮不以命數二十有三年晉侯遂執婼）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左傳曰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亾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子皮殺多

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亾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華氏胡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

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必出其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

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

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此叔弓之子伯張也）

冬

蔡侯東□出奔楚（東左公並作朱今從穀梁○穀梁傳曰東）者東國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澄按東下闕國字前年冬平公卒而東國立至此年冬而奔楚或是國人黨平公之子或是恐楚之討己然無事迹可考不可知也左氏事迹不可信按是年蔡侯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當是一人不應作朱蓋篆文日在木中爲東一在木中爲朱此經當是蔡侯東國穀旣脫一國字左公二家又因篆文日漫爲一遂誤東爲朱今正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傳曰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澄按）

公朝晉至是凡六矣而不見納者四積弱積輕是以屢辱也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卯小己亥冬至二月戊申大三月戊寅小四月丁未大乙丑十九日五月丁丑小六月丙午大七月丙子小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大十月乙巳小閏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十二月癸酉大朔日食黃道箕四度半彊

二十有二年（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晉霸頃六○蔡悼二○曹悼四○衛靈十五○鄭定十○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齊景二十八○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

齊侯伐莒左傳曰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君、高氏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傳曰、楚薳越使告于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彼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逆賊而宋人又從之、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也

大蒐于昌閒閒公作姦○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大意扗權臣專行、公不與也、高氏曰、三家卒徒益衆、然蒐加大字、所以甚三家之盛、見公室之卑也

夏

四月

乙丑天王崩左傳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單子攻賓起殺之

六月

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士庶人之禮也

王室亂左傳曰、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以見王室之亂、而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此前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

言王則曰天王不泯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敵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於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爲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爭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然莊二十年惠王有子頹之亂僖二十四年襄王有子帶之亂春秋不書王室亂何獨於此乎書惠襄二王亂不扗己今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蓋有甚於惠襄者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傳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処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伐東圉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張氏曰西北有湟水胡氏曰猛未逾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朝皆其母弟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嬖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彊弱而後定也

秋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左傳曰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高氏曰王城王所都而子朝之黨扗焉故言入杜氏曰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張氏曰河南縣乃周書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爲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于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

冬

十月

王子猛卒左傳曰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晉賁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謚爲悼王高氏曰居喪而稱王者明當嗣也出而言居者

如成君也卒而書子猛者蓋生巳正其當王故死以未逾年之君書之也立後之法先立嫡無嫡則立子爾立嫡者以嫡爲重故太子死立嫡孫未有嫡孫則立太子之母弟以母嫡故也太子則從諸子之長者立之均吾庶子故也今猛又卒於是又立猛之母弟王子匄是爲敬王

十有二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己卯小己亥冬至二月戊申大三月戊寅小四月丁未大乙丑十九日五月丁丑小六月丙午大七月丙子小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大十月乙巳小閏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十二月癸酉大朔日食黄道箕四度半彊）

二十有三年（壬午敬王元年○晉覇須七○蔡悼三卒○曹悼五○衛十六○鄭定十一○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二○齊景二十九○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

王正月

叔孫婼如晉（婼勅畧切○左傳曰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杜氏曰謝取邾師也）

癸丑叔鞅卒（叔弓之子叔輒之弟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左傳曰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亾叔孫必亾邾邾君亾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它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高氏曰晉人雖以我取邾師爲罪而執我行人其實則爲二十一年士鞅來聘以魯爲

（旱已故也）

晉人圍郊（左傳曰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二師還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王臣亦無所繫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蓋外相攻奪以傾天下之勢其心實無王而外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閒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夏

六月

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也在位三年二十一年冬奔楚今年夏卒其弟申立是爲昭公）

秋

七月

莒子庚輿來奔（左傳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高氏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于魯與鄭伯突同登曰庚輿名失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穀作雞甫髡苦門切逞公作楹穀作盈〇左傳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公羊傳曰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氏曰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高氏曰此見吳之彊而楚人益弱矣頓胡沈

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頓胡沈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是以其次如此也杜氏曰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張氏曰今屬壽州

天王居于狄泉（左傳曰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張氏曰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曰洛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高氏曰猛之母弟始立而遽稱天王者蓋景王崩逾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

尹氏立王子朝（左傳曰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澄曰此時敬王與朝皆立為王周之大臣各有所從周人亦莫知其孰為正孰為不正夫子書敬王為天王書朝為尹氏立所以正辨矣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辭高氏曰與衛人立晉同衛人者衆人同欲立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陸氏曰大夫稱氏者唯尹氏武氏崔氏皆譏世卿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越不以名因齊崔氏出奔因武氏以子代父故特書之及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八月

乙未地震（左傳曰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地震魯地也周地亦震南宮極震爲屋所壓而死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冬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左傳）曰公爲叔孫故如晉公羊傳曰有疾乃復殺耻也蘇氏曰書有疾言非晉之不受也胡氏曰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可耻矣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經書月四書日三大衍曆正月癸卯小乙巳冬至癸丑十一日二月壬申大三月壬寅小四月辛未大五月辛丑小六月庚午大七月庚子大戊辰晦八月己巳大乙未二十七日九月己亥小十月戊辰大十一月戊戌小十二月丁卯大

二十有四年（癸未敬王二年○晉頃八○蔡昭侯申元年○曹悼六）

（○衛靈十七○鄭定十二○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元十四○齊景三十○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

王二月

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切○高氏曰此孟獻子之曾孫孟僖子也按左傳初公如楚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又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乃講學焉苟能禮者從之及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而師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獻子何忌南宮敬叔皆師事仲尼）

婼至自晉（婼公作叔孫舍○左傳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呂氏曰婼不言叔孫前見也劉原父謂公羊獨言叔孫似是聖人本意以爲褒之也儒說經之鑿皆類此原父能知它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也）

夏

㐅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左傳曰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秋

八月

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平公也在位十八年子成嗣是爲悼公）

冬

吳滅巢（左傳曰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亾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亾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亾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亾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胡氏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亾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丁酉大庚戌冬至二月丁卯小丙戌二十日三月丙申大四月丙寅小㐅月乙未大朔日食黄道胃四度半彊六月乙丑小七）

月甲午大八月甲子小九月癸巳大經
八月丁酉在此月經有日無月十月癸
亥小十一月壬辰
大十二月壬戌小

二十有五年（甲申敬王三年○晉覇頃九○蔡悼二○曹悼七○衛靈）
（十八○鄭定十三○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齊景三十）
（一○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

叔孫婼如宋（左傳曰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語相泣也樂祁）
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
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
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
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
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
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
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
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
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

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
父（諸公穀作倪後同大心公作世心○）
（左傳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
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
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
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
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
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
王播越在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
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
謀之令諸大夫具戍曰明年將納王夫
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覇
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
晉文公誅叔帶以入襄王豈不美哉桓
文不作朝猛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
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爲
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
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覇也
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左傳曰書所無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
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
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氣使之也
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蓋非氣自南而北
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
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覇不競吳
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
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
昭公出奔
之兆而已

秋

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曰再雩旱甚也啖氏曰季辛不言大承上可知）

九月

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公作揚○左傳曰初季）

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納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

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以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亾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杜氏曰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也蘇氏曰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伯而在則魯昭公必不至孫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左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曰齊侯唁公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

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胡氏曰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禮哉石氏曰齊侯之爲禮不誠昭公之爲辭不哀可見矣任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石爲名拒公之適己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彊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豐僭乎齊侯不知爲此而亦唯季氏之與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孫氏曰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柯縣東有野井亭

冬

十月

戊辰叔孫婼卒左傳曰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

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傳曰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在開封雍丘胡氏曰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澄按元公在位十五年子欒嗣是為景公）

十有二月

齊侯取鄆（公羊傳曰為公取之也杜氏曰取以居公也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而獨取鄆以処公其無遠畧可知也）

（經書月五書日三大衍曆正月辛卯大乙卯冬至二月辛酉小三月庚寅大四

月庚申大五月庚寅小六月己未大閏月己丑小七月戊午大八月戊子小經九月己亥在此月九月丁巳大經十月戊辰在此月十月丁亥小經十一月己亥在此月十一月丙辰大十二月丙戌小長曆是年閏十二月己亥九月十二日戊辰十月十三日又己亥十一月十三日）

二十有六年（乙酉敬王四年○晉頃十○蔡昭三○曹悼八○衛靈十九○鄭定十四○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顯曼元年○齊景三十二○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

王正月

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曰處于鄆言魯地也高郵孫氏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有公也）

夏

公圍成（左傳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

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齊人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以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齊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

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胡氏曰不書齊師者景公狃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徵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矦之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咸見矣）

秋

公會齊矦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左傳曰謀納公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矦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齊矦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

庚申楚子居卒（平王也在位十三年子昭王軫嗣）

冬

十月

天王入于成周（左傳曰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王次于萑谷王入于胥靡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尸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王入于成周晉師成公般戍周而還澄按平王東遷都于王城王城者周召所卜瀍水東瀍水西之地一名郟鄏以定九鼎爲朝會諸矦之處是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故以此王城爲東都東對西而言也在漢爲河南縣成周者周召所卜瀍水東之地以遷殷頑民者是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故以此成周爲下都下對上而言也在漢爲洛陽縣時王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及王子朝出奔王畏朝之餘黨多在王城者故不復歸王城而徙都成周至赧王初年始復再遷王城以依西周公而居焉左氏叙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今依經所書正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曰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劉氏曰召伯盈逐王子朝杜氏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若云召伯當作召氏者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爾召族無盈則卑卑則何以

得書乎胡氏曰景王寵愛子朝陳蘭子猛徙設此心兩棄之也寵孽爲羣小所宗而人心不附正適爲人心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澄按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經書月四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乙卯大庚申冬至二月乙酉小三月甲寅大四月甲申小五月癸丑大六月癸未大七月癸丑小八月壬午大九月壬子小庚申九日十月辛巳大十一月辛亥小十二月庚辰大

二十有七年 丙戌敬王五年○晉覇頃十一○蔡昭四○曹悼九卒○衛靈二十○鄭定十五○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齊景三十三○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

公如齊 杜氏曰自鄆行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二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不外公也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

四月

吳弒其君僚 左傳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

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不殺爲仁劉氏曰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也謁餘祭夷昧不與子國而與弟爲季子也季子亡僚長

焉即位是廢讓毀義以篡也國人莫戴故衆弑其君也澄按史記以僚爲夷昧之子光爲謁之子如此則僚乃光之兄弟也詳觀僚在位十二年光尊事之故其弑也乘機而後發竊疑以僚爲餘祭之庶弟而札之庶兄者近是札之三兄相傳本欲置國于札而札不受故夷昧之卒也札避之僚也無知自謂札不在則己爲札兄可繼夷昧而大遂即位然季子不受國則夷昧自當大子而僚取之是篡也國固光之國也僚焉得而間之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光也故

稱國弑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己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大子無道之朝見殺宜矣

秋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曰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

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冬

十月

曹伯午卒（悼公也在位九年弟野立是爲聲公）

邾快來奔（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彊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公如齊 左傳曰齊矦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矦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爲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矦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憖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姝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畀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庚戌小丙寅冬至二月己卯大三月己酉小四月戊寅大五月戊申小六月丁丑大七月丁未小八月丙子大九月丙午小十月乙亥大十一月乙巳小十二月甲戌大

二十有八年（丁亥敬王六年○晉頃十二○蔡昭五○曹聲公野元）年○衛靈二十一○鄭定十六卒○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齊景三

（十四○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廬光元年）

春

王三月

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矦 左傳曰公如晉將如乾矦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孫氏曰公比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矦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告諸矦如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杜氏曰乾矦晉竟內邑在魏郡斥丘縣張氏曰地譜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

夏

四月

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定公也在位十九年子蠆嗣是爲）獻公

六月

葬鄭定公

秋

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佗寧○悼公也在位二十五年子結嗣是爲頃公）

冬

葬滕悼公（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經書月四書日二大衍曆正月甲辰大辛未冬至二月甲戌小三月癸卯大閏月癸酉小經四月丙戌在閏月四月壬寅大五月壬申小六月辛丑大七月辛未小癸巳二十三日八月庚子大九月庚午小十月己亥大十一月己巳小十二月戊戌大長曆是年■閏五月丙戌四月四日）

二十有九年（戊子敬王七年○晉頃十三○蔡昭六○曹聲二○衛靈二十二○鄭獻公蠆元年○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齊景三十五○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

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左傳曰來唁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杜氏曰高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襄陵許氏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

公如晉次于乾侯（高氏曰齊侯唁公比公於大夫故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公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夏

四月

庚子叔詣卒（此叔輒之子也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

七月

冬

十月

鄆潰（胡氏曰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昬迷不返從者又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高氏曰此齊侯誘之）

使潰也鄆固畏季氏以齊使公居而不憚今齊不終惠鄆亦叛公昭公居於國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辰小丙子冬至二月丁酉大三月丁卯大四月丁酉小庚子四日五月丙寅大六月丙申小七月乙丑大八月乙未小九月甲子大十月甲午小十一月癸亥大十二月癸巳小

三十年（○己丑敬王八年○晉頃十四卒○蔡昭七○曹聲三○衛靈二十三○鄭獻二○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齊景三十六○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

王正月

公在乾侯（胡氏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於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劉氏曰公在外久矣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爾春秋則以為猶吾君也）

夏

六月

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也在位二十四年其子午嗣是為定公時公在乾侯晉地也而不弔其喪者晉不受故也）

秋

八月

葬晉頃公（頃音傾○左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冬

十有二月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

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処之吳子問於五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經書月四書曰一大衍曆正月壬戌大辛巳冬至二月壬辰小三月辛酉大四月辛卯小五月庚申大經六月庚辰在此月六月庚寅小七月己未大八月己丑大九月己未小十月戊子大十一月戊午小十二月丁亥大閏月丁巳小長曆是年閏五月庚辰六月二十二日

三十有一年（庚寅敬王九年○晉覇定公午元年○蔡昭八○曹聲四○衞靈二十四○鄭獻三○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齊景三十七○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

王正月

夏

四月

公在乾侯（左傳曰言不能內外也高氏曰鄆曰居者鄆魯地公所有乾侯曰在者乾侯晉地非公得而專也春秋凡言居者境內之辭天王出居于鄭之類是也言在者境外之辭公在楚之類是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切公作櫟適丁歷切）○左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

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亾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胡氏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遠哉季孫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呂氏曰晉爲盟主以號令諸侯將以討國者也而使大夫與叛臣會荀躒奉命而行不能諫止其爲臣亦可知也杜氏曰適歷晉地

丁巳薛伯穀卒（入春秋，唯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及此年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傳曰，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曰，唁公不得入于魯也，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蓋晉侯有不納公之言，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彊，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魯侯已

秋

葬薛獻公（高氏曰，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葬）

冬

□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伲弓〇黑肱上脫邾字，杜氏曰，不書）邾，史闕文，濫，東海昌慮縣，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丙戌大，丁亥冬至，二月丙辰小，三月乙酉大，四月乙卯小，丁巳三日，五月甲申大，六月甲寅小，七月癸未大，八月癸丑小，九月壬午大，十月壬子大，十一月壬午小，十二月辛亥大，朔日食黃道尾十二度半

彊

三十有二年（辛卯敬王十年〇晉覇定二〇蔡昭九〇曹聲五〇衛靈二十五〇鄭獻四〇陳惠二十〇杞悼八〇宋景七〇齊景三十八〇秦哀二十七〇楚昭六〇吳闔廬五）

春

王正月

公在乾侯

取闞（闞口暫切〇杜氏曰，闞，魯邑，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

徒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澄曰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内莫非其土地也今昭公爲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夏

吳伐越（左傳曰始用師於越也高氏曰前此越與楚伐吳故吳於是年伐越）

秋

七月

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太叔○左傳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寧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

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澄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遂棄王城而奔楚子朝雖已出奔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敢歸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呂氏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曰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成季友拒之季也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者多矣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衞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討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辛巳小壬辰冬至二月庚戌大三月庚辰小四月己酉大五月己卯小六月戊申大七月戊寅小八月丁未大九月丁丑小十月丙午大十一月丙子小十二月乙巳大己未十五日

春秋纂言卷[illegible]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illegible]左傳 及史記不見[illegible]母之[illegible]

十五年

元年

壬辰敬王十一年[illegible] 蔡昭十年〇曹隱[illegible]二十六年〇鄭獻[illegible]年〇杞悼九年〇宋[illegible]十九年〇秦哀二十[illegible]〇吳闔廬六年〇薛[illegible]

公未踐祚是昭公之[illegible]未得爲定公之始年也

春

公羊傳曰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沙隨程氏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劉氏曰定無正月微辭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彊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澄曰凡人君初年雖無事必書正月者蓋於是日行即位禮也隱公雖不行即位禮而書正月者亦於是日見羣臣也唯定公不書正月蓋昭公薨于外定公未立魯國無君正月朔日羣臣無朝正之禮而此月又無它國之事可書二月亦無事至三月始有執宋仲幾之事故書王於三月也

王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於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

（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穀梁傳曰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澄曰上年之冬晉率魯齊宋衛鄭曹莒薛杞小邾十國之臣城成周仲氏幾名宋三命之卿來會城役左氏以爲宋仲幾不受功故今年三月晉以霸主之令執之京師即成周也與時王居成周故以成周爲京師左氏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于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孫氏曰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

夏

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左傳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從者皆反）

戊辰公即位（公羊傳曰曷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朔定公特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之劉氏曰昭公薨于乾侯季孫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昭公之弟公子宋蓋受之於季氏也高氏曰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適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汚於僞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秋

七月

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曰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杜氏曰公在外薨八月乃葬高氏曰昭公薨于外凡半歲餘始以喪歸歸及閏月而遂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

九月

大雩

立煬宮（煬羊讓切○左傳曰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宮高氏曰昔季孫行父嘗立武宮矣煬公伯禽之子比武公尤遠廟毀久矣意如之逐君也懼而禱焉昭公薨于外因以爲應遂爲之立宮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久桃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乎）

冬

十月

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杜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實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

經書月五書曰三大衍曆正月乙亥小丁酉冬至二月甲辰大三月甲戌大四月甲辰小五月癸酉大六月癸卯小癸亥二十一日戊辰二十六日七月壬申大癸巳二十二日八月壬寅小閏月辛未大九月辛丑小十月庚午大十一月庚子小十二月己巳大

二年（癸巳敬王十二年○晉霸定四○蔡昭十一○曹隱二○衛靈二十七○鄭獻六○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齊景四十○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

王正月

夏

五月

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疏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兩觀在雉門之兩旁孫氏曰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雉門與兩觀俱災也杜氏謂曰魯以周公之故立[illegible]）

（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秋

楚人伐吳（左傳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它役皆敗無功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于禍敗失國也）

冬

十月

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劉氏曰魯用王禮其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爲非高氏曰莊二十有九年新延廄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又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亥小壬寅冬至二月戊辰大三月戊戌小四

月丁卯大經書五月辰在此月五月丁酉小六月丙寅大七月丙申大八月丙寅小九月乙未大十月乙丑小十一月甲午大十二月甲子小長曆是年閏五月壬辰五月二十六日）

三年（甲午敬王十三年○晉霸定五○蔡昭十二○曹隱三○衛靈二十八○鄭獻七○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齊景四十一○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

王正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

夏

四月

秋

葬邾莊公（七月而葬緩）

冬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左傳曰修邾好也襄陵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何忌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禫祥猶未爾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巳大戊申冬至二月癸亥小辛卯二十九日三月壬辰大四月壬戌小五月辛卯大六月辛酉小七月庚寅大八月庚申小九月己丑大十月己未小十一月戊子大十二月戊午大）

四年（乙未敬王十四年○晉定六○蔡昭十三○曹隱四○衛靈二十九○鄭獻八○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齊景四十二○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

王二月

癸巳陳侯吳卒（惠公也在位二十八年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曰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失諸侯程子曰楚恃其彊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使告于諸侯有能伐楚者蔡願爲之先鋒晉侯於是合諸侯于召陵以救蔡伐楚也書會于召陵侵楚者以見諸侯不振卒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吴爲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夷狄之患而吴以一國之師敗之召陵近蔡地是時晉荀寅求貨於蔡蔡人弗與遂辭不進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吴子主黄池之會自此始也

夏

四月

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左傳曰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胡氏曰所惡於前毋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呂氏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嘉歸殺之其罪極矣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爲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侯不能恢弘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從蔡侵楚固已失之一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怒蔡而易晉爾蔡在齊桓之世不深即中國非不即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它也昭公毅然行之蔡討則失蔡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嗚呼使昭公而知保國必悔之

五月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由又切公作浩○左傳曰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張氏曰皐鼬許地杜氏曰繁陽縣東南有城皐亭高氏曰此召陵之諸侯也襄二十二年重丘之盟亦會盟異處而不言公及何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伐楚也杞悼公在位十二年卒子乞嗣是爲隱公七月其弟過殺隱公而自立是爲僖公

六月

葬陳惠公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然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爾

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爲華容縣之新地也高氏

（曰自蘖遷也至是蓋四遷矣）

秋

七月

公至自會（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讓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卷音權○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澄曰王朝大夫雖食邑于劉其爵爲子然不同於列國諸侯故卒不稱爵而但稱名若畿外諸侯則稱爵稱名也）

葬杞悼公（魯往會也）

楚人圍蔡（左傳曰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一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彊暴而行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者以魯特往葬之也）

冬

十有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舉公作伯莒○左傳曰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公羊傳曰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

（之怨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孫氏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晉合十八國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自是諸侯小大皆宗於吳杜氏曰柏舉楚地）

楚囊瓦出奔鄭（高氏曰此柏舉之敗將也胡氏曰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

庚辰吳入楚（楚左作郢○左傳曰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亾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

（經書月七書日四大衍曆正月戊子小癸巳六日癸丑冬至二月丁巳大三月丁亥小四月丙辰大庚辰二十五日閏月丙戌小五月乙卯大六月乙酉小七月甲寅大八月甲申小九月癸丑大十月癸未小十一月壬子大庚午十九日庚辰二十九日十二月壬午小長曆是年閏七月）

五年（丙申敬王十五年○晉覇定七○蔡昭十四○曹靖公露元年○衛靈三十○鄭獻九○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齊景四十三○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

王三月（三月公作正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

歸粟于蔡杜氏曰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呂氏曰列國飢諸侯歸粟以先王之澤猶有存者也

於越入吳左傳曰吳在楚也杜氏曰於發聲也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昭公之時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吳七年楚放公子昭于越三十二年吳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於越入吳皆曰於越也高氏曰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入吳意有所逐而喪有所忘矣按昭五年楚子以諸侯伐吳而越人已見於經至此及十四年至哀十三年皆書於越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弊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於檇李哀十三年又入吳若爲楚復讎者是以君子惡之於越與漢書于越同義蓋於于越粵皆發語辭經書於餘丘亦即其自稱書之也

六月

丙申季孫意如卒左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澄按平子意如季孫宿之孫悼子紇之子也

子斯嗣是爲桓子

秋

七月

壬子叔孫不敢卒此成子不敢叔孫婼之子無見於經而卒之者著叔孫之有後也

子州仇嗣是爲武叔

冬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傳曰報觀虎之役也杜氏曰三年鮮虞獲晉觀虎高氏曰以四年之伐未得志故也兵益憤義益不勝也

經書月三書日三大衍曆正月辛亥大戊午冬至二月辛巳大三月辛亥小朔日食黃道室四度半彊四月庚辰大五月庚戌小六月己卯大丙申十八日七月己酉小壬子四日八月戊寅大九月戊申小十月丁丑大十一月丁未小十二月丙子大

六年丁酉敬王十六年○晉霸定八○蔡昭十五○曹靖二○衛靈三十一○

（鄭獻十○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齊景四十四○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

王正月

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曰因楚敗也高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本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而楚不能爲之彊而鄭游速以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敗于吳故鄭因乘許之微弱而肆其暴邪張氏曰按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困於與鄭爲鄰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又畏鄭而遷也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亾一見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也

二月

公侵鄭

左傳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高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滅許故晉命公興師而討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倍臣陽虎執國命又迫於晉命進退皆不由公也

公至自侵鄭（高氏曰公內有彊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夏

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它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乃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襄陵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彊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

秋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它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亾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

子陳寅曰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覇統所由絶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

冬

城中城穀梁傳曰三家張也高氏曰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

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杜氏曰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忌上脫何字○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呂氏曰仲孫忌闕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爲譏二名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何哉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仲何爲哉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丙午小癸亥十八日冬至二月乙亥大三月乙巳小四月甲戌大五月甲辰小六月癸酉大七月癸卯大八月癸酉小九月壬寅大十月壬申小十一月辛丑大十二月辛未小

七年戊戌敬王十七年○晉覇定九○蔡昭十六○曹靖三○衛靈三十二○鄭獻十一○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齊景四十五○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

王正月

夏

四月

秋

齊侯鄭伯盟于鹹左傳曰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覇道廢諸侯散離盟始復自是中國無殷會矣杜氏曰鹹衛地永嘉陳氏曰此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左傳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劉氏

曰善爲國者覲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衛矦欺與羣臣以紿晉殘與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覇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矦五覇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齊矦衛矦盟于沙（沙下公有澤字○杜氏曰結叛晉也澄謂）執與行人以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也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今屬大名府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左傳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

桓子公斂处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处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襄陵許氏曰東夏諸矦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唯德之務以懷諸矦而欲力征經營以定覇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

大雩

冬

十月

經書月四書曰無大衍曆正月庚子大己巳冬至閏月庚午小二月己亥大三月己巳小四月戊戌大五月戊辰小六月丁酉大七月丁卯小八月丙申大九月丙寅小十月乙未大十一月乙丑大十二月乙未小三統曆是年正月己巳朔冬至殷曆正月庚午朔

八年（己亥敬王十八年○晉覇定十○蔡昭十七○曹靖四卒○衛靈三十三）○鄭獻十二○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齊景四十六○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

王正月

公侵齊（左傳曰門于陽州杜氏曰報前年伐我西鄙高氏曰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魯政不復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於公故也

公至自侵齊（高氏曰侵齊本出於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以爲下復侵齊起也

二月

公侵齊（左傳曰攻廩丘之郭杜氏曰未得志故泰山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三月

公至自侵齊（高氏曰公踰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爲然亦性已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

曹伯露卒（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弒隱公代立而經不書者晉亂故畧之也凡立四年其子陽嗣遂爲宋所滅）

夏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按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左傳曰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高氏曰晉將來救而齊師已退故公出而逆之于瓦不書救者齊師先自退不因晉救之至也杜氏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今滑州白馬縣）

公至自瓦（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

秋

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懷公也在位四年子越立是爲湣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左傳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

病何如矣皆曰文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氏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以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書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據服則（失霸何日之有）

葬曹靖公

九月

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傳曰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爲晉與師故書侵澄曰魯於衛無可釁之罪故其師之出爲無名）

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杜氏曰結叛晉也曲濮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順祀先公而祈焉劉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曰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成宰公斂処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処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処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杜氏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薛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

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胡氏曰、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得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

經書月㐅、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甲子大、甲戌冬至、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四月癸巳小、㐅月壬戌大、六月壬辰小、七月辛酉戊辰八日、八月辛卯小、九月庚申大、十月庚寅小、十一月己未大、十二月己丑小、長曆是年閏二月

九年

（庚子敬王十九年○晉覇定十一○蔡昭十八○曹伯陽元年○衛靈三十四○鄭獻十三卒○陳閔公越元年○杞僖㐅○宋景十六○齊景四十七○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㐅○吳闔廬十四）

春

王正月

夏

四月

戊申鄭伯蠆卒（蠆勑邁切公作囆○獻公也在位十三年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左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虎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杜氏諤曰、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不正、其得之於盜也）

六月

葬鄭獻公

秋

齊侯衛侯次于㐅氏（左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㐅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氏曰、㐅氏、晉地、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

伐、婼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哀公也、在位二十六年、世子早卒、世子之子嗣、是爲惠公）

冬、

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午大、己卯冬至、二月戊子大、三月戊午小、四月丁亥大、戊申二十二日、五月丁巳小、六月丙戌大、七月丙辰小、八月乙酉大、九月乙卯小、十月甲申大、閏月甲寅小、十一月癸未大、十二月癸丑小）

十年（辛丑敬王二十年。○晉覇定十二。○蔡昭十九。○曹陽二。○衛靈三十五。○鄭聲公勝元年。○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齊景四十八。○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

王三月

及齊平（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

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作頰、後同○左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張氏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

公至自夾谷（穀梁傳曰、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柰何、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高氏曰、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故書至以危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曰、報夷儀也、杜氏曰、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

圉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讙火官切龜陰下穀有之字○）張氏曰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讙見桓三年杜氏以爲齊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泰山博縣有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陰田在山北也鄆讙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何氏曰齊侯自夾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程子曰齊人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胡氏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杜氏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郈叔孫氏邑任公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縣張氏曰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

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左）傳曰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三家專魯爲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三子知順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大心公作世心下同○左傳曰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深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高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

宋公子地出奔鄭（地公作池下同○左）傳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

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冬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公作鞌○高氏曰）三國皆叛晉而會于此者蓋結謀也張氏曰安甫齊地按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左傳曰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它）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

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杜氏曰謝致郈也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又致郈是以叔孫州仇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切○左傳曰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澄曰地氏公子者已三命也辰不氏公子未三命也曰宋公之弟著其屬之貴胡氏曰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仲佗石

彄見脅於辰不能自大無大臣之節孫氏曰交譏之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壬午大甲午冬至二月壬子小三月辛巳大四月辛亥小五月庚辰大六月庚戌大七月庚辰小八月己酉大九月己卯小十月戊申大十一月戊寅小十二月丁未大長曆是年閏六月

十有一年（壬寅敬王二十一年○晉定十三○蔡昭二十一○曹陽三○）衛靈三十六○鄭聲二○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齊景四十九○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高氏曰始辰之出奔非其本心故書暨今入于蕭以叛則變其初心故書及）

夏

四月

秋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傳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胡氏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其叛可知也）

冬

及鄭平（左傳曰始叛晉也杜氏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它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賂讒慝汩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叔還如鄭涖盟（還音旋○叔還叔弓曾孫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

（經書月一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丁丑小庚寅冬至二月丙午大三月丙子小四

月乙巳大五月乙亥小六月甲辰大七月甲戌小八月癸卯大九月癸酉小十月壬寅大十一月壬申小十二月辛丑大）

十有二年（癸卯敬王二十二年○晉霸定十四○蔡昭二十一○曹陽四○衛靈三十七○鄭聲三○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齊景五十○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

薛伯定卒（襄公也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夏

葬薛襄公（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一不日不月史文畧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左傳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十年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高氏曰魯懲侯犯之難以其險固恐爲國患故墮之墮之而至於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左傳曰克郊杜氏曰彄孟縶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傳曰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孫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公後古制弱臣勢也胡氏曰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高氏曰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爲孔子之功是不然魯以大夫專國政不臣諸侯陪臣專家政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諸侯正則大夫正矣大夫正則陪臣正矣何城池甲兵之患哉唯叔孫季孫不知出此故墮郈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反歸功於孔子不思甚矣昔者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求曰顓臾固而近於費孔子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今焉費叛豈非蕭牆之內歟然弗狃之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孔子之旨遠矣仲[illegible]

秋

大雩

冬

十月

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齊公作晉○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黄齊地）

十有一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

公圍成（左傳曰將墮成公斂処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孫既墮郈矣季氏既墮費矣孟氏將墮成而其臣不服至是公親圍之亦不克墮經書三子隋郈墮費而獨）

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

公至自圍成（襄陵許氏曰竟內不致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

高氏曰春秋書公行凡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於此致焉蓋桓公弑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篡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侯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它虞也唯牡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霸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至焉及會于蕭魚之

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

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辛未大乙未冬至二月辛丑小三月庚午大四月庚子小㐅月己巳大六月己亥小七月戊辰大閏月戊戌小八月丁卯大九月丁酉小經十月癸亥在此月十月丙寅大日食經書十一月朔食蓋春秋置閏在日食後故差一月也十一月丙申小十二月乙丑大長曆是年閏十一月癸亥十月二十七日

十有三年（甲辰敬王二十三年○晉覇定十㐅○蔡昭二十二○曹陽㐅○衛靈三十八○鄭聲四○陳閔㐅○杞僖九○宋景二十○齊景㐅十一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葭公作瑕○左傳曰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垂葭一名

郥氏高平鉅野縣有郥亭張氏曰今屬濟州高氏曰書次于垂葭與九年次于㐅氏同

夏

築蛇淵囿（襄陵許氏曰魯政不偹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高氏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又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已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高氏曰衛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傳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公羊傳曰晉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固有罪矣范中行氏特以姻親之故興師以攻鞅故鞅入晉陽以拒之因興晉陽之甲誅亂以逐君側之惡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正名曰叛以著其不白君命而專土興兵之罪（張氏曰晉陽大原府并州也）

冬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左傳曰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張氏曰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盟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曰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高氏曰此蓋二子既出晉矦自請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者故許之歸也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賷君恩是不然叛者人臣之大惡也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范中行氏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輙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使後世亂臣賊子敢稱兵問闕以除君側惡人爲名而實欲脅君專權者皆先儒啓之也可不辨乎況衛孫林父亦書歸爾何善之有蘇氏曰鞅之善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澄按左氏傳哀公三年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薛弒其君比（在位一年惠公夷嗣立）

經書月無書日無大衍曆正月乙未大庚子冬至二月乙丑小三月甲午大四月甲子小五月癸巳大六月癸亥小七月壬辰大八月壬戌小九月辛酉大十月辛酉小十一月庚寅大十二月庚申小

十有四年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晉定十六○蔡昭二十三○曹陽六○衛靈三十九○鄭聲五○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齊景五十二○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

衛公叔戌來奔 左傳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胡氏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矦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黨庶幾乎

衛趙陽出奔宋（衛公作晉○杜氏曰陽趙黶孫）

二月

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公孫佗人孫公佸子牂子郎切公佸滄○左傳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頓杜氏曰小不事大所以亾

夏

衛北宮結來奔（左傳曰公叔戍之故也杜氏曰亦黨公叔戍皆）惡之高氏曰衛靈沈面于閨以奔其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

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公佸醉○左傳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

頸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檇李吳地今爲秀州治所

吳子光卒（左傳曰靈姑浮以戈擊闔盧闔盧傷將指取其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襄陵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爲殘民伐國之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佸堅○左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繹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諸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爲范中行爲會而助不衷也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左傳曰范氏故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戈大義亾矣杜氏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市軫切○公羊傳曰石尚天子之）

士也脤爼實也腥曰脤熟曰燔杜氏曰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劉氏曰脤燔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高氏曰周自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于社魯未嘗有敵王所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爲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是猶有盛王之意也聖人於周眷眷如此故於使歸脤以見焉曰天子之在唯祭與號而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切聵五怪切○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

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不爲以紓余死劉氏曰左氏敘蒯聵事云云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又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眞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丞又入其家使眞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母不爲辨明以致其出奔靈公之罪也張氏曰劉氏明蒯聵之不弒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澄曰蒯聵不能自明而出奔其黨皆逐戲陽速太子家臣也非逐則殺矣速反覆小人一聞夫人之誣言即爲證成其事曰太子實使余爲此而余弗爲以自黨於夫人而免己之禍靈公既不察夫人之誣時人又誤聽戲陽速之證莫能辨其情實故左氏所記如此劉氏乃能辨明於千載之後眞卓識君子哉

衞公孟彄出奔鄭（左傳曰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師師此衞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夫衞國一歲之中出奔者五人而衞侯獨與南子処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一身無所容懼洮之謀遂來奔魯以求入察辰之本心非叛也）

大蒐于比蒲（高氏曰凡蒐狩皆與衆共之雖不言公公在可知然

公狩于郎公及齊人狩于禚皆書公此又專罪公也張氏曰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爲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隱桓之時政猶自出也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也）

邾子來會公（高氏曰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四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爲會爾）

此年無冬（史闕文）

城莒父及霄（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張氏曰皆魯邑子夏嘗爲莒父宰）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丑大乙巳冬至二月己未小辛巳二十三日三月戊子大四月戊午小五月丁亥大六月丁巳大七月丁亥小八月丙辰大九月丙戌小十月乙卯大十一月乙酉小十二月甲寅大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十有五年（丙午敬王二十五年○晉覇定十七○蔡昭二十四○曹陽七○衛靈四十○鄭聲六○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二○齊景五十三○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春

王正月

邾子來朝（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受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其皆有死亡焉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低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高氏曰去年所以會公比蒲者欲因來朝正故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曰曷爲不言所食漫也趙氏曰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二月

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傳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楚滅胡）

夏

五月

辛亥郊（公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杜氏曰高寢宮名）

襄陵許氏曰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左傳曰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処之事見哀十二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公作蘧○左傳曰謀救宋也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爲宋出請爲鄭次止其不言救爲其不誠於救也高氏曰謀救宋而不果其文意與五氏垂葭同）

邾子來奔喪（公羊傳曰奔喪非禮也高氏曰來奔魯喪畏三家之彊而求說於魯爾）

秋

七月

壬申姒氏卒（姒穀伀弋下同○左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杜氏曰姒氏■定公夫人也）

八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

滕子來會葬（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彊弱爲國者也高氏曰此亦畏三桓故爾於定公何有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伀積○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高氏曰不克葬無備之甚也義見宣八年然彼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午則裕於日昃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

辛巳葬定姒（左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杜氏曰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薛氏曰定姒定夫人也卒不書夫人葬不書小君殺夫人之禮也卒之而葬諡配先公臣子而不以爲君夫人其可乎澄曰左氏以定姒爲正夫人而諸家皆以爲定公之妾今按姒氏與公同諡其爲正夫人也審矣僖昭宣三公之母皆妾也而稱夫人薨稱葬小君欲致隆於君母雖踰禮不顧也今姒氏定公之夫人嗣君之適母而乃不成其喪降殺其禮見三家之不臣而蔑其君是以敢畀其母也）

冬

城漆（杜氏曰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城漆講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經書月六書日七大衍曆正月甲申小辛亥冬至經二月辛丑在此月二月癸丑大三月癸未小閏月壬子大四月壬午小五月辛亥大經書郊不言數史逸）

之壬申二十二日月辛巳小七月庚戌大壬申二十三日八月庚辰小朔日食黄道星三度太彊九月己酉大丁巳九日戊午十日十月巳卯大經書辛巳當在此月三日十[illegible]己酉小十二月戊[illegible]大

春秋纂言卷之十

哀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

元年（丁未敬王二十[illegible]十八年○蔡昭二十[illegible]陽八年○衛靈四十一年○鄭[illegible]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齊景五十四年○[illegible]年○楚昭二十二年○[illegible]）

春

王正月

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左傳曰楚子圍蔡報柏舉）

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曰蔡嘗以吳師入郢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楚子復讎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修德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智溺於勾踐矣杜氏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鼷鼠食郊牛攺卜牛（牛下公有肉字○杜氏曰不言所食所食非一処胡氏曰攺卜牛不敬小）

夏

四月

辛巳郊

穀梁傳曰四月郊不時也范氏曰春秋書郊終於此高氏曰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輙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胡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魯郊常事不書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因事而書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

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此而窮高氏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而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書齊侯衛侯伐晉見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伐也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畧鮮虞也夫范中行氏者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又豈能主諸侯乎無惑乎齊侯衛侯之見伐也蓋晉定公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鄭衛背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人効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又十有二年吳人爭長於黃池雖欲爲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

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事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戊申小丙辰冬至二月丁丑大三月丁未小四月丙子大辛巳六日五月丙午小六月乙亥大七月乙巳小八月甲戌大九月甲辰小十月癸酉大十一月癸卯小十二月壬申大

二年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晉霸定十九○蔡昭二十六○曹陽九○衛靈四十二卒○鄭聲八○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齊景五十五○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

王二月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漷火虢切○左傳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高氏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拜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

（伐而取鄟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爲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覇彊凌弱之亂至於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勾繹（句古矦切○杜氏曰句繹邾地劉氏曰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夏

四月

丙子衛矦元卒（左傳曰初衛矦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秖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它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澄按靈公在位四十二年）

滕子來朝（公新立故）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傳曰戚者衛之邑也左傳曰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穀梁傳曰帥師而納者有伐也以輒不受也胡氏曰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況世子哉世子國之儲副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無所事乎納矣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衛人拒之不受也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衛則子道得而亂息矣柰何待人納其父而反拒之邪凡奔者在外非有國逆不可入故趙鞅帥師納之其言納衛世子者名所納者正異乎趙盾納捷菑于邾也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張氏曰蒯聵無弑母之事二劉氏嘗辯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春秋再以世子書之則知蒯聵無罪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也陸氏曰蒯聵踰奔而靈公未嘗廢之）

秋

八月

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左傳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

冬

十月

葬衛靈公（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也）

十有一月

蔡遷于州來（高氏曰吳滅州來今壽春府下蔡縣是其地也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仲焉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蔡已降於楚復背楚而請遷于吳吳人許之故以自遷爲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左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杜氏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爲胡氏曰楚既降蔡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詣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駟其以請遷爲非者乎而委之罪誰復敢有盡忠謀國者哉經書月五書日三大衍曆正月壬寅大辛酉冬至二月壬申小癸巳二十二日）

（三月辛丑大四月辛未小丙子六日五月庚子大六月庚午小七月己亥大八月己巳小甲戌六日九月戊戌大十月戊辰小十一月丁酉大十二月丁卯小長曆是年閏十一月）

三年（己酉敬王二十八年○晉覇定二十○蔡昭二十七○曹陽十○衛出公輒元年○鄭聲九○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齊景五十六○秦惠九○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傳曰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高氏曰曼姑以臣圍君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今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胡氏曰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夏

四月

甲午地震

五月

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曰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曷爲不毀三家者出於桓太於僖以是爲悅者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杜）氏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瑯琊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襄陵許氏曰）宋不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彊國不脩德以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秋

七月

丙子季孫斯卒（此意如之子季桓子也康子肥嗣是曰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曰公子駟之黨）高氏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冬

十月

癸卯秦伯卒（惠公也子悼公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高氏曰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渝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脩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弗志也

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曆正月丙寅小旦日冬至二月乙未大三月乙丑小四月甲午大甲午旦日五月甲子大辛卯二十八日六月甲午小七月癸亥大丙子十四日八月癸巳小九月壬戌大十月壬辰小癸卯十二日十一月辛酉大

十二月辛卯小

四年（庚戌敬王二十九年○晉霸定二十一○蔡昭二十八殺○曹陽十一○衛出二○鄭聲十○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齊景五十七○）

（秦悼公元年〇楚昭二十五〇吳夫差五）

春

王二月

庚戌盜殺蔡矦申（左傳曰蔡昭矦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杜氏曰賤者故稱盜不言弑賤盜也孔氏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並是弑君之黨而非弑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賤故稱盜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不言弑其君宣十七年蔡矦申卒是文矦也世家文矦申生景矦固固生靈矦般般生隱太子今昭矦申隱太子之子是文矦玄孫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未知孰誤澄按昭公在位二十八年子朔嗣是爲成公）

蔡公孫辰出奔吳（左傳曰公孫翩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胡氏曰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呂氏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近楚之地故晉人執其君而歸于楚畏楚之彊也高氏曰諸矦有罪方伯請命於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于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人執衛矦歸于京師罪尚可容若晉矦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矦畀諸矦其罪尤重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矣以彊弱言則楚爲霸矣胡氏曰云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

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蓋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亾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

秋

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頃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母嗣是爲隱公）

冬

十有二月

葬蔡昭公（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録昭公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淩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毅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罹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

葬滕頃公（經書月四書日四大衍曆正月庚申大壬申冬至二月庚寅小庚戌二十一日三月己未大四月己丑小五月戊午大六月戊子小辛丑十四日七月丁巳大八月丁亥小甲寅二十八日九月丙辰大十月丙戌大十一月丙辰小十二月乙酉大）

五年（辛亥敬王三十年○晉覇定二十二○蔡成侯朔元年○曹陽十二○衛出三○鄭聲十一○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齊景五十八卒○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

城毗（毗頻夷切公作比○杜氏曰備晉也）

夏

齊侯伐宋（高氏曰伐宋者以求宋也晉侯失覇宋人闚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覇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高氏曰衛不受蒯聵且受范中行氏故也）

秋

九月

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左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多矣未有太）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大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澄按景公在位五十八年）

冬

叔還如齊（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

葬齊景公（公羊傳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以閏數喪事畧也張氏曰景公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又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

（經書月二書曰一大衍曆正月乙卯小丁丑冬至二月甲申大三月甲寅小四月癸未大五月癸丑小六月壬午大七月壬子小八月辛巳大閏月辛亥小經九月癸酉今在閏月九月庚辰大十月庚戌小十一月己卯大十二月己酉大長曆是年閏十月癸酉九月二十一日）

六年（壬子敬王三十一年○晉霸定二十三○齊成二○曹陽十三○衛出四○鄭聲十二○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齊安孺子荼元年○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

城邾瑕（瑕音遐公伐葭○杜氏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彊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丼人土地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傳曰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吳伐陳（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脩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傳曰齊陳乞僞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從也先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蘇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襄陵許氏）

（曰高國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

叔還會吳于柤（柤莊加切○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

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高氏曰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叛入郢之禍宮汗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於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

齊陽生入于齊（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高氏曰孫陽生于齊者與小白同義不書自魯者魯無助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荼音舒公作舍○左傳曰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杜氏曰弑荼者朱毛陽生也而書陳乞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高氏曰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

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己卯小壬午冬至二月戊申大三月戊寅小四月丁未大五月丁丑小六月丙午大七月丙子小庚寅十五日八月乙巳大九月乙亥小十月甲辰大十一月甲戌小十二月癸卯大）

七年（癸丑敬王三十二年○晉覇定二十四○蔡成三○曹陽十四○衛出五）

○鄭聲十三○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齊悼公陽生元年○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

宋皇瑗帥師侵鄭左傳曰鄭叛晉故也高氏曰晉衰齊亂故宋公關霸也不務德而加兵於人非霸主之義故書侵張氏曰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襄陵許氏曰定十五年老丘之役鄭宋始搆怨至是復侵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傳曰衛不服也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高氏曰衛侯棄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

公會吳于鄫左傳曰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張氏曰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高氏曰吳欲霸諸侯故魯先往會之杜氏曰鄫今瑯琊鄫縣

秋

公伐邾

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師遂入邾処其公宮衆師

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冬

宋人圍曹高氏曰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

鄭駟（四）弘帥師救曹（左傳曰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高氏曰鄭與曹踈矣所以救曹者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經書月一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癸酉小丁亥冬至二月壬寅大三月壬申小四月辛丑大五月辛未大六月辛丑小七月庚午大八月庚子小己酉十日九月己巳大十月己亥小十一月戊辰大十二月戊戌小長曆是年閏十二月）

八年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晉覇定二十五○蔡成四○曹陽十五國亾○衛出六○鄭聲十四○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齊悼二○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

王正月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傳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覇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左傳曰吳爲邾故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

夏

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己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曾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高氏曰邾嘗屬齊而益又齊之甥也齊如吳請師吳亦受邾之愬公懼吳師復來乃歸邾子以紓國難）

秋

七月

冬

十有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過古禾切○僖公也在位十九年其子維嗣是爲潛公）

齊人歸讙及闡（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故齊人歸讙及闡杜氏曰、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丁卯大、癸巳冬至二月丁酉小三月丙寅大四月丙申小五月乙丑大閏月乙未小六月甲子大七月甲午小八月癸亥大九月癸巳大十月癸亥小十一月壬辰大十二月壬戌小癸亥二日）

九年（乙卯敬王三十四年○晉覇定二十六○蔡成五○衛出七○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齊悼三○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春

王二月

葬杞僖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切○左傳曰鄭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宋取鄭師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孔氏曰覆而敗之曰取謂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也杜氏曰雍丘屬陳留張氏曰今屬開封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

楚人伐陳（左傳曰陳即吳故也）

秋

宋公伐鄭（杜氏曰報雍丘）

冬

十月

（經書月二書日無大衍曆正月辛卯大戊戌冬至二月辛酉小三月庚寅大四月庚申小五月己丑大六月己未小七月戊子大八月戊午小九月丁亥大十月丁巳小十一月丙戌大十二月丙辰大）

十年（丙辰敬王三十五年○晉覇定二十七○蔡成六○衛出八○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齊悼四卒○秦悼七○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

王二月

邾子益來奔（左傳曰邾子益無道吳子討而囚之使邾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邾子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高氏曰先爲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

（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左傳曰齊侯使辭師于吳吳人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吳子使來潋師伐齊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

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左傳曰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澄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弑爾悼公在位四年子壬嗣是爲簡公）

夏

宋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左傳曰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襄陵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罪澄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高氏曰齊卒諸侯以貳晉可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

五月

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彊國夷狄之心不可測而彊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高氏曰齊會按境而公會夷狄伐之旣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志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高氏曰不及五月而葬簡也）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高氏曰公孟彄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齊助出公而又納彄則知逐非其罪矣始彄奔鄭自鄭奔齊至是遂假齊之力以歸焉）

薛伯夷卒（夷公佗寅○薛惠公也在位十二年）

秋

葬薛惠公

冬

楚子結師伐陳（陳即吳不服楚故再伐之）

吳救陳（左傳曰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曰春秋惡首惡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官

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故興師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而吳能救之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經書月三書日一、大衍曆正月丙戌小、癸卯冬至二月乙卯大三月乙酉小戊戌十四日四月甲寅大五月甲申小六月癸丑大七月癸未小八月壬子大九月壬午小十月辛亥大十一月辛巳小、十二月庚戌大長曆是年閏五月

十有一年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晉覇定二十八○蔡成七○衛出九○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齊簡公壬元年○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

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曰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澄按郊之戰孟孺子所帥之右師敗幸而冉求所帥之左師不敗爾故能用矛入齊軍能獲其甲首八十能使齊人不能師皆冉師之勝也傳於冉求之師稱師於孟孺子之師稱右師使冉師亦如孟師魯其殆哉

夏

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頗破可切又平聲○左傳曰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

公會吳伐齊（左傳曰爲郊戰故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澄曰因）齊國之見伐乃再會吳伐齊欲以報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敗績獲齊國書（左傳曰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桑掩胥御國子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高氏曰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劉氏曰吳之無道犯閒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國書用齊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憂百姓也不亦甚乎）

秋

七月

辛酉滕子虞毋卒（隱公也在位六年）

冬

十有一月

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世穀作大○左傳曰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高氏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殺能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經書月三書日二大衍曆正月庚辰小戊申冬至閏月己酉大二月己卯小三月戊申大四月戊寅大五月戊申小甲戌二十七日六月丁丑大七月丁未小辛酉十六日八月丙子大九月丙午小十月乙亥大十一月乙巳小十二月甲戌大）

十有二年（戊午敬王三十七年○晉霸定二十九○蔡成八○衛出十○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齊簡二○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

用田賦（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何氏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襄陵許氏曰以丘

賦爲不足於是更用田賦籍田而取之不待及丘也張氏曰田賦之實不書其詳於傳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於古合何氏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澄曰按賦法備於一成成方十里有田百井內六十四井爲一甸計五百七十六夫爲一旅之衆當出兵車五乘步卒三百六十人甲士十五人戎馬二十匹重車五乘將重車者百二十五人牛六十頭外有三十六井爲二丘四井無征伇丘甲者一甸之外所餘二丘亦計其夫數爲二百八十八夫又出兵車二乘步卒百四十四人甲士六人戎馬八匹重車二乘將重車者五十人牛二十四頭先王之法一成百井惟一甸出賦其二丘不成甸者無賦及伇丘甲則丘不成甸者亦賦矣伇丘甲之後一成唯餘四井不成丘者無賦今用田賦則井不成丘者亦賦矣家語謂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何氏謂田者一井也田許氏謂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是也四井三十六夫雖不出車甲亦歛取其財物也

夏

五月

甲辰孟子卒（左傳曰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啖氏）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而曰孟子卒劉氏曰孟子者昭公之夫人吳女

也其稱孟子諱娶同姓也高氏曰始昭公欲結好彊吳以去三家因娶于吳以吳同姓而謂之吳孟子國人不以爲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澄曰固是以同姓而不可書之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不得入薨于外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

公會吳于橐皋（橐章夜切又音橐。左傳曰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地譜云逡遒在今廬州愼縣東南

秋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公伳運。左傳曰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

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張氏曰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

冬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十有二月

螽（左傳曰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因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八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經書月二書日一大衍曆正月甲辰小癸丑冬至二月癸酉大三月癸卯小四月壬申大五月壬寅小甲辰三日六月辛未大七月辛丑小八月庚午大九月（庚子大十月庚午小十一月己亥大十二月己巳小）

十有三年（己未敬王三十八年○晉霸定三十○蔡成九○衛出十一○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㐅○宋景三十㐅○齊簡三○秦悼十○楚惠

七○吳夫差十四）

春

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左傳曰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墟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

許男成卒（成公伯戍○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去此二十二年子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曰吳稱子吳主會也其言及吳子會兩霸之辭也左傳曰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語曰吳王昏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萬人以爲方陳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爲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三軍皆譁釦以振旅晉師大駭今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畀約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晉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君不得事君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

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令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周室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襄陵許氏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晉已爲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胡氏曰吳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以會兩伯之辭而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也杜氏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張氏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畏吳之彊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左傳曰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入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洮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亾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洮入吳孫氏曰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諸夏可謂彊矣春秋初書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也吳旣勝齊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邵子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又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遂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復爲漢所滅

秋

公至自會 高氏曰夷狄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脫曼字○襄陵許氏曰晉以

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數出能侵而已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書侵

葬許元公

九月

螽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農災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

冬

十有一月

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曰孛于東方見于旦也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按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切公作彄○高氏曰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徵舒弑君楚子殺之而陳人猶使其執國政故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

螽（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甚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經書月三書曰無大衍曆正月戊戌大己未冬至二月戊辰小三月丁酉大四月丁卯小五月丙申大六月丙寅小七月乙未大八月乙丑小九月甲午大閏月甲子小十月癸巳大十一月癸亥大十二月癸巳小）

十有四年（庚申敬王三十九年○晉定三十一○蔡成十○衛出十二○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齊簡四○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

西狩獲麟（左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麟王者之嘉瑞也今出非其時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大野在魯西故言西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呂氏曰麟出非其時如聖人之卒不遇也麟不出春秋其不作乎聖人之一動一言未有無因而作者當其可也故河圖出而畫易洛書出而敘疇獲麟而作春秋其愼重也如是○子曰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爾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大衍曆正月壬戌大甲子冬至二月壬辰小三月辛酉大四月辛卯小五月庚申大朔日食胃十四度六月庚寅小七月己未大八月己丑小九月戊午大十月戊子小十一月[illegible]月丁亥小長曆[illegible]）

春秋纂言卷十二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元）齊履謙撰

元延祐刻本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爲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爲春秋、槪未之及。故敍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爲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薈爲二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敍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踈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褸數旁通、務合書法。閒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爲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詩曰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說春秋曰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歿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也說經而述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入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

爲褒貶作則朱子辯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程子曰聖人之經渾然辯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說

猶未悉除以待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褎貶皆以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

人肯意於軒輕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說萅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習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皆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己所特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

鬧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閧肯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爲害也不具九方皋相馬之眼瞥又焉能識之伯恒又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與二書蠲何易晉秋也臨川

吳澂序

僕少隸太史職在稽疑潛心易道及待乏成均六齋分經授講易爲第一家居無事因取朱先生易本誼患其邃奧難通補註繫辭旨略二卷以敷暢其理既而友朋復有以卦爻過問者輒不自揆別更爲說四卷專釋卦爻之旨日研月竟條貫粗述才學淺拙辭不逮意至於彖象諸傳夫子所以贊翼卦爻者一二疑滯已具說下其餘則不全釋蓋易更四聖其傳一致漢魏以來互相詭駮故由夫子而上上而羲周其辭約約則易明由夫子而下下而諸賢其說雜雜則難喻僕非能徑約者職業所及不能廣覽先賢之說獨本於傳雖不全釋意則已至因私號其說曰周易本說凡四卷上下經各二通釋十章別附卷後云歲在延祐庚申五月己卯朔沙麓齊履謙謹叙

春秋諸國統紀目錄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肹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

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爲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輙以所見妄爲叙類私之巾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延祐四年丁巳夏六月乙未朔沙鹿齊履謙謹書

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

十二年之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稅志軍甲志城築志田邑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內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爲詳內錄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爲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

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敘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於侯爵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室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

三書錫命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朘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但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敘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二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不為諸侯之

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敘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

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爲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爲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爲稱者意蓋如此故敘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敘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聵爭入曼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爲衛輒而發

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也何有故叙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叙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郛田郛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弊邑為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

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叙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鄭在春秋列國最爲後封於諸姬爲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爲亂階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

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爲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安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叙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其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

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鄫昭四年書取鄫是則鄫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

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敘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內則蓄其

威武投間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年伐晉用敗殽之師出罪己之言威行東夏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公矣故春秋秦自彭衙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溫師于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錄之康共而下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詳耳故敘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爲伯滕自侯降爲子杞自公降爲侯又降爲伯又降爲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以見其國勢朘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

曰是又不然夫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就其卑替耳故叙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見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於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叙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爲旅見即其所書而知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説有如此者故叙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陵齊焉魯則自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强國矣故春秋書莒毎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鄫皆强國事也故叙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莒牟夷邾庶其畀我邾快黑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爲子克字或以爲大夫之名按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爲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毎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豈以邾爲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內歟故叙邾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

公之上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常序于曹伯之上復有在邢矦之上者甚而至於蜀之盟秦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事也故統紀自內魯至於降周而下竝依王爵曰公曰矦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晉當先齊以齊爲霸者之倡特列居矦爵之首荆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叙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人遷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叙

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入春秋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帥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竝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絕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拳於夷夏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錄所以爲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故叙

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祖于向皆諸矦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

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

戰齊黃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

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叙吳國春秋統

紀第二十

諸小國春秋附錄第二十一

諸亡國春秋附錄第二十二

諸小國二十二亡國四十二

右春秋諸國統紀合二十二篇前二十篇皆當時國史具在聖人本所據以作春秋者也後二篇皆無國史因以上諸國事所及者也故附錄之於以備見春秋之國數云其亡國已具於前卷者此不復重錄

春秋諸國統紀目錄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一　沙鹿齊履謙叙斷

魯國第一上

魯姬姓國周公子伯禽始封十四世至隱公息姑實爲春秋所起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合二十國史而創爲內魯之制首以隱元者本魯史之自起次以周正者示王法所當奉蓋當是時王政不行不惟禮樂征伐不自周出至於紀年亦國自爲曆或以周正或以商正或以夏正考之漢唐曆志可見故聖人於是因其制作而首爲正之周之正月在夏商爲十一月周之二月在夏爲十二月在商爲正月周之三月在夏爲正月在商爲二月故正月書王二月書王三月書王孔子所謂吾從周公羊氏所謂大一統穀梁氏所謂謹始杜氏所謂因其曆數

附其行事皆此意也過三月則不書者非三正所建也隱不書即位者即位於歲前也自隱至哀十二公即位於踰年者七桓文宣成襄昭哀書王正月公即位者是也即位於歲前者四隱莊閔僖書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者是也踰年不得即位者一定不書王正月者是也踰年即位禮也失之先者不待以禮失之後者不能以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故公與諸侯盟者四十一而書及者六公與大夫盟者十四而書會者三大夫之會公常少而諸侯之會公常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不書公者凡八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襄十五年及向戌盟皆因聘而盟者其不書公者傳曰國與之也餘四盟此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皆闕文

公子益師卒

按魯卿之見於經世其位而受氏者凡九家合三十八人其書卒者三十人益師衆氏一人書卒彄臧氏四人三人書卒一出奔無駭展氏一人書卒挾所氏一人書卒自莊以下有仲孫氏七人五人書卒一出奔一卒在經後叔孫氏九

人六人書卒一出奔一見殺一卒在經後季孫氏四人俱書卒僖以下有仲氏三人二人書卒一出奔宣以下有叔氏八人七人書卒一卒在經後其非世卿而不書卒者五人柔溺公子翬公子結公子慭又有見殺者二人公子買公子偃皆以事特書者亦非世卿然則以上凡九家者皆所以與魯終始春秋卒之使後世之有國家者即其所書而知其世即其世次而覽其事

其爲訓戒之誼豈不深切著明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君將不言帥師大夫將則言帥師者以見其不可專有民衆然在外惟世卿書帥師非世卿但稱人不書帥師既非世卿又非卿則止書師此一字內外皆用之凡言師者卒乘之通稱也又有兵有所屬而稱師者與承上省文而稱師者兵有所屬而稱師者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之類是也承上省文而稱師者上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滅蔡之類是也凡當書帥師而不書者皆闕文也又若戰稱人敗稱師來稱人追稱師乞師棄師取師之類事雖不同其爲卒乘之通稱則一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卿爲君逆則稱女自爲逆則稱字母爲子逆則稱婦女者從父母所稱之辭字者兄弟辭婦者對姑之辭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經書內女適於諸侯及其大夫者凡十有二各以書法別之書歸者五而書卒者四紀伯姬紀叔姬鄫季姬宋伯姬也書歸不書卒者一杞伯姬也不書卒者文闕也不書歸與卒者郯伯姬齊子叔姬也二女者皆見出者也杞叔姬亦見出而書卒歸其喪也皆諸侯夫人也書逆不書歸者二叔姬也子叔姬也皆大夫妻也大夫自爲逆者也直書卒者二伯姬也子叔姬也魯女之不嫁者也特卒之也故凡內女當書卒而不卒罪在卒者不當書卒而卒罪在卒之者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推曆當爲周正三月己巳朔按經書日食三十六今以授時曆推之頻月不應有食者二襄二

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距前月合朔去交三十一度弱定无再食之理非常之變亦不至此竝傳寫之誤變交不食者一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按是年六月无癸卯其食限亦不在六月推曆當爲周正五月乙亥朔入食限泛交分初日四千一百定交度陽曆十度依法變交不食亦傳寫之誤月日朔合者十七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朔經闕朔字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五年八月

庚辰朔差一月者十二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推曆當爲周正三月己巳朔闕朔字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推曆當爲周正八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推曆當爲周正十一月庚午朔闕庚午字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推曆當爲周正七月辛未朔按左氏傳言唯正月朔慝未作於是乎伐鼓用幣詳其傳意是謂此食不在正月之朔故言唯以明其非禮不在正月之朔則不得爲之六月矣書六月者傳寫之誤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推曆當爲周正十月庚午朔僖公十五年五月推曆當爲周正四月癸丑朔闕癸丑朔字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推曆當爲周正三月癸亥朔闕朔字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推曆當爲周正十一月丁巳朔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推曆當爲七月丁巳朔闕朔字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推曆當爲十一月乙亥朔左氏

傳亦作十一月足證經文傳寫之誤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推曆當爲周正五月丁巳朔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推曆當爲周正十月丙寅朔差二月者二莊公十八年三月推曆當爲周正五月壬子朔闕壬子朔字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推曆當爲周正五月庚午朔闕朔字差三月者二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推曆當爲周正十月甲子朔闕朔字襄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推曆當爲周正九月甲戌朔又按左氏傳解此一事其說自分三節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此一節見經文元非六月皆後世傳寫之誤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此一節是說夏正九月雖非春秋所書之正然亦可以見經文六字本作九字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此一節復說周正六月要之春秋文多闕誤推此類可見然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者月食時已有術可推故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言其有常數也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會而莫適爲主曰遇又曰禮均曰遇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以此及彼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尊及卑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者出師之總名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眚壇侵削正殘杜滅伐總謂之伐正猶春秋書伐其侵圍入滅之類皆伐之事也然經有重言其事者有不重言其事者有但言其事而不言伐

者重言其事者如伐鄭圍長葛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必繫之國以見其爲某國之邑也不重言其事者如伐楚次于陘伐鄭會于蕭魚之類是也雖曰伐而實未有事乎伐也但言其事而不言伐者侵入滅及圍國之類是也不言伐者省文也又如戰而言伐者伐兵也不言伐者非伐兵也及齊師戰于奚傳言疆事也及楚人戰于城濮經書楚人救衛之類是也亦有史失其

辭而經則從書曰伐者翬帥師會伐鄭之類是也不然春秋何以紀用兵之名而惟伐爲多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皆作觀左氏傳亦作陳魚而觀之按公羊又言千金之魚公張之而春秋不謂之張魚而曰觀魚者内辭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或曰矢即矢繳之矢今之摽魚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魯僣天子之禮樂故春秋必每事而正之然書初者本其失禮之始所可言也僣諸公者也不書初者因事以懲悪所不可言也僣天子者也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據此言之則樂舞之僣其自衆仲始

螟

螟蟲災也按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然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故周書宣榭災晉書沙鹿梁山崩齊書大災一宋書災二大水一隕石鷁退飛各一雨螽一陳書災一宋衛陳鄭書同日災一皆異也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故於内外所書如此

七年夏城中丘

邑郭曰城古者城郭有度侯伯之國面方五里徑三百雉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春秋之時不法不制自中丘迄于郿瑕凡書內城二十有六有益城無極者有城中城以自固者有併城二邑以困民者有用師徒城以虞難者有城其食邑以張私家者而聖人悉書於經其事則皆爲横僭而其志則存乎復占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我者對彼之稱然春秋書我者唯二事我入祊以見彼亦有同欲入之者歸我濟西田以見彼亦有同田於濟西者蓋濟西之田魯不盡有泰山之祊齊亦欲之

九年挾卒

按魯世卿之族其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衆仲無駭之後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王父惟挾之後無人或所氏之世至挾而絕或其子孫更微無事可見或當是時國之紀綱猶在於君盟會侵伐多親制之故雖有世卿而名氏不登於史冊春秋之作亦據其所見者耳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昔孟子有言太公之封於齊爲方百里也周公之封於魯亦爲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徒取諸彼以與此仁者且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

今觀春秋所書取田者四取邑者八取附庸者五滅國者一歸田者二歸邑者二以邑來奔者三外取內田邑者四雖未能盡合孟子之說然侵暴亦多矣聖人備存而弗削所以辨封域息爭奪也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按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

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館于蔿氏羽父使賊弒公于蔿氏立桓公而討蔿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又按魯十二公爲內弒者二皆以賊臣當國不成喪不書葬不惟魯也宋與夷以華督當國不書葬宋捷以南宮萬當國不書葬晉卓以里克當國不書葬齊舍以公子商人當國不書葬宋杵臼以公子鮑當國不書葬齊商人以公子元當國不書葬晉夷皐以趙盾當國不書葬鄭夷以公子歸生當國不書葬晉州蒲以欒書當國不書葬齊光以崔杼當國不書葬衛剽以甯喜當國不書葬齊荼以陳乞當國不書葬

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

假田胡爲書于策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者內辭也以是知春秋於魯事多內辭或曰此鄭伯之所以爲諼也克段似仁歸祊似誼假田似禮輸平似信

二年三月公會齊矦陳矦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結平曰成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又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皆謂其往來交說而使之平也華督弒其君宋人以爲討故魯桓會諸矦以成之曰會曰以曰取曰納辭煩而不殺皆所以病公也又按宋人爲亂而我則平之是則謂之成亂宋人討亂而我則平之是不謂之成亂然則猶曰成宋亂者內辭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按公行反至必書於策者此史氏之常然春秋凡公行一百七十二而書至者八十不書至者九十二公行不出境者不書至雖出境事不在魯史者不書至公行不出境不書至者亦史氏之常也事不在魯史不書至者本所闕也

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歷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隱桓莊僖文宣成隱夫人以子氏不書葬可證自桓以下凡六公具有逆至明文其餘經所不見者閔則以方幼未娶而卒故無所書此則然矣若襄則有昭母齊歸昭則有孟子定則有哀母定弋或以爲妾或以爲夫人皆無逆至明文可見者也以爲得禮則孟子非得禮者以爲失禮則何以不

備書於經惟深明夫聖人所以立教之意與其春秋內辭之旨自當有以辨之今不盡釋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于郎非其地也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振旅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皆天子之禮諸侯何爲有此名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稼故春秋因事以明僭

五年大雩

諸侯曰雩雩於山川天子曰大雩雩於上帝此亦因事以明僭又按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爲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則書鼓于社則書皆非禮之禮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世子生不書而獨書子同者左氏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穀梁云疑故志之以太子生之禮

舉之者事也疑故志之者意也春秋書其事所以使後世微見其意或曰莊公信非桓公之子聖人當明言之曰不然夫桓莊之事聖人烏得而知之假使知之而亦烏可言也昭公娶吳孟子此事之顯然者聖人猶爲之隱曾謂桓莊之事而聖人肯言之乎且春秋一書聖人誼存筆削其善其惡爲法爲戒則皆付諸後人故先儒嘗言春秋議而不辨又曰婉而成章謂桓莊之

事而聖人言之豈春秋旨哉

八年冬十月雨雪

冬十月今之八月書失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今以授時曆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也故春秋凡三書雨雪兩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爲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爲異又按三代正朔商則改正不改朔周則正朔時皆改以十一月爲正月正也月數從子起朔也以子爲孟春時也故孔子告顔淵曰行夏之時是言周時之不正也至書於春秋則曰春王正月竝存當時之實使後世觀其得失而損益可知是則聖人之志也

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伐不書主帥者凡九桓二年入杞八年伐郲

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此年及鄭伐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及宋人衛人伐郲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以上九事內省文者三以國與之者三闕文者三先書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先書夏公伐齊納糾次書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先書春正月公會諸侯伐楚次書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皆一出而再有事其不書主帥者省文也戰于郎于奚于升陘郎奚升陘皆魯地或經以來戰爲文或傳以疆事爲解其不書主帥者國與之也桓二年入杞八年伐郲十七年再伐郲其不書主帥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經書烝祭二嘗祭一禘祭二是皆天子之禮而諸侯所不得爲者故特書祭名以明其僭若如

舊說以再烝見瀆則古人有時享月薦相距五月不可謂瀆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則但書有事其誼已明何必曰嘗故嘗考之他書詩歌載嘗禮舉重祭明堂位備言魯僭禮樂之事而嘗烝省蜡與大禘竝書蓋四時之祭雖通乎下而等差名品貴賤不同是豈可以毫髮僭差哉此聖人所以因事以著其罪也

十有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僖十一年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此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及者尊卑之辭公夫人同行者也與者不相屬之辭公夫人不同行者也夫人之惡於是乎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薨夫人猶避在齊是年三月始歸於魯春秋欲見其事故因其告至之日而追言其去國之久夫人之罪著矣其曰夫人孫于齊而不稱姜氏者承上如齊文是謂一事而再見故前目而後凡

夏單伯送王姬

送王姬當依公穀作逆單伯王卿士而宦於諸侯者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是又按左傳齊有王子成父王孫揮鄭有王子伯駢當是時不惟異姓之臣雖王族亦有宦於諸侯者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春秋於齊王姬書之如魯夫人書單伯逆王姬即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之逆女也書王姬歸于齊即文姜穆姜齊姜之書至也書齊王姬卒即魯夫人之一切書薨也我魯侯也既爲齊逆又爲齊歸又爲齊卒而喪之由是觀之孰謂莊公非齊襄之子者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內大夫將不稱帥師者凡九此年溺會齊師伐衛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三年叔孫得臣會伐沈九年公子遂會救鄭宣十一年公孫歸父會伐莒成八年叔孫僑如會伐鄭襄元年仲孫蔑會圍彭城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十六年叔老會伐許皆闕文或曰凡大夫會伐不稱帥師者不以師會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齊侯也其不言齊侯者蓋言侯則醜公從之言人則從公不疑是亦內辭也莊公越禮不顧遠會齊侯以狩猗嗟之刺實作於此觀其末句曰展我甥兮蓋爲疑辭以諷之也孰謂莊公非齊襄之子者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師次于郎爲一事治兵至師還爲一事莊公將會齊圍郕厲兵以出振旅而入樂收滅同姓之惡於己而歸降郕之利於齊春秋書魯用師蓋未有如是之詳孰謂莊公非齊襄之子者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當依公穀無子字又十六年盟幽當依公羊有公字三十年次成當依公穀有師字僖十九年盟齊當依公穀有公字二十九年盟翟泉當依公穀有公字襄十七年圍防高厚字上當依公穀有齊字以上竝左氏闕文隱三年君氏卒當依公穀作尹氏卒宣十六年宣榭火當依公穀作宣榭災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當依公穀有衍字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當依穀梁作蔡侯東即東國一人闕國字隱六年鄭人來渝平當依公穀作輸平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當依公羊作歸之于京師定四年吳入郢當依公穀作吳入楚他非書法所關者不錄

故嘗謂春秋一經左氏尤多闕誤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魯師未有書敗績者誼不係於敗故因削而不書以示教若乾時之敗莊公本以伐齊納糾已爲非誼及小白旣入公乃遂不量力至與齊戰師徒崩喪而子糾不免於死爲莊公者其罪爲如何也誼係於敗故備書以重其惡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甄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一章主書本以效莊公失馭臣之柄書單伯逆王姬則父子之倫絶書夫人姜氏入則夫婦之恩乖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則交鄰之誼虧書築郿書新延廐書城諸防書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則君民之道喪結諸公子也而任爲大夫私媵于陳旣不出于君命專盟于甄又非有于國論是莊公失馭臣之柄矣故傳者以莊公爲多失道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春秋諱內事故凡書加兵於魯者必言某鄙其言者見於魯史者也其不言者魯史所不見而事具於彼國之史者也故哀八年吳伐我不言鄙十一年齊國書師師伐我不言鄙事具於彼國之史則其不言者本所闕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按禮記有大省讀音獮由是考之肆大省猶文十六年書毀泉臺昭十一年書大蒐于比蒲謂爲過眚者非肆者屬事之辭

二十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哀姜書入以孟任故也蓋孟任者旣已許之爲夫人且又割臂盟公生子般矣則哀姜胡爲而至焉故入者逆辭也篡辭也有內主之辭也方

其時莊公冒喪納幣二年之間三至齊廷又遇于穀盟于扈越禮不顧如此其急而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親逆而不與俱入既至而覿見有加聖人備書於經則不惟見夫人之伉而莊公不能正身率禮遂使嗣子受禍幾至亡國其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驗於後此春秋所以爲賛善抑惡之書見諸行事深切著明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聘禮圖使於朝君親命之宰書幣宰夫具齎人皆公選命皆廷授幣皆官具春秋之聘則異於是矣國政多專於大夫出使非由於君命故縣子荅繆公之問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疆場雖欲哭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其時事可知也故春秋於外大夫來魯者皆書使書聘各從其傳致之辭於

秋八月辛丑公薨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一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二　　沙鹿齊履謙敘類

魯國第一下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而不言姜者公不為之喪也既云請而葬之復曰不為之喪者葢僖公於時外示居厚不絕之恩內乏忠孝惻怛之志而成風在國巳稱為夫人其曰夫人氏之喪者見其皆哀姜之私黨不以為公家之所與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凡一出而再有事有以前事致者有以後事致者葢公或與後事或不與後事與後事則以後事致不與後事則但以前事致諸侯遂救許而仍以伐鄭致者公不與救許也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者三月廟見以禮成婦之名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即其事也夫人者聲姜也觀其名所以知其人聲姜之不氏者是不必知其人也以禘禮致夫人瀆莫甚於此者何為不必知其人夫人之見於經者凡六或為締禍或為不允或虧於晚節惟聲姜在春秋中獨為保其完吉者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其失禮在事而不在夫人故不必知其人是亦書法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經書諸侯來朝於魯者三十六書公之朝於他國者齊十四晉二十一楚二夫朝者邦國所以事天子之名也春秋之時以諸侯而廷見於諸侯是則失禮之大者春秋欲悉正之則無以紀實而傳信欲竝從而書之則又不足垂訓以示後故聖人於是每為之內辭凡我公出朝皆一

書曰如所以起問者見是非其辭似迂而實盡其事似諱而實彰初非有私於魯也諸凡言內辭者誼皆倣此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凡言作者皆志其僭然雉門兩觀則因災而作其僭在前南門則無所因而作其僭自此其僭在前而亦謂之作者習而不知以爲非失而不能正以禮是亦創

始而已言南門而不名其門非一門也

二十有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不言乞師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不言乞師而於此獨言乞師者按左氏傳稱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見子玉道之以伐齊宋摟蠻夷以殘中國故特書乞師以甚其惡

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買避晉故不卒戍而還魯畏楚故殺子叢以說然春秋殺大夫不言故此獨言故者罪僖公也盟于齊盟于薄盟于宋以師伐齊遣兵戍衛妄殺無罪之人幾何而不胥爲夷也故特書故以甚其惡

三十有三年乙巳公薨于小寢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志僭也諸侯之主一尺天子之主尺

有二寸故左氏傳曰作主非禮也誼自可見春秋凡宮廟制作非僭不志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按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然適晉不言如反國不書至盟不稱公處父去氏是皆晉史闕文非魯春秋之所記或曰內辭也適人之國而與人之人臣盟失正莫甚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禮享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魯不行此禮但躋僖公而祀之一說喪制未終新主未當祔祭故上書躋僖公下書公子遂如齊納幣其失禮竝見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聲姜自爲逆婦也宋蕩伯姬來逆婦杞伯姬來求婦逆婦姜于齊同爲母爲子逆然自外來者

必明其爲某國某人自內出者則省文可見故或書或不書書之以爲罪不書以示訓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哀姜以罪誅死雖還其喪而葬之於誼不可以入宗廟故僖公緣此誼尊成風爲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說者以爲哀未逾年餘竝同夫人書之不沒其實而已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猶者欲已而不已之辭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志不誠也不郊猶三望僭不能遏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大夫強也皆欲已不已之辭

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凡夫人如往法皆不書至何爲法皆不書至古者婦人無外事無所見乎春秋故法不書至也

此獨書至者以爲得禮則夫人書如者六書會者五書歸者一書孫者二未有得禮者以爲不安於魯經書夫人姜氏如齊一如常辭則亦未見其不安者此蓋錯簡本當在四年逆婦姜於齊之下而後世傳寫誤屬於此耳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

大夫恒出不書至惟見執於大國則書故書單伯至自齊意如婼至自晉皆所以見仇好之情

成事序之體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謂上曰告臨下曰視閏不告月簡宗廟也四不視朔厭朝政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毀泉臺穀梁氏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昭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左氏亦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二傳正相發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冬十月子卒

春秋之法凡未即位之君皆稱子卒則皆名子般子野未葬而名者也王子猛既葬而名者也皆未即位之君也子卒不名闕文也

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夫人何爲或稱婦或不稱婦有姑則稱婦無姑則不稱婦何爲或書氏或不書氏娶於諸侯者書氏娶於大夫者不書氏故穆姜稱婦齊姜稱婦齊姜書氏穆姜不書氏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一說子叔姬即文十五年齊人來歸者至是高固逆爲己妻春秋不罪高固之非禮而著叔姬之不正故書執書歸書逆書來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者此類是也莊二十七年莒

慶來逆叔姬不詳書其始末者蓋欲因此以明彼也著其不正之甚者爾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子遂而曰仲遂者世仲氏也大夫皆世也然其世有自其身者有不自其身者世自其身故卒曰季友曰仲遂曰叔肸不自其身故卒曰公子牙奔曰公子慶父

十有五年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助謂借力以耕其公田稅謂履畝而收其私穀又按經書初者凡二事初獻六羽及初稅畝皆志其變法之端爲後世鑒故獻羽書初則禘嘗烝不必書矣稅畝書初則用田賦不必書矣

十有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元年三月作丘甲

傳稱晉作州兵鄭作丘賦經書魯作丘甲當是時去古日遠諸侯僭恣已極丘乘之法無復先王之制諸如此類皆假其名誼以爲稱號耳其事則但爲增立軍行傳曰爲齊難作丘甲按魯舊有三軍今復增立丘甲是爲四軍矣所以明年有四卿竝將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成公十一世祖禮記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雖然魯公之廟自始不毀武公之廟既毀復立又若桓宮僖宮自始不毀者也煬宮既毀復立者也魯之廟制備見於此又按二傳獨魯公稱世室

十有六年公至自會

上言伐鄭此言公至自會傳寫之誤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因事以享曰用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誼同書稱肆類禮稱類造皆因事以享之謂夫僭莫重於郊故春秋書之特詳其書三卜不從者一四卜不從者二五卜不從者一乃免牲者二乃免牛者一乃不郊者二不郊者一改卜牛者四猶三望者三郊者二用郊者一曰改卜牛曰猶三望曰用郊蓋魯人之心方將以是爲勤而聖人從而書之用備見當時僭竊不能自已之意諸凡言僭祭者誼皆倣此

十有八年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古者元侯之國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國無軍教衛以聽元侯故丘甲曰作三軍曰作皆僭作也故書

十有九年公至自伐齊

凡兵事侵以侵致定六年公至自侵鄭八年公至自侵齊是也圍以圍致僖二十九年公至自

圍許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是也救以救致襄五年公至自救陳是也今上書同圍齊下言公至自伐齊是亦傳寫之誤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魯公歲首去在他國者有之莊二十三年在齊文三年在晉十四年在晉成十一年在晉襄五年在晉十三年又在晉皆不書獨此及昭公在乾侯書者皆失國者也昭公遂死於外襄公非有榮成伯之言亦幾於不得入是以唯此二公獨書所在夫諸侯無王故每歲必書王以謹始季氏無君故正月必存君以示譏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八年秋蒐于紅

春秋凡五書蒐昭十一年二十二年定十三年十四年皆言大蒐此傳亦言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而經無大字者闕文也大

蒐者簡車徒也在他公不書惟書於昭定者當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私邑內畔日虞干戈軍旅困弊名修實違故屢假蒐田之禮以聲威於國人狩者意在從禽故書公以斥其惡蒐者本於耀武故言大以見其夸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圍費圍成圍鄆圍郈皆內邑也按左氏傳南蒯

以費畔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而經不書畔者內辭也上卿爲主帥舉大衆圍其城屹然若敵國而經不書畔者著家臣之強也二者相須其誼乃備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萬武舞籥文舞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盡去矣古者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死而以尸將事又大夫有變當祭不以告書曰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見大夫之益強也

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八年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從猶陪從之從稱先公而不言宮廟者非一公也魯自昭公去國君不得朝正於廟而季氏主其祭及季氏更徵受制於陪臣而陽虎攝其事然春秋不得而書也故於是因寶玉大弓而并及之寶謂龜青純玉謂璋判白大弓謂弓繡質皆國之分器而藏之宗廟子孫世守之者然不曰攝而曰從者使若公之在祭者然爲內辭以重著其失也

十有五年壬申公薨于高寢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謂兵賦用田賦者計其私田以爲兵也與稅畝之誼略同當是時井地旣廢民田不均所謂稅畝田賦者殆類秦之實田云傳曰悉索敝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何以不書薨不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也旣曰夫人矣何爲不以夫人之禮卒葬之昔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大以孟子爲夫人昭公之失也不以夫人之禮卒葬之哀公之過也或書或不書書之以爲罪不書以示訓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二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三

沙鹿齊履

周王第二

周姬姓其先后稷封台夏后之衰不窋奔戎太王去邠居岐文王始興武王克殷而有天下都于鎬京自武王十二世至平王宜臼東遷洛邑是謂東周平王四十九年春秋之始

平王、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隱元平四十九）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朝大夫有爵者則書爵無爵者則但書名惟冢宰則書官書名冢宰而兼三公者則書宰書公而復不書名有爵則書爵所以視列矦惟冢宰則書官所以重首相歸下曰賵賵者冒也歸上曰賻賻者傳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國伯爵也直來曰來外諸侯相朝猶爲失禮以王臣而下來廷見於魯其非可知故春秋不言其朝以正私交之罪雖書王臣事然自魯與接是亦內辭也

（隱三 平五十一）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歷十有三王志崩者九平桓惠襄匡定簡靈景不志者四莊僖頃其一敬王在春秋後然春秋列書天王崩諸侯卒者凡二十國其世次則一從本史間有闕而不書者皆本史遺脫官失其守聖人不妄增也一以存當時文獻之實一以示後世傳疑之誼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當依公穀作尹氏蓋尹氏武氏仍叔榮叔家父曰氏曰叔曰父皆世稱也如晉稱趙孟之類世世稱之故詩有仍叔春秋亦有仍叔詩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詩有尹氏春秋終始凡兩書尹氏又按春秋卒尹氏以見諸卿之世卒王子虎以見公族之世葬劉卷以見王臣稱公之僭

（桓五 桓十三）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一則傷威毀重親屈伐鄭之師一則兵寡力弱不成救衛之功一則背盟棄信卒致徐吾之敗文屬事比則周之綱維日就委靡有不待辨而明者餘事亦多類此宜細推之

（桓六 桓十四）春正月寔來

言寔來者承上文也州公一出而私交二國往外曰遂內來曰寔皆兼事之辭也

（桓九 桓十七）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后二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

逆王后于齊一書歸一不書歸書歸者逆而得者也不書歸者逆而不得者也祭公將逆后于紀不能以王命自將其書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則託魯之意可見矣

（桓十五　桓二十三）三月乙未天王崩

（莊三　莊六）五月葬桓王

天王之葬魯會者二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不會者三此年葬桓王宣三年葬匡王襄二年葬簡王而亦書者蓋有他國會之禮天子之葬動天下屬諸侯故苟有會之者則書其不書者皆諸侯之不會者也

（莊六　莊九）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朝大夫書爵則無爵書子則無采故須冠王人於上而繫子突於下

（僖八　惠二十五）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會盟其有采邑者因采為氏而稱子其無采邑者則但稱王人而不名蓋王人則可以序諸侯之上而名氏則不可以登列會之先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文五　襄三十）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之時王室衰微紀綱法度日以壞亂雖時以禮接諸侯有出於王命者有不出於王命者有雖出王命而實非王意者出於王命者書王又書天者是也不出王命者天王俱不書者是也雖出王命而實非王意者書王不書天者是也蓋春秋之誼雖為之曲全典教又必欲不沒其實故其書法如此昭七年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追命襄公云云所謂雖出王命而實非王意者魯桓似之王即周也周者天下之號王者京師之稱故

春秋書周正曰王正周兵曰王師周卿士曰王人

（文八襄三十三）秋八月天王崩

（文十頃二）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人以釆配子即以爲爵者其文常施於會盟何爲常施於會盟所以視列侯齊邦君也蘇子之於女栗劉子之於平丘尹子單子之於伐鄭納王皆是也不然一劉文公也何以會於召陵則書子卒但稱名

（宣二匡六）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宣十五定十三）夏六月王扎子殺召伯毛伯

王季子王扎子皆頃王子定王兄弟不曰王子某者所以別諸王子公羊氏曰王扎子者長庶之稱

（成五定二十一）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成八簡三）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自諸侯言之則曰天王自諸臣言之則曰天子誼得曰錫私恩曰賜左氏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其禮文有類此者

（襄元簡十四）九月辛酉天王崩

（襄二十八靈二十七）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昭二十二景二十五）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宋國第三

宋子姓國紂庶兄微子啓始封十四世至穆公和入春秋

穆公　殤公　莊公　閔公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隱三穆九）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桓二殤九）春王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二 莊十八）乙酉宋公馮卒

（莊十二 閔二）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九 桓三十一）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僖二十一 襄十二）十有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盂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蓋執而未出境也

（僖二十三 襄十四）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文七 成十七）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文八 昭元）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稱人以殺大夫者凡六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昭八年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殺禦寇傳但言陳人殺其太子禦寇更不明稱人之旨殺先都士縠箕鄭父傳言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殺公子過傳言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宋人殺其大夫傳言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必不可君其圖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以上凡四殺大夫皆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公羊氏曰大夫相殺稱人謂此類也但先都士縠箕鄭父公子過書名氏者爲殺有罪公孫固公孫鄭不書名氏者爲殺無罪此其不同耳然未有以官書者此則曰司馬司空云者又

以見其執國之重爲君之股肱屛翰而意不在於殺大夫也故二卿書官於前華孫不稱使於後繼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則夫人之惡著矣或曰大夫不名非世卿也書官世不以罪也是皆夫人專國之效昭公見弒之漸

（文十五 昭八）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春秋外臣來盟不稱使者有三高子來盟魯無君也屈完來盟楚未服也華孫來盟夫人命也穀梁氏曰無君之辭也蓋得其旨其書官者又以見其爲夫人之黨殺公子卬而代之位者

（文十六 昭九）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成二 文二十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成十五 共十三）夏六月宋公固卒

（襄三十 平三十三）三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平以千乘之君而不能救其母於火共姬之於婦道雖盡而宋平之於子職則虧故書公孫壽季孫行父二上卿納幣致女不謂不貴晉齊衛三國之人來媵不謂不尊葬則冠以夫謚不謂不正皆所以重錄伯姬之變深著宋平之罪

（昭十 平四十四）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昭二十二 元十二）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齊國第四

齊姜姓國師尚父太公望始封十三世至僖公祿父入春秋

僖公　襄公　桓公　孝公　昭公　懿公

惠公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　悼公

（隱七 僖十五）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稱弟者皆本史辭按春秋諸國世卿公族居多君之弟稱弟君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而弟又有稱叔季者許叔蔡季是也是皆本史之異辭也春秋從而弗革以見爲國不擇賢之弊公族亂政之由

（桓三 僖二十一）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要言而不歃血曰胥命或曰盟之有胥命猶會之有遇皆位均勢敵莫適爲主之辭也伯者作則不得爲爾矣故曰春秋美胥命以是爲近古

（桓十四 僖三十三）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莊四 襄七）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上書楚師滅陳下書葬陳哀公上書紀侯去國下書齊侯葬紀伯姬皆國滅而爲敵所葬彼不言楚人葬陳哀公者承上文可知又按春秋內女之書葬者三紀伯姬則齊侯葬之紀叔姬則紀季葬之宋共姬則魯人葬之是皆吾女之遭人倫之變者故書其本末之詳如此

（莊八 襄十二）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莊九 桓元）齊小白入于齊

凡公子取國或書歸或書入書歸者有奉之者也書入者無奉之者也有奉之者鄭突曹赤是已無奉之者許叔是已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稱糾殺稱子糾以稱王猛卒稱王子猛同一書法曰糾曰王猛者筆削之微旨所以惡爭奪曰子糾曰王子猛者記事之常辭所以道名分又按春秋凡兩爭國者名則俱名爵則俱爵故歸稱突出稱鄭伯奔稱忽復稱世子

（閔元 桓二十五）冬齊仲孫來

仲孫湫其不稱使者以省難來非聘事

（閔二 桓二十六）冬齊高子來盟

高傒其不稱使者魯時無君

（僖元 桓二十七）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時未有伐邢者然則三國之師次於聶北按兵觀釁以待事遷國就安以圖存春秋之紀桓師未有善於此者故城楚丘不言救城緣陵不言救而城邢獨言救其書法可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自入春秋衛完魯息姑魯允宋與夷陳免鄭忽子儀齊諸兒宋捷不數十年而弑者九起天王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人道亡天理滅矣自桓公奮起雖以哀姜之親猶誅死不赦四十年間而天下諸侯無敢有動於惡者蓋桓公之功於是爲大而聖人稱之以爲免民於左衽者殆亦有取於此云以其尸歸使絕之魯

（僖四　桓三十）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不稱使楚未服也屈完來盟文與國佐如師一也或稱使或不稱使其稱使者服之也其不稱使者未服之也楚方結盟而退明年滅弦又明年圍許滅黃伐徐敗徐于婁林諸侯莫能救以此知楚爲未服也故穀梁氏曰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是亦言楚人之未服也

（僖十七　桓四十三）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僖十八　孝元）狄救齊

按左氏傳稱宋襄以諸侯伐齊殺無虧立孝公而還然考之於經左氏之言有不可信者無虧者長衛姬子即衛出也而衛人與伐左氏之言其不可信一也狄之救齊是不與孝公也而越明年孝公及狄盟左氏之言其不可信二也德莫重於納己孝公於宋襄之報宜如何哉而曹南之盟齊人不與不惟忘德背誼棄華即夷而復乘其兵敗鄰宋圍緡左氏之言其不可信三也春秋之法凡公子取國有奉焉曰歸無奉焉曰入伐而歸之曰納今公子昭一無稱焉左氏之言其不可信四也桓公管仲屬孝公於宋襄以爲世子則伐而納之誼也今齊人及戰而經

以宋爲主由宋而直齊左氏之言其不可信五
也

（僖二十七 孝十）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文十四 昭二十）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氏傳昭公弟密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五月昭公卒舍即位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商人遂自立是爲懿公又按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已即位也春秋凡所書未踰年而稱君者皆已即位也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是頃公已即位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書鄭伯伐宋則是悼公已即位

（文十八 懿四）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按左氏傳懿公游于申池閻職僕邴歜叅乘二人謀弑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春秋稱人以弑者三此及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杵臼則襄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商人雖死於閻職邴歜之手而公子元實受其國二人者一爲祖母一爲庶兄非臣子故不以斥其名但曰國人云耳遠之之辭也何以知元之非臣子也以其曰夫己氏而知之也非臣子也而猶曰弑其君者各正其名而已名正則是非定監戒彰

（宣十 惠十）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不然春秋凡兩書氏尹氏即其世稱而書氏崔氏即其族大宗強見逐而書氏故穀梁氏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其後

崔杼竟以家亂遂致滅宗之禍豈亦聖人書氏之明驗歟

（成九 頃十七）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襄十九 靈二十八）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襄二十五 莊六）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哀五 景五十八）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哀六 悼元）齊陳乞弒其君荼

（哀十 悼四）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三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四　沙鹿齊履謙叙類

晉國第五

晉姬姓國成王弟叔虞始封于唐至子燮遂稱晉侯十四世至晉侯緡文侯子桓叔桓叔之孫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王遂命武公為晉侯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始入春秋

獻公　惠公　文公　襄公　靈公　成公

景公　厲公　悼公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僖二 獻十九）虞師晉師滅下陽

春秋罪戎首故雖小國主兵必序於大國之上虞師晉師滅下陽邾人鄭人伐宋之類皆是也不惟兵也凡主會主盟皆序於上如齊桓既為侯伯矣而宋猶有先書者

（僖五 獻二十二）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非世卿恒稱人然復有小國稱人自曹莒而下四夷稱人自吳楚而下弑君稱人自宋襄夫人而下殺大夫稱人自晉先都而下若晉人執虞公則其稱人又所謂自我國而略他國之辭又有以見其爲君臣之通稱也諸不在前數誼者皆以此說推之

（僖九 獻二十六）甲子晉侯佹諸卒

（僖十 惠元）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弑君書名不書氏者四衛州吁宋督齊無知宋萬名其爲賊也名氏俱書者十二晉里克楚世子商臣齊公子商人晉趙盾鄭公子歸生陳夏徵舒齊崔杼衛寗喜楚公子比許世子止蔡世子般齊陳乞不以爲賊也夫名其爲賊我則書其賊不以爲賊我則書其恒稱無褒無貶而是非之理顯然莫能揜故先儒有謂春秋者性命之文

（僖二十四 惠十五）晉侯夷吾卒

（僖二十八 文四）衛侯出奔楚

失國未有不名者而衛侯獨不名由晉文之逐之也春秋不以諸侯名諸侯故執君不名爲敵所獲不名所逐不名其名者皆死而不返者也蔡獻舞滕嬰齊戎嘉是已非死而不返則不名矣今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聖人不沒其實故衛侯不名於上而叔武稱子於下上以明晉文之罪下以見叔武之賢或曰此與文十二年盛伯來奔皆闕文

公朝于王所

此句重出大抵此年專經傳相戾者最多刺公子買經在楚人救衛前而傳則在後經書執曹伯畀宋人而傳言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踐土之會經無王人而傳則載王子虎要言經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而傳則稱晉人復衛侯如

此句之傳尤爲虛妄劉氏權衡中已嘗略辨之史記言晉侯獻俘于周益明其不在王所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曹伯襄復歸于曹不言自衛侯衎復歸于衛不言自鄭伯突入于櫟衛侯朔入于衛亦不言自凡言自者皆大夫復國辭諸侯而言自則是有不欲其復者此春秋所以別嫌明疑或曰書曰自楚見楚之未服云

壬申公朝于王所

朝王盛典也雖王所非所苟有能朝事者由當備書之今不書而獨書公者見諸侯之不朝也前乎此會溫者十國之諸侯也後乎此圍許者亦十國之諸侯也固非有告命之難期會之失天子在是而不與朝焉是不臣也或曰晉侯本以諸侯不能朝王故召王使就諸侯朝今曰諸侯不朝者何也曰此晉文之所以爲譎也欲致王會而爲之辭也觀於上下之文則可見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大夫不言復入而言復者宋魚石晉欒盈是已歸而言復者衛元咺是已皆畔國若伉君之辭也

（僖三十 文六）衛侯鄭歸于衛

按左氏傳衛侯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凡諸侯反國而稱復者有奉之者也

不稱復者無奉之者也有奉之者鄭忽曹襄衛衎是也無奉之者衛侯鄭是也衛侯歸自晉何言無奉之者以私憤執人之君納玉而後釋之豈曰奉之云爾

（僖三十二 文八）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僖三十三 襄元）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

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陣故不言及又按盟不言及僖三十二年書衛人及狄盟會不言及哀十三年書公會晉矦及吳子師不言及此書晉人及姜戎皆重在及也故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言及

（文六 襄七）八月乙亥晉矦驩卒

（文七 靈元）秋八月公會諸矦晉大夫盟于扈

按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此書公會諸矦晉大夫盟于扈皆無君之辭也一則小白在外而未入一則靈公疑立而不定諸矦不序者散辭也晉無君諸矦無伯莫與序焉耳

（文十二 靈六）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書戰有以主及客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是也有以客及主者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是也有兩志乎是戰而交爲之主者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是也觀其文則罪之差等見矣不言敗績者勝負均也

（文十四 靈八）六月公會宋公陳矦衛矦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經書同盟者十有六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雞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溴梁若皐由或以復讎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在瀆貨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矦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言之也亦有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書同者首止寗母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皆桓文之盛而春秋不書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爲愈以首止葵丘踐土七盟視他

年之同盟者則不同爲盛蓋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以別之旣曰無不同矣夫又何同書之有

（文十七靈十一）諸矦會于扈

春秋有同盟有私盟有散盟同盟私盟說已見上若散盟則文七年公會諸矦晉大夫盟于扈文十五年諸矦盟于扈此年諸矦會于扈則又散會也皆諸矦自爲盟會而無主之者之辭也

（宣二靈十四）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宣九成七）辛酉晉矦黑臀卒于扈

（宣十一景二）秋晉矦會狄于欑函

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此年晉矦會狄于欑函會盟同而書法異或來文中國或兩相欲平或就往會之

（成二景十一）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矦戰于鞌齊師敗績

按左氏傳晉自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故有中行氏清原之蒐復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是有五軍矣至是賞鞌之功遂作六軍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欒書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其軍制僭橫如此而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矣故春秋於鞌之戰魯書四卿曹書公子首皆前此所未有也

（成十景十九）丙午晉矦獳卒

（成十三厲三）春晉矦使郤錡來乞師

晉爲主盟徵師於諸矦常事耳而皆不書至是而特書之者以王人會伐故也竊嘗考之此年春書來乞師夏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十六年

夏書來乞師秋尹子會伐鄭十七年夏尹子單子再會伐鄭其年九月又書來乞師冬單子會伐鄭惟十八年冬書來乞師後無其事不可考王人會伐何以特書乞師卑王室也以侯伯之命而至矣始也王人與會而不與盟其後也與盟而不與伐至是則與伐矣卑王室所以罪諸侯也定四年會侵楚不書乞師者蓋劉子在會謀之

（成十八 厲八）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按左氏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遂攻郤氏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書偃遂執厲公殺胥童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公羊氏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故殺胥童不稱人而州蒲之死不著其賊之名氏見其事出於衆而辭不可加之一人吳僚薛比莒庶其誼亦倣此

（襄二 悼二）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城楚丘不係衛城緣陵不係杞城虎牢不係鄭皆天下之辭

（襄十一 悼十一）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按左氏傳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有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出鄭囚禁侵掠納斥候使叔肸告于諸侯夫召陵之盟楚子實使屈完而經不書使蕭魚之會子展實盟晉侯而經不書盟此二役者觀齊桓之禮楚使晉悼之出鄭囚名雖可嘉實則未服故其筆削如此於以見春秋之不急近功不尚夸詐之意或以為春秋美蕭魚之會者其說非

矣

（襄十四悼十四）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春秋詳世卿故在魯則世卿書卒非世卿不書卒諸國則凡盟會侵伐世卿書名氏非世卿但書人惟小國稱人四夷稱人弑君稱人殺大夫稱人自我國而目他國稱人不用此誼其說各見本章餘竝通故向之會齊人宋人衛人非世卿也伐秦之師齊人宋人亦非世卿也

（襄十五悼十五）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十六平元）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雞澤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盟則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宋之盟諸侯不在而大夫盟亦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未有大夫而不係之諸侯者大夫而不係之諸侯無君之辭也溴梁之盟是也故盟有內大夫則必特名內大夫而溴梁之盟不名會盟異日則必再言地而溴梁之盟不地皆無君之辭也

（襄十九平四）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按去年冬公會諸侯同圍齊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再言諸侯者公不與盟也何以知公不與盟以書公至自伐齊知公不與盟也經書先會而後盟者十一內再言諸侯者五僖五年以王世子不與故再言諸侯僖九年以宰周公不與故再言諸侯此年以公不與故再言諸侯襄二十五年亦以公不與故再言諸侯與祝柯同定四年以劉子不與故再言諸侯惟昭十三年盟于平丘以有劉子不可再言諸侯故曰八月甲戌

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皆實錄也

（襄二十三 平八）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言復言入者畔而後入者也言入不言復者入而後畔者也畔而入者宋魚石晉欒盈是巳入而畔者鄭良霄宋樂大心是巳

晉人殺欒盈

春秋凡殺公子不稱公子大夫不稱大夫者皆討賊之辭公子不稱公子衛州吁齊無知是巳大夫不稱大夫晉欒盈鄭良霄是巳見殺於他國者陳佗公子也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大夫也亦皆討賊辭也

（昭十 平二十六）戊子晉侯彪卒

（昭十二 昭二）晉伐鮮虞

鮮虞杜氏謂白狄別種在中山者二傳欲附狄晉之說故或以鮮虞為中國或以為晉同姓國皆非也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年

晉伐鮮虞要之三者皆春秋闕文若舊說以為狄秦狄鄭狄晉則秦之不通中國鄭之背晉從楚其狄巳久又何待至此闕其主帥然後以為狄非聖人意也

（昭十六 昭六）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三十 頃十四）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定十三 定十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畔

按士氏之後或別為隨氏或別為范氏荀氏之後荀庚荀偃荀吳荀寅別為中行氏荀首荀罃荀躒別為知氏然而春秋但曰士曰荀竝從本氏皆不取其所別所以傳其為世官云

（哀四 定二十一）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按左氏傳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馬起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遂執戎蠻子以

畀楚師故春秋執君不名名戎蠻子名滕子皆死而不返者也又按書歸有二誼歸之于者歸自我者也歸于者歸不自我者也歸自我者彼不受而強致之也歸不自我者有欲受其歸者也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四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五　沙鹿齊履謙叙類

衛國第六

衛姬姓國武王少弟康叔始封十二世至桓公完入春秋

桓公　宣公　惠公　懿公　文公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襄公　靈公　出公

（隱四　桓十六）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書弑君二十四其弑而自代者不論至爲弑君者所立因遂不討賊有雖討之而不以其罪若晉惠公夷吾成公黑臀悼公周齊景公杵臼悼公陽生宋莊公馮文公鮑鄭襄公堅陳成公午此數君即胡氏所謂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者亦非春秋所與獨衛晉者則異於是石碏得討賊之誼宣公無取國之嫌故特書衛人立晉於殺州吁之下見其不與晉惠齊

景宋莊諸公同宋桓公御說亦討賊而後立然而不書者以其有殺子游之惡故亦不得與衛晉偕也或曰名宣公而書立惡之也此即納伋之妻而殺伋者

（桓十二 宣十九）丙戌衛侯晉卒

（莊六 惠十二）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按左氏傳初衛宣公生伋屬之右公子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弁及壽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桓十六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至是諸侯伐衛納衛侯放公子黔牟乃即位凡諸侯復國有奉焉稱復歸無奉焉但稱歸未有稱入者其稱入者皆二君之辭也鄭突以子儀衛衎以剽衛朔以黔牟皆以二君之辭言之然則孰與曰皆莫適與也不没其實而已其善其惡爲法爲戒則付諸後人是則春秋之敎也

（莊二十五 惠三十一）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莊二十八 懿三）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敗者稱師衛獨不稱師者師未敗也其書曰衛人敗績亦猶鄢陵之稱楚子云

（僖二十五 文二十五）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宣九 成三十五）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二 穆十一）庚寅衛侯遬卒

（成十四 定十二）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襄二十五 獻二十九）衛侯入于夷儀

按左氏傳衛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衛侯衎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故經書十六年會溴梁十八年同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年會夷儀皆爲公孫剽溴梁之會傳又言荀偃

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是即孫甯相剽以會諸侯之證今又書衛侯入于夷儀是衛有二君矣閒之蘇氏曰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旣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突之入也以篡衎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此說是也又按鄭伯突入于櫟則書名此不書名者闕文也

（襄二十九 獻三十三）庚午衛侯衎卒

（昭七 襄九）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哀二 靈四十二）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蔡國第七

蔡姬姓國文王子叔度始封叔度以罪放其子蔡仲俾繼其國十四世至宣侯考父入春秋

宣公　桓侯　哀侯　穆侯　莊侯　文公

景公　靈公　平公　悼侯　昭侯

（隱八 宣三十五）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桓十七 桓二十）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癸巳葬蔡桓侯

公羊氏言卒從正葬從主人故春秋凡諸侯卒皆書其本爵而至葬則無不稱公書其本爵者春秋法也正也無不稱公者臣子辭也僭也然其僭多自東周始嘗考之史記晉自武公以上凡十四世皆稱侯至武公始稱公衛自武公以上凡再世稱侯六世稱伯至武公始稱公燕自莊公以上凡十六世皆稱侯至莊公始稱公曹自繆公以上凡八世皆稱伯至繆公始稱公惟魯齊宋陳杞鄭秦凡七國自始封遂稱公而蔡

自始封訖于亡皆稱侯左氏傳蔡亦多稱侯若哀侯穆侯文侯景侯靈侯昭侯凡見於傳者皆是今經於封人亦書曰侯豈蔡在春秋獨爲率由舊章者故其實録如此

（僖十四　穆二十九）冬蔡侯肸卒

（宣十七　文二十）丁未蔡侯申卒

（襄三十　景二十九）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昭十一　靈十二）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昭二十　平八）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昭二十三　悼二）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哀四　昭二十八）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陳國第八

陳嬀姓國舜之孫閼伯之子滿始封是爲胡公十二世至桓公鮑入春秋

桓公　厲公　莊公　宣公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　懷公　湣公

（桓五　桓三十八）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桓十二　厲七）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莊元　莊九）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二十二　宣二十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傳作太子禦寇凡殺公子者公子爲大夫則稱大夫冠於公子之上公子不爲大夫則但稱公子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嘉公子燮公子追舒公子過公子駟皆爲大夫者公子

瑕公子比公子禦寇公子意恢皆不爲大夫者鄭三卿皆爲大夫而不書大夫者從盜殺文誼可見也

（僖十二　宣四十五）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僖二十八　穆十六）陳侯欵卒

（文十三　共十八）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宣十　靈十五）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襄四　成三十）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昭八 哀三十五）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定四 惠三十八）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定八 懷四）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鄭國第九

鄭姬姓國宣王母弟友始封三世至莊公寤生入春秋

莊公　厲公　文公　穆公　靈公　襄公

悼公　成公　僖公　簡公　定公　獻公

聲公

（隱元 莊二十二）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伐始于京而勝于鄢不言伐京書其重者也不稱氏討賊辭也不言出奔書其重者也僅從而勝曰克

（隱六 莊二十七）鄭人來渝平

渝當依公穀作輸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我欲而往平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鄭人以王師伐宋宋人使來告命公將救之使者失辭公怒乃止鄭人來輸平是彼欲而求成於我也楚子圍宋夏五月楚師將去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元以病告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是兩相欲也惟暨齊平左傳誤解作燕齊平今以下書叔孫婼如齊蒞盟及宋公之弟辰之事證之是我欲而往平於彼也

（桓十一 莊四十三）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莊二十一 厲二十八）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僖三十二 文四十五）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宣三 穆二十二）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宣四 靈元）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成四 襄十八）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成六 悼二）壬申鄭伯費卒

（襄二成十四）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襄七僖五）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按左氏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嘉生五年奉而立之春秋書弒君有三誼有名其爲賊者有不名其爲賊者有實弒而書卒者其事則一從本史聖人不得而加損之故曰春秋之信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又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昭十二簡三十六）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昭二十八定十六）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定九獻十三）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曹國第十

曹姬姓國文王子振鐸始封十二世至桓公終生入春秋

桓公　莊公　僖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

靖公　哀公

（桓十桓五十五）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莊二十三莊二十八）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莊二十四僖元）赤歸于曹

史記僖公名夷今按經書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蓋僖公名謂之夷者史異聞

（僖七昭九）曹伯班卒

（文九共三十五）秋八月曹伯襄卒

（宣十四文二十三）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成十三宣十七）曹伯盧卒于師

（成十六成三）曹伯歸自京師

執君歸則名而曹伯不名執君歸則稱復而曹

伯不稱復其曰曹伯歸自京師亦猶魯書公至自某蓋歸之善者也或曰不以曹伯同失地之君者尊京師也亦通

（襄十八成二十三）曹伯負芻卒于師

（昭十四武二十七）春三月曹伯滕卒

（昭十八平四）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昭二十悼二）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自鄸出奔與華亥自南里宋辰自蕭同皆據邑以畔者然春秋自曹以下有本史者若杞滕薛莒邾許凡七國其世卿惟出奔見殺及好事接魯則名見於經若其餘會盟侵伐等事或從諸侯或本國專行不分世卿皆但書曰某人蓋以其國小任輕其於時政不足以爲盛衰故春秋不爲之詳録云

（昭二十七悼九）冬十月曹伯午卒

（定八靖四）曹伯露卒

秦國第十一

秦嬴姓國伯翳十九世孫非子始封非子曾孫秦仲始命有禮樂侍御之好秦仲之孫襄公始列於諸侯九世至穆公任好始入春秋

穆公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文九康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之喪賵襚者多矣春秋皆削而不書而獨書周秦者僖公厚於其母生則以夫人之名號尊異之死則以夫人之禮秩卒葬之既請於王恩數有加而又赴告諸侯秦人遠至春秋別嫌疑明是非故王不書天於前秦則稱人於後其不曰秦伯使某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若曰不出於其君之意云耳僅致其來之辭也見其爲魯人求之

（文十八 康十二）秦伯罃卒

（宣四 共四）秦伯稻卒

（成十 桓二十八）秦伯卒

（昭五 景四十）秦伯卒

（定九 哀三十六）秋秦伯卒

（哀三 惠九）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薛國第十二

薛任姓國黃帝苗裔奚仲之後夏封奚仲爲薛侯武王克商復以其冑紹故封春秋隱十一年稱侯莊三十一年稱伯遂終春秋

薛伯　獻公　襄公　薛比　惠公

（莊三十一 薛伯）夏四月薛伯卒

（昭三十一 獻）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定十二 襄）春薛伯定卒

（定十三 伯比元）薛弒其君比

（哀十 惠十二）夏五月薛伯夷卒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五

沙鹿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六　沙鹿齊履謙敘類

杞國第十三

杞姒姓國夏亡湯封夏後於杞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於杞仍封其故國自東樓公五世至武公入春秋桓三年書侯莊二十七年書伯僖二十三年書子文十二年又書伯襄二十九年又書子昭六年又書伯遂終春秋又按公穀杞侯謚作紀侯

武公　靖公　惠公　成公　桓公　孝公

文公　平公　悼公　僖公　湣公

（僖二十三成十八）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襄六桓七十）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襄二十三孝十七）春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昭六文十四）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昭二十四平十八）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定四悼十二）杞伯成卒于會

（哀八僖十九）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滕國第十四

滕姬姓國文王子錯始封十六世至滕侯入春秋

滕侯　宣公　昭公　文公　成公　悼公

哀公　頃公　隱公

（隱七滕侯）春三月滕侯卒

（僖十九宣七十五）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宣九昭四十一）秋八月滕子卒

（成十六文二十五）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昭三成三十六）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昭二十八悼二十五）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哀四頃二十四）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哀十一隱七）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莒國第十五

莒姒姓國顓帝之後陸終氏產六子一曰

樊武王封其裔兹輿期於莒自兹輿期十

世至莒子入春秋

莒子　兹丕公　紀公　渠丘公　黎比公

著丘公　共公

（文十八紀公）冬莒弒其君庶其

（成十四渠丘公）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襄三十一黎比公）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十四著丘公）秋八月莒子去疾卒

邾國第十六

邾曹姓國顓帝之後陸終氏第五子晏安

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俠於邾爲附庸十

二世至邾子克入春秋

邾克　子瑣　文公　定公　宣公　悼公

莊公　隱公

（莊十六子克）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莊二十八子瑣十二）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文十三文四十九）夏五月邾子蘧篨卒

（成十七定四十）冬十有二月邾子貜且卒

（襄十七宣十八）春二月庚子邾子牼卒

（昭元悼十四）夏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定三莊三十四）春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許國第十七

許姜姓國炎帝裔孫伯夷爲堯四岳武王

封其苗裔文叔於許十一世至莊公入春

秋

莊公　穆公　僖公　昭公　靈公　悼公

許男斯　元公

（僖四穆四十二）夏許男新臣卒

（文五僖三十四）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宣十七昭三十）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襄二十六靈四十）秋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原缺

歷莊共康郟靈平昭惠凡世更八王中國之霸益衰諸侯之進楚者日衆極之至於宋之盟合左師以弭兵爲名而晉楚之從交相見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師而宋向戌鄭子産皆獻禮焉善乎世之醫氏之談曰人之一身元氣與客邪相爲盛衰非客邪自能盛衰也由元氣之盛衰以致之也斯言也其得春秋聖人所以子吳楚之意歟故吳楚一也彼以蠻夷之禮接之我則書之爲蠻夷稱荆稱吳者是也彼以從諸侯之禮接之我則書之爲從諸侯稱楚人吳人者是也彼以大國之禮接之我則書之爲大國稱楚子吳子者是也我不以匹夫而擅進退諸侯亂名實也實録而已

（文元　成四十六）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宣十八　莊二十三）楚子旅卒

（襄十三　共三十一）楚子審卒

（襄二十八　康十五）楚子招卒

（昭元　郟敖四）楚子麇卒

（昭十一　靈十一）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春秋有以諸侯殺諸侯者矣未若楚子虔之施不以恕有以諸侯見殺於諸侯者矣未若蔡侯般之討得其罪觀其名所以知其人故楚平之誘殺戎蠻與楚靈之誘殺蔡侯一也或名或不名或誼繫於人則名以知其人或誼不繫於人則不必名以知其人

（昭十三　靈十二）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按左氏傳平王即位封陳蔡復遷邑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桓十一年突歸于鄭不言爵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不言爵而此獨言爵者自楚封之故異於突赤入國而後位定者

（昭二十六 平十三）楚子居卒

（哀六 昭二十七）楚子軫卒

吳國第二十

吳姬姓國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弟仲雍避季歷去之荊蠻自號句吳荊蠻歸之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武王克商求其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爲虞虞在中國吳在蠻夷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晉滅虞虞滅二世而吳始大至壽夢稱王始入春秋

壽夢　諸樊　餘祭　夷末　王僚　闔廬

夫差

（襄十二 壽夢二十五）吳子乘卒

（襄二十五 諸樊十三）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襄二十九 餘祭四）閽弑吳子餘祭

（昭十五 夷末十七）吳子夷末卒

（昭二十七 僚十二）吳弑其君僚

（定十四 闔廬十九）吳子光卒

諸小國第二十一

祭　州　隨　鄧　凡　毛　（北燕）　燕　穀

郜　巴　郳　鄭　麇　越　厲　崇　牟

英　介　葛　於餘丘

（隱元）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桓八）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莊二十三）春祭叔來聘

祭或稱伯或稱公或稱叔者蓋以本封絕滅世仕王朝食采畿內故其爵不同云

（桓七）夏鄧侯吾離來朝

書名未詳

（隱七）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今衛州共城縣是亦本封絕滅食采畿內者

（襄二十九）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昭三）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昭六）冬齊侯伐北燕

（昭十二）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在於春秋有二此獨言北燕者見其僻遠亦以別姑姓燕

（桓七）夏穀伯綏來朝

書名未詳

（僖二十）夏郜子來朝

或言春秋有二郜來朝者為南郜郜邑為北郜蓋為宋所滅云

諸亡國第二十二

滅國

紀 譚 遂 下陽 弦 虞 温 黃

項 梁 邢 夔 江 六 庸 舒蓼

蕭 舒庸 鄅 萊 偪陽 舒鳩 賴

州來 巢 徐 沈 頓 胡

取國

戴 舒 須句 根牟 鄟 邿

遷國

陽

降國

郕 鄣

入國

向 極 滑 鄀 鄅

（僖二）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不曰虢而曰下陽者所以別東

虢

（僖五）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傳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此蓋釋虞之所以

不言滅脩虞祀若紀季侯五廟之類

（僖十）春王正月狄滅温温子奔衛

左氏傳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以温子爲蘇子未詳程氏曰蘇子國於温

（僖二十六）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者其辭初不服強執以歸

（昭三十）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啖子曰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吴子吴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又按昌說毀其宗廟曰滅奪以歸己曰取徙入封內曰遷服爲臣虜曰降得而不居曰入其實等爲亡國但亡之事異所以異辭耳當是時也江南之國楚爲大而弦黃夔江六庸舒蕭賴頓胡之屬介于其境既滅其國或執其君在春秋獨爲強暴其餘若極項須句根牟鄟鄣則魯滅之譚遂郕鄣陽萊則齊滅之虢偪陽則晉滅之州來巢徐則吴滅之滑鄀則秦滅之邢則衛滅之沈則蔡滅之鄫向則莒滅之鄅則邾滅之舒則徐滅之温則狄滅之視楚之暴雖若有間至於侵敗王略陵蔑小寡則其爲亂一也惟紀侯之弃國不守虞公之貪以致亡梁之淫湎自取此三國者其庶乎惡有所分矣

春秋諸國統紀卷第六

延祐丁巳夏大兄司成君居閒纂春秋統紀凡若干卷客有問者曰大經若春秋自胡氏傳行于世儒者拱嘿朱子嘗曰看春秋且當先從胡氏是來者不復有所作矣及觀統紀剖析淵微發露大中條貫參差指歸攸當其說卓然不蹈前人一句一誼昔云春秋寓王法於魯史又云春秋無褒貶又云治春秋當先治五霸之功罪至於大法大訓蓋未有若統紀之能斥言而指明者俾讀之者思過半矣僕應曰非然夫士之閒居退處匪賴聖賢典訓朝夕殆無爲也汗漫涉獵而不深潛心思則亦無得於己深潛心思矣苟不筆之於紙則亦不能有以驗夫日新之功此統紀所以作也爲幼而學老而未衰者焉客又曰若然信其功多於前矣夫較瑚璉珪璋之制者無勤於陶鎔追琢凡爲陶鎔追琢者先賢也其功盛矣大矣若統紀之作謂有功遺經則可謂功多前人則不可客謝而去因記其說於卷末是年秋九月日思恭頓首